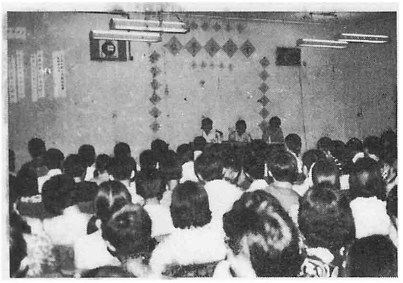


暖流

星大中文学会主办

1975 文艺创作比函特辑



1975 年 7 月 27 日文艺座谈会

为了配合这次的文艺创作比赛，工委会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廿七日在星大学生楼举办了一个文艺座谈会，谈者畅谈他们的创作经历。当天出席人数约三百余人。

1976 年 1 月 1 日
星大学生楼

頒獎禮及座談會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是这次文艺创作比赛成绩汇报的日子，当天上午十时正举行颁奖礼，下午二时又举行了一个文艺座谈会。是日出席人数约有八、九百名，场面非常热烈。

辦主會學文中大星

「一九七五年度文藝創作比賽」

放眼世界

胸懷祖國

暖流









給：

所有為這次比賽及特輯出版
獻出心力的朋友及同學

新大中文学会
文创工委会　谨上

工委的話

由我会举办的一九七五年度文艺创作比赛已经完满结束了。这次比赛的目的与意义，与前二次的比赛是一样的，那就是：㈠发扬健康文艺，打击灰黄文化，鼓起创作风气、㈡继承及发扬马华文艺的优良传统，反映时代的精神，反映现实生活的面貌、㈢提高本地文艺创作的水准。这次比赛也是在星马两地文艺不分彼此的原则下，展开了长堤两岸的征稿工作。

我们知道，文艺作品的好坏，是在于它是否能忠实地、客观地描绘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图景，是否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是否能唤起大家正视不合理的事物，推动社会的发展。基于这些原因，这比赛不注重奖金物质刺激，而是强调比赛的目的和意义。从已举办过的三次比赛看来，参加比赛的作者不断增加，他们热情的来信鼓励、关怀，有力地说明了这条路是走对了，方向是正确的。

马来亚经过了百多年的殖民统治，经济上受到了外国资本势力的摧残，封建买办势力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因此反映到文艺上来的作品，都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反殖民统治和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没有任何的奴颜媚骨。

这次我们总共收到了六百四十八篇作品：公开组方面，戏剧三十篇、散文一百七十一篇、诗歌一百四十八篇、小说六十四篇；中学组方面，戏剧九篇、散文一百篇、诗歌八十一篇、小说四十五篇。来自长堤彼岸的作品占了五十五巴仙。由于水准有了提高，因此今年多增设鼓励奖。

公开组方面，工人作品占了很大比例，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作品所描绘的生活面相当广阔，有描写胶工生活的艰苦，渔民生活的苦难、工地上的风波、大学生活的苦闷、学生的觉醒、狱中的生活情况等等，作品体现了伟大的马来亚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崇高情操，充满了必将一切腐朽势力彻底埋葬的信心。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公开组的戏剧作品大部份是集体创作，水准比上二次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是很令人欢欣鼓午的。

中学组方面的取材，有写当前教育制度的腐败，民族教育的被摧

残、被迫害，有对农村的喜爱，人民生活情形的描述，也有尝试写社会问题的作品。在中学组，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偏差，即长堤彼岸的作品较新加坡的学生作品来得成熟，有深度，生活面也较辽阔，这可能是半岛学生较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肯定的，这偏差是必须纠正过来，我们希望新加坡学生要多关心生活，努力充实自己，别把自己埋在书堆里。

二年一次的文艺创作比赛，是希望能让星马两地的文艺爱好者有个机会，互相观摩学习、互相鼓励，或希望在沉静的马华文坛上激起一个浪花，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这次比赛的收获，即使不能代表这一年来马华文艺工作者的总成绩，也至少反映了这一年来青年文艺写作者的创作方向—不粉饰太平、不歌功颂德、而是向火热的生活找题材。近年来，灰黄文艺到处泛滥，这种麻痹人民思想，毒害人民身心的作品，竟然受到了暗中扶植鼓励，而一切正派、健康的文艺却受到了重重阻碍、摧残，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要让文艺起着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除了普及文艺创作外，在原有的创作基础上，在先进思想的指引下，进行提高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虽然这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这次作品虽然尚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小说、戏剧作品尚嫌较少。此外，譬如将斗争过程的描绘简单化、语言掌握尚欠理想等缺点，相信在大家互相鼓励学习、积极投入生活中去锻炼后，一定能克服过来的。

此外，有一点要提的是，这次比赛的评分标准是建议内容70%，技巧30%，但评判先生可酌酌处理。这建议只是在于强调文章内容要能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时代的精神，而并没有忽略艺术技巧的重要，但是，如果在文艺创作风气低落的时节，太过强调艺术技巧的重要，而使初学者却步的话，那便违背了举办文创的宗旨了。

最后，我们希望更多文艺爱好者加入写作的队伍中来，站稳与广大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写出更多淬砺人心，鼓舞人们向上向善的作品来，我们热切的盼望，我们坚信，一个文艺鲜花灿烂开放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一定会到来的！

評判先生的意見

評判小感

丁彦

在健康的文艺书刊越来越少，软性读物大行其道的现阶段，新大中文学会一再坚持原则，突破重重困难，举办文艺创作比赛，这一种明确的反潮流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每隔一年或者每年举办一次文艺创作比赛，在某些人眼中看来，只是一星之火，根本无法与其他什么社会活动相提并论。身为一名评判者，我却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每一次的比赛都吸引了众多的写作者，特别是年轻的一辈；停笔已久的重新提起笔来，具有生活经验而较少写作的则踊跃响应。其次，每一次的比赛，从筹备到颁奖，都使所有的参加工作者及评判者获得可贵的经验及新的教育。这一次的比赛，也是如此。

要是新大中文学会今后继续活动，我希望新的负责同学继承前人的精神，将创作比赛一次又一次的搞下去，而且一次比一次搞得更加出色。

一月一日于星大文創頒獎禮上的談話

工人評判甲組

星大中文学会举办文艺创作比赛，这是第三次了，所取得的成绩一次比一次可观，质量也相应提高，其中有不少作品是反映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愿望，这些都是写作者们坚持学习，不畏困难的努力成果。

学会在这次的创作比赛增加了工人评选组，我们受邀参于这项工作，在我们感到吃力的同时更给于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们的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很有限。所以在工作进行时就碰到许多难题。就如我们所评选的诗歌和散文，尤其是诗歌，一些措辞婉转含蓄的内容，我们便很难评定它的优缺点来，主题思想也很难捉摸，以致评分出岔子。这也是鉴赏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所致，从而启发我们更要努力学习。参加这次比赛的作品所接触的生活面很广，如老

得热烈，参加者几乎包括了各个生活领域的人士，诸如学生，工友，农民，店员，教师……等等。特别是工人作者，更加显得踊跃：建筑工人，运输工人，石山工人，电子厂工人……等等，都动起笔来了。这里可以从作品的题材和风格看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些是知识份子的作品，不过这些知识份子，已经不是旧式的书斋里的知识份子，而是走出了象牙之塔，有过一番劳动生活的体验，甚至和劳动人民有着一定程度的结合的新型的青年作者了。除了工人之外，其他方面的作者所写的，数量也很丰富。这些情形，反映了各地区，各行业的人士，正有太多的苦难要控诉，有太多的问题要提出，也有高度的写作才能待发挥。

其次，也正由于参加比赛者大多数是新人，因而一般稿件看来还没有很好地掌握到文学创作的方法。譬如有些小说，真人真事的痕迹还很明显。（文艺作品固然容许写真人真事，艺术的加工仍然是必要的。）又如有些诗歌创作，虽然作者们十分激情地在抒写他们的理想与愿望，但都缺乏较为具体的生活图景，因此读后印象不深刻，很快就淡忘了。但无论如何，大部份的作者都是很有写作才能的。如果目前的文艺出版界不是这样的荒凉寥落，而是有着较多的园地可供经常发表稿件的话，相信一支写作界的生力军很快就会涌现出来了。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即使在目前这个衰飒的季节里，祇要假以时日，经过一番磨练，大批优秀的新人也仍然会成熟起来，脱颖而出的。

末了，有一点题外的话题说、在上次创作比赛的颁奖礼上，我曾提到「批判的现实主义」的问题，我说这种作品的特点是「止于批判，止于暴露」，意思是说它们缺乏对于生活的远景的展示，后来听说有人对于这个说法竟然大惊小怪起来。所以这里想作一点补充说明。

在我的印象中，类似的说法至少也有一两百位严肃的文艺理想家进过了，最先提出的可能还是高尔基，连「批判的现实主义」这个名词，也可能是高尔基定的。因为手头无书，不能十分肯定。所以我只能说自己是在杜撰。但是要谁存有一点理论书，或者肯去图书馆翻翻，相信很容易就搞清楚了。高尔基的话，记得大意是这样：「资本社会的浪子们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这种作品虽然暴露了社会的罪恶，描写了被世俗、宗教、法律所束缚了的生活事件，然而无法对读者指出一条突破束缚的出路。近年来听说有人在批评高尔基的作品了，但单就上面那一段话来说，我仍然不以为高尔基的解释是错的。

批判当然是多种多样的；巴尔札克对于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一种，高尔基对于旧俄的腐朽的事物的批判又是一种。后者在批判

中有着对于未来的透视，或者体现着努动者对于改变环境的意志与力量，而前者则否。所以说前者是「止于批判」，是旧现实主义作品，后者则是新的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尽可以说应该按照基本的定义，根据作者的世界观来判断一部作品是属于新的现实主义仰或旧的现实主义，但在作进一步的分析的时候，相信还是免不了要接触到这些具体的特点的。

看稿的一些感想

學會評選組

虽然我平时喜欢看诗，读诗，但当文创的负责同学叫我担任评选诗歌，真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喜欢诗不等于会评诗。评分看稿，实际上就是文艺批评。评论一篇文艺作品，不仅同作者一样需要生活，在某些地方，还必须具有比作者更全面、更深刻的对生活的理解。由于本身的文学修养很差，思想认识不高、生活面很狭窄，很难做好评选的工作。幸好，评选诗歌的还有一队工人评选队，以及文艺的前辈方修先生和章翰先生，万一我的评选有所偏差，也不会埋没那些优秀的作品。

在看稿的过程中，有一些感想及不成熟的意见，现在提出来，有错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这回诗歌组的作品，大多数都能符合比赛的宗旨。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不多，晦涩难懂的现代诗就更少。这些作品所展示的画面是各不相同的。有讴歌祖国山川大地的，有歌颂英雄的劳动人民的，有诉说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有揭露社会丑恶的，有描绘澎湃汹涌的学生运动的。

有些作品相信是来自工人阶层。这些作品，内容较为结实，感情朴素真执。而中学组的作品，则较为纯真，但不够深度。有些作品虽然有很好的主题思想，但作者不能掌握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不能把主题思想很好地表现出来，或缺乏艺术的感染力。不过，只要他们在文学技巧上下点苦功，是不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的。

入选的都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现在，我想谈谈对其中一些入选作品的意见。《裕廊——我的母亲》是一首长达一千多行的长诗。作者是很有魄力的，但看完之后，怎觉得大而不当，结构太过松散，描写裕廊的历史，也有言过其实的地方。

丰富不丰富有直接关联。很多写诗的文友，想象力不强，写诗的时候很拘谨，不敢让想象的翅膀飞翔。所以诗写起来乏味，也跟这方面有关。

很多诗歌作者（包括不少入选作品的作者，都不大注意诗歌的韵律和节奏，这是诗味缺乏，「不象诗」的主要原因。在这方面，鲁迅先生的意见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说「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是不要依旧韵，只要顺口就好。」为什么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呢？为了大众化，为了使诗歌成为大众喜闻的文学体裁，为了便于传诵。

三、参加这次文艺创作比赛的戏剧作品，比上一次的比赛来得优越。有几个剧本写得有深度，没有流于概念化和公式化，而且有很强的舞台性、戏剧性。其中有一个剧本，写劳资矛盾较为丰富充实，人物有鲜明的个性，情节也很生动。入选的几个相声也写得不错。这是可喜可贺的事。

然而，大多数参加比赛的剧作，却写得很不理想。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午台演出的条件，缺乏戏剧性；没有令人信服的冲突。有的只是一大堆空空洞洞的议论和对话。究其因，我想，这跟很多作者不了解舞台条件很有关系，这些作者平时看好剧本不多，看好的演出也不多，或者是看了没有认真研究。如果有志于写剧本的文友能直接参加演出工作，从实践中学习戏剧，掌握戏剧的特性，相信他们写剧本就会有较大的进步。当然，思想水平的提高，生活经验的丰富，也是不可少的。

四、据我所知，参加比赛的许多作者，他们所写的都是他们所熟悉的生活面，例如工厂工友写工厂的事，建筑工友写工地上的事。曾听人说过，自己熟悉的东西，一定能写得好。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自己熟悉的东西，不一定就能写得好。这里头还有个思想高度的问题，如果自己对先进思想所学甚少，没有运用先进的理论来分析现实生活，那就好比缺少显微镜和望远镜，自然是看得不深不透，望得不远了。有些作者，写的是个很有意义的事件，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水平不高，立场不明确，所以，他无法写得深刻，好好的题材给他写得很肤浅，而且还流露了一些不健康的感情呢。

我们常爱说「深入生活」，实际上，有不少人只是「身入」，没有「深入」。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周围的人缺乏深入的分析，熟悉的是人家的表面，却不了解人家的精神世界。由于这样，写起人物来不免

概念化，缺乏血肉，缺乏个性，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种的人物，不可能给读者，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本地青年语文水平普遍不高，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近年来，语文水平看来是更低了。慢说中学生，就是念文科的大学生，能写一手通顺流畅（且不提文采）的华文作文的找不出很多个。这当然不能归咎于学生，毛病出在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教学和整个社会的文化风气。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文艺写作者，如果自己不下一番苦功去练好自己的文笔，那就不免写出许多不通不顺的句子。文艺写作者要很好地运用文艺作为武器，那就必须练好文艺基本功，必须认真学习语文。

一九七五年文藝創作比賽

顧问：林徐典教授（本会顾问）

评判团：（以下以姓名笔划为序）

丁彦、工人评判组一、工人评判组二、方修（新大中文系兼职讲师）、李向、陈荣照（新大中文系讲师）、学会评判组、章翰。

※　　※　　※

公开组小说优胜作品：觉悟（散兵）
淘金梦（土瓜）
在爱情的道路上（集体创作）

公开组小说入选作品：东风浩荡（文轻骑）
天仇（浩南）
黑七（李发）
阿青嫂（微风）
棕林新歌（方浩）
胶林儿女（毛孩）
高楼的儿女（复原）
勾结（文鲁）
逮捕（小强）
运输工人（章钦）

公开组小说鼓励作品：我要坚强活下去（微风）
升职（亚文）
乱石堆中找生活（严寒）
学生（柳柳）
十块二之死（越洋）
明叔（巴望）

公开组诗歌优胜作品：永远铭记家乡的苦难（马渔）
可敬的兄弟（文馨）
高山青，越活越开心（小孩）
大巴叻湖（春温）
裕廊—我的母亲（萧汀）

公开组诗歌入选作品：我啊—地球（李鹰）
瞭望海港（凌农钢）
考验（方彤）

马来亚一咱的亲娘（方然）
怀念故乡（李欣喜）
海的悲歌（凌希）
为什么（明心）
建筑工人的歌（陈胜）
向你们致敬一狱中的斗士（华曰）
向她学习（火波）

公开组诗歌鼓励作品：绣地球（李鹰）
我爱冰冻山（惊回首）
高山青，花开红艳艳（小孩）
建筑工人歌（舒波）
不熄的火炬（许恒）
生活的泉源（汤时）
大地放歌（古万利）

公开组散文优胜作品：回家看妈妈（阵泥）
暖流（櫸树）
在这条横街上（林木春）

公开组散文入选作品：发生在工厂的事（春雷）
狂生记（曼天红）
跟着工人队伍向前走（菟芹）
我最难忘的一天（刘和珍）
山（林疾）
喜宴（浅之）
伐木场素描（林鹰）
给你，敬爱的朋友（林君）
黑夜放歌（盼阳）
醒悟（生）

公开组散文鼓励作品：贫农（翻腾）
又上了一课（佚名）
广大天地，大有作为（冬松）
阿老的遭遇（人）
椰林的廻念（陈云）
想起你（欧冰冰）

公开组戏剧优胜作品：捉鬼计（集体创作，方艺文执笔）
根本的办法（乡明）

割灯（集体创作）
电子厂里的故事（集体创作，珍珍执笔）
公开组戏剧入选作品：反对加薪（集体创作，南艺执笔）
周末的故事（集体创作，小苗执笔）
工地上的风波（集体创作，幼苗执笔）
我不再被利用了（集体创作，群力执笔）
我们要土地（集体创作）
连陞三级（乐天）
公开组戏剧鼓励作品：繁荣幕后（集体创作，白岭执笔）
争取（集体创作，燕萍执笔）
相声（永发）
「人类性欲压抑计划」讨论大会（史丹青）
保国卫民（肉票）
中学组小说优胜作品：铁厂风波（成涛）
中学组小说入选作品：苦难的过去（野草）
记一位三轮车夫（林艺华）
我不得不辍学（亦江）
浪子（赵瑞清）
亲情（若思）
中学组小说鼓励作品：购书偶拾（铁妞）
都市一隅（原野）
为什么要闯入人间（捷耕）
母亲的一片爱心（张元平）
潮水（林庆兴）
过载的心（赖淑梅）
中学组诗歌优胜作品：无名湖（王岩）
勤苦的阿洪（飞鸿）
拾荒老人（卓明）
中学组诗歌入选作品：朋友啊！你可曾彷徨（宽沙）
好组长（向学）
啊！怒火在胸膛燃烧（晓风）
谁害了她（李金妹）
我从来没有悲伤过（林越）
中学组诗歌鼓励作品：午会（慧莲）
祖国的儿女在成长（泽岚）

蔗工的话（王光辉）
长廊的印度佬（俊延）
劳动人民是一劳（年青）
大汉山，唱吧（庄星点）
奋斗之歌（百粲）
菊（赖国香）

中学组散文优胜作品：悟（前锋）
哥哥（心红）
还将奋斗征人生（晓东）

中学组散文入选作品：侧影（松岚）
从黑暗走向光明（丘菊）
中秋有感（野草）
果园生活的苦与乐（江灯）
谁来帮助他呢（林顺福）
夜摊（葆真）

中学组散文鼓励作品：我的童年（永华）
桥（冬汗）
海恋（晓帆）
狂想三部曲（翁诗杰）
迷失（詹淑芳）

中学组戏剧优胜作品：警钟（兴华中学集体创作）

中学组戏剧入选作品：为谁卖命（劲辛）

中学组戏剧鼓励作品：学府风光（青松）
伸出同情的手（小牛）

目錄

中学组散文

悟……前锋（1）
哥哥……心红（7）
还将奋斗征人生……晓东（9）
侧影……松岚（11）
中秋有感……野草（13）
夜摊……葆真（15）
谁来帮助他呢……林顺福（17）
狂想三部曲……翁诗杰（19）

中学组诗歌

无名湖……王岩（23）
拾荒老人……单明（25）
好组长……向学（28）
勤苦的阿洪……飞鸿（32）
朋友啊！你可曾彷徨……宽沙（35）
我从来没有悲伤过……林越（37）
午会……慧莲（38）
谁害了她……李金妹（39）
蔗工的话……王光辉（42）
啊！怒火在胸膛燃烧……晓风（43）
菊……赖国香（47）

中学组小说

铁厂风波……成涛（49）
我不得不辍学……亦江（54）
苦难的过去……野草（59）
记一位三轮车夫……林艺华（63）
亲情……若思（66）
母亲的一片爱心……张元平（70）

中学组戏剧

警钟……兴华中学，集体创作（75）

公开组散文

暖流……橼树（89）
回家看妈妈……阵泥（93）
在这条横街上……林木春（96）

喜宴……浅之（98）
发生在工厂的事……春雷（101）
黑夜放歌……盼阳（104）
阿老的遭遇……人（106）
给你，敬爱的朋友……林君（108）
跟着工人队伍向前走……苑芹（110）
醒悟……生（112）
狂生记……曼天红（114）
伐木场素描……林鹰（118）
我最难忘的一天……刘和珍（121）

公开组诗歌

永远铭记家乡的苦难……马渔（127）
可敬的兄弟……文馨（130）
大巴叻湖……春温（134）
为什么……明心（139）
高山青，越活越开心……小孩（140）
怀念故乡……李欣喜（142）
马来亚—咱的亲娘……方然（147）
向她学习……火波（150）
瞭望海港……凌农钢（153）
海的悲歌……凌希（160）
建筑工人的歌……陈胜（166）
生活的泉源……汤时（168）
大地放歌……古万利（172）

公开组小说

觉悟……散兵（175）
天仇……浩南（186）
棕林新歌……方浩（198）
在爱情的道路上……集体创作（205）
阿青嫂……微风（234）
东风浩荡……文轻骑（247）
高楼的儿女……复原（267）
运输工人……章钦（276）

公开组戏剧

割灯……集体创作（285）

捉鬼计……集体创作，方艺文执笔 （296）
反对加薪……集体创作，南艺执笔 （310）
周末的故事……集体创作，小苗执笔 （326）
根本的办法……乡明 （334）
连陞三级……乐天 （342）
电子厂里的故事……集体创作，珍珍执笔 （347）
工地上的风波……集体创作，幼苗执笔 （366）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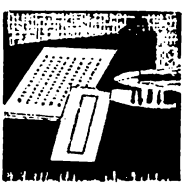
后记…… （371）
鸣谢…… （374）
热心商家广告…… （376）

图片之页

早晨的胶林…… （A2）
生活掠影…… （A4）
菜农生活…… （A6）
胶工生活…… （48）
失明的老妇人…… （A8）
生活掠影…… （86）
林明锡矿场掠影…… （87）
本地木刻…… （88）
锯木场…… （A10）
渔民生活…… （A12）
要土地的人…… （A14）
纺织厂掠影…… （284）
割灯…… （A16）
建筑工地掠影…… （370）
附录：比赛细则…… （372）

中学组

散　文





在寒冷的早晨，就要为吃不饱的三餐奔劳！

悟



那是一条极为崎岖的黄泥小径，小径两旁都长满了野草，间杂几棵疏疏落落的枯老胶树，如遇上雨季，要通过这一条小径，可真不堪设想。

我和李明骑着铁马，不时发出「吱吱」的吵杂声，我从小就住在喧哗的市镇中，从未到过这么偏僻难行的地方，这次可真是够活受罪了！我满脸通红，吃力地骑着铁马，汗水涔涔地流下，气喘如牛，再加上一路都是翁翁的「吸血鬼」，心中禁不住埋怨起李明来了！

李明见我这副窘相，毫不费力地笑了起来，我忍不住便向他责问道：「李明，你也真是的，阿菊也没有声明欢迎我们的来访，而你却厚着脸皮不请自到，还把我拖去受罪！你看这种路多难行，一不留心可能会被滑死呢！」我满肚子的牢骚总算吐了出来。

「和，你怎么啦？在新的一年里不是曾下定决心要抛弃落伍知识份子的旧包袱吗？这一点苦都熬不住，还要向『迎风曲』中的玉茹学习些什么？」

他一连串的问话倒令我哑然了。不过，我在学校被选为学习班的负责人，办事能力也不差，课余还介绍了不少健康书籍给同学们阅读，这总算也尽了责任做了好事啊！我内心有点不服气地想。

李明见我不答，便向我说道：「阿菊的家境一向不好，早上的一段时间还要帮助他父亲割胶，然后匆忙的赶到学校上课，而且还能抽空搞好功课，也参加了学习班的文娱活动，她那半工半读的耐劳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过，他本身也有自卑感，自尊心也很强……」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好奇地问，感觉到气喘减慢了。

「可能是他家境贫困吧！不过，我们同学之间也应该互相搞好关系，帮助她改过缺点，还记得你常哼的那首『互助歌』吗？」

我点点头，内心有些惭愧。

「这条小径初初来时是很受罪的，像阿菊，夜间也能摸黑走出这条小径呢！」

「真的？」我惊讶的问道。他点点头，指向不远在胶林内的一间亚答屋，说道，「那就是阿菊的家了。离那儿不远是她们割的胶园。」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片漫山遍野，青葱翠绿的胶林，于是好奇地问道：「园主也住那儿附近吗？」

「当然不了！这里是交给冒头一个人管理，真正的园主却是红毛资本家！」李明以不平的口吻说道。

我点点头，心中奇怪李明为什么会如此熟悉这儿的情形，这或许他久居于乡村，因此认识较多罢了，可是为什么园主是外来的资本家呢？我满肚子疑惑，可是却不愿问李明，深怕他内心嘲笑我孤陋寡闻。

过了一道木桥，我们终于到了阿菊的家，门外有几只皮包骨的瘦狗，向着我们吠，我害怕它们会冲上来，忙紧跟随在李明身后，脸上仍装出极为自然的样子。

阿菊从屋内走出，起先露出惊喜的神色，似乎不能置信我们的来访，「健和，你也来啊？」

「怎么？不欢迎我这不速之客？」我打趣地反问，她笑了起来。

「进来吧，不需要脱鞋子，屋内脏得很哪！」我们跨了进门，发现屋内的光线很不足，这可能会影响她的视线。阿菊倒了清茶招待我们，虽是清茶，但是情意却很浓。她的衣着全沾满已凝结而转为黑赤色的胶汁。

「幸好我提早回来，否则你们可要久等了。」大家都笑了。

我们接着谈起了刚开办的歌咏组和学习班的情形，我们谈的异常融洽，同时也提供了许多的意见，提到最近校长宣布解散我们的学习班，李明愤慨地道：「校方采取如此横蛮的行动，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我们不但要展开签名运动的斗争，同时要协助同学们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华文教师说什么这是很敏感的学会，散布白色恐怖，还鼓励学生们看些灰黄书籍，企图瞒骗学生。」

一些思想幼稚的同学固然被欺骗，可是大部份学生会支持我们的。」阿菊道。

「是的，我们应该争取同学们的支持。首先要让他们认清什么是好和坏的事物，看待问题应该以阶级的眼光去分析，不应抱着种族主义。最主要的，是要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不应该死啃书本，躲在象牙塔内。」李明说道。

他们一连串的谈话，使我逐渐认识到自己常犯上的自满，虚伪和意志不坚的错误思想。我又何曾树立什么正确的人生观呢？甚至在考试的一段时间，常为了名次而与同学们争执，这是一个进步学生所应有的正确态度吗？

李明见我默不做声，便接着说：「要使同学们都积极的投入团体生活，注意时事与客观环境的演变，更要紧的，是要了解到读书到底为了谁。」

阿菊点点头。

一个年纪半百的老人——阿菊的父亲从后房内走出来，他脸上布满阡陌般的皱纹，似乎刻着辛酸苦难的岁月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他的背有点驼，头发也花白了。可是双眼却炯炯有光，精神很好，我们招呼了他一声。

「你们……都是阿菊的同学吧？我们住在这山芭，家境这么穷苦，你们却这么有心来探访我们。你住在那儿？」他指着我问，因为他对李明相当熟悉。

「我住市区内，离这儿约七、八哩。」

他点了点头，燃起了一根烟：「唉！这几天可真是忙坏了阿菊，我常劝她以后毕业要找份头路，不要死死拜树头，没出息。」他停顿了一会说：「你看我割到背也驼，眼也花，年纪又老了，还是一样穷，一辈子无法翻身。唉！所以说读书时期要用心，有了文凭就不愁没工作了！」

「老伯，毕业后要找份工作也是很难的，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失业呢！不过，读书也不单是为了找钱途，赚大钱。」李明恳切地向菊爸解释道。

「哦，哦，是真的吗？」他的神色显得有些失望，望了阿菊一眼又叹道：「真的没工作，那怎么办？……不可能，人家王大发的大儿子念完书都做了大医生，入息好几千块，难道……」他喃喃地。

「爸，现在许多工人都是有学问的呢！」

「怎么可能；有学问才不去当工人做牛马，难道你也要做工人吗？」

我们见菊爸的神色有些激动，都静了下来。

「你还小的时候，我和你妈每天到后芭内割胶，流了不知多少血汗，忍受着蚊子叮吮，凌晨起身去工作得冒着冷风，有时摸黑会遇到蛇，毒蜘蛛等，只靠着头上戴着微弱的灯火一棵一棵的割了十多年，才千辛万苦把你养大，又供你念书，就是盼望你能为我们争一口气，唉……」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道：「目前胶价跌落，工钱又少，物价又涨得比天高，我们穷苦人难道是命运注定会饿死吗？你妈就是被环境所逼，刚生产不久还要在清晨冒着雨露去割胶，结果腰骨常酸疼，风湿病不时复发，就这样去了……」菊爸的喉头似乎

哽住了，他带着颤抖的声音诉说了胶工一家的苦难深仇，我发现阿菊和李明的眼眶都红了，我内心在咀咒着：这吃人的社会！

「更气人的是那工头，串通冒头欺压我们这一群无知无识的工人，把我们的胶汁称不够数目，还骗我们说什么要加薪水。」

「是啊！」阿菊也愤慨不平的说：「幸好成哥揭穿了他的骗局，工友们在充满剥削，吃人的环境中终于认清了方向，紧紧的团结起来，当场使那工头又怕又羞的下不了台。」

听了这件事我和李明都万分激奋，我全身的血液似乎在奔腾着：工人的胜利歌声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成哥是正派文化工作者，他帮助工人认清眼前的事物，还告诉他们说祖国的财富全由帝国主义控制着，同时也垄断了本地市场，许多工友的认识都逐渐提高了！」阿菊道。

「是啊！」李明也兴奋的说：「我们身为学生的，更应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提高广大人民对腐朽恶势力的认识。」

「李明，我们把这些话题带到学习班让同学们讨论，这样或许会提高同学们的认识。」我在一旁提议。

「健和这意见很好，不过在客观环境的条件下，总会存在着许多的困难，理想和现实有时候是两回事呢！」阿菊道。

「我同意这一点，我们要以清醒的头脑，理智地面对问题，不要感情用事，恐怕会热得快，冷得也快呢！」我们听了都笑了。

沉默许久的菊爸却摇着头道：「唉！你们这些年轻人做事情总是冲动，有些事情你们还不知道……」

「是嘛，所以我们每天在学习，有学习就会进步！」李明道。

菊爸站立起身体，望着壁上古老的钟道：「我要到熏房去熏胶了了，再迟些，那『鬼打』的工头又要『乌』脸了，阿菊，你逗留在家好好陪他们谈谈。」说完便跨出屋外，骑上铁马往胶林的小径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我难以抑制心头涌起的哀伤。

置身于幸福的生活圈子内，永远也不会了解到劳苦阶级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也唯有穷人才能了解穷人啊！

「爸爸仍存有着许多古老封建道德的旧观念，你们千万不要介意他所说的话。」

「当然不，伯父是一位忠实善良的好人，只是长期的遭到剥削，总是认为工人是下层阶级的，永远也不能翻身，同时对工人阶级潜在的力量缺乏信心。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上，他们的思想难免会

如此，这是腐朽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并不是他的错。」李明接着慎重的分析给我们听，「报章上不是常报导吗？西方资本家前来祖国大力投资，实在的是想买取这里最廉价的劳力，肆意剥削劳工，同时也垄断了这里的原料市场，造成价格的低落和不平稳。他们还控制着大多数的工地，导致农民缺乏土地的问题，日益严重，甚至逼得流离失所，居留于非法住屋区。他们禽兽的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怜悯，还串通这儿的政客欺压人民，还卑鄙的采取暴力手段对付热爱祖国人士！」

「李明，你懂得真多，我该向你学习！」我说道。

「不，我的认识还很肤浅，只是稍微多注意时事，阅读一些健康刊物，从一些进步工友的谈话中所得来的。不过，单是有大堆的理论是毫无用处的，更主要的是实践和理论互相配合，把理论带到实践中去。更不该有好表现的私心杂念才好！」

听完了李明这一番话，我仿佛上了一节极有意义的课。直到今天，我才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它们猖狂的统治着祖国，致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我联想到什么样的生活最有意义，什么样的青春最壮丽。我思想上仍犯上许多毛病，觉悟不高，怕事，怕苦，怕失败，甚至还存在着要不得的「个人主义」思想，对集体生活，对各族人民生活情况采取不甚关心的态度。

「健和，你在想些什么？」阿菊推了推我的手臂，问道。

「李明，阿菊，我现在才发现到自己身上的缺点，你们得多给我批评，帮助我改正过来才好。」我惭愧的说道。

「不错，我也有许多要不得的缺点，就是太轻视自己的力量，总以为自己是弱者，没有办事能力。哎！你们也得给我提点意见，不然我可进步不来了！」听了李菊这一说，我们都笑了。

「对的，同学之间应该互相检讨，给予诚意的批评，要互相帮助。在学业，工作上，以及思想上，谁都会有缺点，认清了就应该改正过来。」他顿了一顿道：「暑假快来临了，希望在这假期中能做些有意义的事。我想组织一个团体到乡下的农村或渔村访问，你们说好吗？」

我们都附和了李明的建议。

「啊！时间已不早了，再迟些恐怕没有巴士回到市区去，李明，我们该走了。」我看了手腕上的表，立起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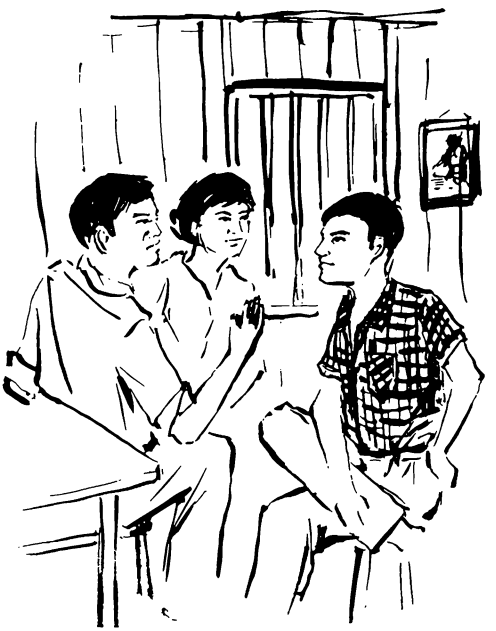
「好吧，你们有空再到寒舍来。」

我们告别了阿菊，骑上铁马，可是心情与先前的并不一样，我满

怀激情，望着漫长曲折的黄泥小路，就让我走一步改一点吧！

我回首望向那一片胶林，想起了劳苦胶工的深重苦难，血海深仇，更加深了我对帝国主义者的憎恨。

尽管道路是崎岖不平坦的，但要勇敢地前进！



哥哥



夜已深了，劳动了一整天的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万籁俱寂，隐隐约约听到远处一阵阵狗吠声及虫鸣声。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总无法入眠，只好起来，推开窗，月光射进来，只见一轮明月高挂于蓝空，晴空万里，点缀着稀疏的星星。月光把大地照得有如白昼，另有一番景色。啊！我真想向蓝天呼啸，抒发我的一切遭遇和不平事。但，我不想破坏这宁静的环境。

倚着窗，晚风阵阵吹送，在这寂静的环境，模糊中，我仿佛看到那双刚毅的关刀眼，那不是我亲爱的哥哥吗？心里一阵高兴，可是，哥哥却不见了……呀！哥哥啊！

哥哥，你离开我们已两三年了，这几年来没有你半点音讯，亲人们时时在挂念你。为了理想，你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在暴风雨来临时，你来不及向亲人辞别走了。只留张纸条写着：「别了，亲人们，请别为我的离去而难过。只要理想一致，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在一起的。」

我多么伤心，想想啊，妈妈在我出世，坐月只两星期，工作时晕倒，就一病不起。妈妈的病逝，使爸爸悲疼不已。爸爸得上工，家里无人照顾，爸爸硬着心肠，把我们锁在屋里。时常饿了无奶吃，哭一整天，甚至哭到声音嘶哑。较大后，就会自己倒爸爸泡好的「红毛」茶喝，致使体弱的我患上哮喘病。当病发作时，不能躺着睡，你就陪我坐到天明。听说这种病要禁食。但，我们三餐吃得饱算好命了，那有办法吃鱼吃肉呢？常常有什么好菜，你舍不得吃，总留给父亲和我吃。你常自责，病的为什么不是你，而让我受苦。

当你足龄才上两天课，爸爸因患上「肺劳」病被老板请另谋高就。爸爸失业后，生活顿时捉襟见肘。就在此时，三姑常带一位胖女人来。原来是想把我买去当养女。哼，真是趁火打劫。想到以后的生活，爸爸踌躇了。但，你死也不肯，你宁可不读书。每当那胖女人远远走来，你必带着我跑进胶林里躲。哥哥啊，如果不是你，我们早就骨肉分离了呀！

这以后，爸爸不再提此事了，有得吃就留给我俩，宁愿自己饿肚子。我们有一餐没一餐，一家人在挨饿、眼泪中过日子。终于，爸爸

因没好好的疗养，离开我们了。可怜我们俩无亲无戚，到处流浪，那段生活，永远、永远铭记心间。后来，我们遇到一位好心的阿婶，阿婶也是贫苦人，一家七八口要吃饭。当她听了我们倾诉的遭遇，她搂着我们流着泪说：「可怜的孩子，以后就留在婶婶家吧。」

以后，我们的生活有生气了。阿姨阿叔教我们学文化，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苦难为什么总和我们穷人交朋友，使我们看清这社会本质，明白了我们劳动人民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合理。我们要翻身，必须先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需要大家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坚决斗争。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我们努力学习，活得更坚强。

我们永不会忘记过去的疼苦和灾难，因为世上不知还有多少万人还在受苦受难。为了使大家生活得幸福，为了实现这光辉理想你奋斗不息。而这理想成为事实是必然的，即使为此而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因为这牺牲，正是为理想的实现而作出的贡献。所以，你挺胸昂首，阔步向前迈进。

当你离去，我悲痛愤恨的哭了。大婶对我说：「哭不要紧，要紧的是能揩掉眼泪，继续向前跨步，别让它们模糊视线，别让它们冲掉自己的勇气，我们应化悲愤为力量。」嗯，对的，我会「看得清、顶得住、站得稳。」

黑夜过后，黎明就会到来，坚持到黎明啊！

祝福你，哥哥！



还将奋斗征人生



快一年了，每当在桌上写点什么时，抬头一看，你送给我的一幅油画；一对劳动青年，肩扛锄头，手揽一把稻米，满怀信心地向着红太阳，誓叫祖国大好江山换新装！画上，还有你那雄浑的笔迹："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画框上，更有你精心刻制的一句赠言："情谊心永存，还将奋斗征人生！"……

"还将奋斗征人生"，啊，亲爱的伙伴！我想得你好苦。在那凄风苦雨的六月的一个夜晚，我到你所住的地方时——给你带来好消息，我们齐心合力，准备搞一个演出——已楼去人空，什么也没留下。问你的邻居，他们说你进了联邦，做什么可不知道。啊，亲爱的伙伴！你好狠心，临走前也没对我们这群朋友讲一声"再见！"就这样静悄悄地离开了。

数一数，我们相识有六年了吧。这六年来，你一直是我最敬重，最知心的伙伴；你使我看清了事物的本质，教我懂得爱群众的所爱，恨群众的所恨，更教导我明辨真理，维护正义。你说："粉饰太平的功夫虽然做得不错，但只要站稳广大群众的立场，深一层地去思索，你会看出他们是在耍什么把戏的。"此后，我依着你的教导，睁大眼睛，以防被蒙敝了。

"抬头望见指路灯，心中想念敬爱人，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明程，困难时想你有力量，胜利时想你心里明"。你给我的精神力量，无疑地在这段话里充份体现了。

打从我们认识后——那时我还是一个无知的少年，注重分数，私心重——你就和我谈论对待读书的态度问题，介绍一些适合我的好书籍给我阅读。有好电影、文艺演出，你也从不错过带我去观看，你又以动听的嗓子唱出许多娓娓动听的好歌，让我对好歌好曲发生了兴趣，抛掉了那些颓靡的哀音。

你的乐观，使我感到怀疑，似乎生活中的任何打击、挫折，都不使你叹一声气。有的，就那么一次，谈起一个朋友的变质时，你曾叹一声气：「唉！又失去了一个伙伴。」我深深地感受到你对朋友的情谊深长，对「一分热」的重视。

对待朋友，你也从不怒骂、埋怨，没有一丝的傲气，但对待某些人，态度可截然不同。记得一位工地上的工友，从三楼的棚架上摔下来，事后你对我坚决的说："资方和有关当局硬说这是一宗意外事件。是他自己不小心，我们明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得不到合理的赔偿，我们决不罢休！"结果，你们的斗争终于看到了成绩，资方给了合理的赔偿。但是，你却因此没了这份工作，在大海中漂流了三个月——当海员，你一点怨言也没有。

在学习上，你特别强调要踏实、虚心、细心。记得一次，我在一篇文章的题目上出现了错别字，你很严厉的批评我，没有把文艺当作是教育群众的工具，缺乏认真、谨慎的工作态度。又一次，我一口气写了四首诗，你就批评我不踏实，没有把散文这种体裁掌握好，把写诗错误地理解为散文的分句。此后，我便决心先把散文写好，再进一步学习写诗。

对于文艺新苗，你是那么耐心的栽培，那么热忱的批评、教导、分析、鼓励。从你对我的关怀和教导中，我感受到这一点。每当拿到同学们的稿件时，我就想起一次深刻的教训。在一篇同学的文章里，我作出了过于严厉的批评和过高的要求。你引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来唤醒我："……在嫩苗的土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乐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急得我马上向那位同学道歉。

你十分重视一点一滴的工作，"在后方编制草鞋也是在歼灭敌人"，这是你在信里给我的勉励，要求我珍惜一点一滴的成绩。为此，你经常在夜里给朋友、工友写信或复信、看稿、抄稿，甚至骑了「铁马」去送稿。

今天，这一切都成了回忆。啊！不，不是回忆，我深信，为了让广大的群众能合理的渡日、幸福的生活，你将奔驰在每一个生活疆场，把骗人的把戏揭穿，把群众必翻身的真理传送。为了将来幸福的生活万年长，我们必须作短暂的分别。你说是吗？亲爱的伙伴！

也许，你认为我已经有能力继承你的工作，所以你走了。好吧！我就挑起这重担，团结更多的伙伴一起工作，绝不叫你失望！

"还将奋斗征人生"，是的，我要在生活里掀开新的一页，叫生命绽开出灿烂的花朵！



侧影

娇阳高照，热气迫人，这是热带地区所兼有的特征。我背着书包站在车站旁等待「巴士」的「驾」到。车轮辗过的路上扬起滚滚烟尘，来往街上的行人风尘满面，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沾粘着和渗了尘埃的汗渍。

正等得不耐烦时，一阵煞车声顿时把我从混然中惊醒，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正叫唤着我的名字，定睛一看，原来是一辆中型运输货车停在离我不远的路旁。坐在司机座上的父亲伸出头来示意我上车，我呆了一下，便在众目睽睽下爬上车厢。

坐正了身子，父亲重新开动车子。初次坐货车心头有股莫名之感。这时街上车辆川流不息，爸爸一面小心翼翼地驾驶，一面与我聊天。我把视线从街上收回来侧过脸去回答。

此刻烈阳透过挡风镜投射在父亲的头上、脸上、身上。就在这偶然的一瞥，这我原已熟悉了将近廿年的父亲的形象，忽然给我一种既亲切又似乎陌生的感觉。由于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对于父母子女间的情谊，素来是建立在「敬」上，孩子们对于长辈都有一层隔膜和距离，而缺少了「亲近」。从开始懂事以来，直到这微妙的一刻，我才有这偶然的机会去详细地观察，端详父亲身上的每一线条。我追忆着以往我所熟悉的父亲与眼前的父亲似乎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差别。这是否意谓着父亲的衰老?

父亲一头发丝，在阳光反射下已露出不少丝丝的银光，曲线清晰的侧面，微兀着一个圆巧的鼻尖，下面是紧闭的双唇，面颊上有如已被敷上一层风霜，一对本是明亮的眸子现已布满了血丝，眼角处皱起斑斑的鳞纹；额头被一撮撮乱发覆盖着，然而却掩饰不了那时间的巨轮所辗过的道道路纹。笔直的背脊已显得有点弯驼了。肩膀上的衣裳已被沉重的担子磨烂了，脏了的衣服因屡次被汗水沾湿又自然地乾了而送出阵阵汗味。我仿佛看到他在烈日当空下在车上搬运着一件件沉甸甸的货物，稍息时用衣袖拭乾脸上颈子流个不停的汗珠。当我想到这不禁鼻子一酸，眼里如蒙上一层雾气，我连忙掉转头。然而透过车座后的小窗，我望见后面的车厢，这下我才发觉原来后面的车厢是空

的。看到这我不由心里一沉，空的车厢虽然驾驶起来比较轻快，然而对于专靠运货为生的人们却是无比的沉重。

此时的我，胸中象是交织着一股难以消散的鬱气，又如腾滚着无法发泄的热血。突然，父亲偶一回头投注在我身上的校服，眼中流露出满意的神色，咀角也下意识地牵动一下。我的身心不由颤抖了一下，慢慢地垂下了头。我似乎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血在互相交流着，我们身体里的每一条神经都互相牵动着，也许这就是父母子女之间才会有的感觉吧！

父亲在一个弯角处停下来让我下车，我从那高高的座椅上跳了下来，站稳了身子，仿佛在等待着些什么时，车子已经开走了，在那长长的马路上飞驰着，随后消失在另一个弯角，在那另一个弯角里将又是另一条长而走不完的路……。

我仿佛依稀看到父亲那牵动的咀角，那已渐佝偻的背脊和紧握着方向盘的双手的侧影。





中秋有感

华灯初上，病后刚愈的我，乘着中秋佳节，信步走到离家不远的大平地去赏月。一路上，晚风轻轻的吹送，吹动我的衣襟，轻拂我的鬓发，云儿也跟着风轻飘，月儿如少女般，含羞答答的轻步移出，把大地照得有如白昼，景色顿时焕然一新。

四五位小孩提着美丽的玻璃灯笼从我身边经过，他们高兴的只看灯，忘了看路，一位年纪较大的孩子，趾高气扬的提高灯笼走在前头，深怕别人没有看到似的。唉，曾几何时，自己不是象他那样吗？提着一个自认为美丽的灯笼，从街头走到街尾，唯恐别人不知自己有个美丽的灯笼，如今忆起，不禁摇头暗笑。

当快到那块平地时，远远望去，有几个人影在闪动，啊，难道有人在这儿开月光会吗？走近些时，把我给呆住了，他们不是在开月光会，而是在忙碌的「磨薯条」啊！有些在磨，有些把磨好了的薯条拿去铺撒在地面上。

——没庆中秋啊，王婶——

——三餐已成问题，那敢想庆中秋啊——

——怎么这么夜了还磨薯条呢——

——乘现在「月光光」（即明亮），磨了撒下，明儿割胶回来就可收啦——

一仰首，望见远处的洋房灯光辉煌，隐隐约约传来疯狂的音乐声，很多人影在摇摆着，心中不禁百感交集。

忽见王婶的两个小儿子提着用牛奶罐做成的所谓灯笼，在高兴的玩着。这别致的灯笼和刚才那些孩子所提的玻璃纸灯笼，两者之间，我尤喜欢后者，虽然铁罐灯笼没有玻璃纸灯笼美丽、细致，但，它有它的独特品质，当烛光从那裂缝中射出它的光芒时，有如一盏明亮的指路灯，光芒四射，它的外表虽粗糙，不雅观，但不怕蜡烛倒下就被烧毁，铁罐真可代表某些人，那么朴素、意志那么坚强，经得起风吹雨打。至于美丽的玻璃纸灯笼，看起来高贵，美丽，但徒具有美丽的外表，却经不起风吹雨打，稍一碰触，生命就危在旦夕，有如温室里的花朵。

抬头仰望明朗的天空，脑中有许多个问号，为什么有些人能大事铺张的庆中秋到三更半夜，有些人不但无能力，反而还要为生活而忙碌到三更半夜。有些孩子提的是美丽细致的玻璃纸灯笼，而有些提的却是自制的牛奶罐灯笼？同样生活在一个社会上，同样是人，为什么却有那么多不同的现象呢？

忽然，月儿躲进云堆里，啊！月姐姐呀，你是不是不敢或不想看这人间的不平事啊！



生活没有保障的菜农

夜摊

好不容易把最后一支烫斗修理好，眼皮已不听使唤地强要盖下。我踱到店外，让那寒冷的晚风吹醒这有点混沌的神志。

外面大街上，「嗞呸摊」还亮着不夜之灯，照在一群正在饮酒作乐的无事之徒。摆在路旁的小食摊，多已被推走，空空荡荡的柏油路上，现在只有一摊卖「酿豆腐」的，还寂寞地摆在街旁。孤灯发着微弱的光，投不下一个完整的黑影在地上。隐约的瞧见一个蜷缩的身子靠坐在摊子旁——银白的稀发，微偻的身躯，一双无神的眼睛，硬撑着千斤重的眼皮。这样寒凉的深夜，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忍着寒风、抵住睡意，紧抓住一线希望赚取最微薄的收入，并且又是在这条死寂般看似无人的街上，他能做到多少生意呢？……然而他，好象没有考虑到这点，只是死守在摊旁，满怀期待地注视每一个夜归人……

我把店铺关好，踏出大街，下意识地觉得气氛有些不对。放眼望去，不知何时，一辆偌大的黑色罗厘车悄然停在摊前，走下几个面无表情的巫籍汉子，其中两个手中还拿着斧头。一个胖胖的华人，一副「指挥官」的架子，手握电筒，大摇大摆地趋近摊子，上下照了照，样子傲慢得很。

他们来得那样神秘，悄然无声息，不只我吃了一惊，相信卖「酿豆腐」的阿伯也意想不到吧？真的，谁又会想到，在这样夜的时间摆摊子也是犯罪的呢？

而看似无人迹的街道，这时却慢慢地热闹起来；游魂般的人影从不知何处飘滑着靠拢来。众人的眼光是呆滞的，却也兴趣盎然地、屏着气，猜议「指挥官」的下一个行动。

他似乎看得满意，宣刑似地点了点头，其手下就十分有默契地行动起来。一个抡起斧头就劈，金属碰在木头上，只听得一声声沉沉的音响，帆布被拉扯下来，还腾着热气的锅连带食物被一齐搬上了罗厘车……

而这摊的主人呢？这时他刚好收了碗筷回来。人群中一阵骚动，人们不约而同地退后，让出一条路，注视这老人艰难地挪移着不健全的双脚由远而近。走到一半，他突然迟疑的停下，有点茫然地望着前

方，眼睛流露出无限的惨痛与恐惧。好一阵子，他才重又拾起步伐蹒跚地走到已毁的摊前，扶着把柄，若有所失地摸了摸，无言立着，看黑色的罗厘贪婪地把他活命的伴侣吞噬……

罗厘车胜利地绝尘而去，好奇的观众们也随戏幕的降落散去。

剧里的主角紧握着那只碗，一动也不动地立在路中央。一时间若有千斤的重担压了下来，他的身子不胜负荷地摇了摇，仿佛就要倒下。对于路人好奇的询问，他似乎没有听到，只是沉思着、缓慢地拖着踉跄的步伐离去……

几天再也没有机会看见他。谁知道，在我不留意的当儿，他又推着摊子出现于街头。摊子是比从前简陋多了；只有几块木板草草钉成装东西的箱子，放着炭炉和铁锅，另外横木上不再放着帆布，代之的是一块厚质的透明的塑胶布，摊上的碗筷的数量也比以前少了。但是这还是个摊子，还是个能帮他讨生活的摊子呀！

我看到的不只是这简陋的摊子，还有摊子后面无尽的启示！



谁来帮助他呢



每当曙光透过了薄雾射出来时，亚成便推着他的那辆「年岁已高」的三轮车到附近的巴刹口去摆档，他是以卖水果为生的。

苍白而稀疏的头发，充满皱纹而风干的脸孔；配上一副只余下「皮包骨」的躯干；便是他的外形。虽然他今年还未到五十岁，但生活的重担，使他看来好似已是个六旬开外的老翁了。

在年青时，他曾当过码头的苦力；建筑工人;什货店工人；最后当起货车司机。他原本也有一个安康的家庭，有一位关怀他、爱他的妻子；二个可爱的儿子，一家四口的生活颇为愉快。但不幸的事总要发生在穷人身上似的，五年前，两个十五岁大的孩子在上学途中，同时惨遭汽车辗毙。而成嫂自此终日「以泪洗脸」，痛不欲生，两年前也因忧伤过度而「撒手西归」。

这时的亚成已日渐老迈，却遭逢到此种人间惨事，自然是伤心与痛苦到极点，他也因而大病一场。病后他变成体弱不堪，老态龙钟。而不近人情的老板也乘机将他辞退，因为他的身体已衰弱，绝无可能再驾快车送货。

穷苦人家「手停口就停」，邻人见到他的生活日渐困苦，便七筹八凑的筹了一小笔钱给他作为资本及生活费。亚成就向人购买了一辆「二手货」的三轮车，并向某水果批发商赊了一些水果，到附近的巴刹口摆起挡，当起无执照小贩来。两年来，他风雨都不改，日日天一亮就开挡。但这份职业就只够他个人糊口，而且时常又得要「跑地牛」，不幸被捉又得「乌公」，有时一个月所赚的尚且不够付「三万」的钱，连三餐也成了问题。

× × ×

这天清晨，细雨纷飞，但上巴刹买东西的人（尤其是家庭主妇）仍然很多，整个巴刹挤到「水泄不通」。

突然，一辆乳白色的广告车在巴刹口煞住，从车上跳出数条大汉来，他们尽往巴刹口那些无执照的小贩冲去。这时生意正好，尤其是亚成的水果档，被人群包围着，他根本就不知前边已有「煞星」来了。

等大家惊觉，互喊「地牛来了」时已是太迟了，一些行动灵敏的推起车就跑，而亚成则已被一位凶神恶煞般的「地牛老爷」抓住了胸口的衣领。亚成想挣扎，但年老力小，无法挣开。另几条「好汉」，公然像强盗一样将亚成三轮车上的水果「扫」个精光，最后还挥起手上的家伙，摧毁亚成的三轮车。

亚成知无法反抗，就跪下向他们哀求道：「你们把东西还给我吧，请你们不要毁掉我的三轮车，那是我唯一的资本。好汉们，请可怜可怜我年老无依，多隆、多隆你们。」

但那些人并无动干衷，依然挥动着手上的家伙，一下一下的摧毁亚成的三轮车。然而，在亚成的感觉中，每一下就犹如击打在他的心中一样。他依然哀求道：

「多隆你们做做好心，我宁可让你们出「三万」给我，别搬走和毁坏我的货物。」

「哼，被我们搬上车的东西是绝对没有再搬下车的LAW，要嘛，到法庭上去讨好了。」那位抓住亚成的大汉说道。

亚成有点儿光火了，他大声的喊道：「你们这样简直就和强盗一样，难道没有王法的吗？」

「干你××的老不死，『令伯』警告你，再骂一句强盗我就叫『马打』拉你。像你们这些没『礼申』的小贩，本应当连人都拉的，现在不拉你去『乌公』，只搬你的东西已经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还跟『令伯哭父哭母』。」那条大汉狠狠的骂道。

这时，那群大汉已将亚成的三轮车拆散了，另一些也「扫」了别的小贩不少的东西，大家互相招呼一声，登车扬长而去。车喷出滚滚黑烟，道路扬起无数灰尘，好似胜利者发出胜利的欢呼……。

× × ×

现场，只余下那些遭遇同样命运的小贩及一些围观者，亚成更是楞立于当场，这变化来得太突然，来得太快了，望着地上的那一堆废铁，他老泪纵横的泣不成声。旁观者是很同情他，但始终就没有一人出来安慰他、帮助他，尤其是当事件发生的过程，就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阻止那几条大汉的野蛮行为，因为他们没有因现场的情形而忘记了站在一旁帮着抢、拿着手铐的两位警察先生。

唉！有谁来帮助他呢？

狂想三部曲



（之一）：神：

农历腊月廿四，照例是诸神聚集天庭，上禀玉皇大帝有关人间功罪的重大日子。

当天早朝时，金銮殿上黑压压的一片。然而当询及尘世的见闻时，诸神的禀告不是说人间歌舞升平，国泰民安；就是干脆闭上他的的「金口」，看来定是因为被聪明的人类用年糕粘住其咀之故。

正当「玉皇大帝」盛赞凡间太平之际，左殿下首忽走出一位终年在某富宅中专事掌管厨务的「灶君」向大帝禀道：「陛下此间诸神皆道凡间好，但臣所见之则不然！」

接着，他便叙述了这么一段发生在那富宅中的小插曲……

这座豪华洋楼的主人——钱鲁铭先生是个名头相当响亮的中年绅士。住在这十里方圆内的人，有谁不敬仰这位「急公好义」的大慈善家呢！他的玉照与善举不是屡在报章上大受表彰吗？总之「慈善」这事儿似乎已成为他事业中的一部份。

对于神明，他素来是最虔诚不过的。平日，他不但谈「老」色变，而且更怕「死神」的降临。当然，像他这类「善长仁翁」，神灵也该保佑他多福多寿才对呵！

私生活中，他的最高情趣莫过于自我欣赏从录音带中播出他往日所曾发表过的「慈善」演说。

这天是周日，他又习惯地扭开了录音带，欣赏着他那仰扬顿挫的嗓音：『男女同胞们，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一直在道义和精神上支持你们；在原则上也十分同情你们。你们「大牌挡」小贩如今最急需的是生活。而身为社会一份子的我，当然应该抱着「我为人人」的精神去替诸位奔跑，周旋。为表我钱某的诚意，本人愿意首先认捐五百大元，聊表同情之意……』话声未落，掌声已然四起。

钱先生满足地笑了。这时，那位一直随侍左右的秘书小马，似乎迫不急待地趋前给他送上烟来，其状甚恭。

「小马，上回你替我所拟的演词实在太好了，真有你的！」钱先生拍着小马的肩膀笑道。

聊过一阵后，门外仆人带来了一位手抱婴孩的少妇进来。钱先生

端祥了好一会，原来这位是容憔悴的少妇竟是自己那位嫁给穷「稿匠」的妹妹。当下，他的脸色顿逞不快。但兄妹毕竟是兄妹，假意的寒喧总免不了的。

「哟！三妹，今天究竟是甚么风把妳给吹回来了？」

那少妇犹豫了好一会，才不安地说：「孩子的父亲害了种『顽疾』，稿也不能写了。如今家徒四壁，不但我们母子吃都成了问题，更何况给他医病！所以……所以……」

「所以，妳又回来向大哥借钱了，是吗？究竟要多少？」钱先生不愧善解人意，一派「慈善家」的作风。

「三百块！」良久，蚊鸣般的声音才从那少妇的口中吐出。

「三百块钱？！难道老天掉下来给我？再说，天下钞票遍地是，妳又何必来求我呢？」钱先生风度十足地撒了撒手道。

「大哥，谁不知你好作善事？这点小忙该不成问题罢！」

「不错，善事我平生做过不少，但却从来祇在外边做，不在家里做，这是我『为善』的原则。不过，话说回来，孩子的父亲也实在太不识『时务』了，干吗偏偏病得这么不合时？这年头，没钱可千万不要学人病啊！」

小马忙附和道：「钱老这话真是金石良言，您对令妹夫也太关照了。祇可惜令妹来得不合时！」

「这不算什么，自家人嘛！关心总是应该的，再说所谓『为善最乐』，正是此理啊！」

「不错，『伪善最乐』！大哥，您也的确太『伟大』了！」说罢，那少妇头也不回地走了出来，从此再也不见她重踏入钱府了……殿中诸神听罢，莫不将信将疑。玉皇大帝疑惑地问道：「卿家，凡间真有此事嘛？往年怎不听你向朕禀告？」

「禀陛下，这无他。因为往年腊月钱府必定隆重地给臣子我饯行一番。然而，今时不同往日，物价高涨，钱府上下也因此十分怠慢微臣。为消这口怨气，臣子不敢不明禀陛下！」

这番话倒把玉皇大帝听得楞住了，良久，说不出话来。

（本节完）

（之二）：鬼：

谈起小李和老胡这对活宝，阴间阎王府里上至阎君，下至公堂衙役，可说无人不识。若审核阎君家谱，他仍俩既非阎府姻亲，更非王

孙公子。然而王府却偏偏成为他们经常出入的所在。当然，这一切并非全无因由！

李、胡两人素来好强斗胜，互不相让，经常不惜为芝麻绿豆般的细故而对簿公堂。但他们却难得看个奇特的共同点，每当双方僵持不下时，彼此定然会不约而同地说：「找老阎评评理去！」

这回，他们又为了某处一块良田的拥有权而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但幸好他们都算是知书识礼之士，故不致于大演「铁公鸡」之本。

阎王听闻彼等到来，随即微服升堂。

小李抢先说道：「禀大王，山南的良田一向归我李家祖先所有，如今这老小子竟来向我强索田产，简直滑稽可笑。」

老胡听罢，也不甘示弱，理直气壮地说：「田地虽原为你李家祖先所有，但可惜传至你祖父『赌』字倾家，一切家当都押给了我胡家，当然这块田也不例外。其实，倘若你早生一个甲子年，恐怕你也给押了过来当奴婢供使唤，还能这般神气跟我对薄公堂嘛？」老胡这番盛气凌人的言词，委实使小李难以自容。

双方经过一场角辩后，仍无结果。因此阎王祇好宣布退堂，留待翌晨下判。

老胡不愧为人精明，探知阎王性嗜金鲤后，当夜便遣人送了一条肥美的金鲤到阎府去。临行前，他暗自将一块银子塞入鲤咀。然而无巧不成书，夜间小李也亲自给阎王送来了一个猪肚，里面也塞满了银子。

翌晨升堂，老胡大摇大摆地到来，心想这晚官司，自己定能稳操胜卷，因此越发不把小李放在眼内。但经过一场辩驳过后，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终于在下判时发生了。

聋见阎王怒戟老胡，斥道：「汝强占他人田产，且在公堂出言污蔑原告祖先，确非君子所为。今本案经寡人审核，查实被告老胡理亏，理应原田归还原告小李。」

这当儿，老胡的心直往下沉，心里暗忖；昨夜，仆人可能并没有把金鲤送到阎府；或者金鲤口里的银子压根儿就没被阎王发现，故有向他提示的必要。当下，他便故意哭丧着脸向阎王叩道：「大王明察，小人确有一口的理呀！」

阎王听罢，微笑答道：「你虽有一『口』的『理』，自原告小李却有满『肚』子的『理』呀。既然你理亏于先，就将该田产奉还原主。但如今由于你承认祇有一『口』的『理』，故本官特赐你卅杖棍，以惩戒你对『理』字的了解不够『深度』！来人呀！」

可怜的老胡终于在衙役的呼叱声中饱尝一顿无情的杖棍，然而他始终还是不明问自己挨杖的真正原因。

（本节完）

（之三）：人：

阿发摸了摸那微秃的后脑，憨然地往四处不停的张望。这就是自己十八年来响往不已的繁华社会——一个到处充满「文明」意味的文明世界。

凭着同乡的关系，他总算幸运地被安排在一家杨公馆里当杂役。杨公馆的主人杨老头虽然腰缠万贯，平日到来攀亲认戚的也不少，然而却后嗣无人。除了公馆里那头不时向主人摇尾乞怜的『哈巴狗』外，他似乎无从获得半丝儿的慰藉。闲空时，除了哼唱三两句不成章的粤曲外，间或也会乘兴把自己多年来珍藏的钞票鉴赏鉴赏一番，以增加生活的「艺术」情趣。

然而杨老头却不是阿发平日服务的对象。在公馆中，他的爱犬「莱茜」似乎就是这「小王国」中的「太子」。这倒使阿发联想起自己老家那头可怜兮兮的老狗来。家乡的狗，就像家乡的人一样，永远是那股干瘪的样儿，祇会劳碌奔跑终其一生，那会像这小王国里的狗，终生安逸地躺在暖窝里，享受着那些连阿发从来也不敢妄想的美味珍品！

逐渐地，阿发也会兴叹起：「人不如狗」来了。然而他所能看到的，也祇是过是这文明社会里的一个片面。

经过半载的「文明」熏陶，阿发开始见识到不少所谓「文明」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了杨老头所患的「文明病」（高血压）。文明虽可羡，但这种「文明病」却偏偏要了杨老头的老命。老头儿一命归阴后一切丧事便全由管家二叔来料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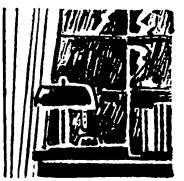
虽然杨老头生前富甲一方，然而死后却落得「担旛」无人（因无后之故），这可应验了一般人在他生前的评语；「杨老头发的是绝子断孙的财！」

「莱茜」虽是老头儿生前的宠儿，但一条「哈巴狗」毕竟不比一位能在众目之下「哭灵」的孝子呀！

阿发作梦也想不到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孝子」竟也有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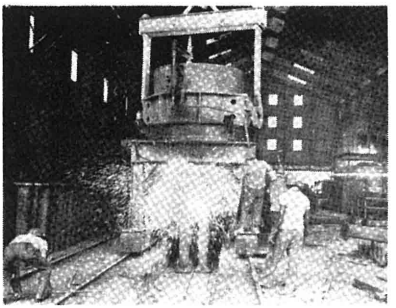
中学组

诗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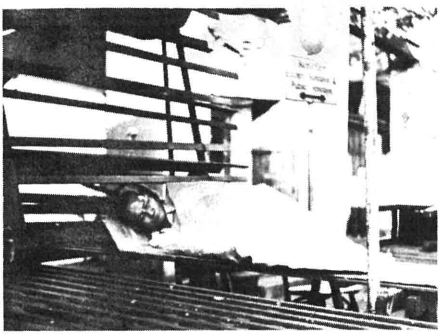


生活掠影





在火热的生活中
有的被熔化掉
有的百炼成钢









无名湖

黑沉的铁链
粗重的枷锁
精心蓄养的猎犬
重压在无名湖上……
它
要扼断湖水的咽喉
　　让真理深深埋
要阻拦清澈的湖水
　　代代传
强要无名湖
　把血的事实隐藏
　把骗人的谎言造
办不到
一万个办不到
无名湖义愤填膺
　　在怒吼

二十年往事
　　慨而慷
难掩盖
　难诋毁
血的事实
终要越过万重关
　　闪发金光
……

二十年前的五月
　　风光无限好
无名湖不甘被强征
　　当炮灰
　　当走卒
　　来陷害自己受难兄弟

它
　翻起金浪
　耀起湖水三千丈
惊了群魔
　也绿了湖畔
激起的浪滔
　　如暴风
　　震憾阎宫
　　象急雨
　　在祖国大道驰骋
……
疯狂的敌人
　　兽性发
　　握枪枝
　　举藤盾
　　拿铁棍
卸下烟弹一幕幕
可是
　强权底下不低头
　真理面前挺起胸
是祖国人民的优良传统
血染无名湖
　吓唬不了正义的呼声
　阻隔不住
　　湖水的英勇团结
……
看今朝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笑他断子绝孙是妄想
湖畔幼松
　在茁壮成长
一代更比一代强
把真理的火把永传扬
　　难阻挡……

拾荒老人

条条小街
行行陋巷
无不带有他的
　　足迹
个个足印，是那么
　沉重
　　缓慢
　　　及
　蹒跚

　　×　　×　　×

是
　又长又短、忽前忽后的影子
为他解去了令人窒息的孤寂
是
　那双破烂不堪的鞋
伴他走着坎坷的人生路程
是
　那身陈旧的脏衫
为他抗拒雨的敲击
　　风的猛刮

　　×　　×　　×

他
　无力的移动两脚
向前，向前
停足在一堆堆
　乱七八糟
　　七凌八乱

其脏无比的脏物前
伸手翻弄，那是
没人注意
没人理睬
没人肯置身于其旁的
垃圾
然
只有他
是垃圾的熟客
只有垃圾
是他希望的目标

× × ×

一刻刻时间的飞逝
在他憔悴的脸容加多一条条深纹
是那双枯瘪的手臂
帮他充塞时常「打鼓」的肚子
是那双打颤的脚
带他走了千万路
虽然
他的手曾似瘫痪的提不起
脚曾沓沓的走不动
佝偻的身体又似一朵枯萎的花
但
内心的刚毅
愤懑
激使他去争取这残余的日子
为着
自己还有一颗会动的心

× × ×

他要走
走完自己的路
纵然是
荆棘

沼泽之路
又见他提着新步伐
向前，向前
当他还有一声气息的————
————时候



好组长

快板诗：

话说昨晚下大雨，
雨点下得大又急，
阿华心里更着急。
左邻住的阿田叔，
没有儿媳没依靠。
不！
阿田叔原有个儿子叫阿清，
五年前大学刚毕业。
辛辛苦苦挨了半辈子，
就盼他有出息。
谁知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自从当了个营业主任，
买了间豪华公寓，
居然不许阿田叔进去。
阿田叔决不乞求，
每天一早到工地上钉模板去。

× × ×

巴耶礼峇新机场，
两个世界多分明；
那边是高楼耸立，
这边是木屋拥挤，
每逢淫雨连绵，
黄泥水就滚滚涌入屋里。
今晚阿田叔有事外出，
家里没人把东西搬移。
阿华越想越着急，
不管三七二十一，
跑到阿田叔门外，

咿！
大门没上锁？
哦！
大概是刚才回来拿东西，
匆匆忙忙忘了把门锁上。
阿华赶紧夺门进去，
把东西全部高高迭起。
嘘……
阿华松了口气，
把门关上时水已淹及脚底。

× × ×

阿华一脚刚踏进家里，
就听见右邻传来婴孩的哭啼。
右邻阿婆年六十，
仅有个女儿叫阿莲。
为今阿莲怀孕躺在医院，
阿强哥今晚又开夜工，
留下个两岁女儿给阿婆照应。
哎呀！
阿华心叫不妙，
举步就跑，
险些把阿婆撞倒。
「阿婆，
妳先把小花抱到我家里，
这里的东西我来照应。」
没等阿婆说声谢，
阿华已把阿婆送出门口。
回头赶紧搬！搬！搬！……
嘘……
阿华用手抹掉额上的汗珠，
轻轻把门掩上，
一瞧，
水已淹及小腿。

× × ×

这一夜，
阿华熬到两点半。
心想明天排练新舞蹈，
没做好准备怎交待？
赶忙把心思拉到教材里。

× × ×

阿华睁开睡眼，
瞧一瞧闹钟，
哎呀！
怎么七点钟啦！
妈妈为啥没叫醒我？
一定是怕我不够睡，
她又怎么知道我心里多着急。
阿华不消十分钟，
盥洗、换衣已完毕，
早餐不吃就冲出门去。

× × ×

来到会所里，
大伙已等得心急。
「华姐，今天怎么迟到了？」
大伙关心地慰问。
「哦，对不起，今早起身迟。」
阿华把精神抖擞，
就跟大伙排练舞蹈。

× × ×

阿华手心直冒冷汗
头象千斤重，
咬紧牙关顶下去。
啊，不行！
阿华只觉眼前一团黑，
便什么也不知道。

× × ×

阿华慢慢睁开双眼，
妈妈和大伙围在身旁。
「阿华，妈给妳带来面包。
傻孩子，不吃东西，怎能把工作做好？」
「妈！」
阿华感动得热泪满眶。
「华姐，妳的事伯母全告诉我们，
妳是好榜样，咱们今后向妳学！」
「不！不！帮人一点小忙算不了什么，
咱们受苦人应该互相帮忙。」
「对！咱们受苦人应该互相帮忙。
学习咱们的好组长，
把互助的精神来发扬！」
「学习咱们的好组长，
把互助的精神来发扬！」

水　灾





勤苦的阿洪

清晨骑着老铁马，
十五岁的孩子，
派报跟时间赛跑，
阿洪的手脚何等灵巧。

不怕寒风砭骨，
他有满腔热血；
身为精神粮食的使者，
有谁比他更尽责？

大哥提着饭格上工地，
弟妹蹦蹦跳跳上学校，
劳顿成疾洪叔早离人世，
家里只剩下孤单的洪妈。

× × ×

急急赶到小本经营的饼铺，
老板兼头手忙着配料子；
请不起助手伙计，
难得有个能干的阿洪！

变化多端的十个指头，
乍抓、乍捻、乍按，
不消三两回工夫，
一整盘的模子送进炭火炉。

一盘紧接一盘，
出炉腾腾热气，
糕饼的香味飘得老远，

阿洪的肚子在闹革命。

× × ×

一个水缸口般大的园盘，
盛下六七十件糕饼，
布带子往颈项一揽，
开始生活的叫卖。

外卖一日里，
奔走四方；
「卖烧饱、蛋糕、蛋达……」
他得打响自己的「招牌」。

「新鲜蛋达、椰子达、烧饱——」
宏亮的声音响彻街头巷尾，
小孩、主妇、工人和吃客，
都是他招徕的对象。

× × ×

他的颈项套上了枷锁，
他的肚皮绑满了铅块，
一年三百六十天，
鞋底一双双磨穿。

烈日下西处奔跑，
喉头干痛到家门；
声嘶力竭的叫喊，
只希望多销几个糕饼。

生意好，利惠多，
他的双腿益加起劲；
生意淡，利惠少，
他打算更改明天的路线。

× × ×

跑腿的差使不易干，
他的处境别人万难体会，
炙人的太阳固然可恶，
一阵无情剧雨可把他困死「五加基」。

老板给他三分利，
他做的是「无本生意」，
赚来的钱、流去的汗，
谁敢说他不体面？

他恨透当街阻拦的煞神，
摊手向人收取费用；
拿着家伙威迫弱小，
几天的利润又怎够补贴货钱？

× × ×

摸熟门路，
挣个温饱，
灵巧不是天赋，
灵巧在生活里熬炼！

胸无点墨的阿洪，
只能拼写几个简单的字，
派报和叫卖，
都是为了资助弟妹的学业。

阿洪走对了生活的道路，
谁说穷家的孩子没志气？
他懂得掌握自己的命运，
十五岁的孩子！

朋友啊！你可曾彷徨



朋友啊！你可曾徬徨？
是黑暗来到你底身旁？
是亲人遭遇使你悲伤？
是盼望中的人们使你失望？
把你信念中的海洋
激起阵阵涟漪的荡漾

往日
热情豪放
　胸怀宽广
　　笑指豺狼
而今
沉默颓丧
　老气消散
　　「现实」满腔
朋友啊！你可曾徬徨？

哦！
小资产的立场
　魔鬼的技俩
忘不了
精神的创伤？
忘不了
个人的甜乡？
朋友哟！你可曾徬徨？

放眼祖国
天将亮，更黑暗
编织了
　一个、两个……
啊
灾难，灾难！

多少呀
　苦风楚雨
我们悼念傲骨榜样
我们怀念亲密伙伴
是什么？
使他们不能返

象大汉山峰险又峻
象彭亨河水深又长
是血的道路一定不平坦
是累积的火石一定发红光
是滚烫的火山一定爆发溶浆！

山林中的曙光
　照亮四方
迷失不了
　前进方向
妥协者
　使人失望
山鹰翱翔
　尤使人响往
历史呀！
　不可忘！
　　不可忘！

朋友哟！你不要失望
在祖国长堤两岸的江山
工厂，农庄，矿山
　渔乡，梨乡……
合理要求逐浪高！
请细端：

　人民的队伍越来越长
　　人民的铁拳要打尽豺狼
请倾听：
　人民的歌声越来越响
　　人民的捷报四处传扬
永动荡呀
　宽广的土地上！

新的觉醒
　新的力量
文艺战士丹心耀！
学生运动新风暴！
魔鬼暴徒
哈！
胆战心慌
　胆战心慌！

哈！
魔鬼暴徒
胆战心慌
　胆战心慌！
妄想扑灭黎明前的曙光
卑鄙手段全部用光
「自由」，「民主」原是假框框！

朋友哟！你不要失望
不屈的人们
藐视困难斗志坚
胸怀祖国响誓言
身在何处
　心永不变！

长夜中曙光初现
白色恐怖恶又险
响应祖国的召唤
无视枪弹民心变
敢叫红云挤满天
敢唤春光走人间！！



我从来没有悲伤过

我从来没有悲伤过
虽然
　胶树妈妈抚育孩子的
奶汁
被豺狼禽兽
　　吸去
然而
　我更知道
这样的日子就要
　　逝去

我从来没有悲伤过
虽然
　锡矿爸爸养育孩子的
米饭
被强盗魔鬼
　　吃去
然而
　我更知道
爸爸的孩子
　决不会放过这批
　　恶魔

我从来没有悲伤过
虽然
　祖国大地
青年的热血不停
　流落
然而
　我更知道
流落的热血
　必定染红祖国的
　　大地

我从来没有悲伤过
虽然
　妈妈的奶汁
　　我没得吸
　爸爸的米饭
　　我没得吃
　青年的热血
　　流落满地
然而
　我更知道
幸福来临前
　受伤疼苦是锻炼
　流血牺牲是战绩！



舞会



血红的饰灯，昏暗的天地
音乐与人声交响成混杂
烟雾弥漫，荡笑纷飞
酒杯与酒杯接吻，液体与液体交融
巴黎香水及蜜斯佛陀制造的那种
令人窒气，那种蛇般的媚惑

有人穿梭着，这地带很阴晦
该割一片月光来这里
劝酒，笑声响得很邪
打火机不停的响，慌忙抢着去点
那大胖子的雪茄

许多人醉着，不为酒
而是仕女的苗条，那种诱惑
就该摆起很绅士的样子吧
拉起柔柔的嗓子
邀她起舞

欲的交融，情的交媾
许多人在制造虚假的爱情
舞池那里，不断的音乐
一对对人影胶贴
舞起最原始的舞蹈

曲终人散尽
剩下的只是
零乱的酒杯，满桌的狼藉
满地被抛弃的烟蒂
静悄悄一片



谁害了她

斗室里，
重叠着厚厚的参考书，
伴着一个「咸鱼眼」的孤影，
在耀亮的日光灯下，
「咸鱼眼」里布满了红丝一条条，
苍白的脸比起那——
刚从雪橱里抬出的死尸更可怖！

他—
还舍不得离开有「黄金屋」的参考书，
不加糖的咖啡喝了一杯又一杯，
随着妈带来了鸡精、兴奋剂，
更带来了显宗耀祖的期望。

课堂里，
老师用心把文凭捧，
他却在一旁把头低，
他在吸收老师的心腹语？
不，睡神在他身体蠕动着，
他反对老师的文凭高尚论？
更不，此论早已烙印在心中。
一声「金不换」把他解放自睡神牢房里，
老师欲问，刚才我说了些什么？
「金不换」擦擦眼、摸摸脑说，
「考文凭，要A等，洋房、汽车、美人包你有。」
老师听后大声拍掌叫，
大赞大弹此答案最合乎时代，
一声命令把它记在日记上。

生活中

朋友相续来邀约，
旅行、野餐、下乡劳动，
他都一一婉之谢绝，
朋友问他以前热忱逃何方？
他道只因功课太过忙。
朋友劝之求学不可为文凭，
主要认清读书是为了谁而读；
他道妈和老师都说洋房、钞票比这来得更重要。
他的冰冷，深锁的大门，
把朋友的热情送到北极圈里去，
此后他更能安心往书堆里钻。

人生转捩点的文凭试终于到来，
此刻，鸡精，兴奋剂必要多加一倍，
几天来的过度紧张差点把他送进疯人院。
去往商店磅一磅，
一瘦瘦了二十磅，
　　他却说：
「没关系，考到了A等，以后准要吃到有肚腩。」

成绩放榜那一天，
他是第一个到学校，
当老师把成绩表贴墙上，
他的血管在膨胀，
心跳比往时加快了一倍，
找呀，找的，他的名字不在表上，
他的血管在加速膨胀，
终于他倒在有笑、有哭的人潮中。

他醒了，妈不问好多了吗？
只是骂着，「为什么考不到，全家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他流着泪，大叫妈不要问，
妈却比他更大声，叫他马上拾包袱，
他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妈和你就此一刀两断！」

他睁大了那布满红丝的「咸鱼眼」，
为刚才的那一句话楞住了，
好久——好久——
他冲出了家门，跑上街道，
后面毫无「亲切」的呼声，
他直跑到十一楼的天台上。
顿足、狂叫、豪哭跟着响起来
「世界啊，为什么这样残酷的对我？
「我考不到A等，妈也不要我了，A等，为什么你不要我？为什么？为什么？？？」
他做了空中飞人，地上没有网，
组屋居民跑下楼，
他已成了肉酱，还可进罐头。

看完了这故事，
转身看看周围物，
你会认为此故事必是真实；
因你周围也时发生此种事。

这里，
我有一些衷心话，
寄语落第的朋友，
「生命只有一条，人只可活一次，没得活两次。你有勇气死，为何没勇气生？人生过程里，失意事固然有，考试落第只是打输了一场小战，生活中还有好多风险、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朋友，努力把意志来锻炼，努力把辨别是非能力来培养，更要努力改造自己的坏思想；做个真真正正的时代青年。」

蔗工的话

不管烈日下的臭汗，
不管浓雾里的露沾；
不怕蛇蝎的侵略，
更不怕脆利的蔗叶。
在每一个工作日内，
我们蔗园工友
都为老板板拼命的干。
锄草、
拔草苗、
剥枯叶、
施肥，
干得我们腰酸骨痛；
换来的却是
无理的指责，
放工铃的迟响，
工钱还依样。
而那无意间弄跨的甘蔗，
月尾还要扣薪抵账。

看一看那碧绿茂盛的蔗园，
望一望那倾斜肥壮的蔗干，
我们的心在翻滚着；
为什么——
　我们以劳力，
　肥美了甘蔗，
　滋肥了老板；
　却得不应有的代价。
但是
我们并不怨天，
更不尤地；
唯有将这似蔗叶般
—参差不齐—的仇恨，
交织在那起伏不平的心弦。
待到那一天
红日升起在祖国的东方，
数以万计的债务，
将一一清算。



← 割甘蔗

啊！怒火在胸膛燃烧

来自亲爱国土的各角落
多少智慧
　　人力的汇集
浩大的文艺队伍啊
搞演出
赶排练
盼啊盼
「春雷」快些来
好让人民艺术万里传

想着明天
　把劳动人民的心声传达
捺不住
大伙热烘的红心
本本血写的辛酸家史
更叫大伙急于要
　控诉
　控诉

豺狼在黑暗中眨着眯眼
粉饰的油脸
掩不住狞狰　烂疮
眼看辛勤耕耘的大伙
　快要丰收
扯下面罩
伸出利爪
来个「横扫千军」
加个「莫须有」
硬拉进暗房

暴风骤雨来得狂又急
眼看亲爱的伙伴呀
高墙内毅然不屈
哪一天
才能和大伙重聚
啊！怒火在胸膛燃烧

有人说
人民艺术毒害深
　危害治安
　罪不轻
可是
历史是最好的鉴证
唯有人民艺术万年青
灰黄文化能猖狂到何时

且看「繁华」的「不夜天」
热裤女郎酒吧外「招生意」
「脱衣舞娘」在蠕动
大人先生们暗叫好
黑巷里鸠婆又完成了一宗「交易」
威迫下任人摧残
大人先生们说无可奈何
披发妖怪
烟窟里欲仙欲死
扫荡了再来
僻巷里
更少不了繁荣格斗
这一切的一切
毒害了大好青年
　多少
是谁
　让它泛滥肆行
啊！怒火在胸膛燃烧

工伤事件日日有
手指头扎断
赔几千
性命断送
值几万
难道劳动人民的血肉
可以斤两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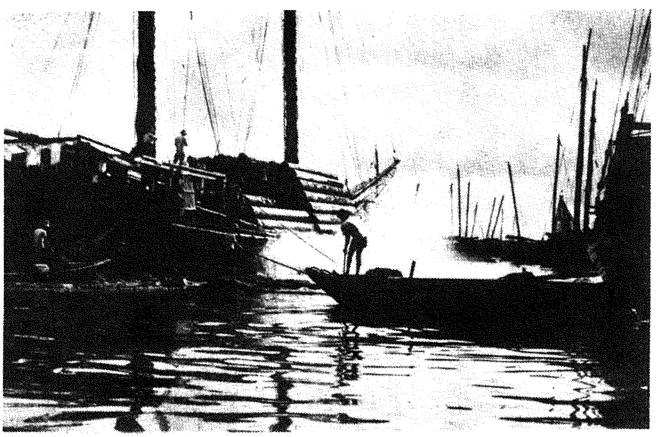
胶工起早摸黑
　辛勤割胶
一桶桶乳白胶汁
填不饱胶工的肚肠
锡矿工友冒着土崩操作
一担担锡米
却被「红毛」抢夺
伐木工人深山密林里钻
纵使「阎罗王府门边揾食」
也不能甩掉电锯

一船船树桐
连夜运离港口
丰硕棕油果满树结
园丘外却注明是「外资」
绿油油的茶树满山遍布
采茶姑娘叶咙不曾滋润
满囉哩黄梨运厂加工
罐头内是梨工的血肉
在这片富饶的国土上
有哪一种劳动的果实
是自己享用

为啥生活艰又苦?
只因敲骨吸髓
榨干了一代

还不罢休
为咱黄流泛滥
只因有人在撑腰
偷钱贼贼
蒙蔽真象
为咱劳动果实自己没得嚐
只因有人狼狈勾结
肿胀自己的荷包

自由　民主
瞒骗不了千万双雪亮怒眼
只要
一个信念
一个真理
　在群众中传
只要
每一颗红心相连
千万双劳动的手高举挥动
那时——
千万个「春雷」红花遍地开
一个「春雷」算得了什么
一个「春雷」算得了什么



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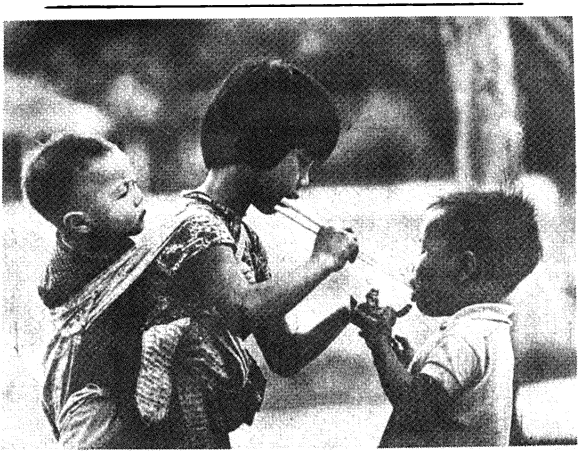
——我歌颂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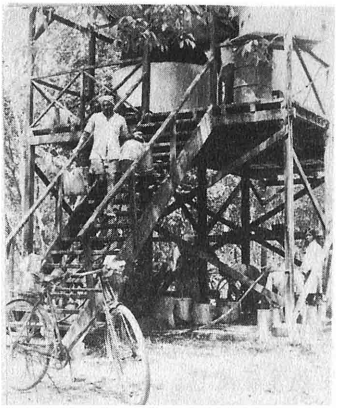
当我第一眼看到妳时，
我就深挚的爱上妳。
妳是花中忧鬱者，隐逸者。
妳没有牡丹的富贵，
也没有玫瑰的艳丽，
没有桃花的妖艳，
然而，我却深深的爱上妳。
我爱妳那忧鬱的美态；
更爱妳的朴素无华。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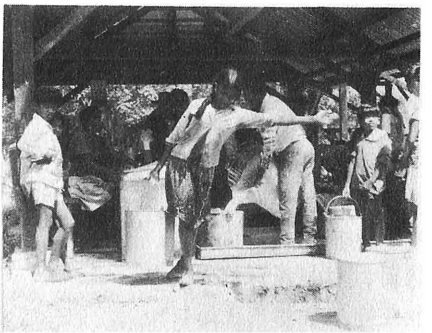
我崇拜妳那顽强的精神，
妳能经得起那暴风雨的摧折，
其他的花卉能比吗？
妳那百折不挠的精神，
使牡丹见妳也惭愧，
何况那弱不禁风的蔷薇呢？

菊呀！
我要赞美妳，歌颂妳。
妳不象菟丝，
要靠那雄伟的松树。
妳不象牵牛花，
要死缠着篱笆，
妳能垂直独立，
亭亭的长起来。
经过风雨摧折的妳，
竟能活下去，
而且还长得一天比一天茂盛。
所以，
菊呀！
我要赞美妳！
歌颂妳！





“小妹妹，拿得起吗？”
“生活的担子比这还重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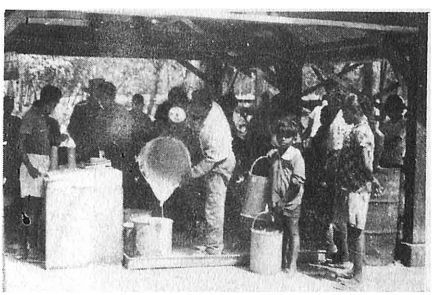
生活的境遇如下梯级

胶工生活

乖乖，妈妈就快收好了。



将胶汁往桶倾注
里面有大人、小孩的血和汗……



中学組

小　説





菜农生活





在菜园里
每寸土地都有菜农
　　的足迹
每朱蔬菜都饱含了菜农
　　的血汗
然而菜农换来的
只是三餐的粗茶淡饭





铁厂风波

郊区的工业镇。处处林立的烟囱冒出屡屡翻滚的浓烟，弥漫了晴空。马达声、打椿声忽轻忽重地随风传送。

××钢铁厂内，两座自动起重机正吊起一架全长三十来呎的打沙机，「砰，砸……」紧接一声震撼的巨响，打沙机已被安置在巨型特制的运输机上，驾驶员开动引擎，扬尘滚滚而去。

工友们散开了，各自回去工作，随即又是人声和击铁声的汇集，烧焊时溅发的火花，映得通身嫣红，钻床上飞转的钻针，更快得撩眼。

老康走过来，一声不响地举起我的手腕，瞧了瞧略带凝红的食指说：「还疼吗？」

「昨晚妈给我搽了铁打药酒，好些了。」昨天搬动发电机时，给砸伤了手指。

「在这干活随时都得当心些，不然皮肉之伤是常有的事。」

「要不是那忘八的彼逊（小老板）催我快些，可不致压伤。」

「那家伙吃软怕硬，你要是动起肝火来，他就不敢过份了。」

彼逊看见我们呆在那儿说话，一定又是嫌长说短的，我向老康打打眼色，他会意地走开了。

× × ×

晌午。

大伙吃过午饭后又聚在油桶上闲聊。亚松拉了几个「听众」，到扎铁机旁大谈「女人经」。

「这人的脑子干嘛那么肮脏，开口闭咀总离不了女人。」我不解地问老康。

「不但脑子肮脏，也很自私，工作时从不主动帮忙别人，专挑轻的活来干。象昨天你压伤了手指，他却在一旁冷笑，说你不中用。」老康边说边用铁钉在油桶上歪斜地写了几行字，我隐约只见这句话：「工作中要照顾伙伴。」

「到底还是工人嘛，应该把他拉过来。」我满腔热情地说。

「哈哈！阿弟，你也是心肠直的，你刚到这里，也许不知道他是

彼逊的妻舅，是对咱们不利的。所以，现在还不是自己人。」老康裂开大口，笑我的直肚。

「他平时有点傲气，又好赌、好享受，彼逊就捉住他的弱点，给他一点好处，收买作眼线。」阿逊说完，便去熄掉沸腾的开水。

「怪不得我常见他向彼逊和其他的工友借钱。」凝结在我心头的疑团终于获释了。

「这种人也总有觉悟的一天，当他们被利用尽了，便象废物一样被抛弃，那时他们就会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老康将双手搭在我的胳膊上，仿佛有一股热力从那粗壮的双臂直透我的心房，象在爹娘怀中般暖呼呼的。

「当他还没有彻底觉悟的时候，我们要拉过来的不是他，应该是那一群围绕在他周围的伙伴。」老欧说着，递过一杯热茶给我。

我喝着热茶，咀嚼他们刚才的话，这些道理我听得懂、接受得来，在学校里，可从没听人提起过，难怪我分不清好坏。

× × ×

阿逊从「乌必」出来，在老康耳边嘘唏几句，老康便迳直向「乌必」走去。

「阿逊，干嘛这么神秘？」我和老欧放下漆刷，从油槽上轻轻一跳，便站在阿逊面前。

「我也不清楚，是财副叫他进去，等一下我也进去看看。」目送他们进了「乌必」，我们却满腹疑团。

半句钟后，老康和老逊从「乌必」出来了，但脸色很沉重，黝黑的脸庞涨得通红，象是刚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

「他忘八的，真吃人！」老康火气旺，一脚朝那油桶狠狠地踢去，去，油桶顿时被踢得踉跄滚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老康发这么大的脾气。

「谁相信他们的鬼话！说厂方今年的定单较少，没有足够的工作让我们做，所以要辞掉一些新手，剩下的那些熟练工人，每人一律减少日薪两元，……」不等阿逊说完，工友们便已起了一阵喧哗，气氛也随着紧张起来。

「要辞掉多少人啊？」

「唉！才做几个月的就要『禄头路』了。」

「真没理由，现在样样东西都涨价了，还要减少我们的薪水。」

「我才糟呢！我按月寄钱回联邦的，有老母和四个孩子在那里。」

……。

我明瞭干这行的人是手停口就停的。尤其是那些有家庭负担的工友，短期内找不到工作，可真的是渡日如年了。

「亚松，过去那边，我有点话要和你说。」

喧闹中，我听见老康的声音，又见他走到机件房处，我将身子趋前去，聆听他们的谈话。

「听财副说，做满这个星期，你不必来上工了。不知你有什么打算。」

「什么！我也被辞掉了？」

「财副说你不是熟练工人，工作又不勤力，不能留你。如果我们不做了，你愿跟我们吗？」

「这不可能的，我去找彼逊问个明白。」

亚松说完，连走带跑地向「乌必」走去，我见他很是惊惶，也许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干啥会被辞掉，他不是彼逊的妻舅吗？」我问。

「在这些人的眼中，金钱是比亲戚更重要的；你想，每天用十二块钱来『白养』一个工人，他们会肯吗？我们走了，还收留他干嘛！」老康讲得很激动。

回到人群中，只听见阿逊的声音：「……我们不能够接受这种无理的减薪，这一次如果作出让步，以后必然还会吃更大的亏的，也许，还以为我们全是软弱怕事的呢！」

「对！无论如何都得坚持到底，绝不能忍气吞声，任由他们摆布的。」老康以后接上一句。

「走，大家找老忘八理论去。」人群中传出一声号召，工友们即刻停止工作，声势浩大地向「乌必」涌去。

× × ×

来到会客室外，女书记和财副出来阻拦住，只肯让工友派出四位代表进去见老板，其余的只好在门外等候。

这时，我望见老远的裕廊河畔，彼逊正在伞篷下垂钓，亚松苦着脸，在低声下气地哀求着。彼逊傲气十足，尽是摇头。

亚松平时那副吊儿郎当和略带神气的样儿，不知藏到何处了？我感到有点鼻酸，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想：最可悲的人，或许就是那些平日狐假虎威，而又不清楚自己的根底，甘心受人使唤的奴才罢！

最终，我见他垂头丧气地向我们走过来，我深信他会接纳老康的

意见，决心跟着他们的。

只过了一阵，老康和另三位代表便步出会客室了。大家预测谈判是进行得顺利的，所以结束得那么快。

「那老忘八的不肯改变原意，说好说坏地就是要减薪。」阿逊愤愤地说。

「要不是老康阻止我，真想揍他一顿。」亚东紧揉着拳头，咬牙切齿地说。

「动起手来，吃亏的一定是自己，况且这也不能解决问题，你是太鲁莽些的。」老康说着，渐渐地提高声调：「既然厂方不肯打消原意，我们几个就不愿再呆下去。我们有一技在身，靠的是本事，到那里都一样。」

「我们走了，他们照样可以请人来顶替，这对厂方并不打紧啊！」亚东紧接着说。

「别忘了，我们都是工作多年的熟练技工，工作时碰到的阻难，技术上出了毛病，那一次不是我们自己细心研究而得以解决的。那些忘八从不跟我们混在一起，怎么会知道。」

「所以我们一走，难保老忘八不捶心直跳了。」阿逊说完，乐得大笑。

「大家好好想一想，如果不愿意接受这种无理的减薪，而肯同我们一起去闯的，就去收拾东西吧！」老康说完，带头到更衣室去收拾东西。

说也奇怪，一些平时松松散散的工友，这次也是愤怒异常了。老康平日都很照顾他们，这点大家心里有数，因此，大家都信得过他，不会指条「黑路」给伙伴的。自然，还有一部份工友呆在那里犹豫不决。

× × ×

一行人浩荡地走出铁厂时，天色突然阴晦了。一会儿功夫，碧蓝的晴空就已笼罩着层叠的乌云，前头的两棵大树，在大风中不停地摇曳，哗啦……哗啦着响，我们加快了脚步，赶在风雨前到半哩外的车站。

「阿弟，愿意跟着我们吗？」老康拍了拍我的肩膊。

「当然愿意！」我答得很坚决。

「好，过几天你等我的消息，说不定呀，过几天老忘八会求我们回厂的。出来做工嘛，别怕惹事，遇到不合理的事情，要跟它坚持到

底，尽能力去争取，懂吗？」

「嗯！」我从鼻腔里轻哼出一声应诺。

风阵阵刮起，泥泞路上黄尘滚滚，衬衣上沾满了泥尘，可谁也没闲情去理睬。电掣般的卡车和运输机从身旁一闪而过，卷起刺肉般地劲风，猛向胸襟劈来，我们依然迎着风，一步步前进……。





我不得不辍学

（一）

日影徐升。我走进校门，只见草场上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见不到，耳旁边，老是响着从课室洋溢出来的读书声以及老师讲课声、还是象去年那么样的低沉，实在令人感觉单调、沉闷。在晨光底下的校园景物，也许显得格外生气、美丽，然而我今天专程来校的目的，不是要欣赏什么花草，我真巴不得此刻已经从校长室出来了，这也免得父母时时询问、催促，究竟书读成不成？友清说得没错，一般父母的心理，实在希望孩子获得高级文凭，以便谋求一份写意的白领工作。当然，父母这种心理，是由我们这种填鸭式、死读死背、不讲求应用，鼓励只需获取文凭的教育制度，以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所造成的。

站在校长室门外，我敲完门便推进去，也不理会里面那声——好不辛苦——发自喉咙深处——「嗯」的反应——究竟响了没有！？行一个礼，我便告诉我的来意：

「请问校长，本校是否还有高一的空位。因为我对学校的环境与课程，已有一年的认识，重修起来会比较容易。」

「哦！荷咳！这个我杨某去年年头上周会时，便声明过：「高一同学注意，今年教育部有新的措施，规定高一成绩差的同学，必须留班。本校生成绩差者，我杨某规定不准留于本校，必须自动转校。要知，本校名誉一向优良，历届会考巴仙率全国各校之冠，许多家长都希望其等子女就读于本校的。我这段非常重要的话，你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这个我知道。不过，校长，教育部准许高一重修生留回原校。」

「教育部，这，嗯！好象有这样的规定，但我杨某身为一校之长，完全有选择学生之自由和权利，也等于有选择你之自由与权利！」他接着说：

「那些初级学院，他们收高一生都是录取会考积分十四分以内的，尽管你积分符合教育部所规定的合格分数——二十分，他们根本不会收你！我杨某去年也是收到十七分而已，今年我决定提高本校高一新生的程度，只打算收十五分以内的。你是一个重修生，中四的程分又

多到十七分，我杨某怎么会收你？」看他讲话的表情，又高傲、又轻视，我实在生气，我觉得他的言行太过专横，便道：

「校长，假设外校不愿收我，我便没有书读。你的做法违反了教育部允许重修生留于原校的本意，而且这样做也很不合理。」

「不满意吗？哼！大可以去教育部投诉，不然写去「读者之声」反映也行，但我杨某肯定你是白费心机，你别以为「读者之声」会登出来！」停了一停，他又说道：

「陈九之，你真的要读书吗？如果是的话，我杨某提醒你行为检点检点才好，别跟那个陈友清搞什么政治，要不然，你迟早会去汤申路坐黑牢！哈！那时你才知味道，而且拉你去是在你睡甜觉的时候；四五个彪形大汉，加上特别冷气房，象你这么瘦小，我杨某看不用拷问四天四夜，只要一昼夜，你便要乖乖投降。那个时候——哈！哈！哈！」他并不停：

「你要知现在是什么人的天下？我杨某也是××党某支部的理事长！有××党撑腰，再加上有外国大资本家的帮助，你休想在本地搞什么活动。」只见他表情十足：狰狞、洋洋得意。

听着、听着，我浑身渐渐感到炽烈，一股被污辱的怒火冒了出来，我大声质问：

「杨先生，我告诉你，你不要含血喷人，胡说我跟友清搞什么政治！？你讲话负不负责任？」

「陈九之，你乱喊些什么？你给我滚！」

「杨先生，你别以为我很喜欢来这里，我是逼不得已才来的。但我告诉你，你说话最好先想清楚，说错话是要负责任的！」我不慌不忙的回答。

「滚你妈的！」他大骂起来，那样子真和斗败的狗没区别。

「杨先生，亏你还是堂堂一校之长，说话这样下流！这样没有礼貌！」我说完，拿了成绩册便走，头也不回；也不管后面力竭声嘶的恐吓。走出校门，我心里还在回想刚才的情景。

「这便是校长呢！？」我打从心底感到反感和厌恶。和友清比起来，他真的连狗都不如！想起友清，我便不能忘记我们相处在一块的日子——去年。我们读在高一A班，而且坐在隔壁，因此我们经常有接触。我很佩服友清，他对社会、世界的认识真不少，一有空便与我讨论，在友清帮助下，我从不少好的杂志中，获得了很多的新知识，这也使我了解到人生的目的，和做人的道理。

友清实在勇敢，对于老师的一些歪曲论调，总是反驳，并阐述正

确的观点。因而，使到经济、华文老师对我们非常痛恨！还污蔑我们是「搞政治」、「左派份子」，但都给友清严肃的质问他们。到了年底，我们的经济、华文果然不及格，加上英文一科不及水准，我们俩人都留班了。友清因家里经济情况不怎么好，只好离开学校。领着成绩册，我东奔西跑，已经问了不少间学校了，但每个一听我是重修生，便都说「没有位」，这一来我不得不走。果真没位了吗？还不是因为我是重修生，照他们的「看法」，重修生会导致会考巴仙率降低，也因此破坏、损害校誉，更亵谤他个人的声望！「办教育」这三字，只不过是他们口头上的名词——用来装饰！

（二）

来到了另外一间，我又说出我来的目的。

「哦！要重修回高一。原来读那里？」说完，这姓陈的校长赶忙从烟碟拿起烟，猛吸了几口。

「××中学。」

「为什么不读回原校？你们学校很不错嘛！？」于是，他又狠狠的吸着。

「没法子，不愿收回重修生。」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嗯，先给我看成绩册。」稍后他看着成绩册说：

「你品性为何拿到丙？」我不语。

「这——也好。有一些学校，为了本身校誉，往往不收高一留班生，我陈某实在感到痛心。一向来，我陈某以办教育为主要，跟他们完全不同，不论你成绩坏或是好，只要符合教育部的规定，我陈某一律收下。但是，无可否认，敝校名誉也很重要！我陈某体谅你没书读，以你目前的成绩，虽然不行，但你多少有了一年的经验与基础，所以必须向我陈某保证今年考到好成绩，不懂你能不能？」

「我想能够。」为了继续读书，我便说。

「那好，明天你来上课。」

「铃……」桌枱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他拿起一听：

「哦——，是杨二校长啊？有何贵干？」

「想不到是今早的那个家伙！不知何事？」我在心里骂了一声，也感到奇怪。

「哦——，有，正好有一名贵校学生，想不通他不读你杨二掌权的学校，却到我这儿来读，你对这件事作何解释！？」只见他洋洋得

意地说。

「你们为了校誉，互相妒忌，拼命找机会嘲弄，却拿我当牺牲品！」我心里很不痛快。

「他叫陈九之，什么事找他找得这么焦急？」一边站着的我，听他提到自己——似乎有大事情，不由不集精会神地听。

「什么？这个学生搞政治，在校内煽动学生、搞三搞四……」猛然地，他站了起来，一脸紧张的神色，声音里充满了震惊。我听到这里，气得咬牙切齿，我向前一步用力抢过听筒：

「杨二！你这个卑鄙的小人！你别到处乱吠乱猖！我告诉你，你必须对你说过的话负责！」忽然，听筒被夺回去，他即刻收线了。但我此时怎样也不能平静下来，脑海里思潮起落。

「我恨！我恨这专横的校长！我恨这欺压学生的教育制度！！恨这独裁的一群!!!」我在心里大喊着。

耳旁边，此时响起了一阵软弱的声音：

「陈同学，冷静、冷静点，刚才杨先生的话，呵，老实说，我也是……不大相信。不过，我陈某觉得我们的政府是英明贤干的，他能够当政十几年，可见他多么受人们信任、爱戴。」这时他才坐了下去，很快他又说：

「我年轻时也受一些左派的学生煽动，误入歧途，但我后来觉醒，那是我被捕入狱的时候；我相信你也是一时不清楚而受欺骗，你如果痛改前非，我一定使你能够读书，并且在校内大有作为。陈同学，如何？」听他毫无根据地胡言乱语，我实在不能沉默，我严肃的答道：

「陈先生，你说话说得清楚点，我几时搞政治，又受谁欺什么骗!?你这话是毫无根据地随便捏造出来，要诬谤我！这是我不能容忍的！」停顿一下，我把话提转：

「陈先生，我希望你把事情做个了结，你究竟要不要收我？」

「我以为我们把前面的事情谈完才讲还不迟。」这时我也才看出面前这家伙，跟姓杨的一路！听他语气，根本就是要强逼我，先给我套上「左派份子」的大帽！然后再利诱我！真阴毒！真卑鄙！真无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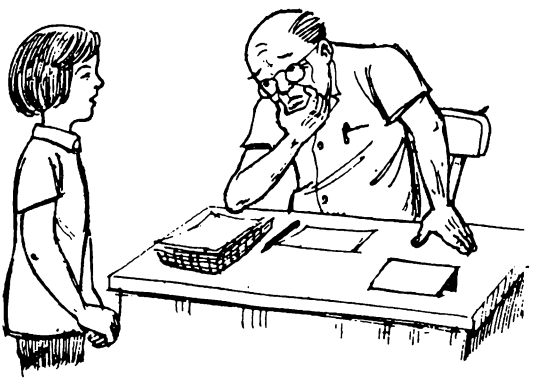
「陈先生，我看你别枉费心机！我实在想不到，对于我——一个爱好正派、健康文化，懂得是非黑白、对社会、世界大事关心的学生，你们不但不嘉许，反而要强硬的说我搞政治、煽动学生！？亏你还口口声声说办教育，你这话矛盾不矛盾呢？我今日才认清你们的真面貌，我不得不再表明我的思想、人格。」我说到最后，他的脸色由白变黑，但没说完，他便暴跳如雷的吼道：

「陈九之！住嘴！这儿是什么地方？随你乱喊乱叫。你马上跟我出去！」

「陈先生，出去便出去，你又何必这么凶？」一说完，我从桌柏上拿了成绩册，也不瞧他一眼，便走出去。

「陈九之！你别猖狂，你给我小心点……。」他在背后喊破喉咙的恐吓着。

走出了学校，我顺手把成绩册丢进垃圾箱；我是被这一群大人先生们，逼到无书可读，但我知道我更应该怪这种教育制度！阳光和暖的照在我身上，阵阵的凉风也不断地向我脸吹拂，此时此刻，我只感到无比轻松、自在、快乐，我多么希望我此刻能够飞，飞去见友清。今天是我辍学的第一天。也是我真正起程走入不合理社会的第一天，前面的困难将是很多，但我相信我能继续战斗下去。



苦难的过去



夜深人静，劳动了一整天的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在孤灯下，我手拿一封信，越读心越激动。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应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于是提起笔，摊开白纸，往事又一幕一幕出现在眼前……

我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上有双亲，一姐姐和哥哥。家里没有地，一家五口，全靠爸爸踏三轮车，妈妈割胶来维持。

每天，爸妈辛勤的工作，太阳还没出来就做到日落西山，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但，还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反观住在斜坡上的「财副」他迟出早归，可人家出入有大房车代步，家里佣人有半打，隔没两天家里就开什么鬼「爬地」，闹到三更半夜，害得人家无法睡觉。真不明白啊，为什么爸妈要早出晚归，为什么不能迟出早回呢！又不必这样辛苦，更不必挨饿呀！我时常看见「财副」他们把鱼肉拿去喂狗吃，可我们有鱼头吃算好命啰。

我死都记住这年的端午节，我拿着哥哥给我的玩具车在玩「玛杀」看见平时一起玩的小朋友都拿着粽子吃。

「小伟，你没有吃粽？」小丽问我道。

「吃粽？谁给你们的？」我问。

「妈妈做的，你看有放肉呢。」小丽的弟弟插嘴。

「放肉的有什么好吃，我们的是放鸡肉呢。」「财副」的儿子，小虎高傲的说。

「知道你老父有钱，假有势。」小丽的弟弟道。

「我也要妈妈给我吃。」说着连那玩具车也不要了，飞也似的跑回家。

「妈妈，我要吃粽，放鸡肉的。」进门我就喊，可是妈妈没有反应，我就搬了一张椅子，爬上妈妈身边不断吵闹。

「吃粽？啊，今天是五月初五。伟儿乖乖，听妈的话，等你哥哥借钱回来就买给你吃。唔」因辛劳过度而患病的妈妈有气无力的说。

「要放鸡肉的。」

「好，好，去玩吧。」

听了妈妈的话，我高兴的又跑去玩，当我经过「财副」家时，见

到在他屋前，有一个打开了的粽。我看四周没人，就把它拾起来。扫掉沙尘，正想放进嘴里吃时，忽然有人骂道：「你这杂种子，为什么偷拿我要给狗吃的粽。」原来是「财副」婆，她双手插腰，凶狠狠地对我大骂。

「贪吃鬼，拿人家的粽去吃，羞羞！」小虎道。

「莉莉！」财副婆手一扬，一隻很大的狼狗就跑来，「喂，还不把粽给我的狗吃。」

我实在舍不得给它吃，我拿着那粽子，飞也似的跑回家，而财副婆也在后面穷追，害得我一到家就躲进床底下。

「杂种子，夭寿仔，没人教导，偷人家的粽……」财副婆骂了一顿痛快，才悻悻然回去。

「小伟，小伟。」财副婆刚走，就听见妈妈叫。

「妈，什么事？」

「你偷人家的粽，有没有？」妈妈铁青着脸问。

「没有……没…有…」我嘴里说没有，而拿着粽的那双手赶紧放去背后，怕被妈妈看见。

「你的手伸过来，听见没有？」妈大声命令。

我非常害怕，只好慢慢的把手伸前去，露出那还带点沙的粽子。

「你真的偷人家的粽，你……」拍「口旁」妈妈一巴掌打来，痛得我大哭。

「不，是他……他们丢……掉的。」我哭着说。

「人家丢掉的也不能要，我们虽穷，可要穷得有志气，你这没出息的孩子，你太使人伤心了……」妈妈气得说不出话来，我害怕得大哭。

刚巧这时哥哥踏进门来，他一把抱住我摇着道：「小伟，你怎么这样不听话呀，我们饿死也不做这羞耻的事啊！」

「哥哥……呜……呜……」

「你这孩子……唉，峰儿，借到钱没有？」

哥哥摇摇头道：「二叔不但不借给我们，还把我们侮辱一番。他们狗眼看人低，视钱如命，一分钱如车轮般大，一毛不拔。他会借钱给我们，除非是天塌下来。」

「唉，这世道就专为难我们穷人，穷人就是命苦，注定要穷一辈子。」

× × ×

接近新年时，妈妈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弟弟，我高兴得直叫直跳。但是，弟弟出世的第二天晚上，爸爸踏三轮车回来时，却被汽车撞倒而归九泉下，在「做月」的妈妈哭得死去活来。妈妈身体本来就很虚弱，这一打击，使她变得有点神经质，常常咒骂有钱人，咒骂这残酷的社会。

这个家实在穷得没办法生活下去，迫不得已之下，只好把弟弟送给别人抚养。那天，那胖女人来抱走弟弟时，家人都紧锁着眉头，默默无言。我却大哭大闹，我爱弟弟，他像我呀！每个人都说我俩像是同模型中印出来的。

妈妈她含着泪紧搂住我，抚着我的头，眼泪滴在我脸上，我看着妈妈反不哭了：「妈妈，您不哭好吗？以后我不惹您哭啦！」妈妈却越哭越伤心，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弟弟了。但，对我更加疼爱。

生活迫人，为了生活啊！未满月的妈妈带病还得去挑灯割胶。那天，凌晨四五点却下起倾盆大雨，为了抢收辛勤所割的血汗。妈妈从高高的梯上跌下来不省人事。当工友把妈妈送去医院时在半途已奄奄一息了，可怜的妈妈，劳碌了一生，就这样离开我们，离开这万恶的社会。

× × ×

哥哥因小时家穷没牛奶喝，时常喝「红毛茶」以至身体很弱。遇到天气变化，哮喘病就发作。他病复发，整天躺在床上喘着，咳着，那情景真叫人难过，有时咳的厉害，脸涨得通红通红，我真为他痛苦。好心的邻居朋友们都叫我们买药给哥哥吃，我们连三餐都成问题，那有办法给哥哥买药吃呢。我常听老人家说拜神能保佑平安，我幼小的心灵想一定是哥哥没拜神被神处罚。以后，我常为他拜，但还是无济于事，哥哥还是一样受苦，当然无法工作。

这个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一餐都成问题了，姐姐才十五岁，为了这个家啊！姐姐由王伯介绍，在M阜一富翁家当女佣，姐姐自从做工后，变得沉默寡言，有时眼睛红红的回来。有一次，姐姐不知误服了什么药而昏迷不醒被送进医院。我们都为这事弄得满头雾水。在大家再三劝导下，姐姐才把她自杀的原因说出来：原来她那老板是个衣冠禽兽，时常想侮辱她。姐姐想到假如失掉这份工作，生活不就便成问题吗？但又无法哑忍。啊！这是个什么社会啊，穷人不仅被生活迫得喘不过气来，还要受到恶人的迫害。

「我们不能哑忍，应暴露这些衣冠禽兽的丑恶面目，但，自杀并

不是办法呀，那是逃避现实，为什么不鼓起勇气来面对现实呢？横在无畏者的面前就是路。」慧姐握着姐姐的手道。

「我们有双劳动的手，不怕没工作做啊。」王婶也道。姐姐含着泪直点头，以后，慧姐常和一些工友来我家，还带一个中医师来为哥哥看病，针灸。

姐姐出院后就到建筑场当建筑女工。姐姐自从在建筑场工作，知道了很多事情。她还把我送进学校读书。她说：「好好读书，将来好为大家做事。」

我睁大眼睛，真不相信呢，「读书？我也能去读书吗？」

「难道我们穷人一辈子没机会上学吗？」

「为什么我们会穷呢？」

「不只我们穷，这是个人吃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用心读书，将来你更能知道更多的东西。」

我明白读书不易，所以很用功读书。我常想，我们穷人做牛做马的干活，却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到别人歧视，欺侮，难道不是命运是什么？现在明白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命运，我们穷人不偷不抢，用双手以劳力去换取生活的费用。整天操劳，得到的代价却是贫困，饥饿和疾病。反观一小撮人，他们高高在上，有钱有权又有闲，他们不必劳动，为什么钱会向他们滚滚而去。假如说这是命运，那么命运不是专和穷人作对，专偏袒那些高高在上，有钱有权又有闲的人吗？这绝不是命运，这是人为的，幸福可以被人摧毁，也可以由人来创造，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命运紧紧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哥哥的病也好了，当了建筑工人，我们的生活算安定了。但，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还在受苦受难，什么时候这社会才变得公平合理呢？总有一天。



记一位三轮车夫

到了今天，三轮车已经被肯定只是一种落伍的交通工具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三轮车是免不了会被淘汰的；（因为在乘客和车夫之间，还有一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存在）。

记得刚入学那一年，妈妈为我讲妥了一个三轮车夫，每天早上送我上学，中午接我回家。

第一天早上七点钟，那三轮车夫就来了，我刚梳洗完毕，为了不叫人家久等，妈妈叫我拿着早餐到三轮车上吃。我揹上书包，一边儿吃着面包，一边儿走出门外，上车去。

那三轮车夫这时正倚在他车子旁，抽着烟。看样子，他是个快五十的人了，古铜色的皮肤似乎还会发亮呐！他头戴一顶微黄的帽子，褪了色的灰短裤，配上深蓝色的布上衣，胸前敞开着，脚穿木屐。

他看到妈妈和我出来，瞇着眼，笑了笑，把车座上的垫子翻过来，拍了拍，对我说：

「来，小弟弟，上车吧！」

我发觉他的声音低沉而又沙哑。

妈妈扶我上车后，请教了他的姓名，对我说：「你以后就称呼他做阿兴叔。放学后别乱跑，在校门口等阿兴叔去接你，知道吗？」

妈妈还转头对阿兴叔说：

「请你多关照关照我这顽皮的孩子。」

「放心，放心，我看他倒是顶乖的。」阿兴叔笑着说，翻身骑上三轮车，「叮铃」一声，载着我走了。

坐在车上，晨风迎面吹来，十分凉快，我抬头望望阿兴叔，他正专心一意地踏着……那时我年纪小，觉得阿兴叔真了不起，会踏三轮车！只见他那双有力的脚，一上一下不停地踩着，车子向前进，我忍不住问道：「阿兴叔，我长大了，也可以像你这样踏三轮车吗？」

他呵呵呵地笑了起来，还回过头来对我说：「等你长大了再说。」说完，他又笑了。

我被他笑得耳根子都热了，低头玩弄着手里还没吃完的面包，不敢再问下去了。

车子来到学校，好多同学看到我，脸上都流露出羡慕的神色；而我也自有说不出的高兴，觉得有三轮车接送上学，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阿兴叔让我下了车，吩咐我放学后在校门口等，便走了。

放学后，我站在校门口等啊等的，等了很久，还不见阿兴叔出现；我虽是站在树荫下，无奈阳光过猛，照得我浑身冒汗，心急口又干，我差点儿哭出来。

上午班的同学眼看都走光了，我才远远的望到阿兴叔的三轮车朝学校踏来。

「快点儿！快点儿嘛！」我暗催着。

车子来到我面前，只见阿兴叔浑身臭汗淋漓，上衣前后湿了一大片。我上了车，赌气不看他一眼。

「等得心急了是不是？真对不起！看你满头大汗的，来，用毛巾擦擦。」他从头顶上拉下一条白毛巾，递给我。

「不！脏死了！」

「好好，不要不要。那你用自己的手帕擦擦干吧，不然会着凉的。」

他一边儿说，一边儿用毛巾抹他自己脸上、身上的汗水。

「你不知道，刚才我送一个乘客到大坡去，他一直催我快点儿！天气热，又刚好放学，我昏头昏脑，一不小心，把一个学生给撞倒了，使人家的脚受了伤。我总不能由他自己一拐一拐的走回家，便载送他回家。」前面刚好红灯，他停下，敏捷地从衣袋里掏出香烟和火柴，点燃了，深深地吸了一口，又说：「不然，我怎能安心？！」

那时我年幼，还不能完全了解他的话，关心地问道：「那学生的脚受了伤，有没有去给医生看呢？妈妈说，受伤是很痛的。」

「他的脚只是擦破了皮，受了点儿轻伤，更何况，他妈妈是替人家洗衣服的，哪儿来的钱去给医生看？他脚痛，我载他回家，你说这么做好不好？」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再也不生阿兴叔的气。

有一天早上，阿兴叔来载我时，拿出一封信，请我叔叔替他看。叔叔看完后，对他说：「阿兴叔，这是一张「三万」！交通警察说，你有两次触犯「不得向左转」的交通条例，叫你上……」

我听不懂叔叔的话；不过，看到阿兴叔紧皱着眉头，就知道那一定是坏消息。好久他才吐出这么几句话：「又得花钱！那一天，车子有点儿损坏！车主就逼我付出了一大笔装修费；现在又要……哼，我不懂得看那些鬼洋文，搭客要转弯，我当然转了，可是，他们……」

那一天，他踏得出奇的慢，像老牛拉破车似的；一路上，咀紧闭着，脸上毫无表情，连我都感到极度的不安。

就这样，我坐阿兴叔的三轮车坐了一年多，跟他已经很熟了。

然而，有一天放学，他载我回家时，却对我说：「阿华，从下个礼拜起，我不能再来载你了。」他有点儿黯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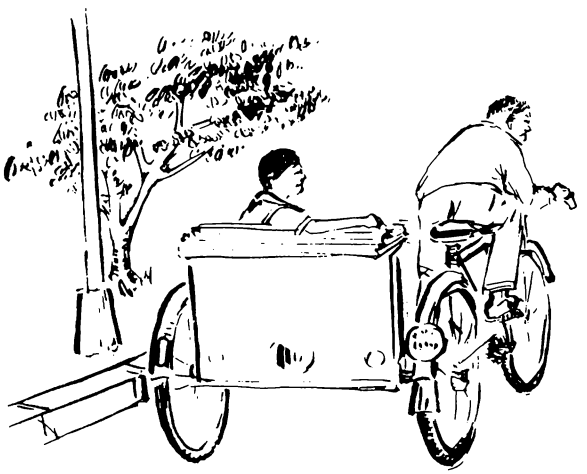
「为什么？阿兴叔。」

「我要回吉隆坡去看顾我的孩子……」说到这儿，他不再往下说了。

到了载我的那最后一天，阿兴叔送给我一盒精致的算术棋子和一些糖果，向我家里的人告别后，他默默地踏着三轮车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在吉隆坡的妻子是个建筑工人，在一次未完成的建筑物倒塌中，不幸被活埋！阿兴叔不得不回去老家，照顾他那一群失去了母爱的孩子。

很多阿兴叔的事情，在我稍微懂事后，才一一重现在我的脑海中。他是个善良的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干这一行吃不饱、饿不死的劳苦生涯。直到现在，我还很清晰地记得他。心里暗暗的希望他回去后能过幸福的生活！



亲情



「妈，我要去了。」

「当心点，之怡。」母亲从厨房中走出来，湿湿的手在饭桌上抹着，她走到窗边，贴着玻璃望了一会。窗外没有什么，黑沉沉的夜空，没有一颗星。「等一等，之怡。」她又说，把窗子推开一扇，立刻冲进瑟缩的风。「外边很冷，穿上那件大衣罢。」

「不会冷的，妈。」我倚着大门，苦恼的答道。

这时，我身上穿着那袭蛮崭新的中庸裙。那是我省了好久的零用钱，再加上母亲补贴我一部分才缝成的新年新衣，才穿过一次。那件大衣恐怕手肘哪儿快磨穿了。而今夕何夕？珊珊的生日。我本来不想参加她的生日茶会，但她说，不参加便等于轻视她，于是，我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可是，偏在今夜天冷下来，我怎么也不肯穿上那件破大衣的了。

「要冷坏身体的。」母亲叹口气，「外面的风很大。」

「妈，我一点都不冷，真的。」

「好罢，」母亲怜爱地望着我，「那妳当心点，知道吗？」

「是的。」我宽心的笑了笑，只要不穿那件黑沉沉的旧大衣，我心里好受得多了。」

我把大门开了，二十火力的门灯又黄又淡。

「之怡，」母亲的声音又说，「坐德士去罢，搭巴士到珊珊家还得跑一段山路。」

「妈，我知道的，我和妮妮她们一起走。」

「嗯——早些回来。」

「是的，妈。」我把大门关上。妈妈真的年纪大了，我想，上了年纪的人总是思前思后，话也多些。

不是我爱慕虚荣，我是知足的女孩。自父亲逝世后，便由母亲替人洗衣养育我，我从未想过要什么什么，我只希望自己能会考合格，找份适当的职业，母亲也不必那么辛苦。

我拐了一个弯，就听到门口的汽车喇叭声，一定是妮妮来了。妮妮是千金小姐，要什么有什么，她说要用汽车，她父亲马上把自己的

车给她用。

「嗨，之怡。」妮妮把车门推开。

「妳真准时。」我答她。

「快上来，今晚有点风。」

我坐了进去。

「妳怎么不穿件风衣？」妮妮边开车边问。

「我不觉得冷。」我有些不好意思。

「不是冷不冷，之怡。」

我忽然感到自己的耳根很热很热。

「我们还要去接梦萍，」他说：「一会儿，在她那里拿一件穿罢。」

「我看算了。」

「我们那么要好，穿她件外衣怕什么？」

我这时很后悔去参加珊珊的生日茶会，我的自卑心在这一刹那很重。

「妳不知道？」她又笑了，「我们四个人，梦萍，珊珊和我都比不上妳美。」

我一点不感激她，不过，我很会原谅别人，更会原谅她与梦萍及珊珊——因为我们很要好。

我们俩一起到了梦萍家里。妮妮替我向梦萍借了件大衣，我什么也说不出，这一刻我渴望我没有参加什么生日茶会。可是，终于，我穿着梦萍的外衣到了珊珊家里。

珊珊身傍站了一位男孩子，一味微笑地望着我们。

「这是我表弟陈凌，」珊珊介绍，「那是梦萍，妮妮，之怡。」

他保持着微笑，我们不得不与他握手。

「进来罢。」珊珊说。我走在最后，发现陈凌就走在我身边，我有点担心，又说不出担心什么。

走进客厅，好多男男女女，多数我认识，一下子就不见了妮妮他们。

「我替妳去放好大衣。」陈凌在我身边说。

我楞了好一会，我不习惯男孩子来讨好我，而且这么快。可是总不能老是穿住大衣，且还是别人的大衣。

他很小心地把「我」的大衣拿到里边去。我坐下来。我觉得这儿的人都很开心，但我的情绪好像在减低。我不属于这一群，他们什么都有，而我，哎——

「妳是文静的一个。」他出现了。

我不知所措地笑笑。他坐下来，就在我身边，我下意识的移开一点身子，我怕接近他们，怕接近有钱的男孩子。这并非我的人生宗旨，但这时，他会误会我是富家女。

「妳跟珊珊同校？」

「嗯。」我点头。

「那是一间很著名的学校。」

「谢谢。」我只好笑了。

「很不容易进去，我以前也想过。」

他问我父亲做什么，母亲做什么为消遣。我很难过，我没告诉他父亲已逝世，母亲洗衣过活，我什么也没告诉他，糊里糊涂的敷衍过去了。因为我不希望他说我借别人的外衣来充阔，我借别人的东西不是太虚伪？

我一点也不快乐，好像在受罪。

不知过了多久，珊珊和妮妮她们都不曾出现，而是珊珊的女佣人走来说：

「之怡小姐，有人找妳。」

「找我？」我楞楞地问。

「嗯。」她答，「妳来罢。」

我跟她走了出去，我看见母亲拿个纸袋，她还是在家的那个老样子。

「妈。」我叫，「妳怎么来的？」

「我到妳婶婶那儿。」母亲说。我有个叔叔就住在这儿附近。比我们还要穷。「我一路跑来，替妳买了件毛衫。妳会冷的，现在比刚才冷得多了。」她打开了纸袋。

我呆了好半响，那个女佣人用不相信的目光看看我又看看母亲，似乎不相信这个又老又憔悴的女人是我母亲，这使我很窘，又替母亲感到难受。

「妈，我不冷，我在梦萍那儿拿了件大衣。」

「别穿坏别人的，我们赔不起。」

「妈！」我心里受伤了——那个女佣人意外地望穿我半响，像在——，哦，我说不出。

「妈，妳带回去罢，我真的不会冷了。」

母亲见我有点固执，很快地收起来，她有点不悦，买了件新毛衫还亲自送来，却讨好不到女儿，不是吗？妈妈，我该怎么说？妈！

「我在妳婶婶那儿会坐很久，我们有事商量，你得早出来我们一块儿回去。」

「好的，但妳先走好了，妮妮会送我。」

母亲走了。我望望天空，黑沉沉的。

我转过身来发现陈凌。

「她给妳送衣裳来？」

我点头，默默地走向客厅。

「现在这样好的佣人找不到了，她还说同妳一道回去。」

佣人？我的心跳好似停顿了。

「是妳家里派她来的？」

那是我妈妈，那是我妈妈！我望住陈凌。

突然，泪水流下我的面颊，我哭了，轻轻地哭了。

「那不是我的佣人，是我妈妈，我相依为命的妈妈……」我低低轻喊，泪水一阵又一阵地流下。

我见到他怔怔的，接着，又见到他歉意的脸色，忏悔的眼神，在我眸中显得模糊、模糊……



母亲的一片爱心

（一）

晚上八时。

皇家街还是那么的明亮，行人和车辆仍然如过江之鲫。各家商店放出了令人眩眼的霓虹灯，万家灯火，把这条大街照得如同白昼。

在这条大街的右边，耸立着一座直冲云霄的大厅，这便是远近驰名的永华大戏院。戏院的楼下，挤满了人，大概是好戏上映了吧！假如把这座戏院与皇家街比比看，这座大戏院也不逊色吧！——门牌上七彩虹灯，发出了一红、一青、一蓝——多壮观！多吸引人啊！蜂蚁似的人群，都围绕着票处，拥挤着买票——有小孩、有老人、有妇女、有男仕、有穿迷你裙的少女、有留长发的嬉皮士、有……。

永华大戏院的旁边是一条小巷。小巷里一片漆黑，与皇家街真有如地狱天堂之别。黑暗中带着寂静，寂静得怕人。偶尔也飘来阵阵似死老鼠的臭味。从小巷一直走出去，才现出微微惨淡的光辉！微弱的灯光从一间简陋的小木屋的窗内发出来。从窗外望进去，坐在侧面的是一位满脸皱纹，白发稀疏的中年人，他正在吃饭。只见他对着身旁的妻子——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说道：「唉！这种年头，百物通涨，已经伤透我们穷人的脑筋，何况我这个失业汉！」说着，望了望正在吃饭的两个儿女——一个大约九岁的男孩和一位大约六岁的小女孩，摇头着说：「只怪我这不争气的手！」说完，便拳起那只被机器辗断手指的右手，凝视了一会，便放下饭碗，拖着沈重的脚步走到窗前。

那个妇女摇着头对儿子说：「阿英！吃完饭赶快去读书吧！」牧英——那个小男孩应道：「唔，知道了！妈。」便拖着妹妹去洗手，然后来到一张破桌前，对妹妹说：「妹妹，妳在这儿玩一会，看哥哥读书。」说完便随手拿起书默默地读。

牧惠——那个小女孩，看看哥哥读书，觉得很乏味，便转过头来望母亲正在收拾残饭。一会儿又转过头去玩弄着哥哥的铅笔。蓦的，她似乎被「滴，滴」的声音吸住了。她似懂非懂地望着那发出微弱声音的古老闹钟，然后拿起来玩弄着。

突然，牧惠一失手，那闹钟便沈重地摔下去了。……「啷」的一声，打断了哥哥的读书声，也惊醒了正跌入思潮的父亲。牧叔严厉地望着牧惠，然后愤然道：「哼！真是混帐！你这个讨债鬼，非打死不可！」语出手起，一巴掌把牧惠扫过去。……「拍！」的一声，把牧惠打得摇摇欲坠，嘴角上流出了鲜血。接着，只听到牧惠呼号大哭。这可惊动了正忙着洗碗的牧嫂，手还没有洗便奔出来，看见女儿的嘴角上的鲜血，再看看跌坏了的时钟与怒气冲冲的丈夫，已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厉声道：「你这老不死，做什么的？」便把牧惠抱了起来。

「哼！做什么！你看妳宝贝女儿做的！」随手指着满地的玻璃碎片。牧嫂看了看，哑声道：「破了，可以再……再买一个呀！何必再打她？再说，她什么也不懂呀！」

「哈哈！再买一个？现在连吃三餐都有问题了，还有什么屁钱买一个！哼！」说完，便走出门外。

牧嫂也没有与他争辩，便把牧惠放下来，对牧英道：「带妹妹去睡觉吧！」便扫掉破碎的玻璃片。

牧惠这时还泪流满脸，微声哭泣。唉！可怜这小生命，年纪小小就受到这样重的处罚。……

（二）

骄阳高照，金光洒地。

虽然是大白天，小巷依然是那么的寂静，那么的使人心寒惧怕。尤其是行人更少得可怜，大家都尽量避免出入这条小巷，除非有非常的必要。因为这里不但交通不便，而且歹徒常出没。大约算年，一大整天之内，曾不会超过三十个行人出入这个地方，因此小巷与外面大街两个天地，一路来就这样的隔绝着。

大概上午二时半。

小巷的角端现出了一条黑影，正在向前蠕动着。慢慢的，黑影由小变大；由模糊而变成清晰——一位带着苍白脸色，乌而纷乱的散发，黑淡的眉睫、干瘪的唇儿、狭小而褐色的脸，凹入而炯炯生光的小眼睛、精神沈毅的男孩，拖着怠倦的身体，一步步地向着归途挺进。他默默地低首走着，不时痴痴的点着头，十足像一位思想家；但他的脚步沈重而缓慢……。

从前，他总以轻快的脚步飞奔回来，但是打从这两三天起，他一直无精打采的归来，只是并没有今天这样迟。今天，他归回得特别迟，

然而这一天的到来，已是他意料到的事的了。

到达了家门，他毫不迟疑地推进了门。看见母亲正在洗碗，心里已经明白家人都吃了午餐，只剩下他一个人。没办法呀！并不是他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的。——他内心不时地安慰自己。他也知道，以前上学他从来没有迟到过，可是打从闹钟被妹妹弄坏以后，这两三天来一直迟到。第一次老师没有责问他，也没有罚什么。第二次老师开始警告他了；第三次，也就是今天，他被关学了。老师还警告他不可再有第四次。要不然就会被关得更迟。

「牧英，过来，为什么今天这样迟才回家？逃学？」牧嫂一看见儿子回来，便向他追问理由。因为她怕儿子意志不坚强，误入歧途，逃学欺骗她。虽然她是一位文盲，可是对于儿女的学业非常关心，注重。因为她希望儿子能够好好用功读书，将来在社会上立足，出人头地，好让她们一家能有翻身的机会，不用再挨穷困的苦味。

「没有！只是被关学！」牧英老老实实地回答。

「被关学？为什么？」牧嫂吃惊地问道。因为据她所知，儿子从来没有被关学过。再说牧英也没有告诉她关于这两三天迟到及被警告的事。因为牧英不想母亲为他操心，增加她生活担子的繁重，自己只是默默地承受下来。

「因为迟到！」牧英一边吃饭一边回答道。

「迟到？」

「唔！因为没有闹钟，睡不醒。」

「闹钟？……哦……」牧嫂似乎忘记了闹钟被弄坏这件事，一听到牧英说起，方才记起。她心里感到很抱歉，因为不能满足儿子的欲望。

「这样吧！从明天起，妈将收更多的衣服来洗，等赚到多一点钱，再买一个新的来用！」牧嫂为了满足儿子的欲望，甘愿受更多的苦。

「不！不用吧！」牧英赶忙说：「您已经太苦了，再说这也是个好机会让我学习早起，不需要一直依赖着闹钟的！」牧英好像已下了决心。

牧嫂没有再说什么，但心里却高兴儿子能有自力的意志，脸上浮出了一丝笑容。同时，她心里明白明日儿子不可再迟到了，因此她心内暗地里计划着如何帮助儿子早起，不至于再被关学……

（三）

夜幕徐徐地降下，小巷又陷入黑暗之中。

牧英的心开始不安了。他在床上翻来翻去，心里正盘算着明日如何早起。逃学吗？不！不行！这不但辜负了父母亲的期望，也不是好学生的所为！那么，他该怎么办呢？

忽然，他心里一亮，暗道：「对了！为何不在睡前喝多点开水，明日一早必定会起来小解的。这样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于是他立刻喝了一大杯的开水，然后便安心地去睡了。……

牧英模模糊糊地进入了梦乡里。他梦见自己被一只奇异的野兽追赶，他拼命地跑着，跟着。忽然，一不小心掉进了深谷里。深谷里装满着大块的冰与冰水。他感到无限的寒冷，忍不住地打了喷嚏！随后就醒来了。原来他睡前忘记把窗子关小一点，因此寒风就一直吹进来。他轻轻地爬起，蹑手蹑脚地走去把窗子关小，望了望天空，还是一片的乌黑，心里暗喜道：好了，今天可不用再迟到了。然后蹲上蹲下地做健身操来。……

忽然，他听见母亲的声音：「牧英！太早了，去睡吧！等到天亮时再叫你。」

牧英吓了一跳，连忙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望去。吓然望见母亲伏在桌上，眼睛半开半关地望着他说：「去睡吧！听妈妈的话。刚才我才听到隔壁的钟敲了三下，才三更吧了！」牧嫂慢慢地睁开了双眼，随后又缓缓地关上了。

牧英感到非常的奇怪，便问道：「妈！您怎么睡在这儿？」

「我在这儿守着欲唤你起身，怕你又被关学！」

「不！妈，您去睡吧！我会自己醒的。」

「妈是不要紧的，你去睡吧！」

牧英只好回到自己的床上，眼睁睁地望着母亲，那欲睡又强作醒的状态，眼睛不禁的流下泪来！他被这伟大的母爱感化了。他敬佩母亲，更感激母亲为他而自我牺牲的「爱」的精神。

啊！伟大的母爱，难怪你一直地被诗人及作家赞美！

（四）

清晨。小巷又再投入太阳的怀抱里。

牧英背着书包，望着母亲血红的眼睛，心内又感到一阵酸。可是他却极力地抑制着那似万马奔腾滚滚出来的泪水，用力地飞舞着手道：「再见！」然后一直望着母亲及身旁的妹妹，才缓缓地走去了。他内心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今天他不会再迟到而被关学了！

牧英以轻快的脚步，向前迈进，脸上流露出往日的天真、活泼。

……

—终—

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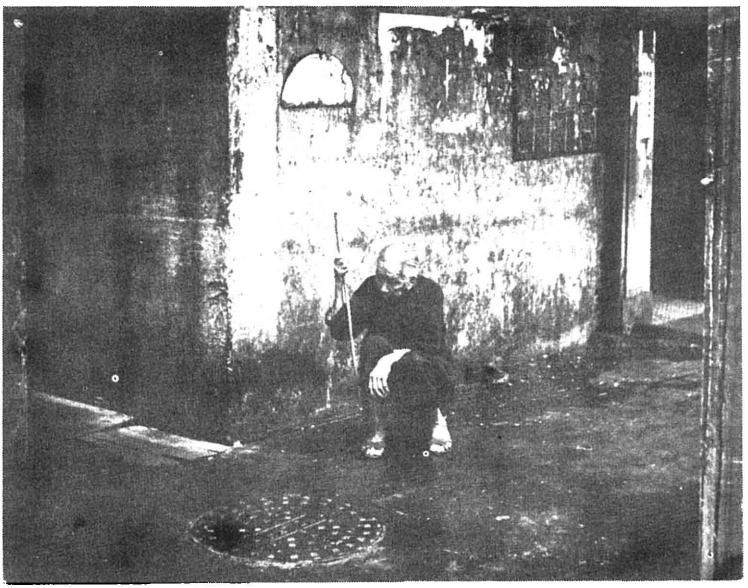
这篇文章道出了慈母对儿女的爱护之情，但对望子成龙，出人头地的错误思想并没有加以批判，这是不足之处。



中学組

戯劇





一个失明的老妇人，流落在街头……

四幕剧

警钟

集体创作

时间：现代。

人物：

小青：十七岁，尚在求学，性格好动，聪明活泼，但认识肤浅，爱慕虚荣。由于弟弟的介绍，认识了一批阿飞，渐渐堕落了还不自觉，差点一失足成千古恨。

志峰：廿二岁，工人，冷静、勤劳、朴实，是小青的哥哥。他结交了一批热诚的工友，大家发扬三互精神，生活过得很有意义。

志强：十六岁，志峰、小青的弟弟，尚在求学。因为受了不良书籍及朋友的影响，变得很坏。

李母：四十五岁，慈母型。小青他们的母亲。因为丈夫早死，工作忙碌，身体又不好，对子女的教育难免松了一些。

汉雄：廿四岁，志峰的好朋友，是一个忠厚、朴实、热诚待人的好工友。他的社会经验、思想认识都比较高，很受工人爱戴。

工友：甲、乙、丙、丁。

大哥成：黑暗，腐朽势力的代表人物。拥有走私、贩毒、拐骗少女的大集团；专门指使爪牙干些丧尽天良的勾当，但多年来依然逍遥法外。

阿飞：占美、罗柏。他们从小没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社会风气很快地就把他们变成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败类。

阿飞：女：贝蒂、露茜，两个不幸堕入火坑的少女。

待者。

第一幕

背景：李家客厅。

时间：下午五点多。

（幕起时，舞台右角坐着小青，她正为明天的考试而烦恼。志

强上，拿出武侠小说，看得津津有味。左旁：李母戴着老花眼镜，正细心地缝衣。）

（舞台上一片肃静。）

强：（紧张地比手划脚）哈哈！打！打！打死这个魔王。对！这招棒极了！

青：弟弟，你小声点好不好？

强：姐姐，这本小说好看极了，比起你看的什么《几度夕阳红》《轻风细雨》、不知好看多少倍。你看，百毒魔人碰上了铁心公主……这一下，可好看极了！

青：什么百毒魔人，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强：（傲慢地）告诉你，百毒魔人会驱毒蛇猛兽，他把毒蛇藏在袖里，和别人动手的时候，就把蛇放出来，能不知不觉咬死仇人。……可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有一次，他碰见了邋塌书生，两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青：什么书生？

强：邋塌书生。他有一身邪门武功，可以在两丈内飞痰伤人，如果被他的飞痰射中的话，五脏都会稀烂的。

母：（放下针线，擦擦疲累的眼睛，愠怒地说：）强儿，你除了懂得什么「人魔」啦，别的就不懂得了。你要是能象你姐姐，每日拿起书温习的话，那我就放心了。

强：妈，你不懂我看武侠小说，比姐姐看的那些有趣多了。你看！我会这些（作过招式）武功，姐姐会吗？

青：（生气的样子）你每次都强词夺理，你再吵下去我就……

强：哎！姐姐，我说你呀，就快变成书虫了。看你这身服装，简直落后了几十年。（青被说中虚荣心）你看，这本MOVIE NEWS介绍的都是欧美大明星流行的服装，……这一套扫地装，多么高雅；这套迷你裙，多么性感！……

青：（渐感兴趣）唉！我明天还要考试呢！

强：你还是学我吧！反正年年升级，何必那么用功？要不然，考试时大家通水一下，还不是照样升班？

青：你是你，我是我呀！

强：咦！不但我这样，还有占美，罗柏，露茜……他们才是高手呢！我还是他们教的呢！

青：哦，真的？

强：谁骗人谁是乌龟。改次我介绍他们给你认识…（这时，外面传来

口哨声。志强敏感地向窗口一望，并站了起来。）喂，来啦!（迅速拿了一件衣服，一面走出去），妈，今天不用等我吃饭。

母：唉，都快吃饭了，还要出去！

（志峰上）。

峰：妈。

母：放工啦。

峰：弟弟呢？

青：（刚给峰倒了一杯茶）刚回来不久又出去了。

峰：妈，你怎么老是让他到处乱跑？

母：唉，孩子大了，我怎么管得了呢？社会风气又不好，我就是担心他变坏……唉，只是你爸爸早死，要不然……（嗟叹）。

峰：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了，黄色、灰色的书报、电影到处都是，这只有看坏人的。

母：小峰，这道理我也懂，我也不是没有讲他，可是，他现在也难留在家里……以后，你也帮忙劝劝他吧？

峰：好的！好的！（转向小青）哦，妹妹，我给你借来了两本书。一本是高尔基的《童年》；另一本是《怎样想和做》。多看这些书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和判断力。（小青不置可否地接过去。）

母：（放下针线）都快六点了，孩子们，开饭了。

青：我一会儿再吃，还有一点没读完呢！（当峰、母吃饭时，小青就将那两本书丢在地上）。

峰：（听见异声，但没有回过头来）小青，你怎么了？

青：哦，没什么事，哥哥。（连忙拾起地上的书）。

（汉雄和工友们推门进来）。

雄：哎，小青，还这么用功啊？你哥哥在吗？

青：哦，汉雄哥。哥哥正在吃饭。随便坐坐，我倒茶去。

峰：（从厨房出）你们吃了没有？

众：吃过了。

（小青进来倒茶）。

雄：小青，妳也看高尔基的书？唔，这本书很不错的。

（说话时，众顺手翻报纸。工友甲忽然把报纸递给志峰，并指着里面的一则新闻。）

峰：这还了得呀！那些老千真是可恶！

雄：（接过报纸）警方意外击破贩卖人肉集团，搜捕中发现被拐骗少女竟达十名之多。（放下报纸，感慨地说）唉！这个社会呀，真

是越来越腐败了。

甲：（读报）其中一位少女向本报记者哭诉：她本来是在马六甲的一个小甘榜里割胶，有一天听人家说大城市找工作容易，收入又好，生活享受，样样都有，便信以为真，被骗到吉隆坡来，结果跌进了火坑。……哼！活该！谁叫她贪图享受呢？

雄：亚明，事情可不是这么简单呀！是谁叫她贪图享受呢？

峰：她们看了不良的书刊，交上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追求「新潮」，找寻刺激，甚至还吸毒，以为这样才跟得上时代！

雄：小峰，你也只讲对一半。难道是她们自甘堕落的吗？（顿了一顿）你看这里（指报纸）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念报）另外一位少女说：有一天，她在街上走着的时候，突然一辆车停在她的身边，从车上跳下一位长发青年，狠狠地打了她两巴掌，还骂她整天不回家。街上的人还以为是家庭纠纷呢！（询问地）你们想想看，歹徒为什么这么猖狂呢？看来，我们对这问题，不得不动动脑筋了！（顿一顿）依我看，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现在的教育虽然比较普及了，但是大部份的学校都忽略了教导学生培养正确的思想；有的还准许他们在学校里开「爬地」呢！这样一来，学生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加重语气），社会风气又坏，再加上灰黄书刊、电影到处都是……这怎能不叫学生堕落呢？

（小青听到这里，厌恶地把书一抛，走入内）。

明：（气愤地）太霸道了，他们好事不做，坏事做到完。

峰：（突得启示地）我明白了，无知少女被骗去做人家的摇钱树，而那些吃软饭的，本身也是受人利用的。在他们的背后，不露脸的人物，才真是罪大恶极！

雄：这就对了，社会风气坏，也是这些人在搞风搞雨的缘故。（忽然想起）哎呀！我们不是要去看《杂技》的吗？时间不多了，喂，（向峰）你去不去呀？

峰：（犹疑地）这个……

明：走吧！还这个那个的，时间不多了。

峰：（走去拿了件上衣穿，向厨房）妈，我们去看戏。

（志强与众下）。

（小青从厨房出来，发现多了两位不速之客，吃了一惊，退后一步。罗柏立刻发现了她，凑上前去。）

罗：哈囉！MISS LEE，Beautiful！（说着，粗鲁地想和小青握

手。小青不知所措地望向志强，志强也就过来介绍。）

占：露茜怎么还不来，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罗：她嘛！可威风了，大哥成载她看戏去了。

占：妈的！好福都是大哥成享。我们也要一次盛大的「爬地」，要最有刺激性的！唔，我们非请MISS Lee参加不可。（转向小青）MISS Lee妳愿意参加我们的「爬地」吗？（作了一个邀请式）。

青：（嗫嚅地）这个……

占：（更油腔滑调）MISS Lee你想当明星吗？

青：（眼睛突焕发光彩）明星！

罗：我们的「爬地」将有很多位大导演参加。假如你来了，我介绍你认识他们，以后，你就有机会当明星了！嘻……。

（小青不语）。

占：那么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罗：拜拜，See you to—morrow—night .

（罗、占下）。

强：姐姐，明天你会去吗？

青：你的意思呢？

强：当然囉！

第二幕

旁白：自从罗柏、占米认识了小青之后，便常常邀她出去，利用她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心理，一步一步地把他引向陷阱。

占米、罗柏这两个小阿飞，是破裂家庭的产物。占米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但罗柏的家庭却非常好。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父亲不理家，整天在外，母亲好赌成性。他们两个人很小就学会了赌博，赌输了就偷、抢；赌赢了就去大吃大喝。后来欠下一笔债，人家追上门来，就被迫投靠一个黑社会的头子——大哥成。任由大哥成使唤，更加无恶不作。现在，大哥成看中了小青，罗柏、占米便忙着讨好。

舞台：乌烟瘴气，黑沉沉的气氛有点阴森恐怖，左上角挂着「快乐公寓」的招牌。舞台上是酒吧间的摆设，一张长柜形的酒柜，由一侍者在招待。酒柜前有几张小几。

幕起：大哥成傲然地（带着墨镜）进来，罗柏、占米在两旁献殷勤。

众人到小几前坐下，侍者拿酒走前来。

大：（干笑）嘿嘿，你们觉得小青怎么样？

罗：她嘛……唔，又年轻又漂亮。

占：就快上我们的钓了！

大：哈哈……你们这次做得不错。

罗：大哥。（伸出右手讨钱，作可怜状）

（大哥成摸出二张红钞，罗接过去，雀跃万分）。

（占米见状，也立刻趋前去）。

占：大哥。（伸出右手，作可怜状）

（大哥成只给他一张红钞，占米不满足）。

占：大哥。

大：（斥喝）滚开，没有了！

（占米受屈，但无可奈何。便跑去罗柏那边，要求平分，，罗不允，最后索性不睬他，又回来向大哥成献殷勤。）

大：罗柏，我们那批货送到了没有？

罗：包在我身上，没问题，没问题。（讨好地）我已经吩咐法兰西今天早上去拿，约好等下在这里见面。没有人会怀疑学生哥也会贩毒的。嘿……

大：法兰西是谁呀？

罗：就是小青（克里斯汀）的弟弟。

大：事情成功了，我再重重的偿你！

罗：谢谢大哥关照，……那么，小青的事，下一步要怎样做？

大：就象以往那样……（罗柏、占米围拢前去）

（这时，志强进来，手中拿着私货，众人不察觉）。

（大哥成从袋中摸出一包粉末，一面示范，一面讲解。罗柏、占米听了唯唯诺诺。志强看了不十分明白）

大：（爆发地）哈……那时克里斯汀就插翼难飞了！哈……

众：（狂妄地）哈哈……

强：怎么，你们要对我姐姐怎样？

（众突惊觉）

罗：（声势汹汹地）你几时进来的？

强：（畏惧地后退）刚刚进来。

大：（佯装镇定，脸色阴险）法兰西，你过来。（等强走近）那包东西呢？

强：在这里了。（掏出）
大：有没有人跟着你来？
强：没，没有。
（罗柏已走近强身后，断了他的退路）。
大：那很好，这个尝你。（掏出十元，强正伸手去接，冷不防被大哥抓住了手腕，钱又被收回去。）我问你，刚才你听到了什么？
强：（看看桌上的杯子和粉末）你们要把姐姐怎样？
大：要怎么样？
强：（忽然明白了）你们要骗她！
大：（突然用手一推，强向后摔倒）去你的！（吩咐罗柏、占米）教训他一顿！
（强被打至奄奄一息）。
大：（向侍者）开一间房！（向罗柏）把他关起来，免得破坏了我们的好事。哼！（气愤地走出）事情要速战速决！
罗、占：是！是！

第三幕

旁白：眼看着弟弟妹妹越来越少在家，有时还很夜才回来，志峰的心里怎能不担心呢？每一次，小青都骗说是去同学家里补习，还尽量避免碰到哥哥。可怜的小青，她还不知道大哥成已布下了天罗地网，要使她一失足成千古恨。小青的危险更迫在眉睫了。
时间：晚上八点后。
地点：小青的家。
（幕开时，小青正对着镜子打扮，李母忙着打扫。）
母：小青，妳帮我把桌上的杯拿去洗一洗吧？
青：（不耐烦地）妈！妳不看我正忙着哪！
（这时，外面传来「波！波……」的气车喇叭声。小青急忙拿了皮包，向外走去。刚好碰到志峰进来，小青吃惊地向后退了一步。）
峰：（怀疑地）小青，上那儿去？外面那些人是谁？是来载你的吗？
青：（嗫嚅地）不，我不认识他们。我…我刚想到同学家去温习功课。
峰：温习功课？怎么没带练习簿去？

青：（极力掩饰）我……我差点忘了。（赶快冲到桌前拿起练习簿。）

峰：（关怀地）小青，不是我要多嘴，现在社会风气越来越坏了，可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鬼混，当心中了圈套。今晚记得要早点回来啊！

青：哥哥，我知道了，我自会小心。

（小青急下。）

（汉雄等工友上。）

雄：志峰，你妹妹和那些新潮男女上那儿去呀？

峰：什么？跟他们走了？刚才小青还说不认识他们呢？…… 真 是的！（着急。）

雄：志峰，我看你应该多注意小青，她近来好象变了很多。

峰：是的，我也感觉到这一点。这几个星期来，她一直外出，还告诉我说去同学家里温习功课，原来是骗我的！

母：有一次，我发现她穿了一件华丽的晚服，我责问她是从那里来的，她说是同学的。但就是没见她还给人家。……唉，我以为她会想的。

雄：这样说来，小青的处境是很不妙了！我们到街上去找找看！

峰：可是，吉隆坡这么大，要上那儿去找呢？

（忽然志强满脸伤痕，瘀肿，衣服破了，还染有血迹，急急地推门进来，惧怕地对哥哥说）。

强：哥哥，…不好了！……不好了！……姐姐她…她……

（强急得说不出来。）

峰：（急迫地）什么？妹妹怎么了？…快，快告诉我。

强：（惊悸、懊悔交织）哥哥，你打死我吧！我错了，都是我害了姐姐！

峰：（更加着急）你怎么害了姐姐？……她现在在那里？

强：她……她在大哥成那儿。大哥成他们在…在快…快乐公寓。…我是刚刚逃了出来的。

峰众：快乐公寓？我们快去！

（众人急下。）

母：唉，全都是你害到她的。……你快点带我去。（伤心地）我的小青啊……

（母、强下）。

第四幕

舞台背景：如第二幕

（罗柏、占米、露茜、小青上，皆着舞会艳装。）

罗：MISS Lee，今晚的「爬地」好玩吗？

青：噢！很好玩。

罗：时间还早，才不过是二点多。来，再坐一会儿，喝点什么吗？

（侍者上，听了吩咐，转身斟酒。罗柏伺机撒下迷幻药，再拿给小青。）

占：MISS Lee，妳今晚真够威风，全部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妳的身上呢！尤其是××电影公司的导演，对妳更是欣尝。看来，妳就快成为大明星了！

罗：妳应该多谢大哥成，这全是他的功劳。来，我们为妳的成功干杯！

青：不，不，我不能再喝了。

（罗再劝酒，小青还是不喝。占米走过来对罗柏耳语一番。这时，露茜迅速地把小青的酒换掉。）

占：MISS Lee，这酒你可不能不喝的。来，不要不给我们面子。

罗：（拿着灌酒）来，就喝一点，一点点就好。（小青强他不过，喝了一点。）哎，这就是了！来，再多一点，就完了。……（小青终于喝完。）

罗
占：哈……（奸笑）MISS Lee，我们上楼去，大哥成在等着你呢！哈……

青：（忽觉惶恐）你们怎么了？（罗、占走前拉她。）你们想干什么？

罗：妳还不知道吗？告诉妳，我们已在酒里下了迷药，现在妳是落在我们手掌中了。哼！我们要从妳的身上得回十倍、百倍、甚至千倍的利息……哈……

青：（忽醒悟到处境危险）什么？下了迷药？不！我不上去！我要回去了。（转身欲走。）

占：走？（抓住小青）有这样容易吗？你看露茜、玛莉，穿的是新潮的衣服，吃好的，穿好的。我看妳还是乖乖跟我们上去吧！

青：（气愤地）不，不，无论如何我也不会上去。你们这些衣冠禽兽，到今天我才真正认识你们，要我做你们的摇钱树，根本是妙想天开。我告诉你们，我不去就是不去，就是死也不去！

罗：死？可没这么容易！（阴险地拿出小刀，在小青面前摇幌。）我

们还没有从你身上拿回本钱呢！现在——（玩弄了一下刀子）妳不要敬酒不喝喝罚酒啊！

青：你！你卑鄙无耻！

罗：卑鄙也好，无耻也好，妳到底上不上，妳老爷等得不耐烦了！

罗：（看了一下腕錶，忽起疑心，用探寻的眼光向占米）怎么你的药不灵的？

占：我也觉得奇怪。（忽对露茜怀疑起来，便看着露茜，求解地）这里除了我们，就只有露茜知道！

露：（惶恐地）你们怎能害了一个好女孩子。

罗：（大怒）妳竟敢破坏我们的好事！

露：（伤心地）当初我假如不是太大意，怎么会给你们骗了？

罗：占米，你把她（指小青）带去给大哥成，我来对付这个臭婊子。

（露茜、小青不觉紧靠在一起，罗柏拿出小刀，要给露茜损容；占米要拉小青）。

罗：好啊！（凶神恶煞地）我来给妳一个大花脸！

（峰等及时赶到）。

众：住手！

峰：（一马当先）放开我妹妹！（雄冲到罗柏面前，打掉他的刀子。）你们这些臭飞，不务正业，今天非重重教训你们一顿不可！

雄：对，绝不能放开他们！

（其他工友也围拢上来，两飞吓得双脚发抖；李母这时也赶到了，大家痛打两飞一顿。）

（两飞挣扎着逃逸。）

青：哥哥，妈妈，我错了！我后悔不听你们的劝告！（伤心地哭泣。）

峰：小青，对于妳的转变，我也有责任。我对于妳的关心还不够，所以臭飞才能乘虚而入！

青：哥哥，我以后一定听你们的话。（向弟弟）我们都应该改过自新才好！（向露茜）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妳才好！刚才的事，太可怕了！

露：别说了，我也觉悟到以往的生活太荒唐无聊了。我也要重新做人。

众：欢迎，欢迎妳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雄：刚才的事证明了这个社会处处都是陷阱；只要我们一个不小心，就会跌下去，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多交几个有正确人生观的朋

友，多看有益的书报。

峰：雄哥说得对，只要我们互相批评，互相帮助，就不会掉入陷阱了。

众：对！对！

雄：刚才那两个臭飞，只不过是台前的小卒，真正可恶的，还是躲在幕后的「大人物」。来，让我们去把他揪出来！

众：去把他揪出来，消灭干净！

全剧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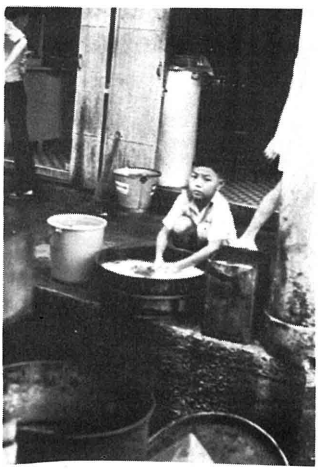


浅水河畔修舢舨

小本生意，可要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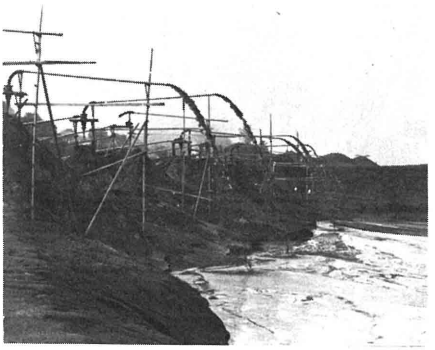
生活掠影



为什么他没有时间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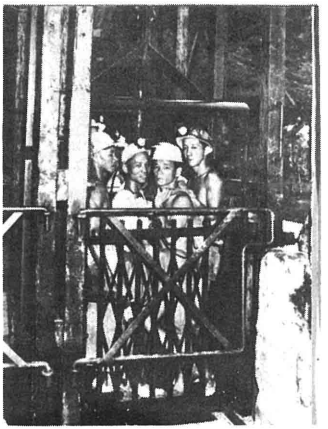


他整天需与秽物打交道，但工资却是区区几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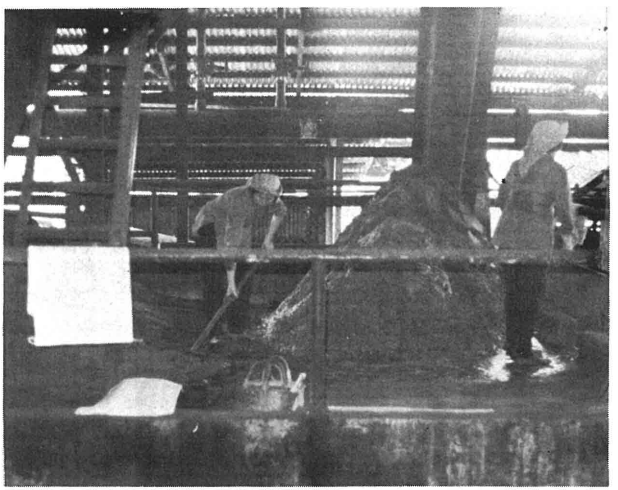


把无用的砂石丢弃到河里

乘升降机下矿洞



林明锡矿场掠影



女工正在处理从锡矿里分离出来的铜矿



砖窑工友　（木刻）　　潘炎思作

本地木刻



申诉（木刻）　邱谷

公用组

散　文







暖流

已是深沉的黑夜，下过了一阵绵雨，走进工厂的这条凹凸不平的红泥路，满处皆是布满泥泞和窟窿。裕廊河上迎面刮来阵阵的寒风，有如箭刺似的使人打起寒噤。仰望着黑夜的长空，偶而悬挂着几颗星星在闪烁着。

来到工厂门前，双脚湿漉漉的沾满一层厚厚的红泥浆。打了时间工卡，斯时警报似的笛声划破寂静的长夜，披星戴月的劳动人们有如从魔鬼窟解放出来，一窝似地你挤我推拥到记时机上，恨不得打完这张「束身契」，仿佛越早踏出大门越好。

我走向自己的放板工作岗位上，朋友明已在那里向我打招呼，戴上手套，笛声又鸣，机械似的生产开幕了，想想这几晚各岗位上缺乏人手，管工唯有东拉西扯地把我俩调到这单位来。机器开动着，顿时整间厂喧嚷起来，站在斩板机旁的女斩工和收板的妇女，都带着一双沉睡的眼睛等候碎板的运来。我望着那扁蛇似的输送带在轨道上蠕蠕走到着，无情的刨木车沙沙响地刨出许多碎板，势如排山倒海似的叠在输送带向这里冲来。

今晚的桐木是从河上捞出的，难免刨出来的板带着潮湿及一股腥味，使人闻之作呕欲吐。更糟的是碰到烂桐木，所刨出来的碎板附粘着腐烂的物质及树液，沾得满手龌龊难洗。管工的一双眼神是那么凶狠在催促着赶快干，迫得丝毫的喘气机会也没有，碎板快如后浪推前浪似堆挤着，有些甚至被挤得掉落在地上，那本已老化将终的皮带，此时由于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开始脱轨，造成整条输送线遭受阻碍，为了迅速恢复生产，管工露出一副咆哮的咀脸吆喝着要我俩马上将皮带拉回原轨。

临近休息时间，我连忙将堆叠如山的碎板搬到地上，以便减轻重量容易拉些。虽然皮带走动是那么缓慢，象没什么危险似的，然而就在我靠近园轴旋转处拉最后一条皮带时，倏忽间不知一股什么拉力将整只左手卷进去，我惊愕使劲地拔，始终无法解脱。嘈杂的机器声掩盖着我的呐喊，致使眼前的工友无法听到我的呼唤，此时戴着的手套被磨破了，只感觉到手掌有如被万丈烈火焚烧着，痛得几乎要晕倒，

我大声地呼唤施救，在场的操作女工方才梦醒似吓得怔忡喊叫人，眼看手将要完，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突然间从后面跑来一个人，他飞快似用尽全力将转动着的输送带拉扁一边，方使我的手解围，可是就在他解脱我的危险时，顷刻间他的手又被杀人的皮带卷进去。管工及班长此时不知从那儿钻出来，急忙把总电纽关掉，才解除他的险境；我痛得蹲在地上紧紧抓着自己受伤的手。这时他负着淌血的手赶忙和班长跑过来扶我上厂车，管工急忙朝我俩走过来同时一面说道：「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拉皮带时要小心，现在你看你们不小心以致造成这样。」听完他的话，只见他理直气壮的回答说：「谁说我们不小心？谁不珍惜自己的手？你还敢讲，皮带脱轨，原本应由你们或修理员去做，而你却叫我们这些非熟练的新工来做，你还敢御责说我们不小心！」此时站在周围的工友，都以愤恨的怒眼朝管工望去，管工见形势不妙，吓得尴尬溜开了，由于这间厂素来都无医疗设备，故凡任何工伤都须送到离这儿不远的医院治疗。休息的笛声响起来了，几位陌生的女工都跑来慰问我们，驾驶司机开着高速在公路上奔驰着。

至医院，已是接近半更，门钮按了老半天，始见一位护士没精打彩地出来开门，办好手续后，才去叫医生，阵阵的冷气浸透那已被磨去肉皮的伤口，更使我痛得坐在椅子上挣扎。然而他却丝毫无为自己溢着血的手背而感到痛楚，反而更加冷静亲切的安慰我忍耐点，此刻一位穿着睡衣和拖鞋的洋医生，象懒猫似拖着尾巴走进来，脸颊戴着幅欲掉的眼镜向我们俩瞟了阵子，于是在请假纸上涂了一会儿，接着向护士叽哩咕噜一阵，头也不转飞快似从门溜出去。护士各向我们打了支针，同时很不亲善的叫我自个儿去洗掉手掌上的污浊血迹，然后替我剪去磨焦的肉皮敷药札好绷带，顺手推给一张十天的请假信，也就马虎了事。而明则只有七天的休息，此时之情景方使我明白这是间怎样的好医院，它在我心中燃起了愤怒与不平的烈火。

回到厂里已是午夜四点，此刻已无巴士好乘，班长唯有叫我俩在车中休息直待放工，冷风从车窗吹进，引来阵阵的清寒。大地是那么沉静，隐约可闻到躲藏在树桐下蟋蟀的鸣叫声，我望着那一堆堆排列整齐叠着的树桐，又凝注着那被戴树桐车列过凹下去的轮泥痕思忖着，反复回思刚才肇事的一刹那，他那敢于艰险时刻挺身出，勇于舍身救人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呵！一位刚结交不久的同事，竟敢冒着生命的危险抢救一位他了解不深刻的朋友，这种精神多高尚啊！尤其是他少顾自己，处处关心别人的精神，是多么感人亲切，反观自己，该多自私啊！生平以来，我初次体会到友情的可贵及温暖，它比

双亲更真挚。

此时，我恍然记起他在救我的时刻被输送带砸碎了只表，即忙从裤袋里取出自己的表要赔他，只见他拒绝收下我的表，微笑的对我说：「你自个儿留下吧！你也需用它。手应该比表来得重要，手没有了，不可再买回，而表只是可买到的身外物。」接着又摸摸我的手问我：「手还会疼吗？」给他这一问，更使我无比激动，思潮仿佛海浪般起伏不定，不知要吐出什么话来回答。我激情地紧握着他的手说：「不，不疼，朋友，你太好了，你等于送我只手，若无你临危拔救，恐怕后果不堪设想。明，我今生这辈子不知要用什么感激你才好。」他望着厂外那盏微弱的照灯光，光线照射在他脸上，流露出一道明亮的眼光，随后用手轻轻按在我的肩膀上，沉谧謇謇的对我说：「救人并不是需要什么酬劳感激，最重要的是要明瞭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为什么。朋友，死亡的门口无不时刻在打开着迎接你，今天、明天或未来。人生最怕的不是死，死是为什么。我们活着不仅为三餐而来，更重要的是为创造世界而来。世界本来是美好的，它没有象现今那样，有街边流浪的老人，饥饿交迫的奴隶，有如你为了四块钱而受伤。这一切都是由于一小撮害人虫寄生在这世界上，他们千百方计想榨乾我们的血汗，他们只要挥点金钱就可购买你的自由，购买你的休息及生命。然而，他们并不因为你们替他们制造财富而多施舍给你，或多关照你，以让你的生活过得好些，除非你去强迫他们关照你，否则，他们宁可将钱购买石头铺在家里的地上，将钱丢在灯红酒绿中，你看，他们多自私可恶啊！朋友，在这不幸的年代，我们的生命宛如当畜牲般做买卖。就连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也主宰在别人的手上，明知这些，再看看周围比我们更不幸的人们，他们是极需要我们的解救啊！记得有一个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所谓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使人类一天比一天和畜牲距离得远一些。」要有这样的日子，就得消灭害人虫。世界上懂得生活意义的人，他们无不时刻为迎着这个曙光日子的莅临而奋斗，他们静默默地在人间的另一角落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受难的人们，这种精神该多值得我们学习啊！明白了该怎样活，该怎样死，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不能舍弃的呢？朋友，以同情的眼泪及愤怒并不能解放受难的人们，主要的是靠自己怎样去做。」听完这番沁人心脾的话，顿时整个心情轩豁起来，宛如解开了心中久积着的内疚，多年来，自己不是一直在人生路途上充满犹疑徬徨，苦闷愁肠，企图从中摸索出一条生活真谛来，但失望的是所走过的许多路都失败了，如今他的话岂不是指出一条真理的路给我走？我还在犹疑什么？想想初期入厂

时，许多陌生的工友似亲人般的帮助我克服工作上的难题，甚至有些把危险的工作宁愿留给自己做，却将较安全的让与我，这使我感到惭愧，因为他们多会为别人着想啊！而自己呢？

不知觉中天空已在暗地里偷偷披上一层深兰色的沙幕，眼看就要天亮；虽然整夜没闭过眼，然而一股激流不停地冲击着心，使我感到无丝毫的疲惫。我俩开了车门，沿着厂后面的裕廊河岸走去，眺望那布满薄雾的河流，此时一艘载满桐木的轮船发出不停的笛声向河中驶进来，下锚在我们的眼前，我凝视船上那堆叠如山的桐木，这条条好几担重的桐木，里头不知蕴藏着多少工人的血仇及泪恨，尤其是这几个月来，自己亲眼看到许多不幸的事，有被树桐活活压毙的跟车年轻工人，有遭斩板刀斩断手指头的女工及遭蒸汽炉烧毁脸孔的马来工友……。

半窥的血阳，在河对岸工厂的对面含羞的缓缓露出头来，瞬息间变成金色的圆球，射出灿烂的金光，驱走了云雾，呈现出一片清沏的景象。魔鬼似的笛声又号叫起来。打完了工卡，我们步出大门，许多人都注视我们包札着的手，我望着那张张失去欢笑的憔悴脸孔，几时这些亲爱的同胞才能摆脱吸血鬼的魔掌，才能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建立起不受人压迫的美好生活？正如明所讲的，摆在我们眼前的一切是要为不幸的人做的事太多了。是的，是太多了。而朋友送给我的这只手今后应该怎样好好的利用它去做眼前的事呢？我在想着想着……才依依不舍的辞别了他。

回到家里，母亲见我安然无事，连忙谢天谢地的拜道：「真是家门大幸，遇到贵人护救。」我俯视着母亲喜悦的脸色思索着，是的，我是遇到贵人，但这贵人从来就不是什么神仙赐予的，它毕竟是社会生活中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人啊！昨夜，我仿佛上了人类生活中最宝贵的一课，它改变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如今，那一股股暖流还在心里不停地翻腾震荡。



我激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不，不疼……」

回家看妈妈



雨后，高低不平的红泥路，泞泥不堪。

我背着旅行袋，小心而又急促地走着。摸摸旅行袋，心里有些快慰，心想：妈妈一定会高兴，不，她高兴的该是见到久别的儿子，而不是袋里的补酒。

妈是个典型的旧时代的妇女。虽然出生在一个天翻地覆的伟大时代，可是，落后的村庄，封建的家庭，把她与时代隔绝。

她十六岁就出嫁了，丈夫是邻村素不相识的青年。

三年后，家乡闹灾荒，父亲狠心抛下在堂老母，年轻的妻子，儿子，随人偷渡来南洋。

「那些天日啊，那没良心的，过番整十年，没一张『番批』；俺要服侍双眼失明的亚嫲（祖母），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凄惨对谁说？……

孩子稍长，就跟在身旁；每天七早八早俺上山割草，他们就挽一只小篮拾猪屎。

三日上一次『墟』，几担草换得几个钱？一顿番薯一顿『糜』（粥），捞一碗稠些的给亚嫲，剩下的还有什么？……」

十多年的流浪，父亲跑遍暹罗、州府，才在「石叻」的鸡仔铺立足；家乡解放前夕，母亲才带了两个孩子（祖母已去世），离开了苦难的家乡。但是，飘洋过海来到这边，还是不能改变她穷困的命运。她当过蛋贩、菜农兼菜贩，养过二十多年的鸡、鸭、猪，而贫困却象影子一样紧随身。大儿子也因为患霍乱，医治不及而死去。

转个弯，上点坡就到家了，我加紧脚步。

前面，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妇人，弓着身，低着头，蹬着双脚，吃力地推着一辆满载薯藤的小手车子，一步一步挨向前……啊，我一个箭步冲向前，抓住小车手柄，喊声：「妈！」泪水在我眼里动。妈站直的腰，端详我好一会，才轻轻吐口气，挤出一句话：「你回来了?!」话音呜咽，泪花幌动。我忙别过身，奋力将车子推了就走。

把薯藤送到屋后「猪饭灶」房，我呆了。灶旁已推了几倍于这车薯藤的薯藤。我，我仿佛又看到：妈瘦小的身影，弯着身，低着头，

蹬着双脚，推着满载薯藤的车子，一步一步挨上那段斜坡……

吃过晚饭，妈到邻家看电视去了。她原不想过去，可是，我知道今晚有潮剧片的播映，不愿她为我而牺牲那仅有的娱乐。我就推说疲倦，要早点休息，她才过去了。

今晚月色很好，踏着月光，我走到海峡旁。雾茫茫的「峡」面，偶然亮了几盏渔火。对岸的山峦，却已隐在夜黑，雾茫里，只有「卜卜卜」的巡逻艇，不时冲破这宁静的「雾峡」。

本想再呆多一会，可恶的雾水，却湿了我的衣裳。

久违的床，还是那么硬挺。妈下午为我张挂上去的蚊帐，不但洁白，还散发出淡淡的樟脑香。

我怎样也睡不着。

七年前，与许多赤诚的人们一道，我进了监牢。妈震惊之余，哭骂我，哭骂我的朋友……

第一次探狱，她独个儿来了。因为：哥哥为了一家生计，放不下那点营生；嫂子放不下那群小喽罗；朋友们要和他一块来，她却拒绝了。从来少出远门的她，就问问闯闯，跌跌撞撞地摸到那儿。

望过两尺见方，封着细密的铁丝网的「洞」，看到我那身「和尚装」，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只一味摇头。

「妈！」我轻轻一声唤，她的眼泪却象串珠断线，答答而下。

「何苦？你哥哥要读书没书读，你却有书不读。」

「妈，为了大多数艰苦的人，为了改革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苦一点怕什么？」

「鸡蛋碰石头，怎么斗得过？……」

「现在我们是鸡蛋，待大家都起来了，我们就是石头。」

她一边摇头，一边擦眼泪。

第二次探狱，她开朗多了，给我带来两本书，还对我说：朋友们怎样帮她捞「萍菜」、「熬猪饭」的事。原来，朋友们并不因为她态度不好，而「知难而退」，相反的却对她做了许多工作。

因为探狱，她结识了许多勇敢的妈妈，她们互诉苦情，互相走访，互相鼓励，这给她许多勇气。

一次，由于一个狱官的态度横蛮，她还狠狠地和她吵了一顿呢。

从监牢出来，刚好，我们旧居遭受迫迁，就迁到这僻野的徙殖区来了。

离开一贯生活的地方，到另一地区谋生，谈何容易，可是，这分配到的，六千方呎的一小块地，要承顶出去，没人要；不居住吗？政府要收回去，教人左右为难啊！

终于，留下妈孤零零地守住屋子，我们到外头工作。

经此一事，妈更知道，那些「上大人」是不管人民死活的；也更喜欢和我们谈那几年前她「回家」省亲的故事。

「穷嗆」（穷苦）浮头，地主恶霸，就让人斗得象只狗；

想不到，四老姆（地主婆），一世人最恶，专们吃人，咱「二分」田就让她吞去，她也让人拖去戴帽游街；

亚柱兄叫我上大会诉苦，斗四老姆，我就是不敢……」

越诉说越对比，妈更觉得新社会好。

她说：「来这边的隔年，唐山就来信，叫咱回去分田分厝，咱是想：这边已经可以安身，就没回去。早知这样，咱就应该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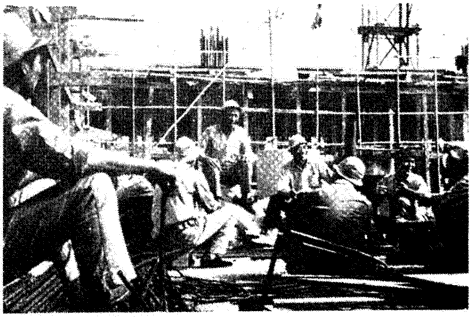
听脚步声，是妈回来了。

妈燃起一根「红烟」，我吃着妈新年留下来的糖果。昏暗的油灯下，又听妈讲她的老故事和新故事。

如果不是明早我要赶路，妈准会和我说到天亮。

天亮，我醒来的时候，妈已为我准备了早餐，并指着一袋子，约有几十粒的鸡蛋说：「这些是那几只老母鸡下的；我都为你煮熟了，拿去给大家吃。」每次回家，她都要我带些东西给「大家」吃，「大家」（指和我一块的朋友），在她心目中有多大份量！

微湿的泥路，让红色的泥浆印在我鞋底；满身露水的路边草，把水珠往我裤管沾；我的心，却象那晴朗的晨空一样舒畅。迎向万道霞光，我迈开大步。



在这条横街上

我很喜欢在这条横街上逛来逛去，而且每经过一次我都收集一次感慨。

这条街的名我叫不出，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大坡总共有好多条这样的横街，有谁会花时间去记住。其点，这条街在一些高贵的仕女绅士们眼中，是没有什么好瞧的，反而会后悔穿越这条不顺眼的横街，于是大多匆匆而过；而这条街自然也不因为不受一些人的欢迎而有所改变，还是一间间店铺，店铺前盖搭着简陋的卖食摊子，人来人往，早上和傍晚较热闹些，熙熙攘攘。中午一段时间，骄阳当空，摊子收歇了，行人少了，有时就只有一两只野狗伸出舌头在喘气。

但这条街却很令我感到兴趣，因为在近街口处，每天傍晚总有几个小摊档在摆着，说是小摊档，一点没错，是很小，有的只拿张报纸铺在地上，或一个小皮篋，打开放在地上，便能做起生意来。

卖些什么呢？一摊用报纸铺在地上的，报纸上只放着几本过了期的「电视与广播」，还有什么「南国电影」，「李小龙」什么的，而且很是破旧；有一摊，木箱上放了几卷录音带和几张唱片，都是陈年旧货，当然也没有唱机供你试听；有一摊卖些锁头、钥匙铢之类；有一摊最令我费解，只摆了两双破皮鞋，是卖皮鞋的吗？到底谁会买？相信勤力些，在垃圾堆亦可能拾到一双这么样的皮鞋。

而他们就靠了这些生活，怎样生活啊！他们都是老态龙钟，皱纹满脸，身体枯瘪的老人，穿的衣服也和他们的货物一样陈旧。都是无精打彩，神情萎缩，蹲在摊子后面，眼睛半开半闭的张着，只时不时伸出皮包骨的手将货物翻翻、弄弄。

到底会不会有人买他们的东西？即使全卖了又能赚多少钱？每次，几个这样的问题常浮起我的脑际。行人总是有的，也有在他们摊子前驻足，但生意总做不成，都是旧货，谁要呢？当然，会有人要，我希望在我到这条街前或离去后，他们能做成交易。

有时，他们闲着无聊，也会互相诉说生活的艰难，说的是和我一样的方言，我倍感亲切；同时，从他们那互相关怀，互相体恤的话语中，我知道他们之间有着浓厚的阶级感情，而且，令我感到钦佩的，

是他们还有几分惨澹经营的苦心，卖力的推销自己的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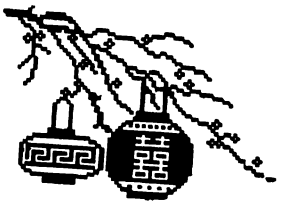
只是，这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仍得在私有制的社会之下为生活奔忙，不由我不给予他们同情，而我能做的也只是帮他们买一两个锁头而已。他们还要面对竞争，而那竞争又是如大鲨鱼对小虾米 那 么悬殊，所以尽管多么卖力，多有天花乱坠的能耐，人们经过横街，全跑到对面那儿去了。

那里耸立一座座高大的建筑物，其中有一座叫什么坊的，里面有名符其实的百货公司，白天还显不出它的特点，只觉得这儿人比别处多吧了，一到晚上，灯光便照彻遐迩的使人炫目，而且经营方法有许多花招，什么「周年大减价」、「七折优待」、「买二送一」等等，名目之多，的确很诱惑人们。货物堆积如山，人们趋之若鹜；买得起的尽量买，买不起的束紧腰带买，于是，我们的社会「繁荣」了，经济一天比一天好了，大人先生们口沫横飞了……

但转入这条横街，我便深切的感到，这社会是有着这么 大 的 差别，在暗淡的灯光下及灯光下那几张历尽沧桑的脸，我不能没有感慨。

我相信，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一定不会有这样的老人，过那种叫人感到不安的生活；同时，我也深信，这一切都将会过去，就象寒冷之后，温暖一定随着而来。





喜宴

一五一十，手迅速的数着，数完了，拿起红笔写上张数——正当我凝神整理着传票时，感觉有人站在桌边，猛然抬起头，呵，是笑眯眯的小芳。她对我说：「礼拜天有空吗？」我问：「什么事？」她说：「是兰姐结婚请宴，大家准备凑钱买针车和风扇送给她。」——这个消息太意外了。我踌躇了一下，就对她说：「明早我才给你答覆。」她转身走时，又回过头来说：「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去。」

放工回家，老想着这件事，最后终于决定缺课去参加兰姐的婚宴。

星期日下午五点一刻，我赶到维多利亚大钟楼，耳旁响起了嘹亮的钟声，「哨，哨」好几下。这时，几个同事已招呼着迎面而来。一会儿，一辆深蓝色的小货车倏而煞住在大家的身旁，张眼一望，嗨，是小曾当了司机！小货车就这样的挤满了十一、二人，起起落落，迎着晚风，奔驰在裕廊道上。车内还时不时发出笑话声，看样子每个人都忘了罐头沙丁鱼般的挤迫。

半个钟头后，小货车驶入一个小甘榜，沿着阴暗的泥路颠簸前进。耳边隐隐约约地听到歌声，它越来越清晰动人，大家不约而同地喊道：「革命知识青年之歌！」

「喂，你看，兰姐不是站在那儿么。」嗯，她还举着右手，脸挂笑容向我们行军礼呐！咦？为什么她穿得这么朴素随便！我疑惑了……

屋前的草坪摆了七、八张桌子，人差不多到齐了；青年人占多数。我们就选了左边两张空桌子，靠近走廊那儿的矮凳上置放着一架手提录音机，那些激情雄壮的乐曲，正由它播送出来。小周推了我一下，顺着他的手势，看到右边的帆布棚内，几个大炉火正烧得炽烈；小芳、小丽和几个年青伙伴还在那里紧张忙碌呢。

宴会开始了，新郎频频向宾客们催食进烟。他是个留着短发，壮健机智的小伙子，衣著和兰姐一样朴素随便。站在他旁边的兰姐，脚上的拖鞋，大小不合适；好象是穿了她妹妹的，大家看了就想笑。

今晚的宴会有些特别，一来宾客们衣著简朴；没有一个男仕打领

结穿大衣，也没有一个女仕抹粉打扮穿丝袜。菜，虽寥寥几道，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之类，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啧啧称好，直夸那几个年青的好厨手。还有席桌上没有摆酒，而是一支支可口的中国苹果汽水。总之，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乡村味。

经不住调皮小芳的催请，就有二男二女唱了两首新社会的颂歌。我们的莫压兄也不落人后，兴致勃勃地背了小孩用的手风琴奏了一首「愉快的生活」。在不得下台的情况下新郎也用他低沉爽朗的嗓门，唱出热情的歌儿……

当喜宴要结束时，小芳站起来对大家说：「这椿婚事是经过好几次思想斗争的。上个月的某一天，我来找兰姐，刚想跨进门，就听见伯母气愤的说话声：「不管怎样，婚事绝不准你们马虎，为了面子，少说也要摆三、四十桌酒席……」，「妈，这太铺张浪费了，况且俺家经济一向就不好，难道你要我们把辛苦储下的一笔钱花光，甚至婚后要拖债度日吗？妈，现今物价天天涨，生活越来越难过，节省些不好吗？」经过兰姐和几个友好的婉言相劝，终于劝服了伯父、伯母……」小芳边说边瞅向低着头儿的伯母。小丽也站起，谈起她曾向我讲过的兰姐的那一段「恋爱史」。她象朗诵诗歌似地说着：「那是一个热闹的晚上，也是一个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晚上，兰姐是这个纪念晚会主持人之一，也是表演节目的报幕员。记得在「自由谈」的时候，兰姐用她那清脆的声音，呼吁与鼓励在场的工友，出来谈谈他的生活，以及厂中的好人好事。当时就有一个来自A厂的年青男工友，大踏步走上讲台，激动地述说发生在他厂里的一件事——搬运老工友黄大叔因厂方赶货，被迫带病上班，就在他搬运一箱珍贵的瓷器品时，他突而支持不住，手脚酸软，整个箱子就压在脚上，砸碎了黄大叔的趾骨，他立即痛昏过去。可是，厂方还怪黄大叔打碎了那一箱瓷器，要他赔偿。这无理卑鄙的行动，激怒的整间工厂的工友，齐向厂方交涉，抗议，最后厂方逼不得已答应道歉与赔偿黄大叔的伤费。他那故事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过后，兰姐介绍他加入我们的工会，和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学习。就这样他们俩感情也越来越好……」大家都笑起来。新郎红着脸，诚恳地说：「这只是个小开始，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比今晚更简朴更有意义的方式。」

一路上，晚风飕飕吹，冷淡的街道只有数辆车子在奔跑。车内的同事，有的还吱吱喳喳说个不停，有的却疲困地睡了。只有我，斜躺车门旁，沉醉到自己美好的乐园里，就在朦胧的云雾中徐徐幻现了一些人影——坐在餐桌旁的姐夫对姐姐说：「吃完饭去拍张照留个纪

念。」弟弟问道：「穿这样随便去？」「不好吗？」小妹反问道。大家听了都笑，他俩也跟着笑了……在迷茫中似乎笑的不是姐姐和姐夫，而是兰姐和新郎。

……不知是谁下了车，「再见」和关车门声，把我拉回现实中，我用手揉揉眼睛，窗外还是萦绕着昏黄，在昏黄中仍旧晃现着美丽的形象，这些形象，太可爱了！



乡村节日



发生在工厂的事

今天对我来说，是特别的一天；因为今天是发薪的日子啊！新年就快要到了，又可以回家，可以和久别的家人，还有一班年青的伙伴见面了。想着，想着，我禁不住愉快的笑了起来……

下午四点半，我工作得正起劲时，忽然有人告诉我：「喂，『老狐狸』来了。」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工友亚锦。『老狐狸』是工厂的总经理，所以我们的老板也怕他三分。

亚强上来了，对我们说：「亚光、亚平、亚仙，老板叫你们三个人下去。」我心里盘算着：我们几个是在一起工作的，为什么不叫我也下去呢？五点到了，他们终于上来了。

「喂！『过水』了吗？」我问。他们勉强地说：「过了……」看他们的表情，我想：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我就追问下去。亚仙有点难过地说：「到年尾，我们三个都完蛋了。」

「什么！『炒鱿鱼』，什么理由开除你们？」「没理由。」亚仙答。

「他妈的，没理由就可以开除。」我安慰他们：「不用急！今晚回去，大家来商量，一定要争到底。」回到工厂时，工友们都回来了，我便把这个消息说出来。结果每个工友听了，都说：「没理由开除，一定要向老板提出抗议。」

隔天上工时，我就问老板：「你为什么要开除他们三人？」

「你说什么！我不能开除他们，那我做什么『头家』？」

「你开除人也要有理由啊！」我驳他。

「要理由吗？人多，工作不够做；而且他们表现不好，不够理想！」我忍不住插咀道：「老板，在黄金大厦赶工时，你不是对我们说：「爽手点，这边做完了，那里又要开工了，都是大大『单』的，你们做几年也做不完。现在你怎么能说不够工作？」他说：「那是亚贵（股东之一）说的。」把责任推得一乾二净。

「至于表现不好，」我问他：「要表现到什么程度，才够理想呢？一天几块钱的工钱，你还想怎么样？」他无话可说，便威胁我道：「你要小心点，这些事不用你来管！我『海南光』不是好惹的，我

和人打架，用刀砍伤他，只赔个红包……哼，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和我作对！」说完，就开车跑了。

开工时，我没心情工作，刚好工友们来找我；所以我们就坐下来谈。正谈得起劲时，管工「公鱼仔」来了。「丢那妈！你们做什么，不想做是吗？谁不要做的可以回去！」当时没人敢顶他，因为这是饭碗啊！所以我们只好开工。但他一走，我们又停下来谈。经过大家同意：今晚回去开会，也把老板叫回去，要他当面说出理由来，要不然决不跟他客气！

「那由谁去叫他来？」我问。工友们都说：「由你去叫，因为你不怕他啊！」

当放工时，我把来意说给他听，他脸色一变，大声对我说：「谁要找我谈？」「大家。」「你要不要参加？」「我当然要。」「工簿拿来。」他伸手过来。「做什么？」我问。「出粮给你呀！」

「昨天才出粮，今天又有粮出，你有弄错吗？」他恐吓我：「你不想捞，我可以出粮给你。」我说：「这是大家的意见，我不能随便接受，」我也恐吓他：「你回去和大家谈吧！要不然，你不要后悔，哼！」说完我就跨开大步走了。

回到工厂时，很多工友还没有回来，老板却回来了，他凶凶的迫我：「你要谈什么？」用粗话来侮辱我。我正想揍他一顿，但想到今天大家要和他谈判，我便忍住了。心想：要揍他也得等大伙回来。因此，我只不过和他相骂起来。不久，工友全都回来了，便加入来谈判，局势马上转变过来；结果把他迫得口哑哑，挟着尾巴跑了，说要去找「狐狸」来。我这时才明白：「人多好办事」的道理。

「狐狸」请不到，却把「狼」（工厂的督工）请来了。「狼」很狡猾，开口照顾工人，闭口照顾工人，但说到底还是要开除，工友们一致反对。结果把「狼」迫得进退两难，在无退路时，便提出另一个方法来，要把这几个工友调到另一间厂去。当时因为很晚了，又闹得很僵，一些工友因为和「海南光」是多年的朋友，看在这份上，只好在口头上答应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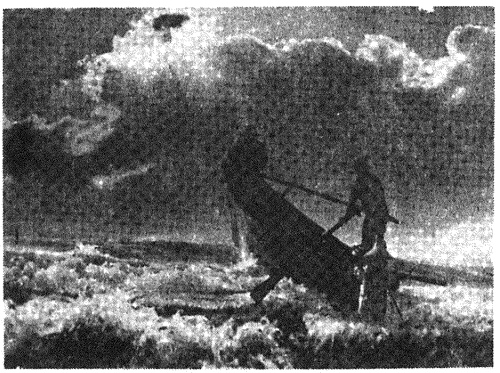
但过后，在大家慎重考虑下，觉得很不恰当；要是在那里又遭到开除，那怎么办呢？到那时，要照顾这几位工友也不可能了。一些工友还嚷道：「不好，这是一种阴谋。」于是在大家的同意下，坚决反对！

全体工友都反对「狼」提的意见后，老板急到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时看到这种情形，以为准是我们胜利了，也就没有进一步采取行

动。我们想：反正我们人多嘛！不怕！

两天后，一些认识不高的工友开始动摇了，有的说：「过了年才打算吧！」有的说：「花红还没拿到手，争起来很吃亏……」有个「软脚」的工友亚强，还这么说：「再争下去的话，一定会失败。」我真没想到他们会说这种话。但当我想起那个狡猾的老板时，我就知道是他从中破坏！所以我马上去找那几个要好的工友来谈。原来他们都受到威胁；老板把他们骗到酒吧去，说要和他们谈判，但却利用私会党来恐吓他们；对于一些认识不高的就收买，亚强就是其中之一。在老板双管齐下的破坏下，工友们便开始动摇和分裂了。在这种不团结的情形下，我们终于失败了。

过后，和工友们检讨失败的原因，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我们都没有斗争经验，不懂利用时机；最重要的一点，是工友们不能彻底抛掉私心。第二，只凭着一股热情盲斗，没有计划就采取行动，是不可能争取到胜利的，老板的狡猾和卑鄙，我们也没有估计到。但这次的斗争经验，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





黑夜放歌

「暮色下，新加坡河，悄悄地流，黯黯地诉……」在这漆黑、平静的夜晚，是谁在低声吟唱这首不平凡的歌曲？是谁在控诉人民的心愿？是发泄内心的感伤，抑或低唤沉睡的人们？夜，黑沉沉，点点的繁星闪烁着微弱的光，大地是一片寂静。远处传来几条野狗的狂吠声，划破了沉寂的长空。唱歌的人儿呵，妳何时才能盼到天亮曙光到，何时才能放开怀抱高声唱？低沉哀怨的歌声仍然在耳际回荡，我的心并不平静，脑海里浮现了两位高大的英雄形象——杨励、叶立天——我们的民族英雄、伟大的革命作曲家。

杨励、叶立天生长在抗日的时代里，但是他们的心和时代的脉搏一齐跳动，在熊熊的时代潮流中成长！在困难、考验中磨炼得更坚强！在实际工作中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把自己的命运和伟大的时代联系起来，为受苦受难的各族同胞写下了永垂不朽的乐章。他们两位虽出身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勇敢地卸下知识份子的包袱，深入群众，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还不辞劳苦地跋山涉水为人民演出。他们唱出了劳苦大众的心声，唱出了战斗的「三大口号」，鼓舞着人民胜利向前进，同敌人周旋到底。每一跳动的音符，每一伟大的乐章，都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坎，唤醒了几百万工农「挺起胸膛瞄准枪」；同时，也使「敌人震惊且烦恼」。在正确的原则领导下，他们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在实际的斗争考验中，高度表现了英勇坚定、顽抗到底的伟大精神。他们是文艺工作者，也是群众工作者。然而，他们并不以为自己处处比别人强，凡事都表现得谦逊乐观，把思想改造同实际工作结合。为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他们坚决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掉知识份子不良的思想作风。

在黑暗的牢房里，严刑拷打吓不倒他们，针刺刀伤也扑不灭他们胸中的怒火和坚贞的红心。为了捍卫祖国和人民，宁死不低头，决不屈服于敌人的淫威之下。在被迫离开祖国和亲人的时刻，英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那仇恨的火焰燃烧满胸膛！在开往远方的船上，杨励以雄浑高昂的嗓子唱着「告别马来亚」。为了坚持正义事业，他失去了「高飞的自由」，然而他们「还要回来，要回来，在晨曦报晓

的时候」。英雄的苍鹰虽然失去了翱翔的自由，但是他们决不气馁。叶立天被禁锢在牢房里，却以乐观豪迈的歌声，坚决和人民一道「保卫马来亚」，激励了其他同志的斗志。是什么力量叫英雄永不低头？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的生命发光发热？是真理！是伟大的理想！是崇高的愿望！是一颗无私的心！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勇敢地、无畏地捍卫了人民的正义事业，毫无保留地贡献出一颗赤诚的红心。和那一小撮出卖人民利益的民族败类比起来，他们是何等伟大，何等坚强！他们的一生虽是短促的，却是壮丽、光荣、战斗的一生！

英雄的血并没有白流，英雄的乐章人民唱，英雄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上。今夜虽是黑沉沉，然而曙光离我们不远，光明必将出现。让我们沿着英雄走过的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向前迈进！让我们和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奔向生活的疆场，冲破黑暗，迎接红彤彤的新世界！



阿老的遭遇

大除夕的晚上，市区到处一片热闹，在牛车水，更是人山人海，小贩摊挡密密麻麻地排列；加上购办年货的行人熙来攘往，车辆已不能通行。今年的热闹气氛来得真迟呀！人人都这么说……看，有卖柑桔的、卖贺年片的，卖腊味糖果的，还有卖……咦，那儿有个老人睡在地上；布满红丝的双眼发出愤怒的光芒，干瘪的咀唇闭得紧紧。难道他疯了？难道他不怕被车辗毙吗？……

这是除夕下午，阿老拖着疲乏的身体，在路边找到了一个角落，摆下他的一点期望——几套红包袋，等待顾客的光临。这几天，地牛时常来打扰，害得小贩门天天提心吊胆；做买卖时总是望向街头，时刻准备「走鬼」。今天是大除夕，大概会放宽一点！于是阿老便耐心地期待着……自城市重建计划施行后，阿老已换了几次安身之处——碌架床。但，在上个月，最令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一天，阿老吃力地踏着破旧的三轮车，忽然被一辆飞驰的「马赛地」撞倒；眼前一黑，便不知人事。当他醒来时。车毁了，人也受伤，为了治伤，他生平的储蓄已用去了大半，阿老却更加衰老，平时只能去垃圾堆里拣出一些铁罐，空瓶，来换取恶劣的两餐。过了不久，房东来通知他，这座独身老人们栖身之处，将要动工拆除！终于，一群无依无靠的老三轮车夫，眼看着他们的栖身之处被铲泥机铲着，悲痛的眼泪流湿了发白的胡子……从此之后，老人们就躲在五脚基下、夜里渡过漫长的黑夜，熬尽寒风暴雨。阿老的风湿病又发作了，全身疼痛；双脚酸痛无力，常常从半夜痛到天亮。从此，他再也不能踏三轮车……

噗，一个银角落在阿老面前，一位好心的妇女拿了一叠红包袋笑吟吟地走开，阿老用枯瘦发抖的手拣起银角。忽然，前面的人群一片混乱。「来了！来了！」一个人大声地喊着，阿老想要起身「走鬼」，但是两脚却酸软无力；正在紧急的时候，几个大汉已冲到他面前，提起脚，把红包套乱踢乱踏；眼看最后的希望被毁，阿老愤怒地抽出一根木柴，咆哮地劈去，一个强盗应声倒地，其他的强盗对着阿老疯狂地拳打脚踢，愤怒的人群赶开了这批强盗，可怜的阿老扑倒在地上，

鲜红的血从口里慢慢流出……碰！不知是谁抛了一支汽水瓶，打破了强盗车前的玻璃。「打！」一个被压迫者气愤地喊，人群又沸腾起来，强盗赶忙爬上车，溜走了。

小贩门把阿老扶到骑楼下休息；卖膏药的小贩偎了他几粒跌打丸，人人都在愤怒地控诉。阿老想起了种种的迫害，忍受着痛苦，拿起了地上的纸皮以及塾头的铁罐，蹒跚地来到这条热闹的街道，静静地躺下。这时，惧怕已被满腔热血所驱散，他再也忍不下去了……

阿老躺在行人杂踏，车辆飞驰而过，灰尘扑面的马路旁。睁着愤怒的双眼……他疯了吗？不！他在无声地控诉；斥责这人吃人的社会……。



给你，敬爱的朋友



自从六月过后，我们好久没有这样深入的谈过。今天你来得令我感到忽然和无比欣慰。知道你并没有被那阵阴风刮起的狂浪卷走，你平时那明澈和蔼的眼光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显得更刚毅锐利，要把一切阴险诡诈的心脏射穿。

在那雨季风刮的一个寒夜里，我们怀着火一样的心彻夜不眠。为了盼着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照遍裴翠般美丽的马来亚，不曾相识的我们，走在一起来了。至今才不过四五年的时间。

四五年来，我们走遍山芭、工地，为的是千万亲人们的愿望；我们抡起斧锤、镰锄，为的是除掉脑子里腐烂自私的蛀虫。

为了要把天大的喜讯，激动人心的捷报，传遍骨肉同胞，我们澈夜不眠地干，我们也挥起笔杆，对谎言和污蔑一一揭穿，掀起黑幕叫幕后的人，一个个在阳光下无可躲藏。

决心把工作做好，我们对问题争辩得面红耳赤，对的好的得到发扬，错的不好的得到批判。我们平心静气的检讨，大伙的心更紧紧的连在一起。

多少次当我们兄弟姐妹无理的被解雇，「意外伤亡」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时，看到的是握紧拳头和毫不犹豫的伸出慷慨热情的双手。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幕！

我们教孩子读书写字、画图唱歌，为的是要让他们知道「六年免费教育」为什么轮不到他们分享。

多少次冒着敌人的黑网在狼虎陷边缘，把我们的亲人救出；又多少次我们提起那铭在心中闪着金光的纸条——千万不要忘记苦难中的人民，怀念起为了不要连累我们而悄悄离开的亲人。当我把这事情告诉你时，我还清楚记得，你的热泪里、闪着激愤的光，把才浮现出来的哀伤一下抹掉。

你家有的是最新的汽车还有那假期消遣的海边别墅。可是你宁愿和「满身臭汗」、「手脚肮脏」的人们在一起，甚至为阿光叔的职业东奔西跑；半夜惊醒，还在唤着明婶病重的孩子的名字。当人们提起你时，总说：我只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在这激情的日子里，我们之间曾有人因那奋身不顾的行动，互相勉励和学习，由敬佩而产生爱慕，在漫漫的征途上互相携手，更坚定更热忱地为壮丽的事业共同献出力量；同时我们也沉重地、引为警惕地提起那些沉浸在两人小天地而掉队的朋友。

你也曾引起我由心的爱慕，不是没有勇气向你表示，而是巴威尔那高大的形象活在我心中。时代的召唤不曾停过，在这伟大的年月里，我们能固步自封吗？把感情关在自己建起来的牢笼里吗？

我也不曾忘记过，我是出身在，由旧猪寮改修而成的，一个散工的儿子。在这之前，我的父亲当过建筑工人和大园丘的杂工，但我们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土地和茅舍。这又怎能叫我把前一代和这时代的苦难从我脑海中轻轻抹去？

朋友，要是你还没麻木的话，你应明晰的记得吧！那六月晴朗的夜里，忽然密布阴霾，一阵霹雳，阴风吹起狂浪，卷走了我们日月相处的亲人。他们为着千百万在苦难中博斗的人们，不顾生命的在我们前头把舵划桨，迎风战浪。他们却这样的走了，桨和舵将由谁去把？

八月北方的捷报不断地传响，春雷的余音阵阵回绕在祖国南北辽阔的柳林胶山……

文艺葵花在风雨中吐芽茁壮，九月和往后的日子里，在祖国的大地上迎着太阳绽开绚烂的笑靥。

当你在深夜听到嚼嚼轻快的声响，朋友我告诉你，那是北方兄弟民族激动欢乐的歌声；当怡人的晨风吹过我们的面颊时，你是否听到：是阿非利加黑色兄弟摇撼殖民主义大厦的风暴，把我送出黑夜来到你们的身旁。还有那海峡起伏的波涛，不就像欧美工农在街头高举拳头的人潮……

敬爱的朋友，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放弃的呢？快把起亲人的舵和桨吧，在这四周黑漆漆的征途上，朝着灯塔指示的方向，尽力划向前方。



向前进

跟着工人队伍向前走

两年前，我还是一个天真幼稚的中学生；今天，我已是个在劳动中成长的女工了。

会考完毕，奇奇介绍我到S埠的一间纺织厂当女工。他也是乘着学院放长假跑出来做工的。我们从小就在劳苦的家庭中长大，都是劳动惯了的，只是却未过集体的工人生活。

第一天上工，心情非常紧张，也很兴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奇奇在染色部工作而我被分配到纱厂的并条部门。一进门，车间里的机械发动声令我震耳欲聋。首先是指导员教我怎样接「并条」及穿「针」。一切东西对我是那么陌生但颇有趣。

「万事起头难」，不错，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遇到一些困难，因为还未掌握到技能。当棉卷被卷进机器里时，真是束手无策。而难能可贵的是工友都会尽快来帮忙；解释机床的操作给我听，教我怎样把棉卷抽出来才不致弄伤机床等。我感激他们，我钦佩他们。他们的知识是从学习中摸索与经验中来的。他们才是我学习的导师啊！趾高气扬的指导员从未那样详细指导我，只是很片面的指指说说而已。如今我已认识到知识是要多经验，多向工友学习，多发问，多观察得来的。在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我领悟了许多真理。

刚进厂时，厂方拟定要工人实行轮班制和以工作效率计薪。为了赶货，为了多赚点钱补贴家用，一些工友在用膳时，挤着坐下来吃饭，狼吞虎嚥地和时间赛跑来吃那餐饭。哎，「食饭打冲锋」，「辛苦搵埋自在食」！然而，这是为什么呢？

厂方说：以工作效率计薪是最公平的。因为手脚快的能做得多，水涨船高，薪酬当然也跟着多嘛；手脚慢的，若不能做到达至限定的生产率目标，只好领「底薪」了，不过迟到五分钟要照扣五分钱的！这是公平的待遇吗？不，这是厂方离间工友的阴谋，是资本家要的剥削工友的手段！然而，任它手段再高强也攻不破我们铜墙铁壁。

工友们非常合作，随时发扬三互精神：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梅姐说得对：「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工

友，而且更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工友一道工作。」为什么工友们那么团结呢？对「团结就是力量」，只要不离开集体，我总会在生活实践中去了解这句话的，因为我体验得还不够深。

工厂里有好些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们都能抛弃知识份子的包袱，虚心向工友学习。记得咱们的工人叔叔说：「现在的知识份子开始觉醒了！」可不是？他们开始参与劳动，关心群众，不再局限于「文」的圈子这种与群众隔离的生活了。

近年来，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市场上的不景气，消费者的购买力降低导致生产过剩，因此我们的工厂又回复常日班制。这样，工友们更有时间在一起学习了。而且可以常常去访问在不同岗位上工作的工友，互相了解，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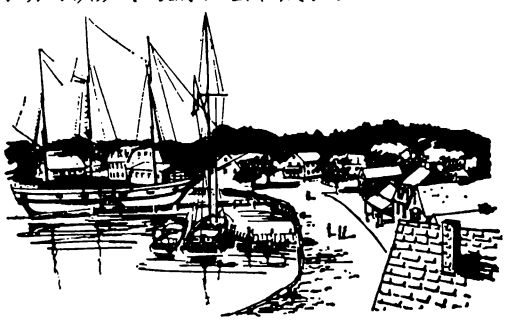
健康的影片及文娱演出都是我们所喜爱的；好歌好曲有我们的歌声。可不是，听了唱了可振奋人心哪！健康的书刊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的精神粮食，是我们的好响导！

工友们开办了一个文化班，让没有机会进学校的工友有学习的机会。看，他们是多么热爱学习文化的啊！我们互相担任这项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发誓要教育好工人后代，他们是更需要进步文化的哪。让光辉的理想闪星光吧！

纺纱厂的每个部门我都学得很熟悉了，由于有个指导员要另谋高就，厂方便拉我代替这职位。我心里很矛盾，便去跟工友们商量。成哥说：「只要思想入伍，永不变质；出发点正确，不在于干什么工作。」终于，我想通了。大家鼓励我站稳岗位。

当了指导员我更要尽力替工友们做更多的好事，帮助新工友学好技能，不让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我还要继续和工友一同学习、实践，一起进步。

迎着真理的太阳，我要永远跟着工人队伍向前走，当个劳动阶级的尖兵，在劳动的洪炉中锻炼，茁壮成长！



醒悟

抓着最后的五角钱，我到处乱溜，肚子骨碌骨碌响，怪难受的。但却没有一档食物是合心意的，（不！应该说是合我的「预算案」。）吃「叉烧饭」嘛，两个月前还可以吃五角钱，喝几口自来水解渴，可现在要六角钱才有卖呀！吃不加蛋的「炒米粉」，也要四角钱。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已经是下下午两点半了。终于，来到小巷后的一座简陋的饭档，心里十分犹豫。啊！我真的落魄到这地步？张望四周，幸好没有熟人，我一闪身进入饭档，选了一个角落的位子坐了下来。

「给我半粒咸蛋和一碗白粥。」对着迎面而来的伙记，我细声地说。咸蛋在碟子里一摇一摆，像在嘲笑我没出息，我觉得血从颈项升涨到耳根，脸在发烧，我的头更低了。穷穷穷，都怪我穷！我不敢久恋在这饭档，便匆匆地吃起粥来。

忽然，一阵汗臭味刺鼻，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我对面坐下。伙记熟悉地端来一碗粥，只见那老人把酱油倒入粥里，搅了几下，然后两脚一缩，便蹲在椅子上吃了起来。我呆住了，那双埋在布满皱纹的皮里的眼睛布满血丝，多悲惨！？我禁不住激动地说：「老伯，我……我们……」他诧异地放下碗，望着我。「我们，我们一起吃吧！」我迸出了这一句。他微笑地推回碟子，「谢谢，白粥配酱油我吃惯了。」说完他又端起碗。

「阿老，你今天有捡到什么吗？」

「嗨！行情不好呀！」

「如果没有钱先记账吧！」伙记诚恳地说。

他放下碗，从衣袋掏出一包东西，打开倒在桌上。一些铜钱中杂着两个耀眼的五分银币，他捡了一个五分和五个一分的，喊道：「喂，收『镭』啊！」伙记为难地说：「怎么给这么多一分钱呢？」

「你母的，一分也是钱呀！」

「老不死的，有种！」伙记豪爽地说，收起钱走了。老人抹了咀站起身，揹起地上的麻包，对着伙记的背影大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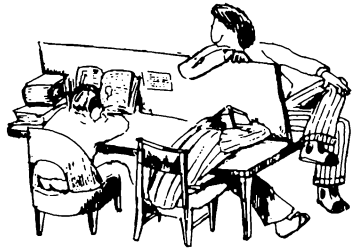
「『少年』的，别欺侮我老，我还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呢！」说完，一拐一拐地走出去。

我的脸又火辣辣起来，多么卑鄙啊！走进饭档也怕熟人看见，人家「白粥配酱清」的，还是这么自豪，而我……我看到自己的灵魂深处了。……

伙记的叫嚷声打断我的思路，付了钱，我心安理得地抬起头挺胸走出饭档，再也不东张西望了。



狂生记



从宿舍里走出来，那么广阔的校园竟然连半个人影都没有，只有几只鸟儿在草地上悠闲的跳跃着。他忽然感到不满，从地上捡起小石子，狠狠的向小鸟投击过去，「没出息的家伙，啐！」忽然，又象想起了什么，加快脚步，匆匆向图书馆走去。

图书馆里竟然满座，里面静寂得死去一般，坐着的都埋首到书堆里，那些站着的，在半路的，一个个都象突然被点到穴道似的钉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立刻受到感染，紧张的从书夹里取出一叠厚厚的讲义纸，这是好朋友提供的最新鲜的参考资料，据说能把这一叠讲义背上来，拿它「A」是没问题的，他走到复印机前，两三个同学正排队印讲义，他拿出一筒长长的事先包装好的两毛钱硬币，好不容易才轮到他，他投了两毛钱，放下一张讲义纸，又投了两毛钱，又放下一张，再投了两毛钱，再放……图书馆里的空气并不闷热，电风扇殷勤的旋打着。但，在他额上，手心上，却不停的淌着冷汗。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可憎恶的现实，但，这个现实又象一个无形的镣铐，把他紧紧地拴锁住，叫他逃脱不了。他的一颗脑袋，胀得快要爆裂了，他也开始错乱了。手里只剩下一个两毛钱，还有一半的讲义未复印，他忽然狠狠的塞进了两毛钱，把整叠讲义纸放下去，蓦然，一阵昏眩，只见架上，柜里的书汹涌的排山倒海似的向他辗压过来，他惊慌起来，拔步就跑，向大门直冲去，差点和进来的一个人撞个满怀，「冒失鬼，读书读瞎了眼。」他顾不得人家骂些什么，只顾没命的逃亡。他向自己的宿舍的方向飞奔。一冲进宿舍，跳上床头，然后拼命的喘着气，一颗心失去规律的激跳着。这样躺了好一会，待精神安定后，又感到非常疲惫，正待朦胧入睡，猛地一个意识象针一般把他刺醒了——要考试了，就要考试了。他强制撑起身子，伸手拉开床边的抽屉，从一个小玻璃瓶里倒了两粒血红的镇定丸，张开口丢了进去。

两粒药丸刚嚥下喉头，他有一种得救的感觉，一颗心总算跳回原位。于是拿起一本笔记簿，两分钟后，他手里拿着讲义纸，很快的，他愤怒的把讲义纸掷到床头，最后，他兀自捧着一本书在那里出神。

过一会儿，他自言自语：「两条路，两条路，我要走那一条路？」

字缝里幻出一张脸孔，尖尖的下颌，突出的颧骨，以绅士的风度比划着各种优美的手势：「你们是三年级生了，有没有认真考虑过你们的出路问题？相信在座各位，都有想过这个问题，也相信有很多同学正为这个问题感到徬徨，苦闷；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富贵的道路。」他看重语气的讲了这一句后，顿了一顿，「很简单，你们想想看，如果你们成绩考得很好，如果又能到外国大学镀镀金，还担心找不到一份高尚的职业吗？古人有句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你们要趁着现在发奋苦读，千万不要学人家跳舞、骂师长啦，才能搞出头来。」说着，两粒小眼睛活溜溜的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另一条路，是贫穷的路，如果你们不发奋，连一张大学文凭都捞不到手，难道不是自甘毁灭，自甘堕落吗？或者成绩太差，我看只好在外头量马路了。那时候，毕业就是失业，以后结了婚，你们可怜的孩子恐怕连件象样的衣裤都没有，老婆也可能来一个红杏出墙，那时，哈——哈——」他忸形的做了一个丑态。「这一条路，相信大家都会感到厌恶，恐惧。你们准备选择那条路呢？」

「我要富贵的道路，要富贵的道路！」他突然喊叫起来。刹那间一股突发的力量刺激着他，他幌了幌昏沉的脑袋，重新从凌乱的书堆里捉起一本，「庄子的社会思想，庄子的生平，谁是庄子，我不认识他。」他突然感到惊怕，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东西变得这样陌生？几个月前，不是还背得烂熟？为什么都忘记掉了？为什么？是不是存心想陷害我，想让我走第二条路，他在心里歇斯底里的狂喊着。他恐慌地拉开抽屉，拿出药瓶，「脱落」的倒了一把药丸往咀里猛塞，然后捉起那本书，「庄子的养生道」，说明了人应顺其自然的……」他瞪着眼睛，咬牙切齿的反覆背着。整个涨热的脑袋，象已经绞尽了脑汁似的，只剩一些干枯的渣滓，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最后，他终于陷入绝望的境地，「碰」的一声，扑倒在床上，抱着枕头，象孩子般嚎啕大哭起来。过度的精神刺激，他终于带着未干的泪痕入梦去。

深色隆重的大衣袍，高雅的四方帽，使他显得那样的俊逸超群。手里慎重的握着一筒毕业证书，他容光焕发的，骄傲的踩在校园的小径上。到了校门口，忽然，他感到一道道耀眼的光辉直向他猛射过来，刺得他睁不开眼睛，半响，渐渐适应了，他慢慢睁开眼睛，一看：「哗！黄金路！」是一道金光闪闪的黄金路，从校门口无边无际的伸延出去，他惊喜的踏在上面，然后小心翼翼的，稍为加快速度的走

着。在那遥远的尽头，光芒万丈，是什么？是黄金屋，对了！是黄金屋！他飞步跑了起来，忽然，「哗」的一声，黄金屋消失了，他惊醒的睁开眼睛，原来自己一脚把书本踢到床下。

真是好梦，好兆头，他微微一笑，并不起身，让自己继续沈酣在那美丽的梦幻中。要是真能这样，就好了。他联想起父亲，父亲常对他说：「孩子，爸爸一分钱一滴汗，辛辛苦苦把这笔钱储蓄起来，供你读大学，希望你能出人头地，你要会想，千万不要辜负了你爸爸的血汗钱。」

「是的，这是父亲最大胆的投资了，这一笔投资会赚钱，会蚀本，就全掌握在我手里了，我不能叫父亲失望。」

梦！哈哈！好梦！美梦！他突然使尽地把枕头抛得高高的，纵声大笑起来。

一个美丽的梦境把他搞得颠颠倒倒如醉如迷。他坐起身子，口里念念（口旁）有词，一忽儿又象想通了什么似的点了点头。

这时，同房推门进来，看他木然地坐在那里，「志文，今天几号了？你还不赶快读书。」

「几号了？」

「十二号了，你还在做梦。」

「十二号，那明天几号？」

「明天，十三号，开始考试了，你是怎样了？志文。」

「十三，十三是不祥的号码，一定不会好的，我知道。」他自言自语，态度异样地冷静。

两个礼拜来，同房为了更充分，更好的攻读，到另一同学处寄宿。所以对他的精神状态并不十分了解，他惊诧的看了看这可怜的同伴，走到桌前，找出明天就要考试的笔记本，递给他，「明天考试了，别胡思乱想，好好的读，我走了。」

他手里拿着那本笔记，半响，默默地打开来看，又盖了起来，下意识的拉开抽屉，拿出药瓶，里面空空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吃完了。于是，他下了床，蹒跚的拖着脚，往医务处走去。

「我要……我要 Money Certificate。」

「什么？你再讲一遍。」

「我要 Money Certificate，就是文凭，文凭，就是毕业证书，懂不懂？」他叫嚷起来。

医生仔细地端详着他，然后拉他坐下来，拿出听筒。

「我不要这个，这是什么怪物？我不要。」他挣扎着站起来。

医生没办法，从柜上拿了一瓶药丸。他一看，血红色的，于是，一手接过来，转身就走。

× × ×

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他随口喊了一句：「进来。」

「你把门打开。」

他抬起眼睛一看，门锁着，便走前去，「哔」的一声扭开了门闩。

进来的是一个四十开外，服装笔挺的教授，另一个则是他平时声称「有得拼」的同班同学。

他惊异的瞪着来者，没有打招呼。忽然把手里的一本书紧紧的搂抱在胸前，惟恐被人抢去似的。

「志文，你的精神状态医务处有反映给校方，我们现在来是劝你不要参加考试。」那位同学诚意的说出来意。

「是的，志文，以你现在的精神状况，的确不适合参加考试。你安心养神，待过一段时间才补考会更好。」侯教授走前去，轻轻的把他按坐在椅子上。

他没有反应，眼神却显得有些困惑。这样纳闷了半晌，突然，他纵声大笑起来。两只眼睛睁得圆滚滚的，里面爆着愤怒的火焰。「哈哈哈！我明白了，你们为什么叫我不要考。你这只猴子，想杀（注）我是不是？你讲，是不是？把我杀得全军覆没。哈哈哈！我不怕，你来吧！来吧！你这高材生，你怕我抢了你的黄金屋，怕我拿了第一名，我已经拿到啦！这些，你看，都是文凭。文凭，文凭，就是钱。钱，我也大把，哈哈哈！」他指着书桌上，书柜上一叠叠的讲义纸，又拼命往裤袋里掏钞票，直到把两个裤袋都反了过来。

眼看着劝导无效，那同学小心的把志文扶到床上，两个人退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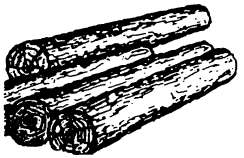
× × ×

考场里一片肃静。只听到悉悉索索的翻纸声。忽然，在前座，一个女同学狠狠的摔掉钢笔，「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角落头，只听得椅子轧的一声，接着一阵喧闹声，一个男同学昏厥在地上。

在第一排的第三个位置，漏了一个空位。

今天一大清早，志文惊人的苍白脸孔，迷迷惘惘的被家人带回去了。据医生检查，是精神分裂症，不能再经受任何的精神打击。

（注）杀，学生常用来比喻教师严格的扣分。



伐木场素描

㈠电锯手——刘大哥

每天，当东方地平线上第一道阳光，射进雾霭迷漫的山里时，咱们的刘大哥，早已象机敏的猎人，钻进林里来了。

看他手提菜蓝、肩托电锯，大气未喘、笑模悠悠地来到指定地点；东西刚搁下，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就扑闪扑闪地到处张望起来。

在想甚么呢？

唔——我想他心里面一定是这样嘀咕着：

「这棵树，挺拔笔直、有三人抱粗，可会不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里边尽是虫蛀的窟窿？」

「那株如果锯了下来，应该向那边倒，才方便按尺寸锯割？」

哒哒响的电锯，在他有力的臂膀猛一拉下，惊天动地地响起来了————他主意已定！

只见，他先往树干的「腰板」上，在倾倒的那一侧，锯开了一个「＜」形口，之后，再到另一侧，咬着牙、屏住气，一股脑儿地拦腰锯去……

哒哒哒！哒哒哒！

注意啊！注意！

这株擎天树可否有和另一棵枝连枝，杈交杈？

那棵树上的粗藤又有没有紧紧的缠过来？

哒哒哒！哒哒哒！

待会儿你得象兔子一样灵敏才行，否则……

唉！林子里，刘大哥正用电锯锯下大树，医院里，医生却用肉锯锯下他弟弟的一条腿————想起前几天才发生的事，我耳边又好象响起了老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

「真幸运啊！真幸运！才被锯掉一条腿，可人家十之八九血肉模糊的呀！」

㈡泥机手——大哥洪

轰！轰！轰！

大哥洪驾着铲泥机，铺天盖地般来了！

「路是人走出来的！」而山里的路，是咱们的泥机手开出来的！

你瞧！大哥洪那粗壮的手，只这么一推一拉手掣，那铲刀就威风凛凛地摆开了架势。

一堆堆小山似的泥丘被推开了……

一棵棵碗口粗的小树被拦腰一铲、应声倒地。

一大片灌木林，看它们好神气、很想「螳臂挡车」的样子，但铲泥机一过，却不知上那儿去了！

就这样，一条条山路被开出来……

可是，问山路啊山路！

你难道仅仅是一条让资本家财源广进的路？你难道不是一条通向光辉灿烂的前景的路？不是一条通向森林天堂的路？

㈢山大王——高佬森

披一身星光，载一车雾水，咱们的「盘车佬」——高佬森，天还未亮，就往深山密林里挺进……

翻山越岭——上山就只看见天，下山就只看见地，象走天险一样，来到了森林的「码头」。

「码头」上，堆满了泥机手拉来的树桐，它们一根根，有纹有路地放着，正等着高佬森来运载哩！

「山大王」上的铁索轮嘎嘎嘎地响起来了，只见高佬森象树上的大松鼠，爬上跳下，忙着把树桐拉上。

原来，铁索上有个大铁勾，它一咬紧树桐口，车上的滑轮一绞，笨重的家伙就服服贴贴地蠕动起来了。它顺着人们的意志，直过来，横过去；一松一紧，一拖一放，费了一番功夫，才把它「攻下」。

而这时，雾气虽未散，寒气还逼人，但高佬森却已是大汗淋漓、仿佛掉进水里过似的。

载上足够重量后，高佬森象背着沉重的枷锁，下山去了……

「山大王」啊，你身上压着几吨重的东西，气喘吁吁地上山下坡。

高佬森哟，你身上却压着沉重的生活担子，拼死拼活……

车上，锁住树桐的，是有形的铁铗。

车座里，锁住工人的，是无形的不可目见的枷锁。……

㈣伐木场的先锋——陈老伯

山里的野兽不会比他跑得远，山里的野兽不会比他耐，他———陈老伯，伐木场的行芭先锋。

为了找寻有经济价值的树桐，为了让电锯工砍伐有路，他———踏遍青山。

为了摸熟摸透高山密林的走向，好象泥机车开山路，他——走访一山一木。

不怕豺狼虎豹吗？

「吓——吓！」

两声喝令，山君也让路。————清听，陈老伯豪迈大胆的语言：

「那一天，山里下过一阵雨后，我正顺着大象走过的足迹回公司；…突然，在我前边不远，出现了两只花虎……唔，其中一只还是三百斤重的呢！我当时沉着气、一声不响、后来，它们似乎发现了我，还一步一步走前来。我立刻躲在树后，来这么一声吆喝——「吓—吓」，说也奇怪，它们竟惺惺然地走了……」

所谓「久居深山不怕虎」，从他谈虎色不变的神情看来，的确是这样！

那么陈老伯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囉！？

这也未必！———

「干这行的，最怕的倒是蛇，尤其是那些颜色象树枝，象野草的蛇；你看不到，摸不到，冷不提防，你就被咬到，真是防不胜防。——它们，可不象老虎那样，明摆着呀！」

老伯脸露愁容，双眉紧锁地说。

……

唉！山里，工人们「吓—吓」两声，吃人老虎也低头而去。

而办公室里，老板无理克扣泥机手——大哥洪的工资时，却是吆五喝六、盛气逼人！尽管大哥洪理直气壮地顶回去，老板始终头不低、反而喊打喊杀，不可一世！

但是，一旦工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声讨资方时，情形就不同了—

喏！刘大哥、陈老伯、高佬森，还有其他工友们围上来了，他们高喊抗议，并把老板围得风雨不透，才把他吓得软如一团泥——头低低、惺惺然而去！

「山里的老虎不可怕、最怕的是象树枝、野草那样颜色的蛇…」

人群中，不知谁说了句陈老伯说过的话；但见厨房里，走出一个肥痴痴的林场经理——他，身穿工人装，手拿着烧酒和大肉，正嘻皮笑脸地要工人们少管闲事，不如喝酒去……



我最难忘的一天

有一天，为了找一位工友——小张，我又带着激动的心情，乘一列从边境直开话毛生的火车。

火车若从南往北，一进丹洲，这里是最热闹的了，莽莽的山海中，它象一个很有生气的孤岛，为南去北往的「候鸟」们，提供栖息之地。

三十几年前，话毛生这地方啊，山前山后「风展红旗如画」，抗日军在这里纵横几十里，呼风唤雨，把日本强盗打得焦头烂额，惶惶不可渡日。

那是一个寒风阵阵，乱云飞渡的清早，火车满载着一厢厢的雾水，象哮喘病人那样，气喘呼呼地晃着。

原来，车厢里，东一堆，西一团，歪歪腻腻地挤满了士兵。他们大站下一帮，小站下一批，致使火车跑得不很顺气。

我被挤在「万绿丛中」，呼吸感到有点困难。

瞧他们一个个干瘪瘪而蜷缩着的身子，还有那象外面阴沉沉的天空一样的麻脸，我脑海里不禁滑过一条条隔夜的油炸粿来，而那些瞪着贼亮大眼，象铃铛一样骨碌碌地转动着的士兵，好象一只只从阴沟里探出头的耗子一样，深怕被人发现似的。不知什么时候，一些紫唇上叼着烟的人，正从他们的鼻窟窿里喷出一团团，一圈圈的白烟。那飘游着的轻烟，真象变化万千的鬼脸，我突然感到自己象在十八层地狱里，赶紧把头伸出车窗外。

窗外，正飞过青虚虚、灰朦朦、象大海一样的山峦，我的呼吸才正常起来。

而最使我舒心畅意的，觉得仿佛回到阳间的事几，是较后我在车厢里，遇着了谈话的知音——小张的大伯，他在边境伐木场干活，正好要回活毛生。

他，六七十岁的年纪，一身乡下人的纯朴打扮，满是皱纹的脸上，有两道英武的眉毛，眉宇间透着刚毅的气色，你若和他初次见面，从那慈祥的面庞里，你一定觉得他和蔼可亲，若再从他的头额上，几条象经过雕刻家用刚劲有力的刀锋，镂刻出来的又粗又深的皱

纹里，你又一定可以判定，他是满经风霜，历尽苍桑的老者，而倘使你和他透透亮亮的长谈时，你会发现他那两只虎势势的大眼，在燃烧着啊！

此刻，他眼角边的鱼尾纹有趣地挤在一起，指着窗外，一语双关地说。

「你看，天阴沉沉的，你这次去，不怕雷电，不怕暴风雨吗？」

「我是特地赶赴这场风雨的啊！」

老伯笑了，笑得满脸皱纹打撮撮。

忽然，他压低嗓门，挑起一对怒眉对我说：「听说，去了很多兵，今天还有大官到呢！」

「真的是驳火啦？」

「唔。」

这时，火车又慢了下来，从车窗望出去，那绿色的幽魂又随着吆喝声，飘了一些下去……。

山，象一个大的肉饱那样的山，飞峙在车站边，展现在眼前——话毛生到了！

这座山，真象这地方的讯号兵，使你运运看见它那青虚虚的「头壳」，嶙峋的石身，你就知道在那儿了！

我每次到这，总会木椿似的，站在人潮一片的月台上，对着它发楞，仿佛在他身上，能够看出什么秘密似的。

「咬，想爬山是吗？还没上过吧！」

老伯竟看穿我的心思，两眼扑闪扑闪地说

「走，今儿个上去，我带路！」

这时，人群里探出一个头来，他没站定就一拳捅在我肩上，

「怎么，你们两也参加一个角色，来上演「黄鼠狼拜年」的闹剧啦！」小张风趣地说。

「嘿——向鸡拜年，场面不热闹怎么行？」我应和他一句。

当我回过头来，老伯却挤挤插插地穿播在人群中而去了。只见他挤到一位担着一大綑胶片的妇女跟前，两句没说，就登登登地挑了去……。

「哦！火车来晚了，割胶的也迟回……」

我没听清楚小张的说话，因为我发现有一双双滑溜圆的鼠眼，在阴暗的角落里，转来转去，和那些弹眼暴珠，龇牙咧咀，站得象博物馆内的模型一样的兵士混在一起，确有山雨欲来，风声鹤唳的气氛。

「今天这个大头头，敢情是来这里扑火啦！」我用低的只有两人

听见的声音对小张说。

「没法子啊，尾巴被烧着了，心脏区挨了一刀，不拢络民心怎行呢？」小张竟旁若无人般地说。

「这下子，可…」小张似乎言犹未尽，还想说什么，我却猛拉一下他的衣角。

只见，一个啤酒狗那样脸型的人，正拖着企鹅脚步，朝我们这里晃来……

下午，天还是苦着脸。

我们——小张，老伯，还有几个工友却登山去了——

那「肉饱」山，一眼望天，尽是龇牙咧咀的岩石峭壁，和丘八一个相；里边，却黑乎乎的，有点象黑风洞。但是，人们如果想象登黑风洞那样，七摇八摆地上去，那一定碰塌鼻子，这里——「疑是无路复有路，洞暗壁峭攀爬蹲」。

老伯象带头羊，领着我们这些「小羊」登登登走在前面；看他大气未喘，攀高爬低竟那么洒脱，真羞煞我们这些吭吭哧哧、气喘如牛的「后生」。

好不容易，爬到山顶。

此刻，冷风嗖嗖嗖地呼叫着，乌云正翻卷着，象魔鬼一样的面容，四面八方的涌向这里，扑扫过来……。

「嚯！这一次春雷乍响之处，就在那个角落……」老伯象一座塔一样立在山头，指着远方说。

人们顺着指向，额上卷起凉蓬，极目远眺，看那「风烟滚滚来天半」之处，似乎正下着倾盆大雨，又好象正卷起漫天的滚滚尘沙……。

「这就难怪来了这么多兵了。」小张脸上掠过一丝忧虑，盯着他大伯说。

「唔，看阵势，是沿着铁路撒鱼网。想捞它一丁半点几什么东西呢！」老伯刷子般的眉毛竖了起来，一团火仿佛在他心里燃烧着。

「啊——一旦收起网来，岂不是瓮中抓鳖？」

我「呼」的一声，那颗心几乎提到嗓子眼来。

「呵……呵……」老伯它放声大笑，在远山回荡着。

「这，你一万个放心！山象大海那样辽阔，就算他们有本事把一座座山都翻了过来，也还是摸不到一个影子！」

人们一听，不禁把视线再投进神秘的群山里。胸脯一鼓鼓的，心潮正随着山浪起伏。

「不是空口说大话，当年的日本军比现在这些囉喽还棒吧；可是，当他们在天上放弹，抗日军还在石山洞里唱歌跳午呢！」老伯眉飞色舞地说。

「石山洞，象我们刚才爬过的？」一位伙伴惊奇地问。

「这里一带，层峦叠翠，石山峙立。一些山，里边别有洞天，洞洞相通，你们看；连老天也造了这样的山来帮人们打日军来了！」老伯似答非所问，风趣地说。

「呃——这座山嘛！唔——当年，鬼子被赶走后，话毛生就是人民的了。那当儿啊，满街都是着军装的子弟兵，呃，记得…他们还上山来，挂起旌旗咧！」老伯眨着两眼，兴奋地看着那位发问的伙伴。

听老伯这么说，大家心里乐开了花，欢乐的眼睛东瞧瞧、西望望，仿佛在寻找当年英雄们所留下的足迹……

老伯，请你讲讲抗日的故事吧！随着一位工友的提议，那十几只眼睛就象被一条线拉着，全部落在老伯的脸上。

「讲吧！讲吧！」

「我就说一个吧……」

空气好象凝结了起来，老伯清癯的脸儿，突地腾起一块怒云，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苦难的三年八个月。

「鬼子从哥拉咨鲁登岸后，这里没多久就沦陷，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们都拖儿带女，逃入深山……。听说，在山里住，日常生活用品非常缺乏，连买盐也要走七天七夜到金马崙去，至于药品和粮食就更困难了。因此，病死饿死时有所闻。」

老伯扣人心弦，有板有眼的讲述，使我们感到眼前好象立了个银幕，上边正映着动人的故事。

「我这里，就先讲一个小商人的遭遇吧。当时……，当时镇上有一间仍旧营业的小商店，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店里突然闯进一批人——带头的是一位姓胡大汉，他带着乌溜溜的枪，对准小商人的太阳穴……来者何方神圣？他们啊，是廿一天也不会出鸡的大坏旦——「华抗军」。（不知是无独有偶，还是一脉相承，这些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什牌军，竟和大陆的光头一个谱——「挂羊头卖狗肉」。咀里抗日，暗地里拉抗日军的后腿。）

那当儿，姓胡的把头竟威胁小商人拿出五千大元来给他们抗日。否则的话，连人带店，片甲不留！

小商人一向克勤克俭，劳劳碌碌才撑起这间小店，今儿一下子要他拿出这个大数目的钱，翻了老底也摊不出！他啊！可急得如热锅上

的蚂蚁，豁出百来磅身子和他们拼了！

就在进退维谷，如坐针毡之际，他堂兄——抗日军交通员，给他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

就这样，隔天夜里，他乘夜摸黑上山去了！

来到部队，他接受战斗的洗礼，使他脱胎换骨成另一个样。

在紧张的行军中，有他矫健的身影，在篝火旁的学习中，有他认真严肃的面孔，在歌午中有他活泼的午步，激昂的歌声。

「抗日的旗帜迎风飘，迎风飘，嘿嘿，我们是人民抗日军，要打日本……」

老伯绘声绘影的讲到这里时，洪钟般的声音竟唱了起来。那歌声，使我们仿佛沉浸在当年的欢乐里，也使我们迷惑起来……

「老伯，难道你…你就是那个小商人?」我恍然大悟地叫了起来。

「是啊，难道你就是……」人们也哄了起来。

可只见他，眼睛眉毛竟也随着他的歌声跳着，好象没听见我们的声音似的。

而我却眼睁睁地望着他，仿佛才刚刚认识他一样。

「老伯，怎么你们没打仗吗？」不知那一位提出这多余的问题。

「有！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时，不是打日本，而是打青天白日旗…呃——那一夜……

那一夜啊，月黑风高，群山峻岭都睡去了。忽然，一股神兵，出现在「华抗军」营地，象一把尖刀一样，出其不意地插了进去……

敌人在豕突狼奔，野狼般嗥叫着……

那昏头昏脑的胡姓把头，就在咣咣咣！轰轰轰的袭击中，被分了尸。

当时，我真高兴极了，我对着他的臭烂尸，还猛插几刀……你们知道吗？这个狗东西，杀人放火，奸杀妇女，全镇的人都恨透他。自从他拿不到我的钱后，还派人杀了我的一位远亲……」

听到这里，天空已被乌云卷得象口锅，紧紧地扣在人们头上……

「对华抗军的斗争只是抗日的一环，对日本鬼子的战斗才更残酷，激烈呢！呃——记得，有一次……

有一次，鬼子也象现在一样，撒下了天罗地网，企图一网打尽抗日军，可是当他们从霹雳东部，丹州北部，和丹州铁路线西侧，渐渐靠拢时，却连一个影子也扑不到。

可是，鬼子却捞到一些「虾米」——逃入深山的群众和一些山地民族，他们兽性大发，竟象前几年美军在南越美莱村一样，妇孺老少，

统统杀尽！」

老伯说到这里，身子象一座塔那样立了起来，两眼火爆爆地盯着山脚下的那些「绿点」。

「历史又在重演，这些龟孙搜山时，还不是一个样……前些时候，他们在边境挨了炸，事后竟胡乱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是琉瑯的少女，割胶工人……这血债啊……」

老伯激动得手挥怒拳，仿佛要砸碎那些「绿点」。

「难道我们就象猪羊般任由他们宰割吗？」小张激动着。

「不！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就象我刚才说的日本兵围剿吧！……就在鬼子杀了百姓，鸣鼓收兵的时候，避实就虚，迂回突击的抗日军，象泰山压顶一样，猛盖了过去……集中优势兵力，分头切割截击。哈！那些鬼子就「巴格，巴格」地叫着去找阎王去了……」

「那复仇的子弹，那机巧的地雷……在呼啸，在轰鸣……」老伯激动得扑在山头，手举着棍，仿佛日本军就在山下……。

「鸣……鸣……鸣……」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老伯扒下去的时候，大人物的特别火车开来了，它象一条花绿绿的蛇，从远远的山洞爬了过来。

那里压压的乌云，也恼羞成怒起来，一道闪电裹着惊雷轰鸣，天就象开了一个缺口，瓢泼大雨哗啦啦地倒了下来……

人们也一呼拉；往山洞里冲……

可是，我们的老伯，却象一株泰山劲松，立在山头，迎着狂风，顶着暴雨……

他在做什么呢？会不会他心里翻腾着巨浪，回想着当年居高临下扫射敌人的情景？或者，在想这些人渣应该怎样被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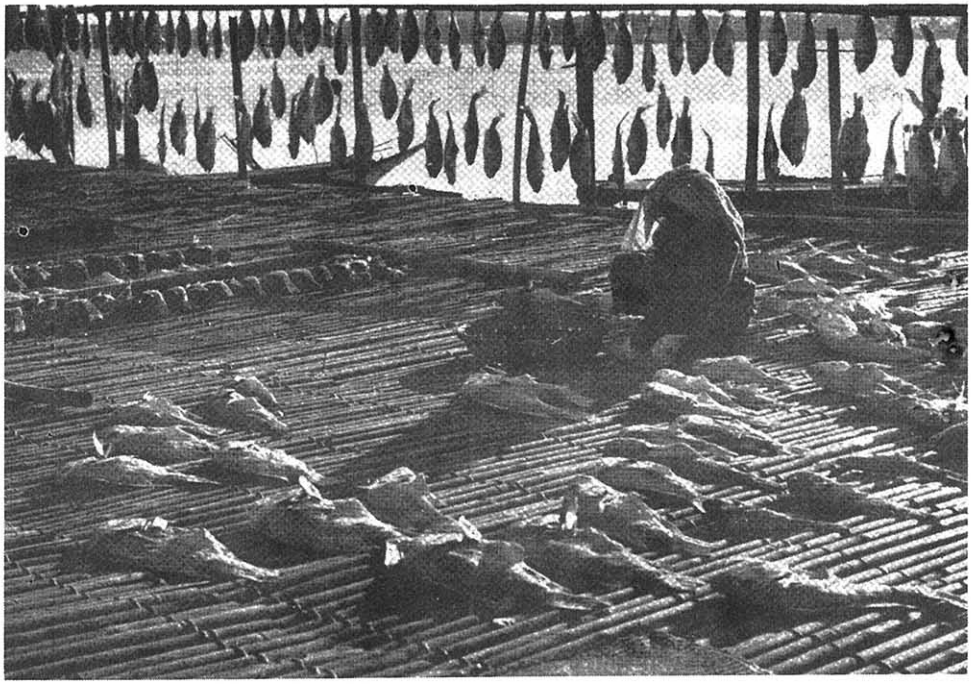
当人们在洞里呼喊他进来避雨，而他还是兀立不动时，我心里这么想……



公用组

诗歌





晒鱼台上有多少片竹片啊
我们就有过多少桩苦痛灾难



期待着爸爸安全归航

永远铭记家乡的苦难

大海龟尽管游得多远
总不会忘记东西岸是它的家
就算我走遍海角天涯
也永远惦记着家门前的晒鱼台

爷爷亲手替船主把它札下
爸爸天天经过它的面前出海
妈妈每天在上面晒鱼
我就在上面的鱼堆里长大!

我们一家深爱着晒鱼台
晒鱼台也牵挂着我们一家
当我们三天里空着两天的肚肠
它就随着涛声低低地哀叹
当我们十天里吃上半顿糙米饭
它就会迎着海浪沙沙地歌唱

当我们出海捕鱼
它同妈妈一道牵肠
当我们满载而归
买到一包鱼头回家
它跟大伙儿兴奋地拍击着海浪
当我们一天劳碌只赚到一毫钱
它和我们一样
即使风浪再大
也不会发出一句悲观的话!

海边的岩石记录着风浪的嚣张
晒鱼台默记着我们的苦难
晒鱼台上有多少根绳子
我们就曾流过多少的辛酸血泪

晒鱼台上有多少片竹片啊
我们就有过多少桩苦痛灾难

就是那年的封港季啊！
东北风狂吹了三个多月
我们三个多月没吃米饭
爷爷就连饿带病地死去
爸爸悲愤得扯断了一撮头发
晒鱼台悲愤得在风中摇撼

鲨鱼总是窥视着弱小的鱼类
苦难啊总是逼迫着捕鱼人家
第二年的封港季
船主追讨去年办丧事欠下的债
逼爸爸出海
东海的浪涛啊高十丈
爸爸就这样葬身海上
妈妈悲伤得昏死过去
晒鱼台悲伤得任由风浪冲打

从此听不到爸爸朗朗的欢笑
听不到归航时他雄浑的歌声
从此妈妈每天站在沙滩上
期待着爸爸安全归航
从此晒鱼台不再迎风歌唱
只陪着妈妈默默地盼望
盼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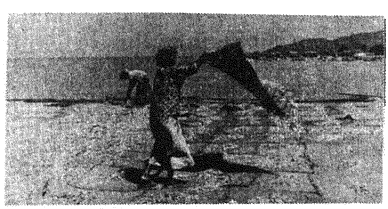
没有水啊鱼儿不能生存
没有活路我被迫离开故乡
最记得那离开的早晨
就在晒鱼台旁
妈妈交给我爷爷的纱笼

要我学习爷爷的辛勤
交给我爸爸的头巾
要我学习爸爸的勇敢
还拣了一片残旧的竹片啊
要我好好收藏
永远铭记三代的仇恨
永远铭记家乡的苦难

啊——！
即使在丁加奴的伐木场上挥汗
或者在吉打割下稻稈
即使在林明千呎底下开矿
或者在星洲扎铁条钉模板
我都会时刻记着妈妈的话啊
就象用刀刻在骨上！

大海龟尽管游得多远
总不会忘记东海岸是它的家
就算我走遍海角天涯
也永远惦记着家门前的晒鱼台
　　永远铭记着家乡的苦难！

会有这么一天
是会有这一天啊
阳光把祖国的苦难驱散
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
亲人们不再愁苦
晒鱼台迎着阳光畅怀歌唱





可敬的兄弟

我有一桿装满情感的笔管
和一颗燃烧的心
我要为那些献身给祖国的人
热烈的歌唱

在我们的祖国
你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你信仰的不是上帝
而是我们贫苦的人民

你又勇敢又年轻
但我们谁也不敢说
他们不会偷偷绞死你
然后把你的尸首
交给你的老母亲

我不会编造故事
我要把这样的一件事情
写下来，讲给下一代听：
当我写这首诗的时候
有个年轻人在坚牢里彻夜难眠

雨夜里，我看不见半颗星星
却听见雨点打落在屋顶的声音
亲爱的兄弟，想起了你啊
我放不下这颗沉重的心
他们是不是又走来把你弄醒

他们是不是又挟住你
把你带到开着冷气的办公室里
要你赤着脚板站着

脚下的土凝土冷得象冰
一个家伙重覆着相同的问话
只要你一点头，有一个答应
他们便会放你走
让你回到大学堂去念书
让你戴着方帽子去领取文凭

在他们庆祝节目的时候
你听着他们的命令
排着队，站在街上摇着小旗
你还可以陪着你的爱人
坐在幽静的大草地上
观赏着漫天烟花的夜景

可是你仍然闭锁着咀巴
两眼放射着两道坚定的光芒
想起你底祖国雨季时的穷乡僻壤
你仿佛看到了路上的泥泞和水洼
你也忘不了那些没有稻田的农民
牵着他们又饿又病的孩子
冒着雨，踏着路上的泥浆
从各个甘榜走向华玲……
破烂的布衣贴在他们瘦小的身上
巨大的雨水在他们的头上淋
你的双耳回响着，回响着：
他们呼喊着要米粮的声音！

也许他们今夜放过你
半夜里寒风冷得刺骨
他们也未必肯卖力拼命
也许他们突然失去理性
用被盖蒙住你的头颅
在你身上各处狠狠抽几拳
叫你数天数夜躺在木床上呻吟

我底亲爱的兄弟
我不会把你忘记
要是谁问起我底祖国的贫穷和不幸
我会告诉他那些坐牢者的姓名

那天，我没有去听审讯
我知道你们三人会一齐上法庭
要我一辈子不想起那件伤心的事情
只有挖掉我的心，弄瞎我的眼睛
不要叫我看见祖国山脚下的木屋
不要叫我看见海面游弋着豪华的汽艇
不要叫我在图片里看到集会的人群
不要让国内外的人都知道
在雨量充足土壤肥沃的国家里
还会有饥饿的农民涌上街头游行

我底亲爱的兄弟
那里有十道厚重的铁门
挡住了你仅有的一片阳光
不让你听到祖国人民的声音
即使是门外的一只小蚂蚁
也找不到缝隙爬到你那里
你天天看到相同一片大小的蓝天
看不到晚霞，看不到雨后的长虹
我底亲爱的兄弟
半夜里吹进来的北风
一定会给你带来惊喜的消息
黑夜里一直沉默的星星
也一定会开口告诉你
太阳已经照到了印支半岛的中央
湄公河两岸飘送着三国人民的欢唱
只有半片黑影还笼罩着亚洲的南方
当第一颗子弹从遥远的森林深处

呼啸着直飞上祖国幽黑的夜空
你的心里一定会象我一样激动
许多被遗忘了的父祖们壮烈的事迹
又将涌现在我们这代人的心中

在我们的祖国
你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你信仰的不是上帝
而是我们贫苦的人民

我有一杆装满情感的笔管
和一颗无所畏惧的心
我要为那些献身给祖国的人
热烈热烈的歌唱



不要叫我在图片里看到集会的人群

大巴叻湖



大巴叻湖
我怀念你
怀念你曾是无限光采的容颜
象两颗串联的明珠
闪耀在祖国西边的疆土

你湖心的泥土
曾滋润着多少
兰芳遗民的血泪和汗水
你广阔的胸怀
是我祖辈矿工
一锄一锹的劳绩
劳动人民的双手
把你来开辟
汹涌的地下流泉
为你热烈倾注!
就如同我的血肉
我的爱憎一样

大巴叻湖
你的生命——
也同样地属于这片
孕育着小川草木
养育着我们的
祖国的大地!

× × ×

在祖国秀丽的山川里
你以风华正茂的年纪
见证着无数

人世间的沧桑……
泗里来河上的奔潮
一艘艘地运来了
屠杀我达雅同胞的战船;
砂托山上火光冲天的夜晚
白人的洋枪大炮
在轰击着为自由誓死而战的英雄;
砂河岸上曾奏起的
反殖抗英的凯歌
转瞬间化成了
长流不绝的鲜血;
峇勿鬼洞妇孺的骷髅
已永存为殖民主义者
罪恶昭彰的历史见证!
而如今
拉让江两岸的炮火中
多少田园已荒芜

× × ×

在我们祖国——母亲的生命史里
从来也没有过
一个欢畅的日子
自由的日子
能让她的儿女们
尽情地受着滋养和哺育!

苦难的祖国
可怜的母亲
饱受不尽的欺凌!
老去的胶林、椒山
是母亲斑白渐秃的华发
殆尽的矿产、木山

是母亲日愈销损的躯体
江河的浩浩巨流
流失着她宝贵的血液
只有她的脉膊
永远是这么强烈的跳动
前仆后继

就象她那许多
失去了欢笑
失去了慈爱
失去了教育的年幼儿女一样
大巴叻湖
你何尝不是过早地
担负起生活的担子
在你贫血的脸庞上
被强迫地抹上了
虚假的脂粉
被强迫地披上了
华丽的衣裳
当着你周围的人民
衣著褴褛
被强迫地出卖了
你的欢笑
当着你周围的人民
正在呻吟痛苦

× × ×

大巴叻湖，我怀念你，大巴叻湖
还有多少我记忆中
昔日的模样
那曾令我们数十颗年青的心！
增添悲愤与敌忾的

雾雨中的大巴叻湖
还有多少日子
才能和你重见
那曾是赤道上的艳阳
抚慰着的大巴叻湖！
我知道
如今你的周遭
正弥漫着一片白色的浓雾！

大巴叻湖
我身上奔流的
正如你的
正如我们所有的同胞一样
是祖国给予的鲜血
我胸中怀着的
是所有热爱祖国的儿女
一样的思想感情
虽然是万水千山
千山万水的相隔
跳动着的
还是同样的脉息
虽说是远在六千里外
我总能回到你的身旁
在我愿意的时候
当我仍然保有着
无限珍贵的自由！

然而
隔着万水千山
多少颗被禁锢的坚贞的心
对于你，大巴叻湖
更有着千百倍于我的
热爱与激情

隔着万水千山
多少优秀的儿女
冒着雨打风吹、忍饥受冻
为祖国把青春奉献
奋斗不懈！
隔着万水千山
红树林的沼泽上
多少优秀的儿女
舍生忘死，碧血长洒
永远地和你告别

正当你周围的群山
多少人正以
自由、青春、生命和鲜血
为你——象为着我们的下一代
为着我们共同的母亲
奏起了前进的乐章
大巴叻湖，告诉我，大巴叻湖
你平静的湖心
岂能不再扬起滔天的巨浪？

× × ×

大巴叻湖呀，大巴叻湖
不能再把悲愤深埋
不能再把悲愤深埋！
有一天，我们要在你的身旁
聆听你的咆哮
有一天，我们要在你的波心
投下坚强的身影

然而千里相隔
我能献给你什么？
除了我的歌
这首仅有热泪
没有鲜血染成的歌
为了久别苦难的同胞
为了远离战斗的土地！



为什么

为什么你那样忧悒?
在揩亮你的皮靴时,
在擦洁你的刺刀时,
在广场中操演时,
为什么你仍旧多思?

或许你担心:
这双皮靴会踏过
你同胞的尸身;
或许你担心
这刺刀将插入
一个壮昂的心膛!

或许你害怕:
下次不再是演习,
是血腥的镇压!
或许你畏惧:
在这操演的行列里,
你将成机械的屠夫!

或许你想到:
你已经是个木偶,
不能逃离牵线的手;
或许你想到:
执莱福枪的手,
应该回到工厂操作,
应该回到田里劳动。

如果不是想到这些,
告诉我,亲爱的朋友,
当同伴在麻醉自己时,
为什么你依旧恍恍惚惚?





高山青，越活越开心

（高山青，乃马来亚的经济林木树身高大笔直，
非高山地带不长）。

头顶着蓝天
　　脚踩着白云
　　我是一棵
　　　参天大树
———高山青
每天——
　红日
　　为我镀一层金
　东风
　　向我吐欢欣

　滚滚春雷
　　动天地
　人间春色
　　阅不尽
　我啊——
　　越活
　　越开心！

×　　×　　×

　每当——
　　星儿点点
　　亮晶晶

　　红红篝火
　　照天明

群山唱着赞歌
　　大地吹着暖气
我心里
　　总是倒海翻江
　　　不能平静
（身子真想俯下去）
　　侧耳倾听
　　倾听
　　……

听那枪口喷出的语言
　听那篝火撩起的嗓音……
　悉悉索索
　　悉悉索索———
　我只能摇晃着叶儿
　　算是和他们谈心

×　　×　　×

那一夜
　在那虎啸狼嗥的一夜

篝火又点亮了
　　我的心

　瓜儿离不开秧
　　葵花向太阳
我看见
　一幕幕

感人肺腑的
鱼水情———
伐木大哥
双手接过
亲人的枪
心儿热
眼儿明
开荒老贫农
握着巨手
热泪盈眶
忽然往大个子身上一抱
亲了又亲
……

× × ×

头顶着蓝天
脚踩着白云
我是一棵
参天大树
————高山青

那一天啊
天空忽然飘来
一堆乌云
山脚下
蛇头鼠脑
溜来四个
「白骨精」
化装了的
「美女」
逃不过
「孙大圣」的
火眼金睛
一排子弹
吓得他们
胆战心惊
赶忙
召来了
飞机
大炮
无魂兵
无魂兵
脸青青
手忙脚乱
不成军
「×！×！×。」
三声壮胆枪
竟吓坏了树上的
猫头鹰！
无魂兵
脸青青
手忙脚乱
不成军
轰！轰！轰！
小小地雷
鬼灵精
大显神通快人心！
……

× × ×

头顶着蓝天
脚踩着白云
我是
参天大树
————高山青

我啊
越活越开心
越活越开心！

怀念故乡



火车迅速的飞，
我的心比火车飞得更疾；
快回到故乡了，
一阵欢喜，又一阵焦急。

刚刚踏上故乡的土地，
忽然扑上来几只野狗，
我挥起木棍横扫直劈，
又被一条恶狗咬伤了手……

啊，故乡！故乡的山路最难走。
十年前离开这里，月黑风高，
十年后回到这里，野兽倾巢，
为什么还是月黑风高，野兽倾巢？

……
……

今宵又梦见故乡，
醒来泪水盈眶，怒火满胸膛！
望窗外，寒夜漫漫，冷风索索，
幽幽树影密，飒飒青草长。

窗边，「为人民服务」金光闪闪，
木板床上，小张、小林已睡熟。
我倚在门口盼家乡，
再想一想家乡的恩、情、血、仇！

谁说我不爱故乡呢？
可是，我不能回去……

十年了，整整十年，
故乡的一山一水我都不会忘记。

今夜，我仰首思念故乡，
乡亲们也一定在牵挂我们。
乡亲们喜爱我们的勇敢，
我们尊敬乡亲们的正直、热诚。

故乡啊，别来无恙？
故乡啊，容貌可真改变？
崎岖的山径是否铺好？
村后的竹篱是否插遍？

那抗日的巍巍青山
　　是否常常有人去玩？
「紧急时期」的许多英雄故事
　　是否还在村里村外到处流传？

古井旁，是否围满了青年男女？
磨拳擦掌，满腔怒气，
倾听白发苍苍的许老伯伯
　　演述打死日本鬼子的事迹。

高高椰树下，
阔阔胶园里，
是否天天荡漾着
　　正义的呼声、昂扬的歌曲？

穷小子们集体建造的篮球场，
是否还在浅水河边？
浅水河边上的黄花，
是否开得更加灿烂、更加新鲜？

林大婶是否还在割胶？

王叔叔是否还在采椰子？
乡亲们是否都安好？
是否比从前紧密团结？

今夜，小春和小凤姐妹俩，
　　是否教儿童们唱「工农一家人」
前辈们是否在热烈地议论，
　　北国风云、亲人南征？

故乡啊，亲爱的同胞们！
十年了，整整十年，
我白天夜里都在想念，
你们可知道？

我不能忘记，
在那风雨飘摇的日子里，
乡亲们把我们几个小伙送走，
把仇恨和泪水埋在心中。

我不能忘记，
沙格勒叔叔为什么被打死？
卡林、老宋为什么关进黑牢？
小张的婆婆为什么上吊自杀？

我不能忘记，
爸爸跌死在椰树下，
妈妈送我出门的时候，
哭倒在阿英嫂嫂的怀里……

我不能忘记，
小珠、马莫的声声叮咛：
无论去到祖国何方，
也不许丢掉劳动人民的理想！

啊！我怎么能够忘记呢？
我伟大的马来亚，
我坚强的故乡，
我苦难的同胞！

今夜，我怀念故乡，
但是，我没有哭泣，没有忧伤；
我胸中装下十三万公里，
故乡的山更青河水更长。

达汉山、布莱山已经怒吼，
吡水澎湃彭水急，
我日夜惦念的故乡，
从此不会静寂。

祖国发出庄严的号召，
故乡的老树、新苗有精神，
祖国吹起前进的冲锋号，
故乡的胶林、椰园都欢腾。

我多么高兴，我多么激动，
虽然故乡迷雾重重，
但是，没有抖索的双手和双脚，
只有骨硬、气壮、心红，

在故乡的土地上，
一定会出现——
火旗挥舞的美景，
万人聚集的场面。

在烈士躺下的原野，
一定招展最美丽的红花，
在千顷万顷肥沃的田亩，
一定漫布香稻、甜果、鲜瓜。

为了祖国的需要，
我应该奔走四方；
在曙光降临的时刻，
我更加怀念故乡。

北山南水齐战斗，
烈火燎原，凯歌处处唱。
今夜，我的心又飞回故乡，
——飞回柔北的小村上。



山乡歌声

马来亚—咱的亲娘



在绿莽莽南中国海旁
　对正赤道纬线之上
是一片金光照耀
　丰饶锦丽的古邦
它历经过无数战劫、沧桑
　如今仍屹立巍然

当潮风猛拂向两岸
　掀腾起波峰满洋
我站在南方把祖国眺望
　心中翻涌着深切的激荡
啊，这就是您
　马来亚——咱的亲娘！

……

十三万方里土地
　翠影婆娑　林涛漫展
哪一寸平地没有椰花飘香
哪一块高原不是胶山绵延

千余万各族同胞
　沥血洒汗　勤劳勇敢
叫蓝天底下遍闪着阳光
让朵朵白云傲视油棕园

该瞧瞧
　吉打州、丁加奴、吉兰丹
　　夕烟下稻浪滚滚

暮色中点点归帆
谁不羡赞咱的渔米之乡？

再看看
彭亨的金矿、柔佛的梨黄
岩岩石石尽是宝
层层沃泥埋粮源
怎不令人骄矜又响往？
还有哪
槟榔屿和星加坡港湾
一守北、一镇南
迎送往来众客商
世人都称它：「国际货仓」
……
……

呵，祖国！
您有描不完的美景
您有取不竭的宝藏
却为什么
咱们不能纵情歌唱
只剩悲愤绞胸膛
因为啊，因为
一切尚牢握于无形之掌
不知何日咱才有开发权
更难忘
河岳破碎人民散
富壤从此变穷乡……

奋起吧，不屈的亲娘！
我知道
为免永将奴隶当
为除下一代苦难
您曾坚毅地
捐献出万千英烈

饱尝了无限辛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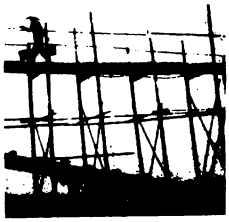
但是呵，但是
黎明的前夜尽管更黑暗

瞧！
大汉山林内早已烽烟怒卷
马六甲海峡亦将狂澜滔天

相信吧，可敬的亲娘！
艰困的岁月不久长
未来的生活终须变
我们庄严宣誓：
要紧操戈戟驱敌顽
引霞旗飞舞渡南疆
到哪时，您会
喜见家人重团聚
笑换彩装迎朝阳



补渔网



向她学习

(一)

那一堆堆山丘
　铲平了
那一处处洼地
　填上土
那一丛丛森林
　被开拓

拖拉机
　发出「轰轰呔呔」响
来去不停息
建筑场上一片忙
工友姐妹兄弟
扛土　挖洞　除草
扎铁　拿木……
洒下血汗
扎下劳力
把那一带又一带
　荒芜沼泽地
竖变成　一座座
组屋林立

(二)

是谁说
　姑娘十八一朵花
娇滴滴？
是谁讲
　女孩子只懂爱美丽
厌劳作？

我们建筑场上的那位
　挑石姑娘
亦也二九年华
穿起工人装
花巾布裹住
红黑的脸庞

她挑起石子桶
炎阳下
　狂风里
来来又去去
上上再下下
身娇如燕
　楼梯间
箭步似飞
　稳走跨
赛比男儿汉
　铁般身躯

硬扛木　硬硼硼
　扣入她的茧肩膀
铁桶子　满石子
姑娘挑起来呵
　铁桶儿摇呀摇
　　荡呀荡
她还盈盈微笑
　甜如糖

豆大的汗珠
　一滴滴
　　一颗颗
湿透了
　姑娘的衣裳和花巾布
几十次来回
她没有苦叹
更没有娇气
一身子
　充满活力
　充满坚毅

㈢

工作中
阿丙和阿成
　又吵闹
你听你听
　姑娘怎样向他们讲：
「小事情
工友兄弟
要忍让　要和气
我们要牢记一句话：
我们都是同一条藤上
　生长的苦瓜
在火热生活线上挣扎的
　劳苦伙伴
小小事故
　为什么要吵闹？
牢记这一句话　兄弟
　我们工人命运一模样
争取更好的生活
需要靠大家
　团结的力量
我们要肩并肩
　手握手
　心连心
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一起学习
一起前进
一起打跨不平
一起毁掉种种的
　不合理
齐心合力
发挥「三互」精神
大家都是一家亲
来　兄弟
牵牵手　笑一笑
让我们的友谊
　再开花！」

姑娘说得多好听
和霭豪迈的语气
说得两位工友兄弟
握了手后
　又嘴笑笑
　又头低低

㈣

旭阳闪闪
晨风拂扬
　「挑石姑娘
　上工时间还早呢
　妳要上那里？」

「噢
母亲巴剎去卖菜
人手不足
去帮忙卖」
朗朗的回答

象蓝天朗朗可人的天气

烈日暴晒
汗流满腮
　「一个半钟头的休息
姑娘带了橘子
又要往那里？」

「A
林伯病了
几天没来
我要去他家
看看病　就回来」
热情的回答
宛若太阳红红热烘烘

月华洒满诗情画意
星儿眨眼窃窃细语
　「放工了
　急急地
　妳又想到何处去？」

「呕欧
我书读得少
认识要提高
就需要补习」
轻轻的回答
似乎叶落飘地响沙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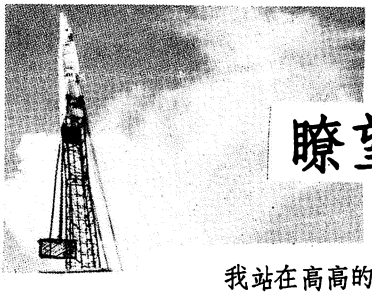
呵
姑娘生活学习成天忙
　忙得有意义
　忙得多开朗
二十四小时对她来讲
　实在太过短

太过短

(五)
建筑场上
意外的发生
危如积卵
生活虽象石子般
　重担担
挑石姑娘不恐惧
　把它扛
生活就象是弹簧
　你弱它就强
挑石姑娘
　要磨炼得更坚强

工作辛苦
　姑娘不哀叹
家境贫穷
　她更不悲观

呵　我们这位
挑石姑娘
　乐观豪爽
　不屈坚强
　专心学习
　分明事理
　热爱劳动
　照顾同胞
她
　是我们生活工作中的
好模范
　是我们劳动学习里的
好榜样



瞭望海港

我站在高高的货箱起重机之顶，
瞭望这广阔的海港，
赤道火红的太阳正在照耀，
翠绿碧兰的海面一片银辉荡漾，
不但风平浪静，
而且港阔水又深。

星岛海港啊！
你巍然屹立在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
更是世界的海洋航线中心，
不论从欧洲到亚洲，
或是从美洲至非洲，
都需经过你的身旁，
你以卓越的地理姿态，
出现在亚洲大陆的南方。

瞧！
海面上无数的商船与客轮，
日夜不停在竞发争流；
货轮上，
装卸的绞车在轰鸣；
码头上，
推高机在操作；
货箱场上，
货箱起重机在操作，
货箱搬运机在奔跑！

瞧！
辛勤的海港工友，
日以继夜的工作，
创造了数不尽的财富。

啊！
这热气腾腾的景象，
叫我怎样将你描绘？
就是把海水当成墨，
也画不详、写不尽，
这美丽繁荣的景象。

(二)
满怀激动喜悦交炽的心情，
走下这高高的货箱起重机，
奔向那辛勤工作的人们，
激情向他们把心情传达。

但是，
我看到了：
码头工友脸上挂着忧伤，
推高机工友眼里正发着怒火，
箱运起重机／搬运机工友，
心胸在激荡、在燃烧！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啊！

难道这些繁荣不属于你们的？
这号称「世界第四大港」，
　　你们不感到光荣？
难道祖先辛勤开拓的结果，
你们尝到的是苦而不是甜？
难道你们流尽血汗创造的财富，
不见了踪影？

㈡

你想知道为什么？
我们挂着忧伤吗？
我们码头工人，
起卸了一船又一船的货物，
我们推高机工人，
集散了一仓又一仓的货品，
但是，
我们大家的生命无保障，
货物随时会从半空掉下，
钢线断毁再已不是新闻，
这岂是我们粗心不照顾？
难道是我们要吊过重货？

不！
这是船长不愿把时间延长，
只因延长要赔偿，
反指我们把时间担搁！
只因「上头」命令下得紧，
钢线经久不愿换！
过重货物，
更不由得你来讲！
而且，
此地工作讲快捷、说效率、保倍誉，
样样要居世界第一位，
「要以低廉的收费提供有效的服务」。

我们加薪几巴仙，
工作强度也增加，
工作队伍由十五人减至十二人，
（工作队伍也因此增加三十几队），
每人还得学会操纵绞车、操作推高机，
好为工作需要随时可调动，

但却说成是：
「要将我们训练成全能工人」，
多漂亮的话儿啊！

他们更用利益来引诱，
什么花红制，
还有什么「工作卓越表现计划」，
可以免费渡假与得到奖励金，
好叫工友把命拼，
互相竞争，刺激生产，
还说什么：
「互相竞争，可吸引国际船业」！

你想知道为什么？
　我们眼里发着怒火吗？
我们货箱起重机工人，
同时也是箱运搬运机操作员，
我们起卸了一船又一船的货箱，
货箱叠满了一个又一个货箱场，
工作繁重，
心理负担更重，
单是空箱就值上万元，
起重机与搬运机更是几千万，
若有任何不妥，可就麻烦多多。
此地立下「要以最快的速度，
　和最少的拖延将货箱起卸，
　从而减少该轮船的碇泊时间为原则」，
我们得保持高度的生产力，
为了把货赶，
踏足油板如赛车，
似乎要把车来翻！

他们还选出什么「精锐的操作员」，
可拿什么「特别津贴」来诱人，
而且只需操作货箱起重机，
但是，
　生产力降低却要打原位，
　（即需要又操作两种机械），
这难道是真正照顾我们？

你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海港工人心情激荡？
为什么我们怒火在燃烧吗？

你看！
我们工厂里的兄弟姐妹，
拖着疲乏的身体拼着生命，
生产出来的产品，
我们眼看这些产品运往外国！
你看！
我们祖国面临死亡的胶工，
饿着肚肠割出的胶汁，
一大桶又一大桶灌进船里，
树胶一吨又一吨装进船仓，
船只挂着的却是米字旗、膏药旗！

你看！
我们叔伯们冒着土崩的危险，
开采出来的宝贵锡米，
我们目睹装满锡的船只，
飘着繁星旗向太平洋奔驶！

你看！
我们苦难深重的棕榈、椰园同胞，

提炼出来的棕油、椰油，
我们不曾看见装进自己的船只，
飘着的旗帜，更不是我们自己的！

难道这一切，
还会叫我们喜悦？
还会叫我们欢笑？
这一切，
怎能叫我们的怒火平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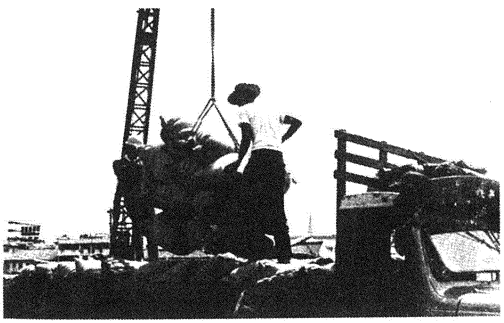
(四)

虽然，
　我们生活得难喘气，
然而，
　我们知道这不是命运，
黑夜也终归会被击退，
我们抱着必胜的决心！
要将这样的生活变个样！

听吧！
滚滚的海水，
滔滔的波浪，
梁断声，
柱倒声，
地在震，
天在摇，
人民心儿在跳动，
迎接这沸腾汹涌的波涛，
这仇恨的风暴，
这愤怒的海潮，
卷起百丈高，
　千丈高
　　万丈高，

彻底卷走这千年的罪孽，
冲毁百代的深仇苦难。

那时啊！
火红的太阳把万里照耀，
我们把自己的歌儿唱，
赞颂这盼望已久的日子，
赞美这辽阔无边的海港，
更歌颂这美丽大好江山。
那时啊！
无边大海，
永远欢笑：
新天新地唱新歌！！





海的悲歌

Δ序

……海水为什么是苦涩的？
因为流满了辛勤渔民的血汗！……

Δ前奏曲

呜咽着千百个世纪
翻腾了几十万万年
　海还是那么澎湃汹涌……
　海还是那么辽阔无际……

有谁　　能申诉渔人的悲哀？
有谁　　愿轻弹一曲——
　　海的悲歌！！……

×　　×　　×

有一个古老的故事
源起于时间的尽头
——海水为什么苦涩？

因为流满了渔人的血泪！……
……

×　　×　　×

在薄薄的画布上
　画家沉迷在海的蔚蓝、浩瀚；
在酣酌推敲的词藻中
　诗人梦织着海与贝壳的旖旎；

在相思树幽静的荫影下
　情侣陶醉在海的罗曼蒂克；
在豪华的邮轮上
　掘金者迎着海风振臂疾呼：
「可爱的海、美丽的海、我爱你！」……

×　×　×

难道　没有人想起或诉说
海——携带给渔民的烦恼
　及永无止尽的辛酸故事？！……

×　×　×

生长在海的边沿
呼吸着海的气息
辛勤的渔民朝出暮归———
频频感受着海的摧残
　　冷酷！……

×　×　×

朝风拂晓
晨露方酣
当人们正紧拥一个美梦睡去
渔人已陆续扬起生活的小舟
　投入海的怀抱——
——去开始命运的奋斗！
　只是顷刻，渔村又寂寞了……

×　×　×

一轮旭日缓缓东起
浓雾正逐渐随风隐逝

渔村在海的陪衬下更是雅静———
而悠闲的人们伏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
他们望着沉穆的渔村羡慕地叹道：
这儿村民都懂享福，日上三竿犹未醒来！

× × ×

年年岁岁
东南季候风拂过茫茫大海
渔民的心就止不住激动
苍弱的脸上也悲喜交集
——而这段短短的季节
就注定他们一年的生活是足以糊口
抑是 穷潦挨饥！

× × ×

惊涛骇浪中——
划桨
扯帆
撑篙
移舵
——每一个动作振击着生活的节奏，
就是击不出渔民的心声；
风吹雨打中——
撒网
放网
拉网
收网
——每一个回合弹唱着生活的旋律，
就是唱不出渔民的哀曲！

× × ×

每一次撒网，付出一个填不平的代价；
每一次收网，心就止不住要跳出口来！
渔人的祈望随着起伏的波涛浮沉，
渔人的血泪　溶解在浩瀚的汪洋中！……

× × ×

小小的渔舟
补了又补——怎禁得起
汹涌浪涛的冲击哪？！……
狭窄的渔网
千疮百孔——怎能期望又期望
美满惊喜的收获哪？！……

× × ×

每次出海
带去的是满船的祈望和感想；
每次帆归
带回的是　空船的失望和疲惫！……

× × ×

东南季候风一过
破旧的渔网只好挂起；———
随着西北季候风掀起的浪潮，
漏水的渔舟就只能搁在沙滩上。———
……捕鱼的季节一歇
挨饿的日子就到！

× × ×

今天的米缸又空了……唉唉！
明天的肚皮上又要缠绕一条紧扼的腰带！
还有家庭……
还有孩子……哦哦！
———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呵！——海！
（我要控诉！）

× × ×

生活的重担　物价的飞涨
就如澎湃的怒涛一般———
压得渔人喘不过气来！
破旧的渔舟，碎裂的渔网
就象渔人残碎的心灵一样
无从弥补！！……

× × ×

白皑皑的浪花——冲不去渔人世袭的穷困；
潮涨潮落的日子——带不走渔人心胸的辛酸；
夕阳再美的黄昏
——也勾不尽渔人悲愤的意志！……

× × ×

一箩箩的鱼虾，——
只换得不饱的三餐！
一滴滴的血汗，——
只穿戴褴烂的簑衣！
风吹雨打的辛劳，惊涛边沿的挣扎——
只住得起摇摆坍塌的浮脚屋！！！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 × ×

鲨鳄可怕——
不及张牙舞爪的欺压者！
蛇鳗毒狠——
那比心黑手辣的剥削者?!!
为了生活为了理想——
悲愤的渔民心中深埋着一句话
————我们要反抗！
我们要控诉!!……

Δ尾声

无论海多伟大
渔民的理想要高过它！
无论海多汹涌
渔民的悲愤要比它更汹涌!!
无论海多英勇多坚强
渔民心中的祈望和力量————
总要比它来得更勇敢
更坚强!!!

Δ后记

尽管海还在呜咽着悲歌着，坚韧的渔人们并不会被这种苦难的日子吓倒！看！——那皱纹密布的脸上刻满了生活的记忆！那一双双粗糙破裂的手脚就是劳苦的成果！

同样是人，没有理由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去为自己的理想，大众的信念，而控诉，而奋斗，而创造!!!……

建筑工人的歌

㈠建筑木工最艰险

通墙横摆
　　误触彩云飞
建筑木工
　　临风唱
锯子随我走天涯
锤子伴我闯天下

建筑木工最艰险
危险活儿处处先
云立百尺高
　　脚踩四寸板
木料残旧钉不牢
工头还嘱咐
　　钉子要钉活①

一点钟块多钱的贱价
工人把生命拍卖

㈡「石屎」②工人苦难堪

独轮小车
　　象忙碌的货船
　　川梭楼板上
塑大厦雄伟的肌体
　　填灰③忙

「淡咨」车④
　　象狂马
扬尘吐黑烟
　　狂叫　狂奔
　　冲向「长架」底⑤
奔回搅灰车
　　运灰狂

「石屎」工人苦难堪
炎阳炙肤汗湿衫
暴雨淋头雨和汗
生活的鞭子
　　下下狠

㈢敌不过生活的鞭抽

铁的倔强
拗不过
　　扎铁工人的双手

要长要短
要闭⑥要曲要钩
任由双手摆弄
是横是直
是平躺是站竖
任由双手摆布

扎铁工人的双手
是粗壮的手
是灵巧的手
粗壮灵巧的手啊!
敌不过生活的鞭抽

生活的鞭子
抽在黝黑的脸膛
抽在宽阔的肩膀
刻下
　　鞭痕道道

㈣要夺过鞭子抽回去

星罗密布的住宅区
高雅堂皇的大旅店
一张

繁荣气息
浇的是工人的汗和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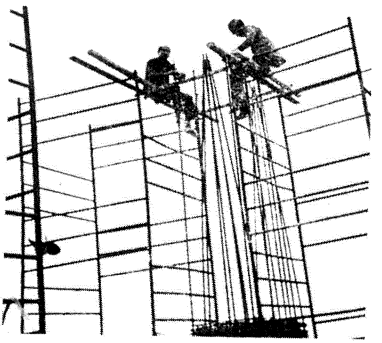
建筑工人啊！
被压在繁荣的萨比塔底
生活物质「爱国」地调低再调低
生活费「合理」地起了又起
有一天
房子要装空气
建筑工人要睡五脚基

建筑工人啊
粗壮灵巧的双手敌不过生活的鞭抽！？

不，决不！
我们要翻身　奋起
我们要抡起
改天变地的双臂臂
夺过鞭子
再狠狠抽回去

狠狠
狠狠地抽回去
把旧秩序
抽个烂稀稀
然后
再用双手
建立新秩序

那时候
我们要欢声歌唱
千万支动人心弦的新曲
那时候
我们的歌
要乘上豪情的旋律
飞遍祖国欢欣一片的大地



注①不将钉子敲尽，留钉头方便更改称活钉。
②混凝土。
③工地上也称混凝土为石灰，筒称灰。
④工地上用以运物之车。
⑤吊混凝土上楼的高架。
⑥铁条作Z状拗称「闭」。

生活的泉源

喷漆学徒

他的童年
从瞟晦的车房里渡过
他的性格
从蹲蹲站站磨磨凿凿里锻炼

一天里出尽了气力
七天里流尽了血汗
漏夜赶工的时候
挤干了气和力,血和汗
只见皮肤起泡衣裤酸霉手脚污垢
买烟买漆买水买茶
在老板暴跳如雷的使唤下
涎着脸咬着牙啜着泪蹩着气
他却不敢告诉病床上的妈妈
然而沙纸磨伤了手指
　　凿子凿伤了肌肤
　　怒骂损伤了心灵
这浑身的伤痕呀
会瞒得过妈妈慈爱的眼光吗?

三年了
不知几千辆裂晦的汽车
从他勤力的磨漆粘纸凿漆里换新
然而老板为何总是不专心地
教他补红土喷车漆的工夫
三年了
从瞟晦的车房薰蒸下

他看到阿弟学会抽烟喝酒赌博
他看到阿华学会看色情书刊电影
他自己不也学会听靡靡之音吗?
「心有千千结」、「淫妇荡行」……
教他们不能解脱精神的痛苦
教他们不能摆脱环境的诱惑
一月四五十元就如此浪费么?
他们没受教育
到底用怎样的剖刀
来解剖自己思想上的癌症?

巴剎一偶

人来人往
讨价还价声中
有人面若死灰地东张西望
不知谁嚷了一声:「牛来了!」
慌慌张张的喧哗声中
顿时成了坟场
猪肉摊被捣毁了
青菜箩被压坏了
鸡蛋被摔破了
鱼虾被倒掉了
水果被踩烂了
「追!」
老的来不及避被「罚款」
小的来不及躲被「充公」
望着巴剎变成坟场了
在所有劳累者的心窝里
象一锅难于忍住的油在沸腾
如今一碗稀粥
也象铁钉一样难于下嚥么?

磨刀匠

一把把钝刀
磨锐了
一年年时光
流逝了

这又驼又拐的老人
如今却鹅行鸭步地
沿街巷沿组屋的叫嚷：「磨刀啊！」
声音象干旱里听到响雷一样的有力
他不怕倦不怕累
　洟着汗披着血
　闯过风霜雨露的日子
他捕过鲸鱼
他建过高楼
他炸过石山
他当过苦力
他补过锅皿
如今樵槁的脸上
戴着一副老花眼镜

他驮在木凳上
　灰磨石盘边
　没有锈了的忧虑和痛苦
　能吃苦能耐劳
　能得心应手地
　把忧虑和痛苦象刀锋一样
　愈磨愈利

年轻的朋友啊
可知道这又驼又拐的老人
钝了的年龄
象磨锐的钢刀闪闪
鑱在咱们的心里
更成熟更卓越
更成熟更卓越

石矿工人

轰轰轰
炸山打石
熊红的烈火
在心里燃烧
我们的壮志
叫山动地震
我们的豪迈
叫石辗成沙

轰轰轰
石场内
埋藏多少的辛酸和生命
伴伙们为何老残的老残
心叶里
累积多少的石灰和忿恨
伙伴们为何病逝的病逝

轰轰轰
山要炸
石要辗
沙要铺
路要开
幸福要靠双手
抡起千斤大铁锤
击在万年痛苦的顽石上
沉默沉默
我们的导火线
对准了石山啊
快要爆发

轰轰轰
山崩化洪水
激越的感情
在心里翻滚
我们的壮志
叫山动地震
我们的豪迈
叫石辗成沙



石山工人



大地放歌

——速写小诗十八首

㈠草
献真诚的绿
向大地
　　敬礼

㈡海
除却悲壮的音腔
妳是——
　　一波波的不平

㈢雷
被禁锢了万千年的控诉
得以发泄
　　在霎那的碰撞中
爆起漫天的愤怒……

㈣向日葵与太阳

　　删去

㈤风、叶
风的跫音
吵醒沉睡的千叶
满山的叶子
一致提出了抗议

㈥煤
深深的掩埋
在硬石层底下
不是死亡
是期待
一个火的时代

㈦椰树

撑一天蓝
将生命化作一支大笔
向云　向天
写下无限的爱意
　　热诚的祝福

㈧暴风雨

怒吼吧
当你认为不平的时候
狂啸吧
假如你要把地球吞没

㈨牵牛花

满怀坚毅的斗志
攀稳支柱
在高峰吹响胜利的号角

㈩太阳

黑夜逃走时
撒下一张雾的幕
想把太阳罩住
没料勇敢的金光
很快就突破一切
点亮世界的心灵

(十一)月亮

太阳一离开
黑夜就趁机舞爪张牙
月亮怕得脸庞发白
汗珠都洒在草叶上

(十二)金浪

田野上稻禾在翻金浪
金浪上有农人的希望

(十三)虹

风雨的神矢
战斗的符号
　　贯长空
　　　　御云海
乘长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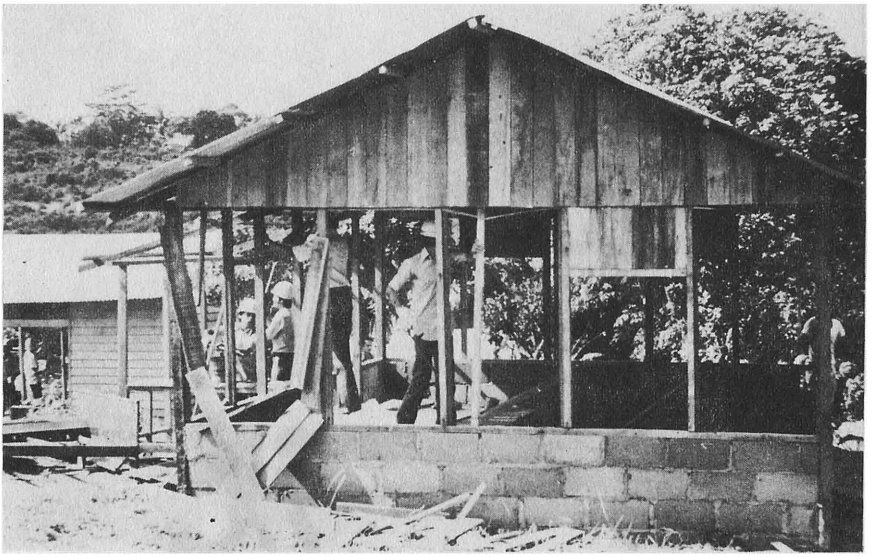
㈣夜
黄昏被落日撵走
大地归寂静所有
夜来香悄悄展瓣
吐出一个多雾的夜
㈤莲花
盛开于满雾的夜光下
不惧夜晚的风寒
欲吐一池的旖旎
㈥仙人掌
高举胜利的旗旌
展露顽韧的生命斗志
日夜不断磨炼
浑身钢强意志
在沙漠上
㈦向日葵
总是虔诚地向着东方祈祷
等太阳　赐予
灿烂的日子
㈧雨
呢喃的雨
一心想洗濯龌龊了的大地
无意之间
却让潜伏的种子跃起生机



公廁組

小說





……穷困村民就没有生存的权利？……



A14



觉悟

（一）

当我抵达眼科病楼接蒂微的班时，她正埋头写着病情报告。

「早安，蒂微！」我问候她。

「早安，卡迪惹！」她回答。

她赶紧把报告写完，就带我巡视病人，把病人的最新情况逐一告诉我。当我们巡视到病楼尾端四十号床位时，蒂微便把声音降低，慎重地说：「这是昨晚才进院的警方案件，病人的右眼眼框骨碎裂，眼球受伤溢血，情况严重，不准起立走动。」

「大概是打架打伤的吧？」我猜测。

「警方说他们在监牢里滋事暴动，是他自己不小心跌伤的。」蒂微解释道。

我顺手翻阅挂在病人床头铁线上的医疗记录，上面写着：「阿末诺丁，卅二岁，未婚，政治犯」当我的视线接触到「政治犯」三个字时，我的心跳就骤然加速。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政治犯是很可怕的，他们都是些好惹事生非的不法之徒。

蒂微似乎看穿了我的心事，安慰我道：「别害怕，有警察在看守着他，而且他的双手已经被手铐扣在床沿的铁条上，动弹不得了。」

「他双手被手铐扣在床沿的铁条上？」我吃惊的问，因为病人身上盖着被单，看不到手铐的。

「不错，最初他极力反抗，但警察最后制服了他，将他硬硬地扣上了手铐。警察还交代我不要多和他讲话，说他是捣蛋分子，不是好东西。」

他是捣蛋分子，不是好东西，是我对阿末的初步看法。因此，我对他一开始就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二）

早上八点钟，詹得南医生来检查他。检查之后，便吩咐立即把他抬到手术室去。

大约十时左右，詹得南医生就替阿末动手术。为了更快复原起

见，眼睛动手术通常是不用麻醉剂的。因此，病人只得承受刻骨钻心的痛苦。在手术过程中，一般上病人都不断呻吟、呼叫、甚而晕倒。基于上述经验，我猜想这个好惹事生非的家伙一定会乘机大闹一番的。

可是，我猜错了。在将近三十分钟的手术过程中，他表现了充分的合作精神和惊人的忍耐力。他双手象铁钳似地抓紧手术室的床沿，除了由于强忍剧痛，身不由己的颤动外，他始终不声不响。手术完毕，我掀开遮在他脸上的蓝色手术巾。只见他满脸都是豆大的汗珠。全身上下也全湿透了。我用手巾轻轻拭去他脸上的汗，心中不禁暗自称赞他道：「好一个倔强的硬汉子！」

我用推车把他载回病楼。眼睛动手术的病人头部最忌移动，否则伤口就会出血，防碍复原，影响疗效。因此，我扶着阿末的头不让它摇动，在男助手和几个热心病人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推车上抬起，然后轻轻地将他放在病床上。才安顿妥当，在旁观看的警察就拿出一副手铐要把病人的双手扣在床沿的铁条上。阿末死也不让他扣，把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警方出力的拉他的双手，把他整个人都迁动了，阿末的头也就从枕头上掉下来。在场的病人看了，都不满的喧哗起来。我怕病人的眼睛出血也赶紧上前阻止警察继续动粗。警察看形势不对，只得把手铐收起，退到一边去打电话，我也把情况报告给院长。

大约十五分钟后，院长和警长都先后赶到。

阿末控诉道：「我刚动完手术，需要休息疗养，如果双手被扣在床沿，连动弹都不能够，还谈得上什么休息疗养呢？」

警长说：「为了保安理由你必须扣手铐，否则你逃跑了谁要负责？」

阿末反驳道：「我现在起身都不能，怎么逃法呢？而且看守的警察和他手上的枪是干什么用的？如果你们蛮不讲理，要用手铐来迫害我，加重我的病疼；那么，我宁可不要接受治疗，回到监牢去。不过，你们必须负起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

警长满不在乎地说：「好吧，你既然不要治疗，我可以立刻送你回监牢。院长，请你现在就替他办理出院手续！」

院长有点为难，但也不敢介入，就办了手续要阿末签名表明是他拒绝治疗，自愿出院的。阿末拒绝签名，除非院方同意把他被迫出院的理由也一齐列明。

由于阿末的病情严重，院长不敢随便让他出院，因此要求警长签

名负责。警长也不敢负起这个责任。他们两人便商量起来，最后警长被迫作出妥协。他向阿末宣布道：「看在院长的面上就暂时不扣你。可是听着：你如果企图逃跑，警察手上的枪是不会对你客气的。」接着又把手廊上值勤的警察叫来，当着阿末的面前下令道：「假如他企图逃跑，枪杀勿论！」说罢掉头就走。

警长一走，病人们私底下便议论纷纷，大家都同情阿末，不满警方对他的迫害。我则觉得阿末果然有几分厉害，连警长都斗他不过！

（三）

眼睛动手术过后，病人通常要根据病情的轻重在床上躺着静养数天到数星期不等。在疗养期间，病人初期是不准起身的，而最忌的是头部的运动。因此，病人吃喝，洗刷，换衣服，以至大、小便全部都得在床上就地解决。由于阿末的伤势很重，手术后三星期医生才允许他起身，满一个月后才可以下床走动。他前后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星期。

在他住院的一个半月中，发生了几宗令我迷惑不解的事，使我对阿末更加注意起来。

例如外人被禁止探望阿末及和他交谈，可是赶来看他的人却络绎不绝，其中许多是来自乡村的劳苦群众。他们的焦虑和对阿末的关怀和爱护十分明显的表露出来。他们不断探询阿末的病情。有的从病楼的窗口或大门探头张望，摇手致意；大胆一点的还乘警察不备时趋前谈话，既使是三言两语或握一下手也好。我不明白这些劳苦村民为什么和阿末有着这么深厚的情谊？而为什么警察不让这些善良纯朴的村民探访他？

在病楼里，他不随意申诉，更不喜欢找我们的麻烦。他乐于助人，很有服务的精神。不论是给病人装开水，拿饭，洗碗碟，或者拿大、小便器。只要他做得到的，他从来不计较。假如警察阻止他帮助别人，他便叫警察帮忙。因此，警察常给他弄得十分难堪。由于我们的工作十分繁忙，无法照顾到所有病人的需要。所以对他得体的帮助也很感激。在病楼中，他越来越受到病人们的欢迎和尊重。

遇到不合理的事，他也绝不袖手旁观。例如有一天我给病人敷眼药膏。他隔壁床的病人眼睛一直眨。我一连点了好几次都无法把药膏点进他的眼里。由于工作不顺利我就发脾气骂病人：「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来服侍你，你的眼睛如果再乱眨，我就不管你了。别人都不象你一样，真讨厌！」阿末看我骂个不停，就劝我道：「谁喜欢药膏点不

进眼里，涂到满脸都是。他眨眼睛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的眼睛比较敏感。你应该耐心点跟他敷药，不应该责怪他。」我虽然不高兴他当面批评我。但不得不承认他讲得很有道理。

又有一次我给一个印度籍的老病人药水叫他漱口，他听不懂马来语，把药水喝下去了；我另外给他一些，叫他漱口，不要喝下去，他似懂非懂，又一口把它喝了。我忍无可忍，指着他大骂：「你这老木头，你真笨得象牛，这药是有毒的，喝死你才知道。」老印度给我骂得满头雾水。

阿末静静地走过来，手里拿了一杯水，示范漱口的样子给老印度病人看。他看了才恍然大悟。这时阿末才和我指出：「这是语言障碍造成的误会，不是聪明或愚笨的问题。骂病人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说是吗？」这次我觉得羞愧多于不快。阿末就是能够处处关心别人。而且肯动脑筋、办法多。

（四）

阿末留院的最后一星期恰巧就是我值夜班的时候。夜班的工作比较吃力。因为时间长而且不得睡觉，但是比较自由，可以和病人谈天打发时间。

夜班的第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令我难忘的事。事情是这样的。大约九点多钟，一个华籍采椰工人进院。他的左眼为钩下来的椰子击中，情况十分严重。伴同他来的是他的妻子。大概家里没有人，她把怀中的幼儿也一齐带了来。

我替病人办理好入院手续和安置他在床上休息之后，便叫他的妻子离开。他的妻子不肯离开，说要守候她的丈夫。我告诉她除非有医生的准字，她是不可以在病楼里守候她的丈夫的。她十分失望，不知所措的呆在那里。

这时，在场的阿末替她求情道：「卡迪惹，现在已经很夜了，叫她上那儿去呢？我们病楼里反正还有空床位，就让她们母子俩在这里过夜吧。」

「不是我不肯帮忙，我总不能违背院规呀！」

「可是她们现在就算要回去，也已经没有车了。我们应替她们设法一下才对。」他企图说服我。

「如果我帮助她们而触犯了院规，改天医院当局对我采取纪律行动时，谁又能够帮助我呢？」我不耐烦地提高声音说。

阿末想了一下又建议道：「给她们被单枕头，让她们睡在走廊上

如何？」

「被单枕头我不敢作主，这也是违背院规的，至于她们要睡走廊是她们自己的事。半夜护士长若来巡楼发觉了，可不要说是我答应的，我不愿意负任何责任。」

阿末显然对我的自私有点不满，严正的指出：「这里是医院，你则身为护士，为什么连一点人道主义的精神都没有？一个人处处只是为自己着想是不对的。假如这可怜的妇女是妳，而她怀中的婴孩就是妳的孩子，妳要怎么办呢？为什么不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

阿末的话一句句就象利箭射来，我给他说得又羞又恼。我很想反驳，但我的舌头好象打了结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说得理直气壮，我根本没招架之力。

阿末走回自己的床位，拿了浴巾和纱笼等物铺在走廊上，让母子俩休息，又拿饼乾和饮料给她们充饥。母子俩就这样在阿末的关心和协助下安顿了下来。

到了半夜天气转变得很冷。我穿上寒衣还不觉得温暖。这时我想起了走廊上母子俩人，她们没有被单要怎样禦寒呢？这时阿末的话又仿佛在我耳边响道：「这里是医院，你则身为护士，为什么连一点人道主义的精神都没有……？」我越想越觉得惭愧，刚才我还想反驳，可是现在我已经完全承认他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于是想到要拿被单给那不幸的母子。可是想到院规我又犹疑了。就在这时候，从走廊上传来了一阵孩子的哭声，我想这准是孩子给冻醒了。假如这孩子给冻坏了，难道我就没有责任吗？我算是一个怎样的护士？这么一想，我立即从贮藏室内拿出两条被单，奔往走廊，来到母子俩睡眠的地方。

我意外地发觉到她们母子已经盖着一条被单。但由于天气太冷，孩子还是被冻醒，哭个不停。她们这条被单到底从那里弄来的？我立即想到阿末，难道他把自己的被单给了她们？我给母子俩添上一条被单后就走去阿末的床位。他的身上果然没有被单，冷得缩成一团，好象一只虾米一样。我深受感动，便把手上的被单给他轻轻盖在身上。

这是我当护士以来，第一次为了病人家属的利益，明知故犯的违反院规。奇怪得很，我不但不觉得后悔，反而觉得院规实在不合理。我帮助了他们，感到心安理得，感到欣慰。我觉悟到以前我实在太自私，眼光实在太短浅。

第二天早上，阿末一睡醒，发觉到身上盖着被单，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立刻起身跑去走廊，他更加莫明其妙了。因为母子身上不但好好地盖着被单，而且是两条呢？

他回到病楼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给他看得很不自然，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惭愧！阿末从我尴尬的表情中猜中了真象。他兴奋的对我说：「原来是你给我们盖上的，谢谢你，卡迪惹！」

「不必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希望你原谅我昨天的错误，我是太自私了。」我诚恳的说。

「昨天我的态度不好，也请你原谅。实际上这也不能全怪妳。因为不合理的院规限制了你们。应该反对的倒是不合理的院规。」

（五）

次晚，我一个人在剪垫眼的棉布。这工作很单调，我本来想叫阿末过来谈谈天。但又怕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他到底是一个政治犯！

他好象明白我的意思。主动的跑过来说：「我们随便谈谈天藉以打发时间好吗？」

「好的，请坐吧！」我怕他谈政治，就声明说：「我对政治没有兴趣，就是看报纸也从来不看政治性的新闻。」

「放心吧，我们就不谈政治好了，反正政治以外还有许多话题可谈，不是么？」他笑着说。

「你的心理学也真有一套！」我开玩笑说。

「不，我不懂得什么叫心理学，你们当护士的一定有学过这门科目吧？」

「对于病人的心理，我们是需要懂得多少的，受训时在理论上也有学一些，可是现在已经全部还给讲师了。」

「你可以谈谈怎样使病人快乐么？」

我无法回答，老实说对于病人的问题，我是关心得很少的。我所关心的是与我本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例如怎样减轻工作、怎样应付上司、以及个人的薪金、升职、假期、服装、娱乐、社交活动等。对于病人的利益我是不大重视的，只要他们不给我添麻烦我就满意了。要我为他们设想那是没有的事。因此，我想回答阿末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忙都透不过气来了，怎样还有心情来照顾病人快乐不快乐？」

「工作繁重是无可否认的事，但是，照顾病人的感受和我们的工作态度不是也有关系么？」他不让我回答。

「这话怎么说？」

「我是指对待病人的一般态度。包括工作作风和举止言行等。例如和病人谈话就有和风细雨和粗暴傲慢的分别；病人无意中犯了错

误，可以谆谆善诱，也可以大声叱责；帮助病人可以是全心全意，任劳任怨，也可以是怠慢和不负责任等等。其实，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病人都会有所感受。他们不是受到关怀而感到慰籍，就是受到虐待而感到不满，你说是吗？」

我心里承认他说得很有道理，但口里还是说：「我们对病人好又有什么用，他们又不会感激我们！」

「我认为这问题值得探讨。假如我们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病人怎么不会感激我们呢？事实上，住院的经历对许多病人来说都是一生中的大事。因此，他们是不会轻易忘记在他们病痛和危急的时刻帮助他们的医院的工友，护士和医生的。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事比得上看到我们亲手照顾的病人恢复了健康更令人欣慰和更有意义呢？」

阿末的见解实际上是符合我亲身的体验。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病人当他们恢复健康要离院时，他们都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和我们道谢与告别。有的还不时回病楼来看我们。我们在路上走，往往有过去住院的病人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其中好些人我们早已把他们忘记了，而他们可没这么容易就忘记我们！

阿末很会分析问题。许多普通的道理，经他一说就显得更加明白。这次小谈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逐渐发觉到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

（六）

接下去的几个晚上，我一有闲空就叫阿末过来谈天。我们谈论的话题很广泛，从医院发生的琐碎事情，谈到娱乐、交友、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至失业、犯罪、吸毒、非法住屋、物价高涨等社会问题。有时我们由于意见分歧而发生争论。他很冷静，总是提出具体而生动的现实例子来说明问题，深入浅出。结果我往往被他说服。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我发觉他的知识十分广博。他为人积极乐观，富正义感，总是站在劳苦人民的立场来讲话。我时常暗地里想：象阿末这样一个大公无私，通情达理的人为什么会坐牢？他真的会形成对治安的威胁和危害国家的利益吗？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这些问题我越想越糊涂，想弄清楚的欲望和好奇心也越来越重。好几次我差一点就向阿末提出有关问题。但想到这些都是可怕的「政治」问题，也就把它们吞进肚里去。

到了值夜班的最后一晚，我再也压制不了想弄清楚真象的欲望和好奇心，就决定打破不谈政治的禁忌——我想就此一次，总不至于有

什么大问题发生，我于是向阿末提出我的疑问。

他听了开玩笑道：「不行，这些都是政治问题，我不能谈。我已经答应你不谈政治的。」说完哈哈大笑。

「你就谈吧，今晚我们来个自由政坛。不过请把声音放低。别让走廊上的警察听见。」我提醒他。

他收敛了笑容，态度严肃地说：「其实政治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和当权者发生了政治关系，怎么可以不关注政治问题呢？别有居心者用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来压迫我们，一面又叫我们不要管政治，我们可不要上当才好。」

「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扣留你？」

「因为我为了要生存和他们进行斗争。」

「他们怎会不让你生存呢？」

「在我国，象我们一样的穷困村民就没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没有土地，因为我国的土地已经为少数人所垄断。为了要生活，我们只得靠自己的劳力开发土地，种植粮食。可是当局说土地是他们的，我们这么做是「非法」的，是破坏他们的活动。于是用暴力把我们驱逐。我们的作物也被摧毁。为了生存，我们只好卷土重来。就是这样我们建设、他们破坏。最后我们几个带头的就被捉了，抛进监牢。我们的莫须有罪名叫做「破坏治安」，我们则被指为进门颠覆活动的「反国家分子」。这些都是无耻的谎言和污蔑。」

「律师没有帮助你们吗？」我问。

「他们用治安法令捉人根本不需要经过法庭审判。因此，律师是无能为力的！」

「什么，你们没有经过法庭就被扣留。那么你们的刑期呢？」

「他们喜欢关你几年就几年。关到我们向强权屈服，承认谎言是真理、白的是黑的；直到我们背叛我们的政治立场和信仰。」

「你在旦面几年了？」

「八年。」

「八年！多么漫长的岁月啊！」

「八年是很平常的，许多人已经被关了超过十年。」

「在里面，他们对待你们好吗？」

「监牢简直是人间地狱。许多人被迫死迫疯，许多人患上了不治之症。我们不准会见亲戚朋友。阅读物被严厉限制。伙食不够，品质低劣。还有多如牛毛的条规，什么不准大声讲话，不准唱歌，不准罢食，不准……。最严重的是他们动不动就把所谓「镇暴队」开进监牢

用暴力对付我们。我的眼睛就是被他们打伤的。」

「不是你自己在暴乱中跌伤的吗？」

「谁说的？」

「警察。」

「这是无耻的谎言。我们为了争取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而开展罢食斗争，根本谈不上什么暴乱；真正暴乱的是他们。他们用暴力把几十名难友打伤了；有的头破血流，有的内脏都被打坏了。他们打了人，就不让我们会见家人和律师，他们把外闻完全封锁。」

「怪不得他们不让亲友来探访你，不让外人和你讲话，连我们也被警告，说你是捣蛋份子，不是好东西，叫我们不要睬你。」我如梦初醒。

「这就是他们的反动逻辑：为生存权利而斗争的叫做危害治安，摧毁我们农作物叫做维持治安，和平罢食叫暴动，被打伤了叫做自己跌伤……。」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提越高。我怕走廊上的警察听见会引起麻烦。赶快制止他道：「别说下去了，我已经明白真象、我相信他们的谎言总有一天会被人民识破的。」

那晚我们谈得很迟，我总算上了政治的第一课，而且是很有意义的第一课。

（七）

下班时我和阿末告别，因为他在明天就要回监牢了。我真诚的说：「这几星期来你给我的帮助很大，使我认识了许多事情，可惜你就要回去了。我会记住你的劝告，改变我的工作作风，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希望你早日获得释放。」

「谢谢你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见。」他交给我一张小纸条，接着说：「这是我在里面的地址，有空时可以写给我。」

我接过纸条，也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他。

阿末回去后，当我经过40号床位时便时常想起他，不知道他的近况如何？有时候我想写信问候他，但总提不起勇气。因为和政治犯通信对我还是有所顾虑的。可是，想到他的不幸遭遇和高尚人格，我又很同情他，很想写信问候他。结果我是这么做了，因为我相信我国到底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通讯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何况我写信只是向朋友问候吧了。

我于是寄了一封信给他，没有回音。接着再寄一封，仍旧没有回

音，是他给我的地址错了？还是他不愿意回信？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无法知道。

一个月过去了，阿末回院检查眼睛，我们又见面了。

「卡迪惹，近来可好？」阿末首先问候我。

「很好，你呢？」我回答。

「我也好，谢谢妳。哦对了，我寄过两封信给妳，可曾收到？」

「没有，一封也没有。我也寄过两封信给你，你有收到吗？」

「也没有。看来是神秘失踪了！」他并不显得太意外。

「奇怪，为什么四封信全都失踪了。邮政局的服务不至于这么差才对。」我还是不明白。

「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常发生的事。虽说我们每星期可以写四封信，但不保证那些信件会到达收信人他的手上；虽说我们可以接收所有朋友的来信，但不包括神秘的失踪者！」

「这大概就是我国的民主吧！」我感受很深。

「现在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真理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不过，你也得小心一点，他们知道妳和我来往，也许会找妳的麻烦也说不定。」他善意地提醒我。

「你放心好了，我没有做错事，我才不怕他们！」谈了一阵子，我们就握手告别，因为警察在催他回去。

（八）

一星期过后，我下班回到宿舍去。父亲已经在我房外等着。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我猜想大概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了。我向父亲请安，并问明他的来意。

他从衣襟里抽出两封信，将它们抛在桌上，大声吼叫道：「你干的好事！」

我十分震惊，因为那两封信正是我前些时候写给阿末的。怎么会落到爸爸的手上呢？

「这两封信你从那儿得来的？」我问。

「不必多问，快告诉我你为什么写信给政治犯？他和你有什么关系？」父亲迫问道。

「我们是普通朋友，我是在他留院时认识他的。」

「他是你的朋友，你发疯了吗？难道你不知道他是危害治安的不法之徒和反国家份子吗？」父亲气得发抖。

听到阿末被污蔑，我十分不平，便维护他道：「不，他是好人，

是无辜的受害者。」

父亲听了我的话，更加冒火。他失去了理智用尽全力的打了我巴掌，我没有预防，被打得失去了重心，跌倒在地上。我深受委屈，十分痛苦，我只是不停的哭泣。

临走时，爸爸狠狠地通知我：「你必须和这不良分子一刀两断，如果你和他还有任何来往，那你就休想再拿这份工作了！」我明白父亲是在传达有关方面的警告。因为父亲是高级公务员，和那些人是有来往的。

父亲气呼呼的走了。我仍旧躺在地上。我觉得现实社会太丑陋了！我感到徬徨，感到失望。这时，阿末仿佛又出现在我面前，坚定地说：「现在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可是真理最终是要取得胜利的！」我受到了鼓午，停止了哭泣。我决定提起勇气面对现实。我要学习阿末敢于斗争，不畏强权的精神！





天仇

（一）

愁云密布、河水嘶鸣。

天，象给谁敲了一个缺口，滂沱大雨哗啦啦地泻了下来。

这里，北方的一个小山村，仿佛全被泡在水里了，连那些『却与天公试比高』的群山峻岭，也被雨水冲失了踪影。

或许，没完没了的雨水，是人间苦难人们的眼泪化成的吧；竟下了三天三夜一点也不疲倦。

『天若有情天亦老』又或者，是因为老天爷看不惯人间的豺狼霸道，就在山里的勇士们奋起的时刻，也挟着九千个霹雳、响着八千个雷鸣、撼天动地地下场倾盆大雨，为他们助助威吧！

……

河上，一座大铁桥，如今象断了腿的甚么，那三四层楼高的大桥墩，被大水吞了去，只差一个水位，河水就可以洗刷桥面了。

河边的山坡上，我们这间伐木公司，活似饱受摧残的怪物，全身湿漉漉，只差没有被气得颤抖而已。

雨水，冲走了往日工人的忙碌；惊雷、把老板、经理都唬走了——现在，只剩我和一位马来雇工，暂时看守着这间破烂。

今早，铜钱般大的雨点，总算收敛了，毛丝一样的雨点，漂漂洒洒地抽泣着。

独飞的大头鸟，或许是窝囊在老巢里太闷了，这时候也呱呱呱地飞出来，好象在为甚么人报丧似的。

山脚下，也不知啥时候，躺着几个乌龟一样的坦克；它们正伸长「火鼻子」，漫无目标地指天划地，真象蜗牛的一只短眼，很想撞一撞大树似的。

就在这样一个连叶儿也纹丝不动，空气仿佛凝固起来的早上，雇工阿旺公司前，搭了个竹棚，正一斧一凿，嗖嗖嗖地劈只小木船。

阿旺是个近四十岁的中年人，红喷喷的椭园形脸上，长着一对虎眉大眼，一张笑模悠悠的嘴挂在他脸上，好象心里永远有什么高兴事儿似的。

他是一个进山比动物敏捷，入水比鱼儿活的劳动者：大凡拿胶刀、举锄头、撒鱼网这些活计，他可离不开个「帅」字；叫他上山倒木拉树放木排，他更是「帅中帅」；就说眼前做木船这事吧，他也是顶呱呱的。

这条未劈成的船，是他的穷哥儿们托他做的；为了帮助大伙能在河里捞几条鱼、捕几只虾，以解决一餐半餐，阿旺就「一边放羊一边拣柴」——趁着看守的空闲时光，使出他拿手的绝技！

漂洒的雨丝，说停就停，只留下翻滚着各种各样狰狞面容的乌云。

就在这时，一架鬼影迷离的直升机，从云魔脸里钻出；达达达的叫，就象蚊子叮人时发出的翁翁之音；且看它低空盘旋了一阵，从云魔脸里钻出；倏地来个猛然俯冲，一个蜻蜓点水过后，就象被猎人重创后的兀鹰，哀鸣着，贴山压桥而去……

我和阿旺，站在门口，四只眼睛都看直了；也在这时，远处山林里，不知怎的腾起一股股浓烟，我心里不禁抽动了一下，一股热流在血液里激荡着。

「兵！兵来了！」阿旺突然指着桥头喊着。

但见桥头那一点点豆大的绿影，象小烂疮里挤出来的青脓，一点一滴；渐渐，青脓都变成一条条木棍似的，七摇八摆地直过桥来。

「哈！又要来扇阴风点鬼火了……」阿旺皱起一对刷子般的眉毛说。

「还没见过这种场面呢！我想也许比一场战争片还精彩……」

领头的，显然是根「大粗棍」，挺胸腆肚的，走起路来就象大狗熊；他那大脑袋还一直随着步伐，很有节奏地晃着咧！

他和原先缩在「龟壳」里的士兵咬了一阵耳朵后，就把大队放在山坡下的果树边，独自一个人摸了上来。

「哦！还是『唐人』哪！……难道、难道…是他?」阿旺喃喃呐呐地不知发现了什么。

正当我要追问时，他却使个眼色，要我去应付应付。

「大粗棍」一看到我们，大气还未喘定，就把脖子一梗，小眼睛骨碌碌地转了一阵，酷似阴沟里冒出头的耗子。

他这个人，看上去脸上象戴了一副面具，额头，下颌，脸颊都非常勉强地凑在一起，两个小眼挤巴挤巴的样子，好象在眼眶里爆出来的两条裂缝。

而当他冲着怪脸，不阴不阳地说起话来时，阔嘴巴里，露出了二鬼把门的大金牙；还老是喷着口沫渣子呢……。

原来，「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公司以其优越的「战略」位置，要暂辟为「军用仓库」咧！

「Come！嘻嘻嘻，我们，我们里边谈……OK?！」他亲热的拖着我，好象是我的老相熟。

当他正要跨进门槛，赫然瞥见竹棚里的阿旺，不禁颤抖了一下，眼睛眨巴眨巴地猛打闪，仿佛中了邪。

「他……他……」

「他甚么？」

「嘿嘿嘿……没，没甚么……OK！」

办公室里，他象一尊活佛坐在当央，伊伊呀呀，口沫横飞。

「嘻嘻嘻……唔！这里放点东西倒方便……呀！这里封了山，听说，还有很多倒下的树桐被困在山里，没法运出，唉呀呀，那，那真可惜，唔……我们同是华人，我可以「Give Change」，保护你们进去拉，只要…只要30甘仙就够了……OK！」

原来他肚子里除了公事，还放着个滴嗒响的小算盘，怪不得这么亲热！我心里嘀咕着。

「OK？」

「OK？」

「这里的工人全已回乡了，你没有眼睛吗？」

「回家？……那…那你自已没有树桐在森林？」

「我是修理车的！」

这下子，他象喝了苦胆汁，脸上没有一丝装出来的笑容。

「OK！明天这里就要屯东西！」他语气突然变成命令式，好象我是他的属下似的。

话没说完，他就「踩着西瓜皮」——溜了！

我和阿旺木椿般地站着，心里比吃了苍蝇，还要歪腻，两眼火爆爆地目送他下去。

山脚下的士兵们，正唏唏啦啦，东倒西歪着。

有两个矮个子的，似乎打从娘胎出来没见过木瓜，正用树枝狠狠地摘着。

木瓜掉下来了，一下子变成好几个的饿鬼，一呼啦冲上去，不料，却被刚刚下山坡的那个「大粗棍」，来个「饿狗抢屎」，捷足先登了……

我和阿旺看见这般情景，真是又好笑又好气……。

（二）

大海茫茫，群山莽莽；或者是因为山海里「捞针」，太疲于奔命了吧，公司里的「山大王」，竟也暂时被征召，「参战」去了——而我，「事急马行田」，被硬硬叫去开车。

这天，要到某据点载兵到边境K村。

K村，也是阿旺的家；他恰好今天回去。

自从公司来了兵，阿旺那笑模悠悠的面容就消失了；炯炯有神的双眼，变成好象烧着两团火一样。

撇了几天，他决定辞工而去——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两年前，深山老林里，悠悠溪水边，阿旺有一块「夺」来的芭地；靠一家人的辛勤，勉勉强强还能打些米、屯些粮。

有一天，晴空万里，「春风一阵迎面来」……

溪水在欢笑，稻穗在欢舞，阿旺他们脸上的热泪，闪烁着希望的光辉。

谁知，「黑压压的乌云」，随后卷来……在它们的铁蹄下，血汗的结晶化为乌有；野火，把稻田烧成了灰。

忠厚的阿旺，从此心里结成了仇恨的疙瘩，砸都砸不碎。

「你知道，那天那个华人长官干吗一见我，就盯住我不放吗？」阿旺坐在车前，突然打破沉默问我。

「为什么？」

「那年放火烧田的，就是——他！」

「啊！……是他！」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整个胸膛滚动着血液和气体，车也因此慢了下来。

此刻，他深邃的眼睛，灼灼闪光，盯着车外的远山，好象那儿有什么东西吸住了他。

「听说，他们这一队是吉隆坡调来的，特别凶残……」我打破片刻的沉静问。

「……K村这下子热闹了，听说还派来了电影宣传队！」他答非所问地说。

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

「你的太太快要生了吧？」我问。

「唔……也许是时候了……嘎！停车！停车！」

阿旺蹦下了车，把根丢失的短粗藤拾了上来，迳直奔了前去。

前边，皤然一叟，正肩扛着一捆长藤，咻咻吭吭地迈着健步。

「小木船快要完工了，改天伐过来……对！乘河水暴涨，叫些人

到林里倒树放木排去……」阿旺一边帮老人放下藤，一边热呼呼地说，说得老人笑得满脸皱纹尽打撮撮……。

眼前不远就是据点了，看他们谈得好热，我只好先开了过去……

泥路口，大树下，但见一条条「木棍」横七竖八，歪歪斜斜地半躺着；个个眼睛洼了下去，颧骨也突了起来；瘀黑咀唇上的烂烟，竞相腾起一缕缕乌烟，编织着变化多端、鬼鬼怪怪的图样。

因为和那个华人把头有了一点「交情」，我带着好奇心，大摇大摆地往胶林里的营地钻了去……。

待我溜跶一阵回来时，路口却不知甚么时侯，密不透风地围着一堆人———

「赔我们钱！赔我们钱！！」

一群妇女就象擒获山狐狸一样，揪住把头，理直气壮地高喊着。

「你这个浑旦，砍了人家的果树，还装聋作哑？」一直站在外围，就象半截塔一样的亚旺，也火爆爆地骂将起来。

「你…… OK …… OK ……你！」

把头象在筛甚么东西一样直颤抖，咀里好似含了一块热豆腐，咿咿呀呀，说不成话。

当他胆怯的眼光最终不可避免地和阿旺相对时，似乎撞击出尖锐的火花，脸上的横肉猛地抽搐了一下！

最后，他出尽吃奶之力，钻出人群，蹉蹉跎跎地对着半躺着的士兵大骂起来。———

骂声里，分明尽是出气的话……

「OK！Jalan！」他指挥了一阵后，逃上了我的车，对着我下了这个命令！？

把头的打扮，确是与众不同，那些象汽水盖的官阶，闪着淫光；帽上插着的那根五颜六色的鸟羽毛，活象那个酋长国的土王。

「那些『尖咀』的，他妈的旦！『撬土』就是『撬土』……没个好货！」

「哼！别神气，你以为同是华人就唱一个腔？」我心里嘀咕着。

他见我不出声，还以为我在听他的，更是滔滔不绝起来：

「他妈的，在这种地方，早上不知道晚上的命……唉……」

一只大头鸟呱呱呱地飞了过去，好象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吓坏它似的。

「这里的大头鸟真美，昨晚开了两响，味道还不错；听说这鸟毛…可以辟邪，可以保佑…」

「原来他头上的鸟羽毛从这里来！」我心里想。

「你是那里的人？」 突然冷冷地一问，很想摸一摸他的底。

「巴…巴西马士……小地方……华人就只我一个当兵……」

就这样，他喋喋不休，象只雨后的蛤蟆，呱呱呱地讲起他的光荣史，一直到K村。

村口，正好有一群马来姑娘，悠悠晃晃地顶着湿柴疾走着。

「停！停！」坐在车顶上的阿旺，一个鲤鱼打挺，蹦了下去。

车后那些无精打采的士兵，也突然被打了吗啡一样，歇斯底哩地尖声怪叫起来。

「你们都发狂了吗？！」阿旺愤愤地骂叫着。

我身边的把头，原本把眼睛看直了，听阿旺的骂声后，不禁又抽动了一下脸上的横肉，瞟了一下阿旺，邪里邪气地说：「哼！假正经，老子不是好惹的！OK！OK！看你凶到甚么时候……」

前头，阿旺和姑娘们，就象久别重逢的亲眷，问寒问暖比火炭还热……

「来！来！全由我挑上」阿旺一边说，一边找了一个条粗棒，三下两除二就綑上。

「不！不！我们拿得来……」

没等姑娘插手，阿旺就已虎势势地，象挑着两座小山一样，飞也似地往前奔。

他背后，留下了姑娘们的笑声、掌声……

我身边，却传来了几下奸笑……

嘻嘻……这里的「货水」真不错，嘻……

挡风镜上，洒满了他的口沫……

（三）

阿旺走后几天，我也收拾皮箱—辞职不干！

今早，正踏出门口，准备赶火车之际，迎面就碰见那天阿旺在据点遇见的老人。

「阿旺死了！！」

「啊！你说甚么？」

「阿旺，他——死了！」

如同一声炸雷，募地从头顶滚过，我仿佛掉进了冰窟，全身心冷麻痹。

当老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时，我才感觉到身体有点温热，听得见

心里在别别别地跳动，跳得自己耳膜象捶着响鼓一样，而这时，我才听清楚老人满腔怒火哭诉……

原来，那些瘟神到了K村后，K村就象得了黑死病一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四天前的一个傍晚。

扎在村口溪边的兵营里，窜出几个人来，几个肉头上，只有一个插羽毛。

村中，爵士音乐在嘶叫着，一块白色冰冷的银幕立在当央。

那几个士兵，就象围绕着粪堆飞的金头苍蝇，嗡嗡嗡地绕着银幕嘻哈不绝。

和阿旺打交道的姑娘出现了——她们肩挑水桶、头顶衣盆，朝着溪边走去。

那些穿军装的狂蜂浪蝶，象遇着了香花，一时轻飘飘起来；而把头更是一块铁棒，被「磁铁」吸住了，带着手下，尖声鬼叫地跟着姑娘去----连电影也不看了。

来到僻静的溪边，把头也顾不上三七廿一，就奶声奶气，动起手脚来；而其他「好兄弟」，却是吆五喝六，向姑娘们大施禄山之爪…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阿旺出现了；他浑身血液倒流，丢掉了肩挑的水桶，抡起粗扁担，刷地冲上去，就象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造型，对准把头，劈头盖脑就是一棒……

只听见把头「唉呀」一声，气急败坏地「你…你 OK…OK」一番，才顺气地说：

「要，要不是……我…我『令伯』…给你一粒…子弹…」

这时，几个丘八正要冲过来，却被把头拉住，站在一边 嘀 嘀 咕咕，咬起耳朵来。

他们一边往回走，还一边转过头，发出一阵阵淫笑。

……

一直到了昨晚，天又是哗啦哗啦地，仿佛在下着猫和狗。

离溪边不远的孤独浮脚楼里，传来了阵阵痛苦的呻吟————阿旺的妻子快要分娩了！

不久，大雨中，屋里走出一个人来————阿旺手提电筒，身穿雨衣，慌慌张张地找接生妇去。

突然，离屋不远的丛林里，卜卜卜卜地传来了一阵枪响。

一声山摇地动的呼喊，划破长空，引来了闪电，雷鸣……

而掉落在地上的电筒，还亮着、亮着……

「嘿…嘿…嘿，没什么，就象踩死一个蚂蚁……」可怕的声音响了，那是我木然地坐在火车站时，听到这位长官和一个插枪的便衣警员的谈话。

看他狰狞的脸，我恨不得一口吞掉他，听了他的话，真气得我切齿穿龈。

「那…嘿嘿，可以说是误杀，当晚我们接到情报……」把头际了我一眼，似乎要让我听。

两个人小声说大声笑，显得很轻松。

「听说，被害者手拿电筒，就不可能是……」

「这个……这个……不可能，我……们那架美国通讯机……」

「这一次你们又被调走……？」

「吃人家的饭，又有甚么办法……」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脑海里只出现一个虎眉虎眼，笑模悠悠的椭圆形红脸，他正挑着两座小山似的木柴，顶天立地的站着、站着，在整个地球上高高地站着……

「鸣……」火车来了，天又下起雨来……

雨，比任何时刻都要来得大，没完没了的雨，仿佛是人间苦难人们的眼泪化成的；又或者是老天爷看不惯人间的豺狼霸道，挟着九千个霹雳，响着八千个雷鸣，撼天动地地为勇士们助助威吧———我在南下的火车上，又这样想着……。

补后

两个月来，回到家乡，我总是恍恍忽忽，心里空空诺诺，好象失去了甚么……

这样的心情，一直到我在写完这篇文字，看了报章上的一段新闻后，心里才豁朗起来———

「我×××在××中伏，一华籍××为国捐躯，遗体将空运回巴西马士。」

——阿旺若能够知道了，该又多好啊……



胶林儿女



炎阳当空照，正是园丘工人滤胶秤胶的时刻。

胶房人声鼎沸。

「甲巴拉」亚九似乎有意炫耀声喉，一面秤胶一面拉长嗓子尖声向印度财库报数：「拉祖…两成半…一百四十五磅…！」

「喂，你是怎样搞的？」站在财库身后注视很久的阿彩突然拍声质问，「一百四十五磅扣去桶重十五磅还有一百卅磅；『判头』两成半，计质量卅二点五磅，扣去『打底』廿一磅，也还有十一点五磅，你怎么只记八点五磅？」

被此一问，财库竟然生气地把账簿一合，拿起猛力向桌上一摔虎起脸孔喝道：「是妳做财库还是我做财库！？这又不关妳的事，妳多嘴！」

「你吃我们工人，还说不关我的事！」阿彩生气道。

「喂，你话要讲好来，就算我无意算错，最多也不过补还给你们，妳怎么可以随便骂我吃人？」

「算错？」阿彩轻蔑视地冷笑道：「你以为我们工人不会计算想吃我们才是真的！告诉你，」阿彩拍了拍手中一张白纸，说：「刚才秤过的胶我们完全都有把它抄下来。朱拉达奈一百四十二磅，桶重十五磅，『判头』两成六，扣去『打底』应得十二点零二磅，你只记九点零二磅吃了三磅；阿秋一百六十五磅，两成半，应得十六点五磅，你只记十四磅，吃了二点五磅，还有张贵一百四十一磅两成六，应得十一点七磅，你也只记八磅，你还不是有意吃人是什么！？」

「是啊，如果不是存心吃人怎么会统统算少、算错！？」站在阿彩旁边的阿红气愤地插咀道。

那个死财库顿感语塞，但还嘴硬，想吓唬人：「妳们两个有意捣蛋我…我开除妳们！」

登时，整个胶房哗然起来。

「贼还比人凶！想开除人有这么容易！？你吃我们，我们要你赔偿！」工友们厉声道。

独眼的印度中年汉子拉祖猛扑向财库面前，扯着自己的破衣襟颤

声嚷道：「你呀，你真没有良心，你不看看我们已穷成这个样子，你…你还想吃我们！」

「吃了『判头』，还要乱记数，你们这些人的心肠呀象蛇样毒！」

「妖寿鬼，吸人血，不得好死！」人群中响起一个妇女尖锐的骂声。

「嗨，这种人应该揍他一顿！」有人已开始在磨拳擦掌。

「……」

对着渐渐围拢前来的愤怒的人群，这个一向狐假虎威，靠经理是自己的舅舅的关系，常在工人中作威作福的财库，也不禁惊慌失措起来；慌张中他被一个胶桶绊倒，算他好命，没有跌破头。他那副太阳眼镜却被跌烂，一身「咨迪」也被弄脏。

际此，在离胶房不远的「乌必」办公的经理已闻声赶到：「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众人激愤地把事情告诉了他，他听了却故作轻松地清了清喉咙道：「真有这回事吗？你们有什么证据？」

众人不禁又哗然起来，愤怒地大声嚷道：「要证据，我们几十双眼睛都可以做证据！」

善于看风驶舵的经理，眼看情势不对，赶忙转换语气说：「好，好，现在我另叫一位财库来记数，凡有记错、算错的全部马上改正。你们现在秤好胶就回去，不得再次在此滋事，一切我会调查处理。」言毕，就与那个好外甥急忙离去。

傍晚，工人宿舍一片欢腾；长期饱受资方剥削欺压的工友们都为今天能够把那个资方的爪牙，一向有如凶神恶煞的财库的威风扫尽，并迫他夹起尾巴，甚感兴奋。他们情不自禁又围聚起来兴奋交谈。尤其是阿田那个小子，在宿舍里逢一个赞一个，一直「了不起，了不起」地啧啧赞个不停阿红这小妮子故意取笑他：「你不是说这里的工友无药可救吗？」阿田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地说：「嘿嘿，此一时彼一时嘛！」「不，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这时，在旁边的阿彩却严肃地插咀道，「团结工友是要有耐心，是需要付出努力的；闹情绪，讲泄气话对事情只有害无益，阿田，你说是吗？」

原来在正月间，阿田他们一些工友曾号召大家拒绝补割双工，但由于一些工友害怕打破饭碗，不能团结，致使这次号召失败，阿田因此极感不满，后来有位工友由于连日补割双工精神不支，割胶时跌下梯来伤了腿，阿田就大讲怪话，说这些工友不争气，是无药可救的了，还劝阿彩她们别再白费心机，搞什么团结教育工作。但这些日子阿彩

她们可做得好，她们搞学习，发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三互」精神，逐渐地把工友团结起来。今天是他们在考虑了条件成熟后，才坚决起来揭发资方吃人的罪行。

在这次事件的激发下，印度工友布都——一个搬来不久驼背羸弱的汉子沉痛地揭露道：「我们俩公婆每月要给『甲巴拉』廿元喝茶钱，否则他威胁把我们调去割坏『行头』。唉，我们是别个园口活不下去才搬到这里来，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

怀中抱着婴孩的马来妇女法蒂玛也伤心地说：「我们妇人家生产没有工作，就指望那点生产津贴金来维持生活，那个黑心肝的财库，却硬硬把津贴金扣了卅元，我又能怎办呢？他可以打破你的饭碗呀！」

谈呀，谈呀，工友们的热血在沸腾，工友们的双眼喷发出了仇恨的火焰！阿彩的心湖呵掀起了千重浪，她恨不得把所有苦难的人们紧紧拥抱，高声疾呼：「让我们把这罪恶的社会彻底埋葬掉！」

黑幕笼罩了大地，四周虫声唧唧。宿舍里摇曳着盏盏灯光似乎有意抗拒黑暗的吞没。在走廊里谈话的工友开始回家休息。阿彩踏着兴奋的步伐回到屋里，正在缝补破衣的妈妈抬起头来担忧地说：「他们那种人无恶不作，阿彩呀不知，他们会用什么毒辣手段向妳报复！」

阿彩那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妹妹也急急跑来偎在她怀里忧形于色地说：「姐姐，我怕？」

阿彩爽朗地笑了，她轻轻地拍着妹妹的肩膀，拉着母亲的手，豪情万丈地说：「他们想报复，这是必然的，不过如今我们工友已逐渐醒觉与团结，谅他不敢轻举妄动！」

深夜，只有对面山上经理的洋房与山边那几间财库与『甲巴拉』的住屋还是灯光辉煌，工人宿舍的电流早已被中断，除了从一些房里的破板缝透出的细弱煤油灯光外，四周漆黑一片。阿彩写好了今天的日记，可是丝毫不见睡意。今晚她思潮起伏无法入眠，她不禁又从新打开日记翻阅，渐渐地被自己其中一篇简单的记载吸引住了——

×年×月×日（星期×）

听说印度工友米兰奈娃要搬到别个园口去，我洗好了桶就赶忙去帮忙。不知道这位工友搬走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听说她得罪了经理，她的父亲马廉也跟经理吵了架。赶到她家里，早有数位工友已帮忙把她家的东西全都搬上一辆小罗里，几十年辛勤的劳作，而今她一家所拥有的财产就仅仅是这些破破烂烂的家具，由此可见，咱们割胶工人

在这社会里过的是怎样的生活！米兰奈娃和我紧紧的握手。她感慨地说：「今后我们不懂什么时候再见！」我说：「即使今后永不再见，我们工人阶级还是一家人。」我又问她搬家的原因，她咬着咀唇摇摇头，似乎表示有口难言。这时她的父亲刚从屋里出来，听到我的问话，就闷声闷气地说：「经理那个色鬼，硬要纳奈娃做妾，我跟他吵了，只好离开！」忽然，他指着排排的宿舍，座座的胶山激动地说：「这些公司屋刚兴建时，我就随着我父亲搬来，那些胶树多数是我们栽种的，而我一生不敢希望什么，只想在此静静渡过，没想到如今却要被迫离开。」说着不禁老泪纵构。

我们激动地送别这苦难的一家人，我们知道送走的是自己苦难的阶级兄弟！工友与我紧紧地随着罗里一直送到红泥路口，一直送望着载他们的罗里在大路上远去。

从新翻看自己这篇日记，想不到却引起阿彩这般激动，她倚站在窗口，瞪着双眼久久注视着那黑黝黝的大地。

距离工友揭露资方吃人罪行事件不久，园丘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位工友因连日补割双工，每晚由十一点开始工作至翌日二点，结果在放工踏脚车回家时身体不支昏倒受伤逝世。

「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生的『意外』了！」

「补双工，补双工，简直要人命！」

工友们都这样愤怒地议论着。

当天下午几乎全园丘的工友圈集在死亡者家里做出庄严的决定：再也不替老板补割双工！

工友们说：「老板要钱，我们可要命！」

翌日全体工友都停工不割送殡。

天空乌云滚滚，寒风正飒飒地刮着。阿红与工友们擎起了一副副的輓联，上面书着：「补双工害死她！」「不是天灾是人祸！」「吃人社会的牺牲者！」「……」。满脸严肃的阿田，拼命把大鼓敲得震天价响；他呀，他要用震动人心的鼓声向大地控诉！一个穷人的队伍，一个异常的送殡行列开始游行了，他们故意绕过园口，那紧闭的「乌必」，财库的住宅区，经理的华丽的大洋楼，直迎向即将到临的暴风雨前进！



棕林新歌

插完了最后一粒油籽，已经是下午六点，榨油厂的放工铃声早已响过了。

尤索夫和阿林望着渐渐远去的罗厘车，揩抹着那一身湿透的汗，推着疲乏的老铁马，慢慢地朝宿舍的方向走去。

「他妈的真要命，全身的骨头都松完了，才得到区区的四、五元！我们工人的血汗实在便宜啊！」

「可不！自从赶多一班下午工，说是钱多赚了，我倒觉得身体给弄垮了才真；每晚睡觉时，非喝上它半醉不能躺下，单我老婆就已经吵了几次！」尤索夫恨恨地说。

「那可得多当心点儿啊！这样下去您的身体将更快崩溃的！」阿林端详着这个满胸膛浓毛、躯干粗大的伙伴，关切地提醒道：「说句实话，要不是这种剥皮削骨的飞涨物价实在难熬，谁都不会向「阎王」经理预支工薪，来赶下午工的。您说是吗？」

没有出声。尤索夫好象在忧虑着一件什么事情，并不急于回答阿林的话。——他想到了家里的生活：大儿子就要上学了，车费、书费、杂货店里的伙食账目，再加上那即将降临人间的孩子……越想越觉得身体疲劳，肩头上忽然承受了千斤的压力，使他喘不过气来。许久，才粗粗地吐了口气：「有什么法子呢？好在我们还有几分气力可以出卖哪！」

一边走着的阿林也不再说话了。尤索夫深情地望着他，他知道，此刻阿林的心里有一个更痛苦的家！

当他们走出昏暗的油棕园时，工人宿舍里已经上了灯；泥路上罕见得到几个人影，只有草坪上那间亮着幽蓝色灯光的经理楼，传出了刺耳的爵士音乐和嬉闹声。

这个油棕园规模很大，是一个外国财团和本国民族买办资本家联合经营的；其实，那正在紧张地进行着翻种的几千亩老胶园，也是由这个集团控制的。

尤索夫已经在这个大种植园工作了整整廿年了。在未翻种前，他是一名胶工；翻种开始后，从烧芭、拾芭、种油棕到采油籽，尤索夫

在这片资本家的土地上，流下了数不完的血汗，为园主创造了无数的财富。

和尤索夫一样，象阿林、梁伯、乌斯曼、大洪这一群生活伙伴，都是老实、忠厚的劳动者，园丘老板的利润就是从不断榨取这群劳动者的血汗而汇积成山的。

由于一天天增加的生活用费，而工人们所得却是买了米来没钱买菜，尤索夫和阿林以及许多贫饥交迫的工人，只好向资方预支工薪以应付日常生活，尽管这样，在园丘里唯一的杂货店里还是拖了一大笔账目。——它象一条无情又无形的锁链，紧套在工人们的脖子上，妄想夺去工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斗志。

原来，在祖国各地工人兄弟奋起争取合理生活津贴费和加薪的大好形势鼓舞下，以梁伯和乌斯曼这一群工人为首的园丘职工，正在广泛说服团结各族工人，以一个坚强的力量，向资方提出了加薪和发给生活津贴费的要求；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大部份工人们的热烈支持。

面对工人们团结的力量，「阎王」经理慌了手脚，后来，在一个据说是在外国喝饱洋水的「工会」专家的策谋下，抛出了一个阴险的圈套：说是园丘资方为了改善工人们的生活，实行「下午工」制度，让那些有能力的工人挣多些工资，主要是将当天上午割下的油籽搬上罗厘车，以粒计算；而且大言不惭地说：「这样，你们多做工，就能多拿钱，不会浪费下午的时间。」

其实，改善工人生活是假，加强剥削、分裂工人才是真，因为原有的上油籽工人被辞退了。因此，刚被提出，就遭到梁伯和大部份工人的反对；但是，也有一部份工友，一时没有看透糖果里裹着的毒药，加上为生活所迫，上了资方破坏工人团结的圈套。尤索夫和阿林，就是因为拖欠了「阎王」经理和杂货店的账目才去赶下午工，希望多挣些工钱来改善生活的。这样，他们对于将工人组织起来，集体向资方争取加薪的大事，便不大热心，而工人当中，也出现了做下午工和不做下午工的矛盾，影响了大团结，然而资方的这种险恶用心却没有能够完全得逞。

饱经沧桑的梁伯和乌斯曼，一开始就看出了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眼看着自己的兄弟中了计，亲密的友谊暂时疏远了，他们心里感到十分难过。

今天晚上，梁伯、乌斯曼他们就是约好了到尤索夫家里探访的。

一踏进尤索夫的门槛，就听到一个孩子的哭闹声，乌斯曼还听到尤索夫的妻子米娜哀伤地说：「Abang! 牛奶又完了!」奥斯曼没说

话，他掉转头，往杂货店去了。

「才吃饭吗？已经七点半了。尤索夫，这样下去，您要坏了身体的呀！」梁伯按着尤索夫赤着的肩头，关切地说。大洪也帮着米娜哄着那个哭闹的孩子。

经梁伯一说，尤索夫才转过身来，朝着进来的老朋友摇摇头，苦笑说：「习惯啦！」说着，打开铝锅要装饭，发现只剩下一小碗饭了，他知道米娜一定还未吃饭，便留着未动，因为桌上也只留下几条咸鱼和半边咸蛋了。

望着尤索夫宽阔的胸膛上剧烈地起伏跳动，黑黑深陷的眼窝，和那些浮露在两只大手的粗筋，再看看桌上的饭菜，大洪不禁觉得愤慨：这就是出卖了十多个钟头的血汗换来的一顿饭！

没有人说话，大伙都在思索着自己的疑问。

大洪抱着那个哭停了的孩子，记起什么似的问道：「刚才听阿林说，你们今天上了八百多粒是吗？真够你们干得了！要多注意身体啊！我们这些穷苦工人靠的就是这个本钱，要真的弄伤了可怎么好啊！」

没等大洪说完，米娜也插口对梁伯说：「我也是这样对尤索夫讲的。现在家里虽然苦点，咬咬牙还是可以过的。就是那个死鬼杂货店老板成天追着唠唠叨叨，说我们不还债。他爸爸最不喜欢别人讲他的风凉话，非要争这口气才行；我也不是不答应，只是他近来常常喝酒，而且——」一直坐着没有说话的尤索夫却忽然冲着妻子的话说：「你们妇道人家知道什么？现在不单只是吃饭伙食有问题，大儿子又要开学了，咱们还得添一个孩子，这些那一样不要用钱？下午工挣来的又太少，越想越不知如何才好，不喝点酒，我连觉也睡不好，这你也不是不知道，还有，要不是趁现在多挣些钱来，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没半点储蓄，那孩子将来的前途拿什么去保障？真难做人啊！」

梁伯害怕夫妻俩会真的吵起来，打眼色让米娜离开，按着尤索夫的肩膊，对他讲：

「说真的，尤索夫，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还能不了解你吗？做完正工又要多赶下午工，是很吃力的，许多工友说，这下午工好象催命鬼似的，才干了个把月，好好的身体什么毛病都出来了，阿林近来就常常闹胃痛，腰也扭伤了，真叫人替他担心啊！」

听说阿林闹胃病，尤索夫也表示了解地说道：「阿林也是很惨的。四个孩子，楼梯级似的高高低低，林嫂又死了，他妈妈年纪又大，不能做多少家务活，阿林回去后还得自己动手弄饭哪！恐怕到现

在连饭也还没吃。唉！没法子，多做嘛，生活才容易过些，却是拿生命去顶来的啊！就希望下个月能多挣些工钱，这是经理今天才告诉我的，说是要多补些『特别费』给下午工的人。」说完象征求回答似的望着梁伯。

乌斯曼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他看看在谈话的尤索夫，奇怪地问：「什么『特别费』？是答应了我们的『津贴费』吗？」说完把二罐牛奶和一包饼干放在桌上。

尤索夫被问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因为他知道，乌斯曼和梁伯一样，都是不同意做下午工的。

梁伯默默地在一旁思考着尤索夫透露出来的新情况；他觉得「阎王」经理在这个时刻搞什么「特别费」，是一把插向　工人们背后的刀，旨在分化正在向资方争取合理加薪的工人力量。从尤索夫的口气看来，显然他是没有看清这把尖刀，对「阎王」经理和下午工抱有幻想。

大洪也觉得这是个大毒计，对大伙说：「我们的加薪要求和发给津贴费刚刚递上去，『阎王』经理却跟下午工的工友来这一套，安的是什么心？他为什么不答应全体工友的加薪呢？尤索夫，这些事情您有想到吗？」

「这分明是要蒙住下午工工友的眼睛，使他们不敢和大家一块行动！这是一具迷药！」乌斯曼稍微降低了声音，对尤索夫说：「尤索夫，我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穷苦工人，可千万要让脑子清醒，别叫坏人钻咱们的空子啊！」

坐在一旁的梁伯，静静地望着尤索夫。

此刻，尤索夫的心情是复杂的---由于听了大伙的话，一方面，他开始觉悟到，「阎王」经理这个下午工，已经在他和这群生活的老伙伴中间拦了一堵墙，使他的思想和行动，和大伙有了一段不长不短的距离，这件事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吗？另一方面，又为即将得到的下午工的工资和「特别费」感到惋惜。他和他的一家是多么需要那一笔钱来应付目前的困境啊！可是，他也了解，工人们当中谁不需要这笔收入呢？乌斯曼家不也同样是迫于经济拮据吗？为什么「阎王」经理不让他们也分得「特别费」呢？真是为着分裂我们工人吗？若是这样，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给自家人带来损失！我自己是一个工人啊！想到这里，他激动地噙着热泪，握紧乌斯曼的手，肯定地说：

「你是了解我的。我不会和大伙分离。如果『阎王』经理真的用『特别费』来束缚下午工的工人，威胁我们不得参加加薪行动，我们

就不拿他的『特别费』！」

「对啊！」乌斯曼毫不隐藏自己的激动，「啪！」的一声打在尤索夫的肩头上说：「加薪的事，是全体工友的事，一定要让『阎王』经理瞧瞧咱们工人的志气！」

多可爱的兄弟啊！大伙都在为尤索夫鲜明昂扬的爱憎感到幸福、鼓舞。小房子里充满了工人们伟大的智慧和力量！

热情真挚的谈心一直进行到很夜。在告别回家的时候，梁伯还特地握紧尤索夫的手，一再吩咐说：「早点休息吧！要好好保重身体。」尤索夫点点头，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为有这样一个好兄弟感到自豪，眼角却湿润了。

走在泥路上，大洪一反往常地特别多话，从尤索夫的进步讲到「阎王」经理的「特别费」，再谈到眼前的加薪要求；同时又提醒大家多关心尤索夫，别让他多喝酒，他深信尤索夫一定会回到大伙的队伍里的。梁伯和乌斯曼也非常同意大洪的话。

这一夜，尤索夫躺在床上，想得很多、很远，回味了梁伯乌斯曼讲过的话，对生活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可是，也就在这一夜，他发现腰部扭伤了，那是下午上油籽时，一粒不脱钎的油籽压下来，他硬顶上去，用过力扭伤了腰部，这使他百感交集。

大清早，泥路上就出现了早班的榨油厂工人，和扛着长竿钩刀，挑着藤篮走向工作岗位的人群。梁伯和乌斯曼也在人群里，尤索夫加快几下脚步，赶上了自己的伙伴。

棕林里冷雾迷漫，寒气袭人，草丛里小虫的叫声还未停，尤索夫和工友们已经浑身湿透了，分不清那些是汗，那些是水，又是一天紧张的劳动。

平时，米娜也来这里工作，将割下的油籽挑出空地上排放，现在怀孕了不能出工，尤索夫自己顶了下来，二个人的工作量一个人挑起，以至他这个粗壮的硬汉都觉得非常吃力了，特别是今天，他觉得油籽特别重，再加上昨天刚刚扭伤的腰部，正在剧烈作痛，额头上布满了黄豆大的冷汗。

在近处工作的梁伯和阿林，已经注意到尤索夫的情形，一再吩咐他不要挑过重，留着等他们来挑，尤索夫看看他们的场地有更多的油籽没有挑，咬咬牙，便又挑起一大担油籽走了。

这一回，尤索夫每举一步脚，腰部便咬他一下，浑身抽搐了一下，走了几步，忽然胸口一阵剧痛，双脚一软，连人带担栽倒在地上了。

听到声音的阿林，知道不妙，喊了一声梁伯，便迳自朝尤索夫这边跑来。

一把抱起躺在地上的尤索夫，发现咀角上的一团黑血，和浑身冷汗的身体，阿林心里一痛，热泪滚滚而下。

随后赶来的梁伯，立刻送上一瓶温热的开水，让尤索夫喝了下去，脱下自己的外衣，将只着单衣的尤索夫裹热起来，附近的工友闻声都赶过来了。

梁伯指着一辆徐徐走过的红色跑车，大声叫道：「财副，快把尤索夫送去医务站救伤！」不等跑车上的人下来，工人们便一起合作把尤索夫抬上车子，命令开车，财副才如梦初醒似的踏起油门。

名为医务站，只有一个实习的医生，和一些普痛的止痛药水之类的设备；将尤索夫放倒床上，打了一针镇定剂，配上一小包药丸，便给打发走了。

由于出了事故，工人们都非常关怀；放工后，许多工人没回家就往尤索夫家走去，好些人手里还拿了牛奶、鸡精等补品。

脸色苍白的尤索夫，躺在用破草席垫着的木床上，米娜坐在他的身旁，一口一口地喂他喝麦片，一直在护理尤索夫的梁伯，用手在他的胸口上来回抚摸，让他舒服些，进来的人们都站在床边，望着受伤的伙伴，大家的心里比刀绞还痛，愤恨的怒火正在工人们的胸中燃起。

坐着护理尤索夫的梁伯，觉得这是揭发「阎王」经理搞破坏阴谋的有利时机，沉着地说：

「工友们！大家说，尤索夫为什么会受伤吐血呢？是他自己不小心的吗？不是！这是『阎王』经理和资方，利用了工友们的生活困难，和一部分工人不够觉悟的弱点，为破坏大家的团结制造出来的大阴谋。这个事实说明，要改善生活，不靠天，不靠地，更不能靠那些剥削我们工人血汗的伪君子，要改善生活，得靠我们自己，靠工人团结的力量！」说完侧过头来望着尤索夫问道：「您说是吗？」

尤索夫紧紧地握住梁伯的手，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珠，向着围在身旁的工友，慢慢而有力地说：

「现在是我们醒来的时候了！工友们！我们都中了『阎王』经理的圈套，成了这些坏人分离工人、破坏团结的利用对象。说什么多做工就多拿钱，其实是加强剥削！什么『特别费』也只是为着绑住工人手脚，迷惑人心的毒计，想想看，我们能够做这种出卖自己工人兄弟的事情吗？梁伯说得好，要改善生活，只有靠我们工人团结起来的力

量！」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顿了一顿，声音有点沙哑地说：「医生说，我已经是一个半废的人了！我的腰部和肺部受了极大的损伤，今后不能再干粗重的劳动活了。」

讲到这里，大伙都沉默了，好些人愤怒的流下眼泪。

一个年轻的工人担心问道：「叔叔，您今后生活怎办呢？」

经这一问，尤索夫先是呆愕了一下，接着却大声笑道：「怕什么！这些困难能够压垮我吗？放心吧！留着这几根硬骨头，我还要为咱们工人的未来争气呢！」说完，微笑地看着梁伯和那个小青年。人们觉得，尤索夫在说这些铿锵有力的话时，是用了全身的力气拼出来的，它立刻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暖流，灌通在每个工人们的心坎里，使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

这时，许多做下午工的工友如梦初醒，特别是将尤索夫今天的不幸遭遇，和这一叙话相应照，都觉得很惭愧。阿林愤怒地说：「我们不再做下午工了！而且要『阎王』经理立刻答应我们的加薪要求，还有尤索夫也应该得到合理的医药津贴！」

「对！我们不再上当了！要向资方争取合理的工人权益！」工人们心里的怒火，一齐爆发出来了。

此刻，尤索夫心里，格外平静，坚定乐观的脸上，那炯炯的目光，闪耀着前所未有的昂扬的光采！





在爱情的道路上

（一）

看看腕表，已经超出放工时间半个钟头，她，怎么还没下班？

眼前这座堂皇雄伟建筑物的窗户，有的亮起灯光了。一串彩色灯泡，横挂在大门口，对着几个『大平卖』的巨大广告字，大献殷勤似的抛过去五颜六色的灯光。

站立在这堂哉皇哉的建筑物前，我无心欣赏它的美丽和精巧的建筑图案，心中只牵挂一个人——她就在建筑物里的一间公司办事。

出口处断续的吐出一批批下班的人，我捕捉人潮里每一个形象，只要身形有一个酷似她的，都引起我一阵兴奋，紧张。结果，失望又使我垂下头来。眼睛觉得有点痛，可就不敢闭且养神一下。

眼前鲜艳夺目的的服装，像七彩宾纷的气泡，气球，在飘荡着，飘荡着，从入口处，飘向人群云集的车站，飘向暮色苍茫的街道边。

怎么还没有下班呢？莫非她病了，请病假。莫非，她先发觉我来找她，借着人群，避开去了。

颈项有点酸，算得了什么，无论怎样，总要找机会缠住她，将闷在心里的几个问题搞清楚。

也许，她今天加班，现在还对着账簿里的数字埋头苦算。好不好去买些点心，上办事处找她，对她说：你饿了，先吃点东西，这样总行吧？但是，她若怪我唐突，工作时间去打扰她，使她在老板面前下不了台，不是更恼我吗？

恼我，对，到现在，可就不知道她对我生什么气。这一星期来，她不接我的电话，不回信，像有天大冤仇似的，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又紧盯住出口处，此时，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人。

我和她——连，已经是爱人关系，这一点朋友们，家里人都知晓。爱人间发生问题，应当坦诚解决，可不能老是躲避，不与我见面交谈，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又深吸了一口气，也许，她对我有很深的误会，在误会解决之前，这样的态度是可以原谅的。我切不可急躁，鲁莽从事啊！

涟，是个有见地的好女孩子，她做事认真负责，对待恋爱问题，应当不会意气用事，眼油流出来了，脚也酸麻，我找了处石阶，颓然坐下，双眼就象两盏探照灯，紧密的将出口处罩住。

思潮，就象服了兴奋剂的马儿，在嘶叫、低鸣、奔跑、纵跳……。

是在一间闹烘烘的课室里。

夜校英文八号班，刚开课，我，彬，两个离校有七八年的老同学，静坐在椅子上。细看周围年青同学那股茫然，喜悦，期待的神情，大家交换了一个脸色，似乎在说：我们显得太老成了。

离校多年了，今天，为了要学好英文，又投进课堂的怀抱里，开课时忙乱的气氛，我们觉得那么陌生，但又是那么亲切。

「唉！那边两位一定是华校生！」彬故做神秘地轻声说道。

我漫不经心地飘了一眼，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

「去和他们打交道，作个朋友！」

对华校生，心坎里总存有一份亲切感，听彬这么讲，我却故持异议：

「和华校生在一块，多用华语交谈，英语怎么会进步呢？」

「依你说……。」彬皱着眉头，鱼尾纹凑在一起，似乎很严肃地在听我的意见。

「我认为交些英校同学，通过交谈，才有机会锻炼好英语！」

「这和华校生作朋友是两回事，没有冲突嘛！」彬侧着头，那撮鱼纹线紧紧拧成一道，贴在眼角边，像两道细麻绳。

「我并没说不和华校生作朋友！」我怕彬真的动气，便辩白地说。

「是吗？」彬一脸冷漠，还带着鼻音说话。

「家伙，你生气了，我开玩笑嘛！」我拍拍彬的肩膀，想拍散他脸上的怒气，没想他却说：

「我也是开玩笑嘛！」彬裂开嘴，笑着，笑声像动听的音乐，使人舒畅。

我们相对着笑，几乎同时吐出这么一句话：

「其实好同学都可以做朋友！」

上课铃声响过不久，老师来了。他一看班上四十多个位子都填满

了同学，感慨地说：「开课就这么热闹啊！」

迟到的同学没位坐，便去隔壁教堂搬来椅子。一些矜持的女同学索性溜回家。

突然，一位长发披肩，瓜子脸的女同学，双手提着一张椅子。她走过讲台处，老师的桌椅却挡住去路，她高高地将椅子举起，闪身过去，顽皮的同学因此哇的一声。可她连头也不侧一下，那么从容，洒脱地，走到另一位同学身旁，将椅子放下。这一连串动作，像一颗划破黑夜的流星，令人感到她那镇定，不凡的光芒。这光芒在我心坎上，划下深深的一道痕。

她就坐在我的斜对面，我能借着面向老师时，毫不费力地，偷偷地注视着她的侧面，她的匀称脸庞，不很高的鼻子，假如利用侧光加以衬托，一定能拍出一张很美很美的艺术照……

我不禁有点心花怒放，兴奋的问彬：

「是华校生吧？」

「也许是！」

「去打个招呼如何？」我看着彬。

「我没意见，但是，这不会影响你学好英语吧！」彬带着异样的目光，迫视着我。

我一听，一掌便打在他的大腿上，说：

「家伙，这话是什么意思！」

三四个月飞般逝去，班上的同学越来越少。

她----这位瓜子脸，长发披肩的女同学，很少缺课。她数学好，作习题时，她总那么热心地帮助有困难的同学。

她，是那么文静的一个女孩子，上课专心听书，连身躯都不轻易摆动一下。

她，没打扮，穿得那么朴素，没有鲜艳的服装，但那娟秀的脸，明朗的青春气息，却深深地引人注意。

一股要认识她的欲望在我心中点燃起来，越烧越旺。每次，想借口向她借东西，找机会谈话，但瞧那俊俏的脸，紧闭的嘴唇，不禁却步不前，深怕自己的唐突得罪了她。

彬似乎知道我的心事，便说：

「会比较困难，但同班久了，应该有机会作朋友！」

「我觉得不容易，夜校班男女同学隔膜这么深。」

「为什么非找她做朋友不可？是她的外表吸引着你？」彬笑着，

斜看着我。

「不，不！作朋友就作朋友嘛……。」我言不由衷，似乎在狡辩。心想：她外表惹人好感，心地也不平凡吧。二十多年过去了，在生命的交响乐里，我一直独奏着，假如能添上一节优美的爱情旋律，将会使乐曲更加悦耳动听，我多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合奏者，我应该创造一个机会来认识她啊！

铃声响，又是放课的时间，多少的夜晚，我带着莫明的惆怅离开教室。

终于，似乎是奇迹发生了。

上科学课，我恰好坐在她身旁，一张习题纸从她桌上飘下来，我毫无犹豫地俯拾还给她。奇了，她怎么连谢谢也不说，我暗自嘀咕。

突然，她转头问我：

「你第三题作出来了没有，答案多少？」

像一阵战鼓，敲在我宁静的心板上。我先感到突然，而后激动，竟有点不知所措，但很快地平静下来。把答案告诉她后，顺便请教她的名字，友谊的序幕，就这样启开了！

最后两节课，我简直不知先生在教什么。和男同学交谈，发现他们的目光充满着羡慕：是啊，我毕竟认识了她啊：

那晚，我知道她的名字叫涟。

那晚，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难以入眠。

彬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我们有过一段误会，离校后，大家疏远了。

真巧，他也报读这间夜校，而且竟然同班。我们有机会在一块长谈，过去的误解终于烟消云散。

今天，被迫不能进大学的『命运』，把我们拉在一起。今天，一致的生活目标，学习的热忱，更促进彼此的了解。

彬，是个爱憎分明的青年，他谈话风趣，朋友聚在一块时，往往他谈锋最健，言语动人，常使听者如痴如醉，拍案叫绝。

但他对正经事，却那么严肃，有时真使人受不了。一次，由于粗心失约了，害他苦等了一个下午，见面时，他板着脸对我说：

「我真想告诉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我急忙向他道歉，并解释失约的原因，他却说：

「这件事过去就算了，以后别重犯吧！」彬若有所思的表情，更觉得气氛严肃。

「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足以反映一个人对人对事的责任心……。」

彬停了一停，似乎在思索：「我发觉你有不守时的坏习惯，有时虽无意犯上，但总不能都有借口来原谅自己，希望你认真检讨。」

我感到耳根发热，像哑了似的，没有一句分辩，抬起头，期待彬的冷峻目光，但出乎意料，他亲切的笑容，像填满大地的阳光，温照的热力，似乎在鞭策着我，鼓舞着我。

自从认识涟后，她也成为我们私下学习的一份子。更多的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

涟，于是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彬的姐姐也知道了。

一天，我去彬的家，彬姐正在缝制衣服，一见到我，便笑盈盈起身招呼道：

「今天得空？」

「彬，朋友来了，别假用功吧！」彬姐向房里喊着，并示意我自己进去。

一进房门，彬那儿是在温书，课本摊在桌上。他自个儿半蹲在地上，跟前围着好多个孩子。我想，他又在给孩子们讲故事了！

「康，你听着，但不许揭穿，我在考考孩子们的智力。」

彬比着手势。挺认真地对孩子们说：

「我说三句话，你们是否能跟得一样一样，一字不差的？」

「能，能！」孩子们自信的抢着答道。

「好，我再重复一次！」彬斜了我一眼，嘴边泛满微笑，说：「记得，三句话，要跟得一字不差。」

「行，行，快点讲嘛！」孩子们有点不耐烦。

「好，开始！」彬又睨了我一眼。

「海水是咸的！」

「海水是咸的！」孩子们小心翼翼地跟着。

「我是一个小孩子。」

「我是一个小孩子！」孩子们得意地把声调提高。

「唉！你们跟错了啊！」彬装腔作势地说出这么一句话。

「那里，那里，你不是要我们跟你说得一模一样吗？」孩子们哗然，一张张稚气的脸是那么不服气！

「现在才是真的错了！」彬对着这群不服气的孩子开怀地笑，宛如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看到有趣的事。最后，他勉强止住了笑声，说：「我的第三句话是：『唉，你们跟错了啊』，为什么不照讲呢？」

「唉呀！」孩子们恍然大悟，在惋惜之馀，又激起一片欢笑的浪

花，大家忘我地陶醉在欢乐的海洋。

「好了，我有朋友来，你们回家读书吧，给你们作的功课，要准时交来。」彬送走隔邻的孩子，欢笑却还留在脸上。

「你常『骗』小孩子？」我问。

「不『骗』得他们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对我有好感，怎么能说服，引导他们努力读书？」

「你是他们的补习老师？」

「不，是附近人家的孩子，父母亲忙着找生活，没时间照顾他们，放学后，就丢开书包，四处逛荡。有些更糟，穷得进不了学校。孩子们学好学坏，父母无法管，几年前，此地有一所文娱会，失学的孩子还有个学习的地方，如今文娱会不见了，留下的是一批批在街头闲荡的孩子。」

彬的眼廉似乎被飞来的乌云遮住，脸上的光彩褪失了。他沉默着，我却好像听见他内心的翻腾怒吼，他是不是在想这群乏人照顾的孩子，周遭穷困人们的生活。

这时，我谈起在路上，看到一群孩子蹲在路边赌树胶圈的经过，其中两个孩子不知何故吵起来，竟然摆着姿势要打架，我冲前去要把他们拉开，却遭到聚赌的几个孩子喊住：

「弟啊，『阿甲阿甲』就好，不关你的事，跑开吧！」

「头手啊，拳头无长眼的！」

我呆在一旁，心想：这群十岁左右的孩子，就这样凶神恶煞的，长大了，还了得！

我只好悻悻然跑开，耳边传来阵阵怂恿打架的呼喝声。

彬听完我的叙述，不很动容，但语气却有点感慨万千：

「我们的生活环境太差了……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

沉默。

我们就让它沉默，谁又不想开口。

「又在发生什么议论呢？」彬姐端着两杯饮品进来，说：「客人喝『乐口福』，你喝开水。」

「怎么?你大小眼啊？」彬向她姐姐作了个鬼脸，佯装生气。

「看你，声音都沙哑了，还要『铁齿』今晚煲些凉茶给你喝。」彬姐大概知道彬故意装作，椭圆形的脸上，没半点愠色。她那含着笑意的嘴唇，似乎时刻准备让人感受那发自内心的温暖。刚放下茶杯，看到桌上紊乱的书本纸张，她便动手整理，没两下子，就给摆布得服服贴贴。

「在这儿吃晚饭吧！」

「不，我回家吃！」我谢绝，望着彬姐带笑的脸庞。

「既然来了，就坐晚一点，你和彬是老同学，又是好朋友，别客气。」

彬姐殷切地看着我，笑容似乎永远挂在她脸上，使我不习惯在别人家里吃饭的性格动摇了，便向她点点头。

「彬，洗米下锅吧，炒菜时有困难才叫我来，我好歹把几件裤子赶车完。」

彬姐回到缝纫机前，『的答的答』的车衣声奏起了。她灵巧的动作，在缝纫机声伴奏下，显得那么流畅，那样优美。

我站在一旁，呆望着彬姐干活，记得，小时衣服破了，母亲在煤油灯旁，借着跳动的煤油灯光，一针一线默默而耐心地缝补着。我总喜欢依偎在母亲的身旁，默数着针数，如今，彬姐车衣的情景，使我想起了妈。

妈离我很远，一年难得有几次回家探望她，我知道，妈曾为我隻身南来此地半工半读叹息过，但她还算倔强，没流过泪，而且鼓励我好好读书，做弟妹们的好榜样。离家前夕，妈还替我准备了针线，说：「衣服若有破损，得赶快缝补，免得越破越大……。」

转眼间离家十多年，内地工作不易找，只好在此地工作糊口，寄些钱帮补家用。

这一年多来，妈的信里，一直问我有没有对象，应该是结婚的年龄了，假如，在此处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就回家吧，乡下的女孩子勤劳、朴素多的是。

「唉！站着干吗，拿张椅子坐吧！」

我如梦初醒地回答彬姐：

「你……车这么多衣？」

彬姐笑而不答。缝纫机上那卷线只剩下骨干，彬姐拉开抽屉，拿出一卷新的，换上。此时，我无意间看到一个镜框端正地放在抽屉里，里边一张五官端正的男子相……

「干吗不把相片摆出来？」

这一问，我立刻觉得有点唐突，彬姐关上抽屉，笑笑地说：

「没有需要，唉，你的眼睛倒很利啊！」

我窘住，答不上话，还好，彬催着吃饭的声音解了我的围。

大家围在桌前吃饭，边吃边谈。由于我的来到，彬姐特意为晚餐开了一罐鸡翅罐头。才扒了两口饭，彬姐就夹了两块肥肥的鸡翅，放

在我的碗里，说：

「吃吧，这种鸡翅味道很好，现在价钱贵多了，又没有来货，看样子，我们快没福气吃到了。」

彬姐只顾夹着青菜送饭，彬这时夹了一块，硬放在她碗里，说道：

「客人给你『奉承』了，我只好『奉承』你，吃吧，你多吃一点，我少吃一点，弟妹还得吃，不都『皆大欢喜』吗？」

「好了，好了，别再牙尖嘴利了！」

彬姐白了弟一眼，但当眼光投来我身上时，温煦的微笑又荡漾在她脸上，几粒饭粒从她的碗边翻落在桌上，彬姐赶紧用筷子逐粒夹回碗里，我看在眼里，自觉地瞧瞧桌面，唉！自己吃得最不干净，青菜，饭粒零星点缀着。一阵惭愧，耳根热烘烘的。

鬼灵精的彬似乎看透了我，便拍一下我的肩膀，说道：

「别像女孩子般扭扭捏捏，快吃吧，等下多花点时间背英文生字！」

大家默默地吃了一会。

忽地，彬姐问了这么一句话：

「听彬反映，你们认识了一位女同学，人品不错吧？」

最会说话的彬，也闭着嘴，两道疑问的眼光，凝聚在彬姐的脸上。我却盯住彬，希望他能打破沉寂。

「别难为情吧！两个男孩子绝不能同时对一个女孩子发生感情。你们也许会否认，三个人不过在一起学习，何来爱情。这点，我仔细想过，你们不是在团体学习，伙伴多，而是个别和她接触，这样下去，大家感情增进了，临到抉释时，会有一方不好受的！」

彬姐说得很慢，她似乎在仔细观察我们表情的变化。此时，我内心激动得利害，我真喜欢涟啊，而且，她曾和我看过两次电影，逛过植物园；我不敢让彬知道，看得出，他对涟也有好感。倘若瞒住彬和彬姐，继续和涟发展下去，而彬对涟的感情有增无减，终有一天，不是要伤彬的心吗？

我放下碗，盯住碗里的饭。

彬姐的探询眼光，变成问话了：

「彬，你有约涟去跑街吗？」

彬笑笑说：

「我提过，但她反应不『热烈』。」

「那你呢？」四道目光射向我。

「我……和她看了两次戏……。」说着，我不敢抬头，怎觉得内疚，我一直瞒着彬啊！

豁地，我肩膀轻微一痛，听见彬沉而有力的声音：

「好吧，既然她倾向你，好好的发展吧，她，今后只是我的『好朋友』而已！」

彬脸上微红，似乎遮不住内心的波动，两下子扒完饭，站起身说：

「你们慢慢吃吧，我先去房间。」

彬姐低首沉思，轻轻地感叹道：

「他对涟的印象很好，常常听他有意无意的提起，想不到两年前他在这方面栽了跟斗，今天，碰上一个合适的人，但……。」

彬姐说得轻轻慢慢，像静野里的流水声，一字一句那么清晰的落在我心上，又惭愧，又内疚，又觉得彬姐在怪着我。

「你能碰到一个好伴侣，彬会替你高兴，别为他担忧，他是一个性格很硬的人！」

这句话，扫除了我心中的疚歉，他俩姐弟，就是这么好，这么为人着想。我只有像木头人似的呆坐着，内心真有百感交集。

「康，去房间和他谈谈吧！」

「两年前，他……。」

「他也许会亲自告诉你，这件事，他埋的很深，不轻易让人知道的。」

进到房间，彬若无其事地在整理着一些照片和信件，对我说道：

「看看这些照片和信件，然后我告诉你过去的事。」

……

……

突然．一个熟悉的背影越过了马路，正要消失在组屋的拐角处。我似乎在睡梦中被淋上一桶水，惊觉地跳了起来，三步拼成两步，迅速的跑过马路，拐了个弯，还好，发现涟在前面从容地走着。心里一阵兴奋，便加快了脚步，赶到她身旁，忙不急待的喊道：

「涟，等等！」

她转过头来。

唉呀，认错人了，她那儿是涟呢？

（二）

涟的态度突然转变，使我吃了不消。几星期来，生活程序也因此变得混乱。白天工作时，总是神不守舍，有一天，还差点被货仓里行驶着的『插车』撞倒，晚间也停止了学习。自个儿常常发楞，胸海被各式各样的猜测滇洪，有时，觉得涟就在身旁，甜美的笑容，就像往常一样，绽开在脸上。有时，却发觉她处在另一个天地里，和另一个俊伟的男孩子在载歌载舞的欢乐着。

又是一个不眠的夜晚。

躺在床上，细细咀嚼彬的往事，内心起伏翻腾万千情感，是悲？是恨？是甜？是苦？理不出一个名堂来。

彬的爱人----云，背叛了他，涟会走上这条路吗？

云的转变大使人反感，当彬面对人生最严峻的考验时，她却执迷不悟地拉着彬的后腿，希望他能从大门进去，从狗洞爬出来和她结婚。

那天傍晚，在彬的房间里，我激动地听着彬讲过去的一段经历，一段充满风声，雷声的乐曲。

彬说：

「一股半夜吹来的风暴，我们几个人被迫失去了光明；接着，孩子上课的地方也遭关闭了。」

「起初，我被安排在一间十尺见方的房间里，一个人，没有书报读，为了抗拒内心的恐慌，令人气馁的孤独，我默念着那些令人鼓舞的诗句。有时，我发狂似的练习着舞蹈动作，有时，在石壁上寻找那许多小得像蚂蚁的振奋人心的词句。」

「我不知挨过多少拳打脚踢，但有一个信念：决不能变成一条狗。」

「我和大伙所干的事，是有意义的，是应该做的。替村民交涉合理的搬迁赔偿；替失学的孩童上课，指引无数的青年走向一条康庄大道，这并没有错，并没有错！」

「他们问我：你有爱人吗？我冷笑地说：你们『请』我进来，应比我更清楚！」

「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你的爱人着想，岁月是无情的啊！以你这样顽固不化的态度，呆上十年八载是常事！」

「你们就能永远得逞下去吗！」

「我反驳着，胸部又挨了一拳，这有什么分别呢？神经几乎全被殴打得麻痹了！心里燃烧的怒火，把进来时的不知所措一扫而光，至

此深深觉得：和这批人是生和死的对斗，我有一股的惊怯，就将增加他们的一份猖獗。我咬紧嘴唇，默念着在石墙上的那句话：朋友，这是你最艰苦的时刻，也是你最光荣的时刻！」

「哈哈哈，你这笨蛋，说什么理想啦，合理的社会啦，都是放狗屁！」

「这家伙竟得意地朝我脸上吐口水。」

「我挣扎向前．呸！一口血水射到他脸上，当然，这隻狗大发狂性了，他简直把我当成练拳的沙包，拳头像雨点落在我身上，一边咒骂，狂喊着：「我可以打到你死，才说你自杀……。」

彬，是个多么令人敬佩的青年啊！

偏偏他的爱人，使他失望、痛心。在一次会面时，彬听到爱人这么说：

「你也该想想自己的事，想想我的年龄，想想我妈妈，再说，集体的事你也尽了责任，该由别人来做了，你就答应他们吧，出来吧，朋友们也不敢怎样怪你！」

「云，你竟然要我从后门爬出来，真令我失望！」

「彬，你所讲的理想，太渺茫了，我怕，况且，妈一天到晚哭哭啼啼，一个女孩子，能做些什么呢？」

「困难是暂时的，你找朋友们帮忙吧！」

「自从这股风暴来了之后，好朋友们散的散，失踪的失踪，我真怕，怕你永远关在里边！」

「云，都怪我们平时帮助你不够，在这关键的时刻，你不能站稳立场．真使我痛心。你知道吗，在这黑暗的地方，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你的微笑，你亲切的关怀，都使我增加无穷的力量。在渡秒如年的时刻，我想起一块工作的朋友们，尤其在建筑工场上休息时，大家聚在一块儿谈天，说笑。你那张略带稚气的脸，常常被我的笑话逗得合不拢嘴……。这些，这些你都忘记了吗？现在我需要的是你的鼓舞，云，我不能勉强你等我，但希望你不要脱离朋友们，我不能帮助你学习，希望你自强不息！」

「是妈迫着我，是妈迫着我，他们说你会永远在里边……我心里很乱！」

云掩着脸，哭泣着跑开了。

夜很深很深，街边上偶尔传来疾驶而过的车辆声，一切又恢复寂

静。

我侧了个身，烦燥地把被裹住身躯，彬的凝重神色，像揮不开的烟雾，把我的心罩得紧紧。只觉得周身闷热，把被一掀，让它卷缩在脚跟边。

彬对这爱人应当有很深的感情，他该痛苦一个时候啊！

云在那鬼地方被彬训斥了一顿，也不敢写信，或者去探望彬。不久，她和一个邻居结婚了。

彬在那鬼地方磨了近乎一年的时间，终于，他无条件地，胜利地从大门走出来。

涟，会是个爱情不专一的女孩子吗？不，不会的！

她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有多位兄弟姐妹。小时候，为了帮补家用，她和妹妹在放学后，去帮人捡拾咖啡枳，一天傍晚，她和妹妹拖着疲乏饥饿的身躯步行回家，为了拉开妹妹闪避一辆疾行的汽车，涟一个不小心，头额撞在身旁的灯柱上，右眉上至今还留下一道疤痕。

涟在困苦的环境中读完中学，离校后当过小贩助手，电子厂女工。她利用工馀时阅进修簿记，在她的努力下，获得了一份书记工作，由于英文不好，在工作中碰到些困难，因此，她利用时间在成教局黄昏班上课，以期把英文搞好。涟本来有教一组补习，时间上安排不来，她放弃了，一晚，她对我说：

「康，我想回去教那两个学生。」

「你不是没时间而把这份工作辞了吗？」

「是啊！但我担心这两个孩子的学业。」

「那么你怎么打算？」

「我想每星期六去替他们补习。」

「一星期补习一次，家长肯吗？」

「我想义务帮助他们。」

涟虽辞去补习老师这份工作，但责任心使她不能忘怀孩子们的功课，这是值得称许的！

在万颗星的照耀下，我轻轻地亲她一下，说：

「你美，心地更好……。」

涟羞涩地低下头，往我怀中靠，抬头盯着我，眼睛荡漾着幸福的光芒，我的内心，洋溢着的是一阵喜悦。

我是个相貌平凡的青年，入息低，而且拥有的是蓝色登记，在生活周围，多少青年人条件都比我强，他们追缠着涟，大献殷勤，可涟却拒他们于千里之外。为什么他会喜欢我呢？在多次的谈话里，她都

避而不答，可我却持着这股傻劲，非找出原因不可，也因为这件小事，我和涟还闹了一次矛盾。

一天晚上，我半开玩笑的这样问她：

「涟，以你这样的条件，为什么偏偏选上我呢？」

涟起初笑而不答，我却加紧地激她。

突然，她笑容不见了，脸上像蒙上一层冰霜，坚决地说：

「回去吧！」

「什么？你生气了？」

「没有，回家吧！」

「刚出来嘛！这么快回去？」我有点焦急，但以为涟在开玩笑。

「你不回，我自己回！」

或许我刺伤涟的心，她真的生气了。她一直避开我，不和我交谈，不接电话，不写信，好言好语地向她道歉，解释，她才说出那么一句话：

「我不喜欢像你那么唐突的问诂，在家里，我生气了，也是一声不响地闷上好几天，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这样的性格是不好的，明知应该批评涟一顿，却怕她不高兴，只好闷在心里。我深爱着涟，每当一想起她，多么乏味难搞的工作，也不当一回事。这就是爱情的力量么？为了不使她对我反感，我尽量避免，甚至不敢批评她。而她对我的工作，学习、为人，也不曾提过什么意见，难道我没有缺点吗？我们俩都不敢正视对方的错误！

无论怎样，涟在我心中是那么完美，一点缺点，不能遮掩她令人喜爱的形象。

一个星期天，我、彬、涟，学习英文后，在路边咖啡摊喝茶，大家兴高彩烈地谈着时事，学习和工作。

彬说：

「近来我觉得身体比较壮了，但我姐姐的头痛一直医不好。」

「给医生检查过吗？」我问，涟闪着明亮的眼睛，似乎在打着问号。

「老说没事，每次都拿止痛丸回来。姐姐也是怪倔强的，说什么一点病痛不值得大惊小怪，还坚持车衣赶货给人家。」

「家里经济很困难吧？你大哥还需要你们资助吗？」

「他已找到一份工作，半工半读勉强过得去，有时还要寄点钱给他。但我们都为他自豪，此地扼杀了他学习的机会，但他能突破万难，去外地升学！」

彬津津有味咀嚼着面包，话儿从他口里流出来，像午后的微风，令人舒畅，涟静坐在一旁，注视着还未喝完的茶，偶尔抬头看我一眼。

突然，彬提高了声调，肯定的说：

「我该回去工作了！」

「去做建筑？」

「嗯，有了工作，也能分担姐姐一份责任。」

「你才从那鬼地方出来，身体还未完全复原嘛，建筑的工作比较粗重啊！」

「就找其他工作吧！」涟打破了她的沉默，这句话似乎轻轻地从她的心底深处钻出来。

「你就替我找份工作吧！」彬风趣地盯住她。

「你知道，我的朋友不多，我会努力去打听。」涟认真地说。

「不用了，暂时我不能固定的工作。目前我在文娱团体里负责排练舞蹈，没法安排好时间。再说，在建筑工场上锻炼，也是好的。」说到这里，彬故意加重语气对我说：「你和涟也该到群体里去学习。」

这个问题，彬对我提过几次了，我总不给他完满的答复。我惭愧地低下头，最近，我花更多的时间陪着涟，让爱情把自己圈在小圆圈里，明知这是不好的现象，但我不想更改现状啊！还好，邻座传来两个青年的喧闹声，引起彬的注意。

「我才从内地出来工作两天，钱还没赚，手却跌伤了，怎么可以回去呢？」

说话的是一个手臂包扎一块白布的青年，另一个肤色较黑，身裁较矮的青年还是重复那句话：

「你的手扭伤了，在这人地生疏的地方，谁来照顾你呢？我要到别间工厂去工作，不能在你身旁啊！」

耳闻目见，对于这个受工伤的朋友，我只是深表同情。彬皱了眉头说：「是两个半岛来的工友」，说完，就走到邻座去，对那受伤的青年诚恳地说：

「朋友，手跌伤了是吗，看了跌打医生了没有？」

「我们没有熟人，找不到可靠的跌打医生，熟的朋友在别的工厂工作，联络不上；西医我们又不敢去，真不懂怎么办！」

彬听了，满怀热情地说：

「跟我来，去让我朋友瞧瞧吧，他接骨疗伤相当有经验的！」

就这样，我们陪那位青年去看伤。遵照跌打医生的吩咐，伤者要服两贴中药，但去那儿煲呢？

大家在想法子，涟提议说：

「反正你的住处离我家不远，我煲好的药，你晚上过来喝吧。」

这件小事，彬和涟关怀人的温暖，使我深深感动，觉得周身热烘烘的。

一系列的事件，证明了涟是个有认识，负责任的女孩子。爱情非同儿戏，她当会严肃对待。最近的转变，或许是她个人，或家庭遭到不如意的事的结果。我应该进一步去关心，帮助她，怎能怀疑她，往坏的地方设想呢？

至此，内心的波动，像风雨后的海面，逐渐趋于平静。但睡意却迟迟不来，为了使自己入眠，我服了两片具有催眠作用的『延胡素』。

（三）

由于昨晚睡得不好，一睁开眼，觉得口干唇焦，头里像堵塞住什么东西，昏昏沉沉的。我不禁焦急起来，别闹出病来啊！心想，若能出出汗，也许会轻松些。打定主意，也顾不得洗脸刷牙，便扑倒在地上，手脚并用作起 Pumping 运动，没几下子，便觉得周身乏力，气喘兮兮，看看温暖的被窝，真想倒头再睡。随即一个念头闪来，一点伤风感冒，就觉得半死不活，不让人笑脱门牙才怪！过去半工半读的日子里，我不也经常吃这样的苦，有时穷透了，还不是啃面包喝开水过日子？如今生活稍微安定，就敌不过一点病痛？想着想着，免不了自我批评一番，便坚持做了半小时的运动，汗水把背心浸湿了。用干布抹着身体，觉得周身轻爽。此时心中还有点自豪：我毕竟还有斗志。

来到码头的货仓，货车还没来，便信步走到岸边。清晨的海风，送来一阵阵凉意和咸味，昏沉的脑袋，顿时像被淋上一桶水那样清爽。极目远眺，天幕，海水，两片浅蓝的颜色在天边构成长又弯的锐角，深蓝的远山，蜿蜒起伏其间，晨雾未褪尽，似在山间处洒上层层白粉。几艘小船，风帆，零星地散布在海面上。五颜六色的浮标，载浮载沉地摇晃着脑袋，似乎在赞叹：天气多晴朗啊！远洋轮，隐约看得见有些烟囱在冒烟，要起航了吧，有的似乎在做美梦，一动不动。

这是一幅令人赞叹的图画。看着看着，不自觉地心胸宽广了许多，往时对着银光闪闪的大海，，点缀其间的风帆，玩具般的远洋轮船，我会有不尽的憬憧，甚至会想起涟，彬，想起文娱团体里的许多朋友，以及许多激发人们向上的精彩节目。但此时的我，心里纠缠着数不清的结，对着眼前美景，无心欣赏，我需要殷切的关怀，需要亲情的温暖。不期然地想起了妈。对于妈，我有说不出的内疚，她和弟弟相依为命，作为长子，本该在家庭里照顾他们，但我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与学习的方便，和许多年在此地建立起来的友情，我远离家园。我有过美丽的憧憬，若涟和我结婚后，能回去和妈一起住，那就不会一颗心两头挂了。可是，如今事情起了变化，慢说和涟结婚后回去和母亲团聚，就是在爱情的道路上，第一个浪头已经使我吃不消了。

起货工友来喊我，才如梦初醒般走回货仓。

工友们上着一包包的石灰粉，我也把外衣除下，稍曲着身子，把一包包石灰粉捧抱在腹间，迈着八字脚，从『木架』处把它送放到车头上。我是出货书记，公司没规定要帮忙上下货，一路来，工友们劳作时，我都帮上一把。今早，我默默地，忘我地把纸包往车上送，汗水在额头上汇成一道小溪，往脸面冲流下来，眼眶渗进汗水，一阵微痛，赶紧侧着头往胳臂一擦。不多久，汗水使我变成落汤鸡，衣服各处沾着石灰粉，像乱七八糟地涂上白漆。一个工友好奇地问道：

「财副，今天你怎么了？」

我摇摇头，苦笑一下。忙加快脚步，让自己陶醉在热烈的劳动中，忘却烦恼。

出完货，回到公司等分配隔天的工作。我对负责书记说有事，提早放工。

回住处冲个凉，换了衣服，又匆匆赶往涟的工作处，准备见面和她谈个明白。

涟的办事处，是设在一间堂煌建筑物的二楼。离开放工还有一段时间，我浏览着建筑物内的许多厨窗摆设。五颜六色的服装，各式各样的化妆品，新款鞋子，精工巧琢的珠宝玉器，令人眼花撩乱的手表，相机，电视机等，争相炫耀着，无声地在鼓励人们趋向奢侈的生活方式。涟最近在外表方面也刻意的打扮，这是否环境的影响呢或是思想本质起了变化？我真不敢想。

涟是间贸易公司的抄账员，工作相当琐碎繁重，不时要加班抄抄

写写，而她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她曾说：「这儿环境清幽，适合我的性格。」我不敢贸然走进她的办事处，只倚在门口处不远的栏杆上等她。

几个星期过去了，赌气该有个完的时候。难道，她发觉我不是她理想的对象，故意疏远我？或者，她有苦衷，不得不走上这条路。或许，她用这种方法来考验我对她的感情，这不大可能，万一真的闹翻，她也是不好受的，有什么其他原因呢？难道，难道，她已另有爱人，『移情别恋』？

不会的，她不是这样的人！

当我把目光从办事处门口，移向厨窗里的布娃娃时，我发现布娃娃咧着嘴在哭。布娃娃的脸膛像挨过揍似的，又肿又红，布娃娃都在厨窗里伤心的啜泣，哭声使我低下了头，我闭起眼睛，布娃娃是不会哭的，是我的心在哭泣。

两年来我自信对于涟有一定的了解，我断定她决不会变心！像阴霾的天空，透过一片阳光，我暗中自责，又尽往坏处想啦！

五点正，各间办事处，吐出男女职员，他们下班了。

过了二十分钟，这座庞大的建筑物，除了几个闲荡的人外，一片冷清。

涟又加班了吗？想进去找她，一直犹疑不决。

又是廿分钟，我已学会忍和等了。

突然，办事处的门打开了，涟，伴随着她的，还有个男子。

他，帮忙她拿东西，关门。

他和她有说有笑，怪亲热的，一起步下楼梯。

他和她并排在路边等『的士』，他上车，她摆摆手，似乎依依不舍。

我不知道，我怎样走下楼来。

我不知道，心底涌升上来的，是什么情感，我只觉得，周围只存在我，她和他。

我庆幸，手中没有致人死命的武器，否则泛滥的感情，也许会淹没理智而干出傻事。

我一直用深呼吸，吞口水来平静自己。今天，我才明白涟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看看那个『他』随『的士』远去，我跑前，喊道：「涟！」

她回头，冷漠的看了我一眼，迳自拿着信，走向邮筒投邮。我趋前要帮手，她坚决回绝。

「你不要用这种态度对我，我们谈个清楚吧！」心中虽有一股怒气，我却冷静的说。

「没有什么好说的，过去的让它过去！」

看样子，涟已决心和我分手。一股茫然若失的情绪，使我的语调充满着恳求。

「涟，我们认识两年了，了解也不算浅，我有什么缺点，什么地方得罪你，尽管提出来，让我有机会改正。在爱情道路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希望我们能克服这次的波折，使我们的感情，认识更加深一步。」

……涟把目光投向远处，紧闭的嘴唇，似乎对我无动于衷！

「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只要坦白，把问题摆开来，我们若不能处理好，周围的朋友，会乐意帮助我们的。」

涟扫了我一眼，立刻低下头说：

「我们之间没有感情！」

宛如一阵响雷，令人不敢置信，她的借口，使人气愤，我忍着要爆发的怒火，一字一顿的说：

「没—有—感--情--？」

「是的，过去的都是假的。」

一听，我隐约猜到九分，她要摆脱我。为了要『套出』真相，我把语气放得温和：

「好吧，过去的让它过去，其实，我们只是爱人关系，在法律上，是没有权利束缚，干涉对方的自由，你若能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朋友』我将会替你高兴！」

沉默。

「是不是有了新朋友，说吧，反正迟早都要知道的！」

又是沉默。

「说吧，我会勇敢面对现实！」

不知过了多久，涟才点一下头。

一股受欺骗，被侮辱的感觉使我内心一阵绞痛，心中燃起了怒火，但我深吸了一口气，极力保持镇定。

「是刚才那位？」

「不是，他是来修理计算机的。」

「为什么你和他那样亲热？」

「我知道你会来……。」

「故意做给我看？」

「他真的是修理计算机的，要不，我介绍给你认识。」

「他是一个工人，是个思想正确，做事有责任感的青年人。他也参加过健康团体。」

我已经忍无可忍，她背叛了我，移情别恋，竟大言不惭地替他涂脂抹粉，我紧盯着她说：

「一个思想正确的人，会在别人恋爱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从中介入吗？一个不尊重别人幸福的人，会带给你幸福吗？」

涟眼眶红了，我语气更形严厉。

「你有一定的认识，受一定的教育，处理恋爱问题竟这样草率，始乱终弃，我真怀疑你以前付出的是什么感情，算我倒霉！」

两串泪珠，挂在脸上，我像追逐着战败的敌人，步步紧迫地说：

「原来你平时的表现都是虚伪的！」

涟啜泣着，肩膀上微微抽动。她突然除下颈链---我送给她的不值钱的礼物。递还给我，说：

「你拿回去，我自由了！」

「这条颈链并没有束缚你的自由，别还我，它已经变质了，我不会要的，丢掉它，或者留给你将来的女儿戴吧，叫她别学你玩弄感情。」

我猛转身，大踏步地离开。

（四）

回到住处，整个人像瘫痪似的倒在床上。刚才把几星期来的鬱闷，担忧发泄完了。此时心里反而有点反悔：我不该粗声粗气责骂她，她反映的事情是否真实，倘若她对我毫无感情，怎么会哭得那么伤心？越想越不对，赶紧跑出去打公共电话，刚好她来接听。握着听筒，喉咙僵了似的，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今天，我态度不好，别……放在心上，涟，你若有苦衷……我希望……再详细谈一次……我的态度，请你原谅……。」

「别说了！」她嘶喊着打断我的话。「自量点，以后别再打电话来，不要干扰我平静的生活！」

「拍！」电话挂断了。

我放进一角钱，擅抖着手，转着号码。但她听到是我的声音，立刻挂断。我连续打了几次都没有机会谈话，直到银角都用完了。我颓然坐在电话旁石阶上，傻傻地盯着车路上疾奔而过的车辆。

我不知在石阶上坐了多久。

茫然若失的情感，满腔的哀愤，极需找一个人来倾吐啊！彬，或许他会帮我解决这件事，一丝生机，使我打起了精神，赶去他的家。

到了彬的家，才知道彬姐进了医院。由于病况严重，彬的家人轮流在医院守夜。赶到那里，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彬独自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坐着，我把带来的两罐鸡精交给他：「晚上守夜时喝点。」

彬接过，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和我一起走到走廊尽头的长椅旁，那里，可以望见周围团团浓黑的树影，暗淡的下弦月。冷风阵阵吹来，加上医院肃穆肃杀的气氛，阴森的可怕。

彬红着眼，眼眶里泡着两弦月光，他好像忍着要迸发出来的哭声，说得那么不流畅：

「姐姐头痛已有几年了……每次经医生检查后，都说没事，没事，领了些止痛丸回来，服了就算了……。因为时常发时常停，服药后，就好些，大家也不放在心上。最近，常痛得冷汗直流，又常忘记这忘记那，记忆很差……还有，站在高处就会头晕眼花……。对本地医生，我没信心，设法安排她去外地医治，但是……中午，她把吃下的东西都吐出来，跌坐在地。她昏迷之前，要我拿一张相片给她，她擅抖着手，接过相片凝视了好久，就渐渐昏迷过去了。

「谁的相片？」「她的爱人。」

「我感到意外，彬姐病重，他知道吗？来过了没有？」

「他--不--能--来。」彬手肘支撑着腿部，把脸埋在掌中，此刻我几乎听到他激动的呼吸。我与彬姐不很熟，彬也很少谈到她的私生活，她有爱人？为什么不能来，急于了解，又生怕任何的问话，会增加彬的悲痛。远处夜虫在低语，间杂着病房断续传来的病人呻吟声。

寒意渐浓，我摸了自己的额头，觉得发烫，彬在我心目中是个乐观、坚强的青年，原来想叫他解决自己与涟的事，如今见他满脸悲伤，神情沮丧，我说不出口，不禁深叹一口气。

「康，别难过！」彬突然抓住我的肩膀，提高声调，说：「我姐姐的病情应当早就能检验出来的，但在这样的环境里，有责任感的人毕竟少啊！她的爱人，在她病重时也不能探望她一下，他被剥夺了自由……已经十多年了。」

「彬姐一直等他？」

彬无限感慨地点点头，踱步到窗边，把视线投向偶尔划着闪电的漆黑夜空。

我无法以言语来安慰这位伤心的朋友，彬姐病危，使我这颗沉重的心更增添了许多重量。病房口停放着一辆运尸的四轮车，车头锌板制的脸罩，造得那么合适的把柄，使我连想起被病魔夺去生命的病人，如何从病房推出走廊，利用那特大的电梯，运到楼下，然后一路推到贮尸房……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当我一联想起患上绝症的彬姐，泪珠竟扑簌簌地掉下来。

不知彬在我跟前多久。但见他用梳子整理了蓬乱的头发，掏出手巾用力的擦着脸庞，登时显得精神焕发，他用坚定的语气说：

「别太难过，这种悲剧每天都在发生，我们要认清根源。进房去看她吗？」

我摇摇头，我真的没有勇气去看一个面临死神的人。我失魂落魄地呆坐在椅上，涟和彬姐的影子在我脑海里交迭出现，此时，极需人家关心的彬倒关怀起我来，他问：

「你精神这么差，病了？」

我苦笑着，摇头。

「工作有麻烦？」

我咬着嘴唇，忍着感情被玩弄的悲愤。良久，终于迸出这一句：

「我和涟，完了！」

彬突然捉住我的手，吃惊的问：

「为什么？」

经彬一问，我的言语，像缺堤的江水，一股脑儿的向他倾诉。

彬听完后，没即刻表示什么意见，反而将彬姐和她朋友的事讲给我听。

原来，收藏在缝纫机抽屉的相片，就是彬姐的爱人---志民。

他来自半岛，在此当巴士司机有卅多年了。他只念完小学，可是，知识、学问却不下一个中学生。他好学好问，只要他觉得所学的对他有帮助，对搞好工作有益处。在工会里，他曾被选为财政，由于算术不好，碰到不少困难，致使他下决心学好数学。在朋友的帮助，和系统性的学习下，他进步神速，在一年内，他学会普通代数、几何，而且雄心勃勃的要钻研下去，使到一些受过中学教育的朋友碰上他就喊：「亚民，又有什么问题要考我们了！」

「他不大爱说话，不高谈阔论，大伙聚在一起，沉默的时候多。但有什么意见提出来，总那么简短有力，叫人服服贴贴。」

「通过朋友的介绍，他在我家租了一个房间。那时，附近的一间文娱团体成立，极需人手，他接受朋友的建议，参加了团体的工作。当时，我念小学，家穷，上课后就提着篮子四处叫卖姐姐做好的笋稞。姐姐念完小学就停学，她替人洗衣，车衣，负担家用。父亲回家乡去了，母亲料理家务，大哥也是在半工读的困难环境下念完中学。自从志民来到我家后，很快的和家人打成一片，不久，我和姐姐参加了工会的学习班。志民工作尽责，学习认真，忘我的为村民谋福利的精神，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在他的督促指导下，我们进步的很快。他的处事与为人，正像一面指南针，在我们前进的大道上展示了正确的方向。」

「我不知道他和姐姐的恋爱几时开始。姐姐当时是负责缝纫班教导员，为了工作他们常在一起，倒没引起我的注意。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他们在我家厨房里的谈话。」

志民说：

「这个月的洗衣费你收下吧！」

「不用了，还计较什么？」

志民坚决的说：

「不，你得收下，多少也能买些用品。」

姐姐显得牙尖嘴利的顶回去：

「我可以收下你的洗衣费，你替我补习怎样算？」

「……」沉默了一会儿。

「再说」姐姐的语气特别温柔！「我们之间为什么要计较这些呢？」？

听到这里，我自动跑开。过后，我仔细观察他们，果然异乎朋友之关系。

他们的恋爱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互相批评、督促、一起学习、进步的基础上。为了集体的工作，他俩曾经争论得『很凶』。

姐姐反对他介入迫迁的事件非常担忧，而且有不同的看法：

「那批家伙会雇佣流氓对付你的！」

「不见得吧！」志民好像若无其事的答道。

「两年前有个村民搭建一间猪寮和他们争吵，后来不是被毒打一顿吗？」

「这次事件和上一次不同。」

「他可不对付村民，对付你们几个作头的。」

「这样，只能引起公愤，暴露他们的无理和懦弱。我们的一点牺牲，会换来更多人的觉悟！」

「我不和你争了，希望你多小心！」

「果然志民料得好，对付他们的，不是流氓，是比流氓更可恶的手段！」

转眼间，他被陷入黑暗的笼子，已经十多年了。

姐姐和他虽然被隔离开来，但在美好的理想，坚贞的爱情鼓励下他们不曾在残酷的现实下低头。

每当志民获悉姐姐那份『坚持等他』的诚意，在信里总气魄万千地写道：「我决不会令她失望，我一定要坚持！」

我陶醉在动人的叙述里，他讲完了，在静默里，我尝试捕捉志民敬人的形象。

彬拍拍我的肩膀，温和地说：

「回去睡吧！」

我无言盯住他，一夜间，他似乎苍老几年了。

「把你和涟的爱情，和我姐姐与志民的感情比一比，你的心情就不至于那么难受了。我会设法和涟谈一谈。」

（五）

「康啊，你的电话！」

从来没有人打电话来公司找我，来不及猜想是谁，赶紧抓起听筒：

「哈罗，我是，什么？有急事要说，好的！」

我顾不得向负责人请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来到公司附近一间咖啡店。

彬有要紧的事要谈，是关于涟的，还是他姐姐？

一天不见，彬的两颧像突然长高了。

叫过咖啡，我静了一会，等着彬说话。

「先谈你的事吧！」彬轻搅咖啡，说：「整个月没有见过涟，她倒有些变了。」

「你说涟喜欢穿戴打扮了？」

彬点点头。

「这有什么奇怪，职业女性通常都较注重装饰。」我替她开脱。

「不那么简单。刚才我去做一些手续，路过她工作的办事处，便进去找她到外面谈，她……。」

「她态度怎样？」我啐然插嘴，与涟和好的欲愿逐渐升高升高。

「开始她坚持是你们两人的事，不必麻烦别人，我本想打退堂鼓，不过，我看她并没有和爱人闹翻后那种不开朗的情绪，有点起疑，她真的不把这事件放在心上，而你却为她失眠痛苦，作为朋友，我必须插手解决，因此坚持要她出来谈个明白，可是她还推三推四，态度有点冷漠，我不禁有点冒火，说：「恋爱是双方的事，有开始也有个结束，难道你怕向朋友讲出实情吗？」

「我已经把真相告诉他了！」她答道。

「这么说，你是有了新的男朋友才和康闹翻？」

「我觉得他有点自私！」

「你批评过他吗？尝试帮他克服缺点吗」

我对于她那样草率处理恋爱问题的态度非常不满，当时我也有点激动，语气也加重点说：

「你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是否会痛苦，不是更自私吗？」

听了彬的叙述，我知道和涟的关系彻底完了。反而平静下来。我不想再谈她了，更不愿她的一点影子，浮现脑际，便转口问道：

「你姐姐病况怎样？」

「她……已经去了，今天凌晨三点！」

「怎么？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却为了我的事浪费时间！」

「你最近精神很差，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怎样也得面对现实啊！我姐姐算是无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遗憾的是她不能看见她所憬憧的生活环境，她再没有机会向她的爱人倾诉这几年来的生活遭遇。为难的是：要怎样把事情告诉志民。」

彬失去心爱的亲人，还能按捺住悲伤替朋友办事，鼓励朋友；我算得了什么——只不过在恋爱的道路上摔斛斗。

我的情感毕竟太狭窄了——竟然为着涟那看似纯真的笑容，瓜子形的脸庞，美丽的眼睛，和那了解不彻底的『责任感』而精神恍忽，睡不安宁！

在沉思中，彬突然按住我的手，说：

「你和涟的感情，一开始就有点不妥，算我失责，没有好好关心你们！」

「难道和她由同学发展成爱人，犯了毛病？」

「这倒不是，康，坦白的说，你一开始是否被她的外表所吸引，我几乎也犯上这错误。你们闪电似的恋爱，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当时，你们心里除了甜蜜的爱情之外，还容纳得下大多数人的苦和乐吗？现在你失去了爱情，心里的空虚和难过，我是会了解的，但我希望你能因此而积极，振作起来！」

「为什么你不提醒我？不帮助我们？」

「康，别激动，要了解一个人，并非在短期内可以办到。一个人的好坏，是需要许多事件，和时间来考验的，我承认对于你们的关心不够，这是我不好！」

我低垂着头，把脸埋在双掌里——彬姐逝世，涟的『肯定』分手——这双重打击，是严酷的感情考验啊！

回到公司，领了明天的工作，便骑着那辆陈旧的摩哆单车，来到住所附近的一片大草场。草场上几组足球队正热烈地进行比赛，我选了最少观众的一组，在场边坐下观赏。想起念高中时，每当傍晚，总来这里散步，有球赛时，我会选上观众围观如堵的热门队伍，每每为他们精彩的球技，高昂的斗志而喝彩、欢呼。那时候，自己参加学校的戏剧团体演出，处理每件事，就像守门员那样全身充满干劲对着劲射的来球，一纵一跳，一横一击，那样的一心一意，不为自己，只为群体。如今在社会上磨炼了几年，却变得老成世故了，虽然，心中那股对美好社会憧憬的火焰没有息灭，但好像已临『风烛残年』了。彬

不时想鼓起我这股热情，积极参与推广健康文娱的工作，总被那烦死人的业务，和迟疑不决的态度所拖延。时至今日，渴望在爱情的小天地里，筑一个美丽，幸福的小窠，不想却被碰得鼻青脸肿！

我侧卧在草地上，看看那天边夕阳馀晖，把云朵渲染成种种令人陶醉的颜色，不禁思潮如涌：涟，她现在能在身旁一起观赏美丽的晚霞多好啊！彬姐去世，应该通知她，何不利用这机会，去试试她的态度，打电话吧，又怕她一下挂断，登门造访，她那不通情理的姐姐，真没胆量去应付。思前想后，终于决定打电话给涟，不出所料，她一听见我的声音，立刻挂断。

没吃晚餐，只买了一包花生米，让咀巴机械式地咀嚼着，双脚也机械式的移动着。此时此刻，连骑摩哆单车也觉得累赘！

「哼！参加健康团体的正派青年，他是谁，他会横刀夺爱，真他妈的……。」

「涟----一路来被认为性情温和，心地良好的女孩子，会一下子反目无情……。」

「唉！大概是自己经济条件差，长相差，才……。」

「笛！」一辆汽车擦身而过，吓了一跳，气煞的骂声：「见鬼！」

不知步行多久，来到×街一间殡仪馆。

彬正忙着安排桌椅，我上前帮手，他一见我，问道：

「吃晚饭了吗？」

我苦笑地摇摇头。

「你又为涟吃不下饭了？」

我又苦笑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看开点吧，那边桌上纸袋里还有几个肉包，就暂时填填肚子吧。」

「不必了，我不饿！」我迳自开了瓶汽水，在神台旁的一张椅子坐下。

神台上置放着香炉，供着几味彬姐平时爱吃的甜品，香炉上青烟嫋嫋，不断向四周扩散，把棺木前彬姐的遗像撒上一层云雾。像片该是多年前拍的吧，微笑着的嘴角还洋溢几分稚气。额前那撮刘海；和椭圆形的脸庞配合得恰到好处，益发增添几分秀丽。此时此地，想起她那温和的谈吐，灵巧的车衣手艺，不禁心酸。这一切，现在都钉盖在棺木里面了。亲人啜泣着在为她烧冥纸，一张一张，纸钱在火焰里顷刻化为灰烬，随着微风，飘落在棺木周围。

彬大概看见我在发呆，走过来说：

「我不信这一套，只是亲人邻里的意见。唉！对死人种种的『超

渡』，只是借以减轻活人的痛苦！」

我无言以对，楞在一旁。

八点过后，吊丧，慰问者陆续来临，把马路旁的桌椅挤得满满。我问彬：

「你有这么多的朋友？」

「多数是过去团体里的朋友，大家都分散了，趁这个场面，聚一聚也好！」

谈完话，彬又忙着去招呼老同学，老朋友。这个吊丧场面，有个特色，就是没有赌博，青年人聚在一块，谈生活，论时事，吐心里的不满，一片闹烘烘的。

突然，一些青年朋友谈话吸引了我的注意：

「彬的姐姐是志民的爱人？」

「是啊？」另一个朋友答腔。「志民还在那鬼地方，不知道他获得了坏消息没有。」

「这倒要问问彬。不过，志民能受得了这场打击吗？」

「几年磨炼都顶过来了，现在彬姐不幸逝世，他肯定会把悲愤化为力量，我对他有这样的信心！」

「志民真是好样的！」

「有一次，我正好搭上他驾的『巴士』上工，半路遇上一个瞎眼的老者要过马路，由于车多，几次都被车笛唬退了，弄得惊险百出，志民看在眼里，立刻煞车，从司机座跳下去，扶着瞎眼老人过路，回来正要把车驾走，却被一名『白衣』挡住，说他阻塞交通，要抄礼申。志民虽然据情相告，但对方蛮不讲理，结果，一时性起便和那家伙吵了起来，说：「你抓我进监牢，我也不承认『沙拉』，当时我也下车替他助威，越来越多围观者都指责那『白衣』无理，最后只好放弃抄牌，悻悻然地跑开！」

「还有，那次地主无理迫迁，志民把村民都组织起来，大家互相支援，敌忾同仇，把那批家伙的气焰压了下去。」

「在团体准备演出时，他作布景，钉道具，忙到天光，第二天照旧上工去！」

……

……

这批青年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在表扬志民无私的事迹。还不时提到彬姐，语中充满敬佩，也带着几分愤恨。我猛然自责，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做过什么意义的事？

虽是「吊丧」的场面，大伙儿把彬姐不幸逝世的哀痛，(交织在对)生活，对环境不满的情感里，尽情倾吐，气氛显得热烈，嘈闹！

突然，场面一下子静了下来。像一位老师突然出现在沸腾着的课室。

静，静得令人窒息。

大概有谁忍不住．站起来狂喊：

「志民，志民！」

随着他的喊声，几百道目光射向神台，只见一个人站在那边，微低着头，默默地致哀。

彬站起身，跑过去。

大伙儿也一个个地离开座位，靠拢在邡个人身边，向彬姐致敬。我坐在神台旁不由自主直起身子，满脑问号地盯住这个人：他就是志民吗？高瘦身躯，尖削脸形，额头上几道明显的皱纹，加上头发微秃了，使人觉得他比实际年龄苍老了许多----根据彬的反映，他不过三四十岁吧了！

过一阵子，他转过身来和大家热烈的握手。彬介绍我认识他，他那深邃邃炯炯发光的双眼，直看得我心里发慌----眼前站着的是一个为大众利益献身，大家敬佩的好人啊！

经过十多年的磨炼，斗争，今天，他终于「无条件」释放了。但没有想到彬姐竟离他而去，这对在火焰中锻炼的爱人，有机会见面时竟然阴阳两隔。

一些朋友安慰他别难过，他沉而有力的答道：

「悲痛是难免的，但更多的是复仇的火焰！她是一个好女孩子，我为她骄傲！」

天哭丧着脸，微雨霏霏，是彬姐出殡的日子。

灵柩车在路上慢慢的行驶，后面跟随着一队送葬的人。亲人的啜泣，哀哭，像连绵不断雨丝，令人心酸。

我和彬并肩走着，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彬姐是不该这样早离开伙伴们，她脑里的肿瘤应该在爆发前就检验出来，是不负责的医药制度夺去她的命！

昨晚，志民，彬，我谈了个通宵。

志民了解我和连的事后，拍着我肩膀，说道：

「不要只为你个人着想，就不会感觉难过了。也不要把责任推在连的身上，毕竟，在这样的社会下，这种事是层出不穷的！」

志民的一番话在我脑海里一直回响，心中也不像从前那样忧闷，难过。

望一望出殡队伍的每一个年青的脸孔，使我对志民的一句话有更深的体会，他说：

「目前这样情形是暂时的，大家不要气馁，凡是对群体有利的事，都要去做，好好去关心，团结周围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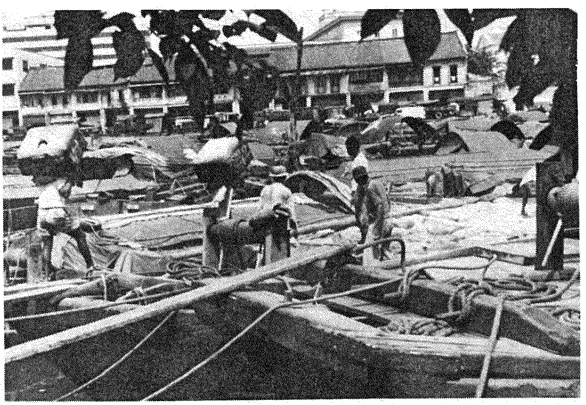
雨点逐渐密起来了，众人还是无动于衷的跟在灵柩车后边走，自从志民昨晚和大家团聚后，每个人兴奋异常，在前进的道路上，多了一枝明亮的火把。

突然，一辆簇新的汽车，在队伍旁烦躁的响着车笛。把众人视线吸引了过去。

那不是涟吗？她就坐在车的前座，依偎在一个男士的身旁，她一接触我的目光，赶紧把头低下。

我没有一点惊愕，这感情的累赘，算是完全解除了，心里反而异常平静、轻松。

突然，我发觉自己落后了，赶紧加快脚步，赶上彬和志民！





阿青嫂

燥热的六月天；傍晚的夕阳像血般鲜红。

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人群，在这放工的时刻，车来人往，更显得急迫拥挤。

阿青嫂随着人群涌出永平大厦；他揩着额上的汗，松松有点僵硬的十个手指头，抬头望了望矗立在路旁的大钟，迅即拐弯走进鱼巴剎，随便挑了一些鱼和菜，又匆忙忙的挽着脡菜走向对面的候车站。

巴士车转了一个大圈，停在路旁；阿青嫂匆匆的下了车，一面揩汗一面朝明达华村走去。

明达华村离市区不远，乘巴士车约半点钟就到了，这是渔人聚居地；住在这儿的多是华人，也有一些马来人和其他种族；村里除有商店，合作社等，尚有一设备现代化的小学。

虽近傍晚了，太阳仍散发最大的威力。阿青嫂没有撑伞，汗水不断自她鬓边额角淌下，衣衫前后也湿了一大片。

『阿青嫂，刚放工回来吗？』她低着头走着，冷不防耳畔传来耳熟的声音；她气惊地抬起头，在夕阳下看到一张正直淳朴，微笑的面庞。

『是的，陈先生。』阿青嫂微微一笑：『你上哪儿去啊？』

『我下巴剎去买些东西。』陈明峰以手遮额，挡住耀眼的光芒：『我有一些衣服要洗，明天我拿给妳，还有我一位新来的同事也想请妳替他洗衣服。』

『好，明天早上我就去学校的宿舍拿。』阿青嫂把脡菜由左手交到右手。举起手背揩着额前的汗。

『也好！我先走了，再见！』陈明峰骑着脚车，走了。

阿阿青嫂又低着头，跨大脚步急急走着。

推开铁丝网的大门，由小厅里传出婆婆的声音：『……现在是媳妇的世界……以前我们做媳妇的多苦啊，现在的媳妇又好命又厉害，什么什么敢顶婆婆敢骂小姑，爱怎样就怎样，一点也不听老人家的话。咬呀呀，妳们瞧瞧啊，现在都几点钟了，还不回来煮饭，孩子也不顾……唉，我们李家也不知做了什么缺德事啊，娶了个这么败坏家门，

遭神惩罚的媳妇……。』

阿青嫂的心刺痛了一下，她从窗口望进去，只见婆婆和几位邻人坐在小厅里聊谈。

『李老太，不是我爱搬弄是非说闲话，我可是一片好心哪。现在的女孩子读了几年书，就学会了什么开明啦，时代啦，新潮啦，跟男人搞三颠四的，妳不看看，阿华嫂的女儿还没结婚就弄出个大肚子来；我说啊，李老太，妳可要小心提防妳的媳妇，她长得不错，又是桃花相，在外头抛头露面的，一定会跟男人勾勾搭搭，万一弄出事情来啊，那就丑死了……。』阿青嫂认得这是村里有名的三姑罗大婶的声音。

『李老太啊，妳也太软弱了，妳应该管管妳的媳妇，拿出做婆婆的本色来啊，妳不瞧瞧，一个单身寡妇替单身汉子洗衣服，多难看；妳不听听啊，人家讲妳媳妇啊，讲得多臭……。』『李老太，妳这样不管妳媳妇，她还以为妳怕她呢，越来越大胆呢……李老太，妳得当心唷，有一天妳媳妇会爬到妳的头上来……。』『现在骗财骗色的坏男人多得很……妳的媳妇年轻好玩，懂得什么……。』『李老太，妳真该拿出婆婆的威严来，要妳媳妇好好在家，敬神拜佛，把晦气从李家扫走……。』『唉，一个寡妇跟男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也太不像话了。』大家妳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

一股怒气夹着悲愤涌上心头，阿青嫂咬着唇，提着腿菜，绕过前门，由后门进入厨房。

把腿菜放下，她猛地感到一阵虚弱，异常疲乏；她叹了口气，倚在墙边喘息了好久，走到水喉旁洗了把面，然后开始淘米煮饭。

『喂，这么久还没煮好饭啊！？』阿青嫂回头一看，见小姑玉华倚在厨房门口，撇着嘴：『哼，又是鱼又是菜，整天就是这些腿菜，看都腻死了。』玉华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喂，哑吧木头人，我的那件红色迷你裙，妳现在替我烫一烫！』

『我现在没空！』阿青嫂头也不抬地冷冷答道。

『没空？』玉华沉着脸，冷冷而不屑地撇着嘴：『替那些野男人洗衣服就有空啊？！哼，人家嫂嫂对小姑多好，多体贴，可是，我的嫂嫂啊只会帮那些野男人洗衣服，哼，不要脸！』玉华狠狠啐了阿青嫂一口，转身气忿忿走了，走时还扬着头，大声地说道：『哼，装什么正经；说得多好听，不用李家的一分钱，其实呀，不是出外工作是去找野男人！呸！』

阿青嫂抬起头来，含着泪的双眼蕴藏着愤怒，悲哀，辛酸和苦

痛；她低着头，急急切着蔬菜，一不小心，切着了手指，殷红的鲜血如泉般涌出。

阿青嫂忘了包扎，忘了切菜，也忘了疼痛，她只是呆呆的望着涌出的鲜血。

× × ×

『妳们瞧啊，那个寡妇又去送衣服咯！』傍晚，罗大婶和几个妇女正在门前聊天，猛地指着远处的阿青嫂说。

『噢，那个寡妇啊，真不知羞，常常跟男人说说笑笑的……。』『是啊，这个阿青嫂真下贱，我早说过不是什么正经人家的女儿……，要不干吗偏偏跑到外面市区跟人车衣服，李老太常做会头，大儿子二儿子在汶莱工作，每月也寄三四百块钱回来，根本不愁吃不愁穿的……。』『……人家看到她常常跟男人在街上手拉手的，哎哟，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怎可以这样啊，真是败坏家风，败坏家风……。』『假如我是李老太啊，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她……妳们不知道，她啊，是狐狸精，是妖女……不知廉耻……。』『哎哟，这个女人，不信神不拜佛，难怪李家一天到晚都有事……。』大家议论纷纷，露出不屑的神色。

『阿青嫂不会是这样的女人的，她为人也很和气……。』林大嫂是个年轻寡妇，平时和阿青嫂很要好；阿青嫂也常把她当作倾诉的对象。此刻，不禁代阿青嫂打抱不平。

『哎哟，妳懂得什么？』罗大婶把手一扳，扯开嗓子，瞪大眼睛，说：『她若是好女人，为什么不像妳一样，一本正经的在家里做个好媳妇；反而跟男人说说笑笑，手拉手……。每天，把孩子丢在家里，自己清闲的泡到外边去；对婆婆和小姑不理不采，绷着嘴脸……。妳们别看她这样静静的，心肠可狠毒哪，而且她啊是不祥的女人，瞧瞧，自她进李家门，李家就充满了肮脏和晦气。哪哪，阿青好好儿的被人杀死了，李老太的身体一向好好的，现在全是毛病；还有呐，小威一天二天的就发烧呕吐……弄得一家都不安乐；李老太说她去求签，签说是神惩罚她媳妇不信神明！』

除林大嫂外，众人都啧啧有声地骂着。

『听李老太说啊，她这死了丈夫的媳妇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野女孩……生的命又剋又坏，有一次啊，李老太病了，病得真严重，怎么看医生都不好，后来求神问卦，才知是媳妇剋了她的命，好在李老太的命也硬，又服了仙灰，又在媳妇门前贴了符，才把一条老命拣回来，唉！

她的媳妇却骂婆婆迷信，把符折下来，玉华责骂她想害死母亲，她不但不觉悟，还大声顶回玉华……。孩子常常生病，不但不教神明保佑孩子，连李老太讨回来的仙符仙灰也不给孩子吃，妳们瞧瞧，这是什么开明啊？其实，她是希望李家的人快快死去，自己好去跟野男人鬼混，好夺取李老太的那间屋子……啧啧，多狠毒的心肠，真是个狐狸精，妖女啊……。』罗大婶滔滔不绝地比手又划脚。

林大婶牵着小女儿金枝，悄悄地走了。在回家的岔口路上，正碰上刚由学校回来的阿青嫂。

『阿青嫂，吃饱饭了没有啊？！』林大嫂扬声招呼：『怎不带小威出来玩玩呢？！』

『小威人有点不舒服，睡着了。』阿青嫂俯身逗弄金枝。

『阿青嫂，妳这会儿又瘦多了，唉！也真难为妳啊，整天拼命的工作，唉！都怪我们自己的命苦！』林大嫂有点感慨，她又想起自己。

『不工作 那有饭吃？妳又不是不知道。』阿青嫂牵过金枝和林大嫂缓缓走着：『我那婆婆，在阿青死后不到二个月，她就对我说，世上只有儿子媳妇养婆婆的，没有婆婆养媳妇，一家四口的担子就挑在我肩上，林大婶，我婆婆虽然每月都收到儿子们寄来的生活费，可是她从来也不曾拿出一分钱来作生活费。』

『阿青嫂，其实妳不去工作，妳婆婆总会养妳们母子的，妳是李家的媳妇，吃李家住李家，李家养又有什么错啊！』

『妳不懂，林大婶，我宁可辛苦的工作，也不愿意每天活在婆婆的唠叨，小姑的嘲讽中，在阿青死后，我曾当着祖先牌位，发誓不拿李家的钱，要靠我的劳力，我的双手去求生活，去闯前途！』阿青嫂昂起头，眼内闪过一抹坚毅的光芒，她呆望半晌，才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回望林大婶，说道：『我知道，大家对我很不满，骂我是狐狸精，妖女，不祥人……。』

对于什么前途不前途的，林大婶是压根儿也不懂，但对于这一位不理一切谣言阻难，到外面工作，坚强地负起生活担子，有着相同遭遇，读过不少书的的阿青嫂素来是敬佩的；听了她的话，不禁也叹了口气：『唉！阿青嫂，我也知道妳的苦，妳就忍耐忍耐吧，做人媳妇到底不同做人女儿；唉！就说我吧，情况也不比你的好，那死鬼自前年出海捕鱼没踪影后，到现在都没消息，我也当他死了。我替人补网，剥虾捡鱼，辛辛苦苦的哺养三个女儿，唉！公公婆婆也天天埋怨我没生个儿子，逢人就数说我命不好，唉，我只盼望把孩子养大，替她们找到了好婆家，我也放下了心事。』

『林大婶，妳为什么不到市区跟人车衣服呢？收入总比有一朝没一朝的削虾捡鱼好得多。』

『哎，说得容易啊，一个年轻寡妇出外工作，别说家里人会耻笑和不同意，而且，他们也不会替我看顾三个小孩的，阿青嫂，我可不比妳那么敢做，唉！这里的人也嘴多得很哪！』想起人们的闲言闲语，想起公公婆婆的三从四德的严训，林大嫂不由打了个冷颤。

『唔！』阿青嫂也想起罗大婶等人的话，她凝望天边，自语似地轻声低喃：『有一天我一定带小威离开这里！』她蓦地想起一个问题，回过头有点急迫地说：『林大婶，妳难道一点也没有想到将来，妳——难道不曾想到再结婚？』

『再结婚？』林大嫂的脸刹那变得苍白无血色，一双眼睛惊悸地睁大着：『妳是说再嫁人啊？那怎么行呢？我嫁给林家，生是林家的人，死也是林家的鬼；我要是再嫁人啊，公公婆婆和亲友们都不会原谅我的，我那死鬼的鬼魂也不会放过我呐！』林大嫂没有读过什么书，一直认为女人嫁给谁，一生一世就得跟随他，再嫁是一种罪恶和给人唾弃的行为。

迎面，几个新潮打扮的阿飞嘻嘻哈哈地走来，经过阿青嫂的身边时，他们故意吹口哨，说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阿青嫂扳着脸，和林大嫂从他们身边走过 背后还传来一连串的笑声和哨声。

『夭寿仔，没人管教……。』林大嫂嘀嘀咕咕地骂着咒着。

阿青嫂凝望天边，在薄霭里，仿佛又看到那幅图画：一个青年倒在血泊中，脸上露出恐怖而忏悔的表情！阿青嫂感到眼眶一阵炽热，往事不由像画片般在眼前如飞奔过。

她想起死去的丈夫——阿青，想起他的变，想起他的沉沦，想起他误交损友，整天吃喝嫖赌，想起他抛掉卖鱼的工作，想起他流荡街头，想起婆婆过份的偏袒和变相的鼓励，想起他和人决斗被杀害……！呵！阿青嫂猛地摇了摇头，从心灵深处深深吐出一口气。

『阿青嫂，妳怎么了？唉！妳也别难过了！』林大嫂见她突然神情凄楚，呆然出神，不由安慰地拍拍她的肩头：『忍耐一点，熬下去算了，等小威长大妳就幸福了。』

『唔，金枝，我们到家了，来，跟阿婶说再见。』林大嫂牵过女儿，向阿青嫂挥别：『阿青嫂，天晚了，我不请妳进来坐了，改天有空过来坐坐啊！』

阿青嫂回到家里，正遇到婆婆独个儿在小厅里唠唠叨叨：『……现在是媳妇的世界，婆婆要来侍候媳妇呢！……放了生病的儿子在家

里不顾，跟男人在一起这么久，败坏家门呵！……我早跟阿青说过，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女儿，阿青不听，一定要什么自由婚姻……看呵，狐狸精一天到晚去勾引男人……嘿嘿，那些男人有几个是真心的，他们是想来夺李家的财产……嘿嘿，休想啊，我老太婆还没死……。』

阿青嫂不理她，只装作没听见李老太的唠叨，迳直走上楼梯。

走到床前，发现刚满周岁的儿子小威已经睡着了。阿青嫂摸摸孩子的额头，发觉烧度并不灼手，不由放下了心头大石，又仔细的拉好孩子的被角。一低头，碰见孩子红色睡衣上襟有一张摺得小小的神符用别针扣着。

阿青嫂不由厌恶而生气地蹙紧了眉头；多少次了，她跟婆婆说过不要用别针扣在孩子的衣襟上，万一别针挑开，刺着孩子嫩白的皮肉可不是玩的。而且一张符并不能保孩子平安！可是，婆婆不听，骂她不孝不义，咒神会遭雷打。每当阿青嫂把别针拿开，婆婆又把别针扣回。为了这件事，婆婆还人前人后数落了媳妇一顿呢！

望着孩子甜睡的脸庞，阿青嫂思潮澎湃，她不由地又想起死去的丈夫阿青。

抬起头，望着墙上那帧结婚相片；相片里的阿青笑得那么纯洁，那么真挚，那么兴奋。阿

阿青嫂倚在窗前，回想起以往那甜蜜的时光，前尘旧事，不禁历历涌上心头。

回想和阿青同校读书的情景，回想离开学校后，大家的感情变得亲切，后来成为密友。

想起和阿青结婚，也是经过了重重的波折，阿青嫂父母千方百计的反对，李老太的八字不合，命理的相剋等，几乎折散了这对情人。然而凭着大家的相爱和坚强，终于突破了重重困难；阿青嫂毅然和家庭脱离关系，和阿青共同组织新家庭。

在结婚时，阿青嫂憧憬着有一个和气温暖幸福的家，家里人人互相扶助互相亲爱；但是，现实粉碎了她的美梦，婆婆的刁难唠叨，小姑的冷嘲不屑使她发觉到这个家不是温暖健全的。她是倔强受过新教育的姑娘，她看不过或不惯的事情，往往表露出来，这不但使婆婆小姑由不满而生恨，连阿青也微有怨言。

在她怀有小威的时候，阿青结交上一些酒肉朋友，开始变了……。

阿青惨遭横杀，她成了李家的罪人，不祥人；回想起种种，一阵悲酸涌上心头，阿青嫂不由伏在窗前悲声哭泣。

良久，她才抬起头，凝望沉沉黑夜，脑里似乎在深思回想什么。

——难道我就永远这样活下去吗？我还有资格再获得幸福吗？假如我再结婚真的会给人耻笑吗？婆婆和玉华会答应吗 ？——一层阴影顿时掠上心头。

『唔……嗯哼……。』小威的声音惊醒了阿青嫂，她走到儿子身边，抚摸儿子的脸，耳边不由飘起林大嫂的话：『……把孩子养大，替她们找个好婆家……。』

——把孩子养大，替她们找个好婆家，然后又让孩子扮演自己的角色，自己退居婆婆的地位，然后孩子生孙子，孙子长大了，这角色又让孙子来演……。——阿青嫂猛摇着头，这类事情她看得太多了。

——不，不，我不能让小威在这个家里长大，在这家里，他是不会有前途的，我也不会有幸福；小威。我们都需要一个安稳温暖的家，一个幸福可爱的家！——

阿青嫂的脑海里忽地浮现一个青年的面影，她的心猛地感到甜甜的，想起他的一言一笑，她的唇角不由绽开幸福的笑容！

× × ×

晚上，阿青嫂送完衣服，由学校走至三岔路，正碰见骑着脚车迎面而来的陈明峰。

『陈先生，你不在，我把你的衣服交给校工了。』阿青嫂笑着招呼。

『谢谢妳。』陈明峰跨下脚车，望望天色，关怀地说道：『天这么晚了，这儿又没有路灯，妳何必这么匆忙的给我送来呢！』

『没关系，我正有空！』阿青嫂道了再见，转身欲走。

『等等，阿青嫂，我送妳回去吧！』明峰不理她的惋拒，握着脚车和她并肩走着：『这儿一带常有阿飞出现，妳一个单身妇女独自走着太危险了，还是我送妳回去比较安全。』

阿青嫂走得有点迫有点不自然，那些闲言闲语风驰闪过耳际脑海。

『有几次，我下巴刹，看到妳跟一位男人走着，是不是妳的朋友？』陈明峰有意无意，装作漫不经心的问道。

阿青嫂震动了一下，心刹那卜卜乱跳，但只一会儿，她即抬起头镇静平常地说：『是的！他也是我的同事，他是车男裤庄的！』

『唔！』陈明峰漫应了一声，带过话题：『阿青嫂，我真佩服妳，一个妇人家挑起全家的担子是不简单的，不过，今年是国际妇女年，象征男女平等的时刻，今天的妇女应该是摆脱种种的束缚，走向光明的前方；今天的妇女也应该和男人一样，享有一切权利！』

阿青嫂的眼睛蓦地闪着灿烂光芒、她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他』的声音：『……我不在乎妳是什么寡妇什么不祥人，只要我们真诚相爱……我会好好对待妳的儿子……现在是新时代了，还谈什么落伍的守寡和迷信思想……。』

『现在是新时代了，可是，一些陋习和思想还普遍存在着。』陈明峰似自语又似在跟阿青嫂说：『好像这村里；自我师训毕业，被政府当局派来这里教书后，我发觉这村里还流行着什么相亲，指腹为婚，媒灼之言等古老迷信陋习存在，其实，在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社会，这些阻碍进步的陋习和思想终会被铲除的！阿青嫂，我希望妳真能掌握自己的幸福！』陈明峰朝向她含蓄地笑笑。

阿青嫂的脸颊刹那滚烫热辣起来，然而，积在她心底的阴影刹那消逝得无影无踪。充满光芒的双眼明亮得像天上的明星。

『有些人认为寡妇不能再嫁，有些人认为娶妻子不能娶离过婚或死去丈夫的，这些思想是要不得的，只要彼此真诚相爱，就应该摒除重重阻难障碍……。』蓦地，陈明峰的话顿住了；两人的脚步停止了，在他们面前正站着两个人影，阴沉沉的瞪着他们。

『唔，李老太，李小姐。』陈明峰客气而自然地向她们打招呼：『妳们是不是出来找阿青嫂？我正送她回去……。』

『妈，我跟妳说妳不信，看，他们不是正鬼混在一起！』玉华尖声嚷着，还不屑地朝二人呸了一声：『哼哼，好一个老师，好一个寡妇……。』

『李小姐！』『李玉华！』陈明峰和阿青嫂同时厉声疾呼。

『哼哼，鬼嚷什么！妳这个死贱货！』李老太直指着阿青嫂，狠狠咒道：『妳该下十八层地狱，妳啊，遭雷打，死了不得超生！哼哼，好，好，这么夜了，放着生病的孩子在家里不顾，跟男人，跟男人……呸！妳这败坏家门的狐狸精，妳看看，妳对得起李家的祖宗吗？妳对得起我吗？妳对得起孩子吗？哼哼，告诉妳，我是妳的婆婆，我有权力管教妳！……。』

『李老太，妳不要误会……。』陈明峰趋前数步，正想解释。

『误会？哼哼，什么误会啊？！一个男人一个寡妇黑夜里在一起走着，还会做什么好事？』玉华冷笑地昂起头，看也不看他们。

『李玉华！』阿青嫂气得脸色发青，沉声地一字字说道：『亏妳还读过一点书，想不到脑海里却装满腐朽，封建落伍肮脏的思想……。』

『妳还敢说，妳还敢说！不得了咯，真是无法无天啊！好好，回

家看我不拿出家法来；不然妳还以为我老太婆好欺负啊！哼哼。』李老太回过头，向企图向她解释的陈明峰厉声说道：『陈先生，你是做老师的，应该知羞耻啊！你不听听，村里的人讲你们讲得多臭多难听，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哼哼，陈先生，我是她的婆婆，有权不许你和她来往。哼，他也应该看看自己的身份，闹出去对你也难看，陈先生，你不要妄想什么财色兼收啊，我那间屋子和银行的存款是留给大儿子二儿子的 这狐狸精 休想得到一分钱……。』

『陈先生，你别以为我嫂嫂对你是真好，她在外面还有数不清的男人哩，而且她的命又剋又不祥，你不怕短命吗？哼哼！』玉华冷眼斜视。

一股怒气冲上心头，阿青嫂一阵激动，猛地咬紧牙根，冲上前狠狠掴了玉华一巴掌，接着，在大家惊愕中，含着眼泪向前疾奔。

『阿青嫂……。』背后传来陈明峰的叫喊和玉华的尖声咒骂；阿青嫂毫不理会，只是漫无目的的向前奔驰。

——我要掌握自己的幸福，我要掌握自己的幸福！——阿青嫂在心中悲声呐喊，风呼啸啸掠过耳畔，似乎在为她呼喊心中的不平苦痛。

× × ×

『天呵，天呵，我们李家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做了什么孽呵！看看，我们那一点亏待了她，那一点错待了她……。她在我们家简直是个皇后，爱怎样就怎样……；我只不过教训了她二句，她就闹着要带孩子走，还闹着要嫁人，天呵，我们李家也是规矩人家，正经的人家，怎么会娶到这样的媳妇呵！败坏家门哪，败坏家门哪……唉呀呀，天呵，我好命苦呵；天公也真没眼啊，天没眼啊……。』李老太搥胸顿足，号啕大哭，一面向挤在小厅里的左邻右舍唠唠叨叨；诉说自己以前做人媳妇怎么苦怎么苦。

『我没有对不起李家，也没有对不起死去的阿青。』阿青嫂抱着生病的孩子，神情显得憔悴疲乏，声音带着掩抑不住的哽咽和激动：『我在李家也受够了。哼，我在李家，看到的是什么脸色，听到的是什么言语，一天到晚就是什么狐狸精、不祥人；什么神什么鬼，什么剋命什么晦气；我负起全家的生活担子，还要受着这些压迫……。』

『哎唷唷，妳们听，妳们听，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呵！妳……妳……。』李老太直指着阿青嫂，混身颤抖，不停地喘着气。

『阿青为什么会死？假如婆婆不偏袒他，不变相鼓励他去结交那些坏朋友，阿青又怎样会坠落，会遭横死？！婆婆认为阿青是最小的儿

子，吃喝嫖赌不要紧，还教阿青不要听我的劝告；阿青不是我剋死的，是社会和婆婆害了他！我知道。』阿青嫂不理众人的哗叫声和婆婆的号哭，继续坚定地说：『妳们迷信封建，对我的一切都不满，可是，时代是进步的，寡妇再嫁并不可耻！』

『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妳，妳是鬼迷心窍了……妳不要脸，我可要脸呵……哎呀，天呀，天呀，亏妳还说得出口……。』李老太又是搥胸又是顿足，一会儿喃喃自语，一会儿又倒在祖先牌位前号啕大哭。

『哎唷！』罗大婶走近阿青嫂，以长辈的口吻不满地说道：『阿青嫂，妳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呵，那有做母亲的害死儿子？！真是的！我说啊，阿青嫂，妳婆婆和小姑对妳已是千好万好的了，要是别人啊，妳这样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早就吃苦头了。』

『是啊，阿青嫂，不是我爱说妳，妳啊，也真不会想，婆婆骂了二句是为妳好，妳就闹什么要离开要再嫁……。』『阿青嫂，妳既然嫁给了李家，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闹什么再嫁人啊，传出去都教人笑死了……。』『对呐，阿青嫂，只要妳好好在家，不做什么鬼工作，好好的敬神拜佛，不但没有人说妳，大家都会称赞妳是李家的好媳妇……。』众邻居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说。

『阿青嫂，妳好好的想一想。』罗大婶作好作歹地说：『外面的男人怎会是真心爱妳的！再说，妳再嫁，谁都会瞧不起和耻笑妳！李家的名誉和妳的名誉都完了！想想，妳婆婆也是守一辈子寡熬过来的；妳别听外面男人的甜言蜜语，谁会娶一个寡妇呵！算了，算了，大家当作没发生事情一样算了！』

『唉！那有这样的媳妇呵，当面说婆婆害死儿子，唉！我早说过总有事情会发生……。』『昨晚，李老太跟玉华狠狠教训了陈先生和她一顿，今早她就闹着……唉！丑呵丑呵……。』『听说啊，这个男人不是陈先生，是另外一个……唉！寡妇再嫁，真是羞呵！现在的世界变了，什么妖魔鬼怪的事情都有……媳妇也反压在婆婆头上……。』『这个遭神惩罚的不祥女人，谁要是再娶到她，也是他家祖宗倒霉……。』众人交头接耳，都不同情和谅解阿青嫂。

这些话像支支利箭，深深刺进阿青嫂的心窝，她悲愤不解地想：难道我真做错了吗？难道我就这样在李家过一辈子？为什么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一个寡妇却不能再嫁？这就是礼教？就是好名誉？？我是不祥的女人，一个不信神死了丈夫的女人就是不祥的，剋命的？……。

『哎呀，好，好，我这样待妳，妳还觉得不好，我就给妳瞌头，给妳瞌头！』李老太蹉地扑向前，向阿青嫂跪了下来，一面哭着哀号：『我承认，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我的命苦，是我害了儿子，是我害了儿子，我命苦，我命苦……妳该满意了……。』

罗大婶等人慌忙扶起李老太，一面责骂阿青嫂不孝不义，闹得家里一团乱。

林大嫂望着忙乱的一群，望着流泪的阿青嫂；乘机半扶半拖，劝着把阿青嫂扶上楼去。

『哟！好烧啊！』林大嫂抱过小威，一摸他额头，不由低声惊呼；回头看到阿青嫂惘然的神情，禁不住同情她地地了口气：『唉！阿青嫂，我知道妳是好人，只能怪我们自己的命不好！』

命?!阿青嫂垂下头来，她想起了许多许多事情；她想起以前妇女怎样由封建牢笼中挣扎奋斗，为了争取到平等自由，她想起现今妇女怎样争取由厨房走向社会，怎样由黑暗走向光明。倏地，她的耳畔又响起：『今天的妇女应该冲出牢笼，走出黑暗，妇女年象征世界妇女新生光明自由的一年；今天的妇女要走的是新的康庄大道，不是旧的，腐朽的，黑暗的泥沼！』

『对，我不能成为旧思想的牺牲者，我不能再扮演新时代的旧悲剧；我要掌握自己的幸福！我要掌握自己的幸 福！』阿青嫂抬起头，坚定地，下决心地自言自语！

× × ×

傍晚，阿青嫂匆匆赶回家，心里惦记着生病的小威。虽然看了几次西医，烧已退了，但身体还孱弱而未完全康复哩！阿青嫂担心儿子的病又会突然严重。

想起小威，他真是多病；一出世 就身体虚弱；这也和婆婆的溺爱有关。孩子偶尔小病，就当作严重的事情，又是衣又是被；孩子晒着阳光，就赶紧抱开……。

刚走进铁丝网的大门，踏进小客厅，就听到婆婆的声音由楼上传下：『说的是啊，这屋里真肮脏，哪天我去求张符，煞煞气冲冲喜……早上我把小威去斋姑那儿抽风，又讨了仙符水给他喝……唉！我那媳妇，别提了……看，她连神符也不愿给孩子别上……唉！家门不幸啊……她这几天为孩子的病忙着，没再闹什么离婚……是啊。还是提防她，唉唉！怎么了，怎么又吐了？唉，怎么又发高烧了？……唉唉！小威乖……。』

听到这里，阿青嫂的心猛然一跳，加速脚步走上楼。

房里围了一些邻居，李老太正为孙儿盖被，一面唠唠叨叨。『小威乖，喝了何仙姑的仙符水，什么病都没有，小威乖，何仙姑神符保身，牛鬼蛇神都走光……。』

阿青嫂没有和众邻居打招呼，迳直走到小威面前，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只见小威躺在床上，脸色青白得可怕，小胸剧烈的起伏着，整个身体不断的抽搐着；嘴角衣服皆是水渍，小嘴微微张开，小手握得紧紧。

阿青嫂从没见到小威这可怕的样子，不由吓呆住了；她冲上前，紧紧抱着儿子，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呢？我早上离开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呢？』

『阿青嫂，早上小威人就有点不舒服，谁知中午就呕吐抽搐到现在！我们都是妳婆婆教来帮忙看顾的。阿青嫂，妳别担心的，孩子没事，早上给斋姑抽了风，又喝了几碗仙符水，神明会保佑他的！』

『是啊，阿青嫂，妳把那些神符冲水给孩子喝吧，喝了什么事都没有『……』阿青嫂随着众人的手看到桌上摆着一个碗，碗内有一些灰黄的水，碗底还压着三四张符。

『什么，给孩子喝几碗这些肮脏的水？从中午一直呕吐到现在？』阿青嫂一阵晕眩，险险昏了过去：『为什么不赶快带他去看医生？为什么要盲目的给孩子随便喝肮脏的水？爱孩子却变成害他！』阿青嫂望着李老太，双眼滚着悲愤的热泪。

『哎，阿青嫂，妳不要随便骂神，什么肮脏的水，这是……。』罗大婶的话未说完；突地，小威哇得一声吐出许多泡沫和黄水，小身体抽搐得更厉害，小嘴在急促喘气，似乎感到无限的痛苦。

阿青嫂咬着牙，抱起小威直往外冲，她心里不住的在祈祷！

然而，在她抱着小威奔过铁丝网的大门时，小威挣扎着要吐出什么，但小胸剧烈，什么也没有吐出，抽搐的身体似乎渐渐不动了。

× × ×

小威死了，是急惊风，呕吐和发觉得太迟夺去他的生命！阿青嫂抱住僵硬的孩子，看着他衣上的神符，耳边似乎迴响着无数的声音；『神会保佑他的，喝了仙符水绝对没事……。』『有神符保佑，孩子绝对平安……。』『只要妳诚心求拜，神明会保佑妳儿子的，妳儿子也不会死……。』『……。』

× × ×

× × ×

阿青嫂走了，什么也没带的就离开了李家。

李老太一天到晚诉说家门不幸，咒骂阿青嫂剋死儿子和孙子，还说她心狠毒，不得好死。

邻居们也推测这个不祥的，遭神惩罚的女人一辈子也不会有幸福的、神明一定罚她很痛苦的生活着。

有一天，林大嫂在街上遇见阿青嫂，她手里抱着一个婴儿和一个男人一起走着。

闲谈起，才知道阿青嫂已经再嫁了，还生了个儿子。一家生活都过得很快乐。

望着阿青嫂等人远去的背影，千般心事顿时间涌上心头，她耳边又飘荡阿青嫂的话：『我们的结合也受到他家人的反对，可是，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困难……旧的一切终会过去的，我们妇女应该勇敢站立起来，去迎接光明的春天……，在旧思想旧悲剧里，我们妇女牺牲得太多了，现在正是觉醒的时刻……。』

突然，林大嫂的耳边又响起公公婆婆的声音：『哼，妳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别学李家那狐狸精做出教人耻笑，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们林家绝不许媳妇做出损家门，坏名誉的事情；妳要记住，好好的把孩子养大……。』

『阿青嫂的命是比我好，她还能得到幸福，可是，我……唉！』林大嫂深深叹了口气，又向旧路走回去。

——完——





东风浩荡

这一天晌午后，毒日当空，火伞高张，太阳似乎是在喷出火星子，把人们烫得个大汗淋漓，毛辣火热。

而高墙里边的草地上，一群英气勃勃的『犯人』，尽管头顶艳阳天，却仿佛在树荫底下似的，正在聚精会神地大声朗诵呢！

「监牢的围墙高又高，再高也比不上人民的斗志高：刽子手的木棍硬又硬，再硬也比不上人民的骨头硬……」

这令人回肠荡气的诗歌朗诵，像一条美丽的丝带，在高墙内萦绕，在哨岗上的枪尖下回旋……

守在高墙旮旯角，那丑头怪脸，胖得几乎是一团肉的狱长——『猫头鹰』，听到了朗声就像受惊的蟑螂一样，拖着企鹅似的脚步，踱过来又走过去……

他那气得像猪肝似的脸上、端的是眼中冒火、口内生烟哩！

到底那些『犯人』为啥聚在一起朗诵呢？

人们只要从那一张张烧得像火烧云的俊脸上、就能够得到答案；因为，在那一双双虎势势的大眼里，正闪耀着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光芒咧！

『犯人』中，有这么一个身材魁梧、活像山东人那样的中年汉。

但见他，一手纂茶盅，一手挥毛巾，这里才刚刚端上一口水给伙伴，那边就已亲匿地为一个颔下有一粒大痣的青年抹汗；忙过一轴子后，又见他立在一个体弱有病的小伙子后面，用他高大的身子为他遮挡骄阳。

此刻，背后的阳光好像给他镀上金似的，闪闪发光，远远望去，在那体格较小的人群中，就像一隻站在羊群里的壮牛，好不威武。

此人蔡奇勇（老蔡）。刚过四十，是个码头工人。

也许从小就扛扛驮驮、因此长得格外敦实，膀粗腰圆；那鼓突、结实的肌肉把他塑成个金钢相，一对闪耀着火花的眼睛，伏在他那红喷喷的椭圆形脸上，使人觉得它一直燃烧着。

在空旷草地的另一角，还有三四个暮气沉沉的青年，他们像倒在旗盘上而又滚到远远的棋子，离开了整体，散布在大沟旁，高墙角。

看！有两个正叽哩咕噜地背诵着纸上的马来文单字；一个正盯着画在纸上的无线电图解而眨巴着眼。（因牢里『工作』时，不准带书，一些书虫只好偷偷地抄画在纸上。）

最最抢眼的是一位高个子而显得懒懒摊摊的青年，他盘起两条长腿，怯生生地楞着，乍看一眼，活像一尊塑像。

他——杨文彬，颀长消瘦，背部略驼，整个样子和他的名字合拍，一派文质彬彬相。

仔细端详，不难发觉在他那苍白的脸庞上，有一对畏缩和恐惧的眼睛，尽管那付深度眼镜，存心把它遮藏起来；而平顶头上，千黄的头发堆里，几根银亮的白发，竟争先恐后地挤出来，好像要让人一眼就能判定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似的。

再不然，当他把自己脸上的每一个部份都动员起来，形成眉心当头，露出一个显目的大疙瘩时，你一定就可望见深深地藏在他肠子里的片片哀愁和忧伤。

此刻，瓦蓝瓦蓝的天空，高高地飘着不知外边甚么地方放着几隻风筝；看他们你追我赶，好不快活，仿佛是被那响入云霄的朗诵声所感动……

我们的文彬，也被风筝吸引了，看他手搭凉蓬，瞅住它们不放；间中还念念有词，好像正在埋怨摇晃的纸鸢，竟也敢在他头上耀武扬威似的。

其实，他的思潮，正跟眼前的风筝一起，越飞越远……打从进牢后，他的心就像倒海翻江一样，没有一刻安宁。

他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烘炉里的料、食堂里的钟，不是被打，就是被敲；那般凶神恶煞的狱卒，动不动就横来一拳，直一脚，使他想起来就好像吃冰疙瘩，心里凉了半截。

而这些魔鬼又好像每一分每一秒都附在他身上，弄得他魔魔征征，一想起来就如同老鼠见猫，骨头都酥了！

他的心里经常嘀咕：「那些『买咸鱼放生』的伙伴——太不知死活了，动不动就斗争啊抗议的，把监狱搞得满天神佛，鸡犬不宁……唉！在这种问题三六九、小问题天天有的鬼地方，不神经分裂才怪哩！」

他也时常对人吹风说（除老蔡外）：「人过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以其石板上甩乌龟---硬碰硬，不如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也！……」。

基于此，牢里各个文化学习小组——『养精蓄锐』的活动，他是乐于参加的。（当然是在狱方允许的大前提下）做为大学中文系毕业

生的他，自然是文字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而那首人们正在排练的诗歌，还是他的创作哩！（当然缺点不在话下，但在里面朗起来，有它感人之处）。

当以蔡奇勇为首的『生委会』在收集了广大战友的意见而决定出狱后大搞文艺演出的消息传出后，杨文彬是不反对的（当然也不是很热烈的赞成）；不过，一听到要在牢里就开始排练，他却一百个反对！

其实，他肚子里的七碟八碗，人们是知道的，因为，如果这样，那是和他的『矮檐下』的低头哲学相违背的。

眼下，他翻江滚浪般的思绪、正是从这些问题起飞的……

「唉，说到底，发生事故那晚，不被老蔡叫去开车载人参加集会就好了……现在搞到一镐粥，一个控状又接着一个控状没完没了……哟——外边的伙伴真幸福，如今或者正如火如荼地筹备恳亲晚会吧……要是不坐牢，我准有节目……可现在，虎落平阳被犬欺呀！……老蔡也太那个了，领着这『生委会』在制定一条错误盲动路线，这怎不会把人引向死胡同?!」

「文彬，干吗又是躲在这儿？」

正当他时儿喃喃自语，时儿摇头摆脑，有点走火入魔之际，老蔡火势势地奔了过来。老蔡和文彬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好朋友、彼此在同一个单位活动几年，（现在又同房）因此能模透文彬思想上的起伏沉落。

他总觉得文彬是米，不是土，多遇水，多淘几遍，去了糠皮，除了砂粒，会更纯更好，那怕文彬思想上的砂粒很多，去了会再生；但他一想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还是采取帮助的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的教导，他就信心百倍，那怕要为他『多淘千遍米，多过万次水』。老蔡就是有这么一股坚韧不拔的性格。凡是他看准的事物，总是像铁钉子般铆在钢板上，拔也拔不上来。

「咱们都是在一个跳板上走的，总不能眼巴巴的看你掉进水里，我看，你还是振作起来——参加我们的排练吧！」

老蔡如铁板钉钉的话，使文彬只能张开一个小口，无言以对。

少顷，文彬若有所思地盯着风筝然后清清喉头，正经八板地说：

「你瞧！这些风筝好像消遥自在，但是，一根线却在人家手里呀！……说实在的，我们现在是在人家手里……我看，等到风筝断了线——出狱后才轰轰烈烈地干吧！」

老蔡抬了一下眉梢，对着风筝两眼扑闪扑闪，心里正一字一句地

品着他的话。

「嘿！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你瞧！喏——那隻风筝，从那儿一个劲地腾过来，又从这儿一晃一晃地荡过去，多有闯劲和生命力啊！它似乎要冲断束缚它的长线，正因为不甘心失去自由而奋力反抗呢！」

老蔡温和地说着，文彬额上露出大疙瘩地听着。

「我……总而言之，我总觉得胳膊扭不过大腿，避实就不会错，这是关系到掌握斗争方法的问题，我们又何必大象口里拔生牙呢？」

「海！你真是姓『杨』的，前怕狼，后怕虎，想做好好先生，照这样下去，借用你以前教我的话——船头上迈步——路子越走越窄呀……你不参加演出，是你思想上不敢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的一种表现，也是你向来徘徊在个人与集体道路中的又一个交锋……」

老蔡这儿响当面鼓，可把杨文彬敲得脑子嗡嗡响。

「我承认对待人民事业，我是患了『疟疾症』，被什么东西激动一下，我就热一阵，但不久……又冷了……可是，在演出问领上……」

文彬原本想引经据典地从路线，策略等大块头上轰他--下，但经验又似乎告诉他，在老蔡面前，他从来被驳得哑口无言的；于是，他吞了几口唾液，从牙缝里挤出这样的话：

「我……我总而言之，对我们一些人来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们，你们又要把风吹到几时……??」

「就因为风不止，我们要像海燕……」

「我受够了，我要静！静！静！我想，树静风自停，我要……」

文彬激动得像放枪，没等老蔡说完就嘟嘟嘟地摇唇鼓舌一番。

「你一定会失望的，在狼群里做不了温驯的『羊』！」

「等着瞧吧！树静风就止！我走我的独木桥好了！」

「1480……1523……」远远突然传来了号码声——又是探监的时刻。

文彬一听到自己的囚号，像被打了支强心针，顿时眉开眼笑，额上的疙瘩也消失了。

「如果海珍能够进来，你可要代我向她、伯母、还有伙伴们问声好……顺便祝他们年尾尽亲会演出成功！还有……」

没等老蔡说完，文彬像一阵风似地跑去了……。

（二）

像往常，文彬的母亲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来探监。

刚才，他原本想控制自己，多多安慰她老人家，免得为了自己而煎心煮肺，悬肠挂肚。但是，他失败了，当母亲的第一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她洼了下去的眼眶里掉下来时，他----眼皮一扑闪，泪珠又碰落了……

入狱前，母亲也曾经为他的工作问题而流泪；那是为了在老蔡的带动下，他毅然抛弃高级职位，投入建筑行业的事。

当时，在母亲强有力的眼泪攻势下，他犹豫了；没千多久，又停了下来，一直闷到入狱，而母亲的泪腺，仿佛连着泉水，虽然干涸了一时，却比以往汹涌澎湃，一直从法庭流到监狱！（那时候，一溜儿十几廿辆的囚车尾端，紧随着他母亲坐的私家车，好像追到牢狱时就可把儿子带回似的！）

做为大富翁的独生子，文彬的母亲从小就宠惯他，使他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生活。

因此，尽管文彬中学、大学时，和进步同学接触，接受了光辉的真理；（他在社会科学方面，更有研究），在单位活动中，和老蔡一起参加一些群众运动。接触过下层人民的苦难，但因为没彻底地在思想上和他的资产阶级家庭所给予的劣根性决裂，于是，一经风雨，个人主义思潮，就波涛汹涌地翻腾起来了。

此刻，他正一道铁门又一道铁门地被带回A座牢房，心里却为自己的爱人（海珍）不被允许探监而烦恼，（不算是亲属）原本已是乱糟糟的心，如今像给谁塞进一把鸡毛一样，更加乱透了。

眼下，A座的第一道铁门被打开了……

忽刺巴，吆五喝六的咒骂声，随着铁门掀起的冷风，劈面而来。

文彬顿时只觉得一股冷气从后脊梁直冲头顶，身子好像叭通一声跌落冰窟-----一想到，那提心吊胆的了又发生了，不禁全身起了鸡毛粟子。

原来，晚饭前，『猫头鹰』带着『狗崽』又来挑阴风，点鬼火----仅仅是为了草地上朗诵的事。

这家伙，圆脑袋、扁脸旦，厚咀唇上蓄着几根骚胡，疙疙瘩瘩的橘皮脸上，趴着个蒜头鼻子，两个小眼睛挤巴挤巴的，要多难看有多

难看。

此刻，他胀尸似的身架，挺着狗熊的肚子，正「SATU DUA」地强令闯将们，双手顶住后脑勺，两脚拉叉，蹲上蹲下。

杨文彬甫上楼，大气未喘定，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上上下下」，真使他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唉……树欲静而风不止，谁叫我和那些『火药包』在一块儿，又谁叫我……哼！真是羊肉不曾吃，空惹一身羶……」他心里嘀咕着。

「Se-Puluh」猫头鹰咬着黄板牙，死声死气地喊着，而文彬那两层肚皮，咕咿咕咿地叫着，他，真想高呼「冤枉啊！冤枉……」

文彬出尽吃奶之力死撑着，那眉心上的大疙瘩比什么时候都来得大……忽然，他斜着的小眼，发现斜侧站着的是老蔡和那个体弱有病的青年；瞧这位一座塔那样的汉子，「上上下下」，仿佛体操一样。竟是那样洒脱爽利，真使他哭笑不得。

「唉！这一次吹的风，还不是自己人括的吗？谁叫他们不听话，偏要排彩？这……这回不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

文彬真不明白，为什么一株不招风惹雨的树，竟也被卷上？

「这些……这些狗养的……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他受惊的视线又落在老蔡身上，这一回那胆怯的眼光和老蔡和蔼的目光相碰，似乎接击出闪闪的火花。

「文彬，咬紧牙根！把仇恨记在心上……」

也许长期相处，他似乎熟悉了老蔡的眼光，总觉得，郑和蔼的目光，带着这个意思。

「Dua Puluh」

就在这时候，站在老蔡身边那位羸弱而有病的青年，突然两脚一软，倒了下去……

顿时，人们一呼啦蜂拥上，把『猫头鹰』和其他『狗崽』，围得个风雨不透。

「停止迫害！停止疟待!!」

老蔡像一根大柱子，立在人群间，领着大伙儿喊……

这下子，『猫头鹰』乱了手脚；只见他盯着老蔡，肉黄眼珠子一转，咀撅起个三角形，溜进了办公室。

文彬木椿似的站在大伙后边，茫茫然中有点庆幸的感觉……

（三）

群魔乱舞的牢狱，随着黑夜的降临，带来了令人窒息的宁静。

黑夜，仿佛是魔鬼的化身，崩开血盆大口把阴沉沉的监狱吞噬了。

四周高大的厚墙上，一座座哨岗，像魔鬼的头颅；那布满血丝的魔眼----探照灯，正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一切。

A座三楼十号房，杨文彬像没有筋骨的橡皮人，四仰八叉地瘫在床上。

他脑子里的一个个思想死结，如今又活跃起来了……

「什么时候才能出狱……唉！树欲静而风不止，到底又要怎样能避开大风，安心地过日子呢？……」

一个个死结打成的「？」，晃来晃去，最后竟变成一个个的音符，在他的脑海里嗡嗡嗡地奏起『畅想曲』了……

『乐曲』从中学时代多姿多彩的集体生活起音，那湖畔的歌声，海岛上的篝火，群众大会上的白鸽，走在大路上的布条，穷乡僻壤的「舞台」，都在跳跃着欢乐。激昂的节奏，……最后，一个突然的转调，那监狱、法庭、手铐、木棍、大皮靴、拳头、把『乐曲』带入最低沉、最哀伤的旋律里……

结果，只见他耷拉着眼皮，紧紧地按捏着头颅、仿佛有什么东西钻了进去，要把他赶出来似的。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

哈！同房的老蔡，此刻正一边洗刷抽水马桶，一边摇头摆脑地哼着曲，刚才的风波，似乎没一回事。

小小的牢房，一眼望去没几样可以看的东西；可是老蔡手里，却好像有干不完的活。

嗬！才洗刷完，他又拿起自己的脏衣当鸡毛帚，这儿打打那儿扫扫，连墙旮旯的尘埃也不放过！

「你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如今正是一例，希望你从中吸取教训才好！」老蔡望着有如死去的文彬说。

「你们不唱，风就括不起来了！树也可以静下来，免得『张公喝酒李公醉』，连……累……别人……」

文彬梦呓般扯没两句，竟昏昏沉沉地睡了。

老蔡若有所思地端详了他的脸，像慈母关心爱儿一样，抹去他额头上那闪着烦燥光泽的汗珠，顺便又拉起一张薄薄的被单轻轻地盖在

他身上……

「对！写一封信给海珍，帮他解开思想上的疙瘩……」

老蔡自言自语后，便拿起纸和笔来……

而魔鬼化身的夜，比先前更耀武扬威，它，闯进每一间牢房，把人们的谈笑风生，朗朗书声，统统赶进梦乡里去……

唯独十号房，昏暗的灯光下，老蔡还伏在床沿，在一张腊黄的信纸上埋头疾书呢！他身边，放着几件麻包袋囚衣，一根不知那儿弄来的缝衣针，拖着一根长线，闪闪发光。

老蔡是细心眼的人，他正趁着息灯前，赶紧把信写好；也趁着灯还亮，先把线穿好，以便息灯后，还可以借走廊反射进来的微光，摸黑补衣窟窿哩！

可是，灯还没息，楼上就突然传来了呼喊声，接着，敲马桶，击铁门的声浪，排山倒海地一间传一间，一楼传过一楼，连邻座女牢房摇撼起来了！

原来，傍晚那位晕倒的伙伴，老哮喘被疟待出来了，人们只能敲敲打打，才有办法把狱卒敲来。

当喊声一起，老蔡就放下笔，像下山虎一样，猛敲猛撞，担心伙伴多受一分钟的疼苦。

当喊声一起，我们的文彬也被惊醒，他脖子一梗，眉心间的大疙瘩一闪，就钻进被窝里去了。

文彬不是不知道监牢里的空气，是只要一根火柴，就随时随地爆炸的；这么一下子折腾，准又是一场雷电了！……

约一根烟过后，像一隻受惊的大乌龟，把脑袋探了出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同一个队伍的人，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获，互相帮助，你觉得是吗？」

「我……」

就在这时，灯突然息灭了，紧接着，皮鞋声，『卡察卡察』开门声传来……

『猫头鹰』这时僵尸似的站在十号房门口，脸暴青筋，呲着黄牙瓣子，像挨了一刀的猪，呱哩呱啦叫。

「你……你们，你们！还敢作乱」说完，几个大耳光猛掴过来。

门一上锁，(这是第二次上锁，猫头鹰第一次关上门后，竟再开门，咬牙切齿地朝老蔡腹部加上一脚！)文彬勉强支撑起来的身子，又瘫回床上。

「树……树欲静，风不止，老蔡不喊不敲就没事……哼，明

天，离开这间房，离开『火药桶』---换房去！」

或许文彬被打昏了，竟像善男信女进香一样，在老蔡面前念念有词。

或许是急中生智，文彬最后也想到换房间这个办法（？）去避风躲雨，过他牢狱中的安定日子……

深夜，万籁俱寂，A座除了偶尔一两声抽水马桶的嘎啦声外，三楼十号房里，无论如何，总是断断续续地传出一个人的梦呓。

「风不止……风不止……换…房…换……」

（四）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

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曙光展翼，红日东升，这是十月一日的早晨，是东方巨人踏着豪迈的步伐跨进第十八个年头的早晨。

A座的旷地上，几十个青年正绕场跑大圈。

是晨运吗？

从场边站着一个弹眼暴珠，龇牙咧咀的恶煞看来，尤其是『猫头鹰』拉长了像驴那样的脸看来，又似乎不可能。

原来，他们被罚空着肚子跑廿大圈呢！

在一双双又轻又快像有风催似的健腿中，有一双近似圆规的白瘦腿，跑得踉踉跄跄，这个人，一边跑，一边往额头上抹汗，不时又用手摩沙着毛辣火热的双颊；他的额上眉心间，那个大疙瘩远远就可以瞥见。

跑啊……跑啊……

突然，他眼前满天星斗，两脚似乎踏进棉花堆里去。一扑啦就晕倒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躺在石板凳上，迷迷糊糊的双眼，似乎什么也看不见，待他摸到一双满是粗茧的手，咀唇上要快沾上那手上的杯口时，眼皮一开，好像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似的。有气无力地迸出一声：「老……蔡？」

他低下了头，两只惺松的小眼，不敢正视眼前的壮汉。

老蔡安慰了他几句，劝他别再胡思乱想后，就腾腾地迈开大步----拿面包去了。

文彬怎能平静呢？

他躺在那儿，小眼盯得滴溜圆，心湖里又趟起了涟漪……

原来，那晚被掌掴后，他真的在隔天换了房，虽然他知道，擅自换房被发现，必定又是一阵台风，但比起无风已是三尺浪的十号房，还是好得多；况且狱方的规律，他早已摸透，如非意外，被发现的『或然率』甚低。

而二号房恰好是个优良的『避风港』，里边三位，除了那个有粒大黑痣的伙伴和自己是豆腐渣贴对联----搞不到一起外，其他的甚为投机，（都是草地上，同躲在墙角的好汉）就这样，他和那位不合的伙伴对调，去享受安定的生活了。

这两天，文彬的神经也的确松弛了一阵，看！二号房里，一位埋头无线电，一个读着马来文，而文彬当然钻进文学堆里去了。

可是，『躲了雷公遇了霹雳』，文彬想在风口浪尖里滴水不沾，只能是白日作梦！

今天，就在今早，当东方地平线上第一道朝霞，为高墙抹上一层胭脂时，邻座女牢，就响起了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歌声……

「东方红，太阳升……」

这壮严伟大的歌曲，从一间牢房飞进了另一间，从一座牢房飞到另一座----男牢女牢都唱起来了！

歌声像插上翅膀，迎着朝阳，顺着东风，飞到了远方的广场，飞进中南海……

歌声，也像一支支利箭，直插魔鬼们的心房，吓得他们如热鏊上的螃蟹，哄作一团----拉长了嗓子高声制止嘛，那乌鸦嗓音又被排山倒海的声浪吞没；一个个把『犯人』拉出来，卡住他们的喉咙嘛，那反抗的吼声更响！

最后，黔驴技穷，只好胡乱在房门『×』做记，放风时慢慢收拾！

我们的杨文彬，虽然一早起来就手捧《小说辞汇大全》，但毕竟身体里的血液还是热的，在令人热血沸腾的歌潮中，心的最底层仿佛有一股暖流，轻轻地敲叩着，冲击着……

迎着红日，面向大海，他又何尝没有唱过这首歌曲？还在进监前的两三个星期，在一次海岛露营时老蔡就曾和他站在海边岩石上，把鱼肚白的天唱得红霞万朵，旭日腾跳而起呢！

那当儿，听过了老蔡谈过知识份子改造的重要意义后，他的心一热，自然而然地随着老蔡引吭高歌，可是，如今却好像有铅块压在他的胸部，嗓子里连个音都发不出！

可是，『东家墙前栽丝瓜，西家院里开黄花』，那些狱卒不知道

是因为二号房太靠近办公室，盛怒之下连打几个记号，还是故意戏弄我们的文彬，竟在这间没有唱歌的『避风港』里，像阿里巴巴的故事情节一样，重重地打了一个『×』！

最最倒霉的是，连换房的事也因此捅了漏子，以致除了因『唱歌』被罚跑外，还多了人害几个大耳光！

……

躺在石凳上的文彬，这个时候，往事不堪回首似地叹了一口长气，又是自言自语地那一句：「树欲静，风不止……」

「文彬，『石头』面包来啦．可等久了……」

「我……我不饿……」

「来，不饿也得吃！」

老蔡掰开硬崩崩的面包，往茶杯里沾了一沾，送到文彬的咀边。

「怎么？咀巴被石膏封死啦？来，俺----绝食斗争不吃东西是好汉，现在不吃是笨蛋！吃了，有力气和他们干！！」

「我……」

「你这棵不愿招风的树，又给遇上啦！都跟你说了，在狼群里，做不了羊……什么『人过短檐下，不得不低头』？看你把头低成这个样子！」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就在这时，因为唱歌而被罚关房子的女牢，更起劲地唱起来了！

「文彬，你还记得吧！」

「什么？……」

「江姐的故事！」

老蔡两眼扑闪扑闪，脑子里的思路凝成了一个光点，一个光辉的形象，闪亮了……

「竹签穿指，没有动摇江雪琴半个点的钢铁意志！快要上刑场了，还是那么心平气和地绣旗！是什么力量，使她脸不变色，眼不打闪地走向刑场……？」

「……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

歌声更嘹亮地穿过高墙，刺进老蔡的心窝，使他激动地放下茶杯，紧紧地握住文彬的手，两只深邃的大眼，闪耀着只有久经斗争风浪的人才有的那种刚强不屈的神彩！

「文彬，想起江姐来，我们吃了一点苦头又算得了什么？一想起她，你浑身是胆雄纠纠，还怕它什么拳打脚踢？也还有什么理由不敢

参加排练？不敢为同伴生病而呼喊？不敢引吭高歌？……」

老蔡激动得很，说到最后，两隻像钳子那样的手不禁紧紧出力一握，顿时使文彬觉得好像有一股电流，直通心间，使他有些微激动起来。

「我……我也很敬佩江姐，困难的时候想起她的确有力量，可是，可是不等于就可以毫无原则地斗争啊，我觉得你们在执行一条错误的路线……

「错误路线？！……」

原是红霞万朵的天，不知怎的又突然阴暗起来，远远有一块乌云翻滚着……

老蔡极目远眺，望着变化多端涌向四面八方的灰云，心里的波涛，汹涌澎湃……

「思想工作是多么不简单呀！……」他正想再说什么，『猫头鹰』又鬼叫似的，高声喊集合了。

……

（五）

今天，男女牢闯将全被押上法庭。

本案从头到尾，承审法官象一个魔术师，在他变幻多端的魔术棒下，一隻母牛竟能撕下两张、三张牛皮来！

难道不是吗？——开初审讯『非法集会』的这一主案时，还未纳入正题，就先判了一条名曰『蔑视法庭』的罪，得先坐牢再说；如今『蔑视法庭』罪名总算期满了，总可以进入主案了吧，不料，『第三张牛皮』又变了出来——再控『破坏公物』罪，坐满三月才说。

事缘今天开堂前，有关方面就弄来整一小推车的特大纸牌，要犯人个个像狗牌一样挂在胸前，以便对认。

吓！这下子，人们像开锅的粥，沸腾起来；在『生委会』老蔡他们领导下，临时决定准备反击——就这样，法庭亮相没几秒钟，卡蔡一声，法庭就满堂纸花碎片……

眼下，囚车又返回原路，朝着樟宜奔驰。

歌声，口哨像晴天霹雳，震撼着大地……

车内，文彬仿佛失去了知觉，听不到一点儿声音；说真的，即使现在他耳朵窟窿里罗一台大戏，敲碎了锣底，他也只不过鸭子听雷。

「哼！又是老虎头上拍苍蝇，照这样下去，那一天才能出牢啊？！……根本不懂斗争艺术！……」

你看！那张嘟起来的小咀，真像金鱼浮在水面吸气的一杀那。

「树欲静风不止」——我没撕也没用，照样遭殃！……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唉！唱歌毕竟还是唱歌，现实就是现实，老蔡不知怎么搞的……」

正当他哼哼呵呵喃喃讷讷，自己向自己说些没头没脑的话的当儿，忽然，车里乱了起来……

但见一个丑头怪脸的警员，兽性大发，从车头检来一块脏油布，气势凶凶地往带头领唱的青年口里塞。（和文彬换房间，有粒大黑痣的那位。）

就在这杀那，坐在文彬身边的老蔡，一个虎步扑了过去，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用口把布团啣了开来。

这下子，可恼火了车上的职业打手，它们一呼啦地挥起肉拳，兜头兜脑往老蔡身上打。

此情此景，青年闯将，像爆发的火山，怒吼了！尽管双手反手上了

手铐，但怎么也阻挡不了抢救战友的心----吐出的一口沫星子，扫起的铁火腿，使狗儿们乱成一堆---就这样，把集中在老蔡身上的『火线』引了开来！

而紧坐老蔡身旁的文彬，早就三魂荡荡，七魂幽幽；他真恨车里没窟窿，好让他钻一钻，只好卷缩着瘦身子，弯着罗锅腰，一纳头，往伙伴怀里钻。心里却在想：「糟糕，一定又是要被连累了。」

就在这风口浪尖，老蔡绷着个张飞脸，金刚屹立般站着高喊：「同志们，别在叭儿狗面前低下头，把胸膛挺起来！」

而像驼鸟一样，把头埋起来的文彬，头像有万斤重，抬也抬不起来……

囚车在风浪中，终于驶进『樟宜』。

此刻，阴森森的铁门像魔鬼的大口洞开着；但见一个个小鬼，东窜西钻，『牛头马面』，慌里慌张，站在大门口的猫头鹰，骨碌着钤铛小眼，正和『皇帽』（狱长）交头接耳，指指搠搠，不时传来邪恶的淫笑……

好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可把文彬的眼都看直了。

「噢，完了，即将来临的不知是一场闪电，还是一阵……闷雷，我……又，又一定被拉下水……」

他的心正别别别地跳，跳得自己耳膜像捶着鼓。

就在这骨节眼，老蔡亮起了苍劲浑厚的嗓子，把全车都唱起来「红岩上，红梅开……」

歌声，鼓舞着人们迎着风浪前进！

歌声，使狐鬼们闻之胆颤丧魂！

歌声，也唱得文彬的心，仿佛丢进油锅里，劈哩拍啦地煎……

车门开了。

狗腿们一个个把眼睛瞪得像龙眼鱼一样，把最最『闹事』的人，一个个认在一边。（不可能全部对付）

「你……这边」那个塞油布的打手指着老蔡。

「你！……」

「我……」（正如文彬自己预料的！）

「啊！……我！」他吓得软成一摊泥，三十六隻牙齿正捉对厮打。

「唉呀！正是近火先息，如今我岂不是『闹事』最凶?！

（狠心狼专咬瘸腿猪，对于思想上『瘸了腿』的文彬，也同样是

吧！）

此刻，狭窄的走廊里，挤眉瞪眼，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正把脱得精光，反手上手铐的最『闹事』份子，围得个铁桶一样。

一丝不挂的人群中，老蔡魁伟的身躯，像一座山，他不时低下头，鼓励着都被吓出一脑袋头发的文彬。

「勇敢地面对吧！想想江姐，她会给你勇气」

「我……」

文彬没有血色的咀唇，像兔子吃菜似的，直多索着。

这时，一阵阴风吹来，铁门打开了。

只见人摸狗样的『皇帽』像猫吃骨头卡住嗓子一样咳了一声，而『猫头鹰』像被磁铁吸住一样和皇帽贴在一起，咬起耳朵来。

就这样，『猫头鹰』装腔做势，命令狱卒下手了……

那些家伙，似乎在足球场上踢足球，又像在在健身房里打沙包，戚哩卡察地嗷嗷叫；大皮鞋的鞋带被自己踢断了，汽水盖的肩章被自己打落了，使尽浑身解数，无奈压不了闯将们的气概——歌声口号，在狼嗥声中，直穿云霄……

而缩在墙角儿的『猫头鹰』，见『囚犯』竟越被打越神气，一怒之下，丢下了狱长，像西班牙野牛，摆出个被勇士的红布激怒的架势冲进来了……

文彬在大乱中，被打得发昏章第十一；满天星斗，迷迷糊糊，差点连这儿在啥地方都不知道；忽拉巴，他的脖子被毛茸茸的黑手卡住，正想挣扎，不料，『猫头鹰』这隻牛，摆出个 Karate 的攻势，劈头盖脑地『杀』过来……

在这电光石火的一杀那，老蔡一个猛虎跳涧，不知打从那儿刷的一声扑过来，用他宽厚的胸膛，顶了这一招……

『猫头鹰』见竟有人胆敢阻挡他的攻势，来者又是自己向来的眼中钉，气得他三尸暴跳，五脏气冲！连忙伙同另一个打手，向老蔡和文彬重点猛进攻。

殴打中，但见老蔡像一座屏风，牢牢地护着文彬；很多时，老蔡又端的是个老鹰面前的母鸡，把文彬紧紧裹住……

『猫头鹰』，气得像挨了几刀而浑身抖着的猪，眼睛红得快要滴血了，和狱卒两人使尽浑身解数，强硬地把老蔡拉到走廊转角处，倾全力押着老蔡往高墙一靠，然后『猫头鹰』用一隻手按住老蔡的胸口，一隻手摁住他的额头，朝墙壁死命地撞击……

这里，暂时脱身的文彬靠在墙边，有气无力。眼见老蔡为自己

竟受这么重的惩罚，耳听那嘎嘎嘎的头颅撞墙声，文彬心如刀割，热泪盈眶……

几次，他真想冲过去为老蔡解困，可是，他又那里有这样大的力量呢？

（六）

当晚，天特别黑，仿佛像一只锅扣在人们头上，一点星光都没有。

夜虫，也被魔鬼们惨无人道，吓得不敢唧一声。

牢房里，昏暗的灯光下，却传来了斗士们的开朗笑声、豪言壮语。

多少个青年的心哟，热呼呼地跳动；他们都为能在黑牢里磨练而感到莫大的幸福。

而吃饱灌满的『虫豸』，也开始蠢动了。

但见，三楼走廊上，一个胖黑影捻手捻脚地蠕动着——突击查房了。

来到十号房，它伸出狗熊大手，拔开门上的小方格窗，想偷偷地窥探里边的虚实——可是，迎着它的，却是老蔡的火爆大眼，那像发出两道电光的视线，逼得那个胀翁身架，拖着企鹅步溜了。

里边，老蔡正一边和文彬按摩淤伤，一边透透亮亮地和他长谈。

文彬几乎是十损八伤，仅剩一丝两气；连手拿一封信（海珍寄来，关房前从狱官脚下检起），也似乎有点吃力。

此刻，他的心，就像打翻了的作料罐，酸咸苦辣，啥味都有；那几种味道的心情，最后又如潮水般涌上来，冲击着泪腺，化作泉水般的眼泪，比先前更抽抽噎噎地响了……

看了海珍的信，尤其是听了老蔡的往事，再想到老蔡不顾自己的伤疼，反而为自己的伤操心时，他哭了；当他再望一眼身边那巨人为了保护自己而被打得满身伤淤，就像世界地图一样，一块块，一片片时，他哭得像顽皮的小孩子被父亲痛打过一样。

他很惭愧，和老蔡相处这么久了，现在才第一次听到他过去的事，（在文彬再三要求下）——自己对同志又是多么麻木不仁呀！

老蔡从小就在苦瓜汁里浸大，资本家的无情剥削，在他身上留下无数的疤痕，仇恨的种子，在工会里的叔叔阿姨们的细心培育下，终

于开花结果，使他成为一个心红眼亮、爱憎分明的铁人。

远在翻天复地的五十年代，（一个殖民主义者惶惶不可渡日的时代）老蔡就和工友兄弟一起，站在斗争的前头了！

一次工人纠察中，如狼似虎的『野兽』也像那些狱官一样，仗着权势而对手无寸铁的工友大打出手；当时还是青年小伙子的蔡奇勇为了夺过『豺狼』手里的标语牌，竟被一个大个子的洋鬼，打得头破血流，最后，还被逮捕拉上法庭。

进监后，他和许许多多工人大哥一块，在牢里坚持斗争，坚持学习。

为了抗议狱方的野蛮迫害，在一次绝食斗争中，老蔡被打得比今天还要糟；可是，他并不因此妥协，逼得狱方不得不把他和其他工友送去医院，并向工友大大让步。

想想老蔡，看看老蔡，文彬心里掀起了的浪花，正冲击着，冲击着他脆弱的心。

「文彬，最近一连串的事件，尤其是今天的暴行，你上了一堂反面教育的课，得好好总结一下！」

「唔……几次三番，想……用你的话，想……做狼群里的羊，结果，结果还是给『狼咬了』；原以为……只要躲躲闪闪，不搞风不搞雨，自己就能安心地过日子，谁知道，偏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文彬努唇胀咀，半句接半句的说着。

「可是，心里还有个疙瘩，就是，就是，很多事，明明是我们自己人煽起的风，这又怎么讲呢？」

「我们？！」老蔡停止和文彬按揉，楞着问。

「是我们！」

「我问你，为什么我们会坐牢？」

「为支援反殖志士的斗争。」

「他们又为什么坐牢？」

「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社会，怎样不合理？」

「这个……因为，因为广大劳苦群众受少数剥削者奴役，这些人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那到底是他们作威作福，引起人民反抗，还是……」

「当然是它们！」

「那人民群众的反抗，照你讲，却是搞风搞雨！?你的社会科学知识那里去了？---我们总不能用孤立的角度看问题！」

「这……」

老蔡一连串几个「？」号，在文彬脑子里嗡嗡响，最后，竟一个个拉直了，变成一串「！」号，像棒槌似的敲着他！

「是的，『树欲静，风不止』，我们不能做静止的树，我们要猛刮主动的风，大吹符合群众利益的东风，才能顶住牛鬼蛇神向我们吹的阴风、冷风，这的确是一个路线问题，是抓阶级斗争路线，还是走调和妥协路线的问题，我们应该用这个角度看待问题！」

老蔡最后几句，是单崩个地念出来，字字铿锵作响！……

此刻，夜深沉，整座牢房都睡了，唯独文彬辗转不能入眠。

他，又拿出今天收到的信，虽然已看了很多遍了，可是还是那么入神地读着，仿佛一字一句都要把它们嚼烂似的……

彬：

听老蔡来信说，你的白发好像多了好几根，身体也瘦削了几多，是吗？

其实，只要想到你私心重，只要想到你进牢前那一阵子，为了丢掉高薪职位，投身劳动行列之事，你已经想破了头，皱烂了眉头，那么，来到『樟宜大学』你受更大的冲击而白发多几根，应该是预料中的事！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你们这次为了支援祖国好儿女的斗争而坐牢，是何等光荣、幸福啊！你们在法庭上，大长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牛鬼蛇神的威风，这又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呀！你只要想一想，全国人民的每一双眼睛都在密切地注视着你们，每一颗红心都在为你们的胜利而激烈地跳动，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热血沸腾，不能振作起来!?

彬，你还记得去年的恳亲会吧！

当时，你在诗剧---《阮文追颂》，扮演英雄阮文追那个雄纠纠气概，现在仿佛是在我眼前出现哪！

身穿囚衣，脚镣手铐，『你』在刑架上，大义凛然，高呼口号！

（尽管，你的扮演，还是不够份量，但还是感人的。）

现在，我们的『阮文追』，仅仅为了皮肉痛，就整天愁眉苦脸，大喊『树欲静，风不止』，连演出活动也不敢参加了!?

什么『人过短檐下，不得不低头』，什么『养精蓄锐』，你，你太糊涂了！

人们总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有所前进！希望你----『而今迈步从头越！』向老蔡，向先进，向『阮文追』学习！

此致

祝同志们好

祝演出排练顺利

海珍于深夜

28·9·67

这封信，像弹响了的钢琴键一样，长时期在那被尘灰堵塞了的共鸣箱----头脑里震荡，震荡……

（七） 尾声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出叶绿成荫。』

文彬这一朽株，在老蔡掀起的浩荡东风猛刮下，枯干瘦瘪的枝头，终于冒出点点绿芽来！

文彬怎么不能振作起来呢？他还不是不能接受新思想的枯木，他，用老蔡的话说，还是米，不是土！

那一次殴打后，十号房渐渐有了生气----多少个不眠的夜晚，老蔡和文彬一块儿学习，一块儿亮思想，（还在进牢前，老蔡就谈起的知识份子改造的问题，学得最久，谈得最多）多少个不眠的夜晚，许许多多青年闯将，轮流偷换房间，帮忙文彬进步。

就这样，在老蔡和战友们的扶持下，文彬像学步的小孩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跟上来了……

而日子像一串念珠，一天跟着一天地滑过，串成礼拜，连成月、新的一年又过了半载，演出筹备工作，已到了一出狱就能上台的阶段。

这一天晌午过后，毒日当空，火伞高张。

高墙里边，草地上，一群英气勃勃的『犯人』，正火热地朗诵着呢！

一溜儿人群中，老蔡还是像羊群里的壮牛，为那个有哮喘病的青年挡毒日。

而文彬站在人群前，正指导大家朗他那首诗歌哩！（经过集体讨论，再加上文彬新的感受，已作了重大修改。）

看他苍白的脸，开始泛起了一点红晕，躲在眼镜后的那双小眼，已经闪着激动的光彩；而额上那经常浮起的大疙瘩，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他一边指导，眼睛却一边盯着他眼前的老蔡，似乎在征求老蔡的意见似的。

站在远远墙角儿的，当然还是那个『猫头鹰』，他的样子就像有谁捆了他几个巴掌一样。

头上瓦等瓦等的天，又是几隻风筝，在欢乐地追逐着，好像不甘心失去自由，在恶劣环境下奋力反抗似的……

《纪念《六一三》八周年》



饿



高楼的儿女

清晨。

正是上班的时候。

一座高楼大厦，正在热闹的市中心建了起来，两旁的行人熙来攘往：有穿著西装笔挺的男士，浓妆厚抹的太太小姐，以及一群身著工装的队伍。

工地上呈现一片忙碌的景色。亚财与小杨站在十七楼的边缘，合力将底楼的模板拖上来，由于这是外墙，又没有脚路，每块模板4×10尺见方，两人卖力地干着。配合口号，一呼一喝，一连拉了十几下，才拉上了一块模板，只见小杨满头大汗，他是新工，刚来不久，年龄还不足十六岁，再加上瘦小的身材，眼前的工作，真叫他有点吃不消。

「妈的，说什么要赶下洋灰，为什么不多叫几个人来呢？大清早就碰到这么『硬水』的工作，呸！倒霉……来一、二、三，上！」亚财一边嘮叨着，一边又赶着上另一块。

一阵出力：小杨突然感到胸部剧痛起来，这也难怪他，这么小的年龄，肢骨还那么幼嫩，就干这种粗重的活来。

「可以等一下吗?我很难受！」小杨脸呈现一副痛楚的样子向亚财央求道。

「不行！你没看见下面是行人道吗？」亚财急着说，「万一掉下去，下面的人可要遭殃了，快！加把劲拉上来再说吧！」

听亚财这么一说，小杨只好忍着痛楚，咬紧牙关，死命的用尽气力往上再拉，然而他那双手臂，仿佛已不听他的使唤了，尽管使尽了力气，那块模板悬在半空，动也不动的。在旁的亚财也紧绷着脸在坚持着张开喉咙喊道：「出力呀！他娘的，怎么不出力呢！妈的！」只见小杨满头大汗，脸部涨红。忽然一只粗壮的手搭在模板前端，一声：「上！」话声刚停，一块大模板就这样给提上来了。

「谢谢你！健哥。」小杨松了一口气，衷心地说道。

「不用谢了，这我来帮你,你替我找几枝两寸(1)回来,等会我们要用到。」

「多亏你来了，要是小杨坚持不下，掉下去打伤了人，不知怎么好呢！大清早就要我们赶下这么多大墙，又不多调几个人手来。真他妈的，要人命！」亚财在嘮叨着。

「我已向上头交涉过这些工程不可能在这一两日赶完，何况最近雨水又多，看样子，今天天气也不会晴朗。哦，对了，亚财！你妹妹托人带来一封信给你。」

下午，又是刮了一阵大风，雨点也跟着到来。亚财伏在窗前，望着迷茫的窗外，口中不时吐出一团团的浓烟。回想妹妹写来的信：「哥哥，你好！自从你到外埠工作后，爸妈日夜都在惦念着你。外面的生活辛苦吗？最近常逢到雨天，不能到胶林里去干活，爸爸的老毛病又发作。家里手头紧得很，希望你能寄多少回来，解决目前的家境……。」

想到这里，家里的一幕凄凉的情景仿佛浮现在眼前。父亲那驼背的身躯，看去已不能支持了。身高瘦弱的妹妹还得守住胶林要生活。慈祥的妈妈从来也没有发过一句怨言，任劳任怨。她那双手，打从我懂事以来，就没有停过……。

外面吵杂的赌博声中间杂着工头呼喝下注之声，便亚财无法再想下去。猛得把烟头一丢，一股劲儿往人群中走去了。

在另一间简陋的的满栅(2)里，挤满了十多名工友，大家正高声谈论着。房内空气呈现一片暖洋洋，正好抵御外面寒风的侵袭。

「他娘的，昨晚我到长堤去『盖印』，没想到那狗检查员，硬说我工作准证已『死』了，而且逗留日期已逾三天了。要将我扣留起来。我当时急得要命，争论说公司要在下个月才给我们做『工作准证』然而那贪婪的家伙，还是不肯罢休，硬要我私底下给他十元才了事。

「你给他啦？」一位工友追问着。

「要不，他怎肯放过我呢？我只好把剩下唯一的一张红老虎，非常不情愿的往桌上一丢，他急忙除下帽子，往下盖住它，我气呼呼地抢回PASSPORT走了。

「这批强盗，就象饿狗一样，总是在我们工友中打主意。大家往后要过去盖印，必须谨慎些，不要被别人占了便宜啦！」亚健提醒着大家。

「哦，对了，怎么不见文忠呢？」偶而有人突有所发现似的，问了这一句。

「他父亲来信；说家里目前需要人，而且外头赚吃也难．倒不如与他一同采石，一来可以减少些费用，二来父子俩在一起也有个照

应。就这样他乘昨夜的火车回乡去了，临走时给了我们地址，说是有空到他那儿去走走，并交代我向工友们说一声呢。这几天一直忙着赶工，我倒忘了这事件啦！」小华答道。

「阿忠这小子，干起活来，手脚挺勤快，待人接物也和蔼可亲，乐意帮助别人。我们这班兄弟同他住在一起，得他的帮助也算不少了。」

听大家这么一说，阿健脑海中立刻呈现一位结实黝黑的工人形象来。这形象在他的眼前越来越大……。

「哦，我忘了给大家介绍，今天我们工地来了位新工，名叫阿雄。」说话的是亚休。「他是最近的『老鹰行动』下逃到我们这儿来的。你们就听他说说吧！」

「是什么一回事啊？雄哥。」小杨急忙问道。

一提起这件事，亚雄脸色就往下沉。忿怒地压低嗓子说道：「那批狗强盗，说什么展开防止××运动和取缔非法移民，把我们当成代罪的羔羊。那晚，夜已很深。工友们都已入睡，工地上却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强盗。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数头穷凶极恶的警犬开始朝向工友们的满栅奔来。顷时，工地呈现一片混乱，间夹着工友逃跑的惊叫声和强盗们的呼喝声，恶犬的狂吠追逐，更叫人心寒，不到一刻钟，工友们已成为瓮中龟，纷纷被押上警车。然而逮捕行动尚未结束，高楼上开始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我们对海来的马来同胞成为他们猎取的对象。这时高楼上不断传来马来同胞的哭叫声和皮靴的殴踢声，忽然，高楼木架上传出一声惨叫。一个人影由空而坠，此时大家都顾不了在旁的守卫冲到人影坠落之地，只见马来同胞头破，肢断横卧在血泊中。看到此时此景，工友们无不悲愤满腔。怒视着赶来追捕的凶手，吓得狗强盗不敢走前来。大家警告这批强盗，必须马上将他送入医院急救，但因为伤势严重，一会儿便发现返魂乏术了。」说到这里，亚雄声音已哑，工友个个悲愤满腔。「他妈的！建得大厦千万间，难道我们建筑工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任人迫害的吗？」眼看在同一生活线上的工友兄弟就这样牺牲了。大家的心里都很沉重，默默的在哀悼着。

良久，这个沉默的场面才被小华打破。「对了，健哥，上一回我们兄弟要求加薪的事，上头对你有什么交代没有？我们在这干了一年多啦。初来时就是这个工钱，到现在也是这个工钱。物价天天在涨，这几块钱快要难维持啦。要是有路的话，我们这班兄弟早就想转场了。」

「前些时候，我已向二手提出。他答应下期加一些给 大家。这事。我看多几天出粮时就知晓了。届时，他如果不答应，我们就找他理论去。」

「他时常就这么说的，我看这一次也未必会贴给我们的。」

「是的，这件事，依我看，我们应当多在工友当中拿出来谈论。要是他再耍手段，我们就一起找他去。大家明儿就分头去办吧！」

「好！这一次要是他再不答应，可要给他点厉害看看。」

「哦，对了，今晚×社有个演出。我这有票，大家今晚就一起去观看吧。」阿健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

「好呀！」提起看演出，大家就高兴的跳起来，上一回，看过之后大家印象还很深哩！」

这时，屋外响起一阵敲门声。

「咯咯咯！可以进来吗？」说话的是一名女工。为首的一个叫亚莉，还有一个叫亚菁。她们也是同大家在这儿工作的。

「健哥在吗？」亚莉问。

「有什么事吗？」

「我想来告诉你，刚才我们经过OFFICE看见亚财又在赌博，并且同工头吵起来呢！我看你快去劝住他吧！」

「我想，又是赌输了钱，想跟那黑脸借点钱翻本，他不肯，才吵起来的吧！阿财也是的，早上我看他工作时无精打彩，好象有无限心事似的。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不出声。过后，仿佛告诉我家里来信，要些钱回去。哎！难道靠赌就能解决我们的困境吗？健哥快去吧，有什么事要帮忙的，回头再找我们商量好了。」

「他妈的，都是你这穷鬼子，在我身边唠唠叨叨，喊着要借钱，我的手气才转坏，财神爹都给你这衰鬼给赶跑了。再唠叨的话，看我不揍你才怪！」

「我为什么不能向你要钱？我替你工作就有工资存在你那儿。我需要到钱，就可以向你要。我说声借钱已是很客气了。要知道我的钱，所有工友的钱，是放在你那儿的。银行户口生利息给你拿去，我向你要钱是天公地道的事！你知道不知道？」亚财满脸怒容的说道。

「你……你再说，看我不……。」工头正想举起手往亚财的脸上掴过去，只觉得自己的手臂被一只粗壮有力的手挡在空中。

「把你的赌摊收起来吧！你知道不知道，许多工友已被你的引诱染上赌博的恶习，我们做工的那能象你们这般赌钱呢？你要赌就到别处赌吧！亚财他急需一笔，你明天就预支给他。」亚健理直气壮的对

着工头说道。

「这……大家赌博，有赢有输，来来去去，这是很公道的。你怎能怪我，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亚财他要借钱，大可明天来，现在我……没空！」

看着亚健，工头心里明白，自己怂恿工友赌博已是理亏，正当自己手气不好时，亚财来要钱，就想借着他来出一口乌气，想不到却碰着了亚健，只好无可奈何的顶几句就借着雨停要大家开工去了。平时作威作福的工头被亚健理直气壮的斥责了一顿，工友们无不乐在心里。

在满栅里，阿财靠在床边无精打彩，低着头玩弄着手中的拉尺，亚健注视着自己的工友兄弟，内心寄于无限的怜悯。想起自己以前何尝也不是象他们一样，差点迷失了方向。亏得好心工友的教导，才走上正轨，重新做人。一种责任感催促他去继承先辈的好榜样，将身受苦难的工友唤醒起来。

「干吗又要赌起钱来呢？阿财，有什么困难找大伙商量不就行了吗？工头这个人就是处处利用赌博来陷害我们工友，我也曾经受了他的害。所幸好心的工友提了我一把，要不然我也不知沦落到什么地步了。」亚健语重心长的说。

这时的亚财听得健哥这么一说，昂起头来两眼注视着眼前这位关心他的亲人。

「你想知道吗？」亚健微笑着把视线转向窗外……亚财默默的点点头，把两脚盘踞着准备聆听。

「打从开始做地脚时，我就来到了这儿，当时工程进行非常的紧张。因为劳工非常缺乏，就非常讨好我们，深怕我们转工到别场去。由于我们年青力壮，赢得工头的器重，我也受宠若惊，表现得很卖力。满以为凭着自己的这股蛮劲，就一定能熬出头来。」

「工头时常在我面前指责一些平时看不顺眼的工友，挑拨我们同其他工友的感情，当时我也不以为意，抽烟、喝酒、赌博，无所不为。就在一个烈日当空的下午，我在上底板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摔了下来，跌断了手。」说到这里，亚健激动的伸出变了形的右手，伸到阿财的面前，忿怒的说道：「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他们一个也没有来看我，眼看我手断了，利用我的价值也完了。以往对我的假仁假义，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至于平时被我瞧不起的工友们，却纷纷到我房子来探望我，接济我，并向资方要求赔偿医药费。我惭愧万分，不知打从什么地方谢谢他们才好！想不到平时对我称兄道弟的，

如今眼看我有困难，便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与此相反，平日我对他们很不友善的工友却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生在一条藤上的苦瓜的工友，才是我们可靠的弟兄。同时，当我的手痊愈后，工友们也给我争取回去复工。渐渐的我脱离了工头的一伙，投到工友当中去了。」

说到这里，亚健把视线停在听到入神的亚财身上。语重心长地说：「在集体生活里，工友们开始教我文化，学习做人的道理，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情同手足……。」这时门外传来一阵的脚步声，亚健把话声停住。

「亚财，」工友们齐声叫道。小杨这时走上前来，将手上的一个信封往亚财手上一塞：「这是工友的一点小意思，听说你家有困难，我们一时也凑不多，你就收下吧！」

「我……这怎么可以呢！」

「财哥你就收下吧！家人等着急用呢！」小杨推着阿财的手央求着。阿财激动的低下头来，一手按在小杨的肩上，惭愧万分。这时妹妹的话声又犹在耳边响起，想到这里，他缓缓地将小杨的手中盛满工友的深情厚谊的信封接过来。讷讷的说道：「多……多谢大家，我再也不去赌了……健哥！」阿财伸出双手「我决定和大家站在一起，你们真好……。」好哇！工友们呼喊起来。

……

中午的太阳，热的几乎要将整个工地燃烧起来。在繁忙的工作当中，人们总不断地抬起头来。眼睛眯成一直线，向天空了望。希望有一丝风儿自脸上吹过，借此消除一身的炎气。现实的生活将这一群小伙子锻炼成一身钢皮铁骨，那怕骄阳炎热，那怕活儿再重，也能顶得住。

小杨、亚莉、亚菁、亚刚等正全力在钉板平。扎铁的工友也紧跟着，摆动钳子，眼看就要超越他们了。

小杨把手中的铁锤放下，把酸痹的一只手来回的运动几下，见亚刚正紧张的在干活，又急忙蹲到他那边钉起来了。汗水把小菁的眼睛模糊了。她除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又拿起锤子……。

这边，亚莉悄悄地拾起了空的水壶走到印度摊那边要水。

「亚刚！」工头忽然出现在平板上。「今晚赶夜工，明天要下洋灰啦！」

「这怎么行，天天赶夜工，不把我们做坏才怪呢！」小菁应道。

「啊！有什么办法呢？人家上头催得紧嘛！何况多作对你们也有

好处呀。帮个忙，嘻嘻……帮个忙。」

「哼！需要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好声好气的来拉拢。真正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可就没有答应过一声。」

「我问你，加薪的事你到底答应不答应？」一提到加薪，工头脸色就往下沉，一时无话可说，心想：加薪？哼，上头规定下来的薪金，我若是多加点给你这班穷小子，自己还能捞到多少！于是马上换了另一副嘴脸，忿忿地道：「妈的，不做就算了，你想趁机敲榨不成！小子别得意，你不做不用紧，只要老子把钱一扬，穷小子那个不往我这儿靠，哼！」说完就扬长而去。

性情刚烈的亚刚，听他这么一说，顿时火气上冲，紧握拳头。若是在平时，亚刚早已沉不住气，叫他尝尝拳头的味道了。只是这些日子来，和大伙在一起，尤其在亚健的教导下，他已觉悟到大伙的力量。有什么事找大家一起商量解决。『团结就是力量』昨晚他们还在亚莉家学唱着这首歌呢。

「哼，不给这乌龟王八一点颜色瞧瞧，他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小杨，回头遇着大伙，叫他们今晚别做夜工。加薪的事他根本就没答应过。

收工的时候，在印度茶摊里，亚菁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

「既然这么神气，那我们倒要看看，他是否有着三头六臂，而不来依靠我们了！」

「这里的工程进展我们最清楚，没有我们，他们是休想定期完成的。就拿今晚来说，我们不做，他的整个工程就要瘫痪下来。扎铁、洋灰，也都会受影响。」亚健分析着这里的情形。

「就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和他较量一下，这只狐狸，平时狐假虎威，压榨我们，今天得叫他们知道我们可也不简单的。大家分头去向工友们说说吧。」亚莉说道。

「依我看，我们不可单靠自己的力量，对于马来工友，我们也尽量地去说服他们。上星期，哈山跌伤了手，公司半分钱也没给赔偿，我想这一次这笔账也得一起算，马来工友的利益与我们是分不开的。」

「对，亚健说得对，只要我们向马来工友们讲明，他们是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

「开工！开工！」工头催着工友们复工，却没见到半个人影，心里实在有些慌了。这班穷鬼今天怎么都不听使唤，难道都不想干啦？

心里顿起疑虑，便往满棚走去。正好遇上了亚健、亚刚等一群。围拢在一块，似乎在谈论些什么，心想，这里头必有蹊跷。便打着笑脸，干咳了两声，来到人群当中，说道：「亚健，今天到底什么事，大伙都不想干了？你可得帮帮忙呀！明儿公司就要派人来下洋灰了，扎铁的部门催得紧，你们今晚不做，我怎么行呀！」

「哦，是吗？工头先生，事到如今，我想你也得退一步，想一想了。咱们做工人的有谁不想多做些，希望多赚点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呢？可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放下活来不干了。难道我们不想吃饭了吗？我们虽然穷，可穷得有骨气，我们从不向人低声下气求乞。我们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是不许别人的欺凌和卑视。今天，你把我们看成是什么人！我们许久以来，要求合理的待遇，你根本视若无睹。」

「你仗着我们是非公民，居留有困难，便百般的刁难我们，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却是没有生命的保障。哈山跌伤了，他是非公民，没有工作准证，你们就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必负担他的医药及生活费吗？今天事情是发生在哈山的身上，明天就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的行动，是我们的基本权益和抗议你的不仁行为。」

亚健强而有力的言词和工友们愤怒的目光，把狡猾的工头训得犹如狗血淋头。良久，说不出话来。

在狼狈恐慌，无计可施之下，工头终于垂头丧气的说道：「好吧，既然这样，你们派三个代表跟我一起去见老板谈商，只是现在不能停工呀！」

亚健昂头望向工地，冷清清地毫无生气。庞大的一座建筑物，从平地而起，靠的是谁呢？眼前的事情是最好的说明了。他看了看工头，然后向工友们说道：「我们的行动，已经争取到同资方谈判的机会了，刚才大家也听得很清楚，现在咱们来委定代表。」人群中很快地推出了亚刚、亚莉两位，大家商量的结果都决定回到工地去，等待他们三人的回音。

经过了这一个事件，工友们的心更加齐了，大家兴高彩烈地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当亚健、亚刚、亚莉等出现在工友们的面前，把争取到的佳音告诉大家时，工地上便掀起胜利的欢呼。

在人群中的亚健，看到工友们为所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雀跃的情景，心里感动万分，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信心满怀地向工友们说道：「今天我们同心协力争取到的一点成绩，只是在万里长征中，刚走完了第

一步，今后我们还有很多条件要争取，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让我们『团结起来，排除万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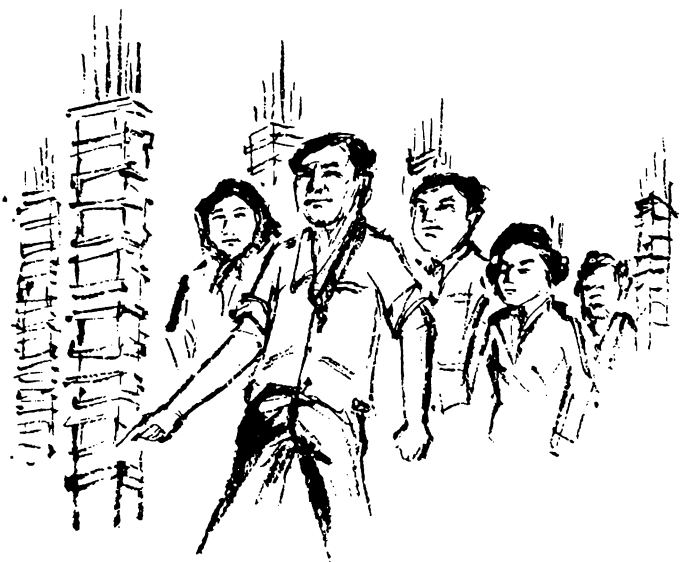
「说得好！说得对！团结就是力量！」工友们不约而同地呼喊道，又再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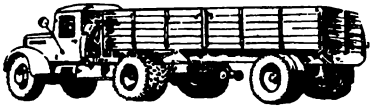
这时夕阳将天空染得红彤彤的一片，象征着美丽的前景，喜悦的工友们，对前途充满着更大的信心。

注：

(1)两寸：即木材尺寸，即其长与阔。

(2)满栅：即工人宿舍。





运输工人

这是一间吡哩运输公司，每天，工人要驾几十哩路；常在烈日下，搬货、上货、下货；但是，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工友们的生活总是过不好。这间公司的老板，如遇工友稍做点错事，就很快地把你开除，工友为了生活，为了切身利益，就发动把工会组织起来。

这天，当大家收工回到栈房时，东叔就对大家说：「各位工友，我们工会，现在总算组织起来了，但工会里，有些新入工的，工资的确太不合理，一天才只有四元，所以，工会决定和老板谈！」东叔是工会主席，年纪四十多，一身魁梧，短短的头发，那宏亮的声浪响着。

「要由谁去和老板谈判呢？」一位工友抢问道。

「我看，由江宏和方刚去吧！」东叔应道。这时，在场的工友、每只眼睛盯着江宏和方刚。他们年级只有二十多，短短头发，赤色的皮肤；江宏个子比方刚高一点。

「我担心我们不能！」江宏和方刚同声应道。

「怕什么，敢字当头！」小强插口道。

「是的，不过要提高警惕，老板是相当狡猾的！」东叔看看周围的工友又开口说：「各位工友，就这样决定吧！」

「好！等你们的好消息！」工友们兴奋地应道。

随着大家也就各自散开了！这时，太阳也落山，晚风也阵阵飘送着。

(二)

放工了，江宏和方刚，挺起胸，昂着首，阔步走往冷气室，一推开门，经理就坐在沙发上，翘起脚，吸着香烟，一见他们进来，就礼貌地说：「什么事，坐！坐！」打手势地叫他们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经理，我们代表工友，想和你谈谈新工人的工资。」江宏直言道。

「嗳！新工人，他们做不久，公司不能加工资给他们，因为，我们不知他是否能落力为公司服务？」经理以温和的口气说道。

「现在物价高涨，生活的确难过，我们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新工友都要象旧工友一样对待，不能分开谈！」方刚壮气地说。

「是的，经理，我们要你们一样对待新工友！」江宏接着说。

「你们两个是工人代表？」经理的脸沉了起来，问道。

「是的！」江宏自豪道。

「好！我明天给你们答覆！」经理说完，望着天花板。

「好！走了！」江宏和方刚一齐走出经理室。

当江宏和方刚一走，戴着眼镜，瘦瘦的书记马骝财。走了过来，便问：「喂！经理，真的加薪给他们？」

「是的，加给他们。」经理脚翘得高高，不断摇荡着。

「这样不是向他们低头吗？」马骝财奇异地问。

「哈！哈！他们有了工会，就以为了不起了！你不必担心，我会和老板想办法对付他们的。」经理又用力吸口烟，然后把烟一团团地吐着。

马骝财听了，也不再追问，就走了开。经理在吸着烟，吐着烟，想着，想着！

(三)

夕阳西下，晚风阵阵吹送。

这个时候，工人一整天的搬货、上货、下货，全身都疲倦了，把车驾回栈房，跳下，就打算回家，东叔和江宏还有方刚也一样。这时，马骝财从冷气室走了出来喊道：「江宏，方刚，经理叫你们。」

「好！」江宏应道。

「方刚，走吧！看他搞什么！」江宏拉着方刚的手就走。

一推开门，经理笑眯眯的。

「我们的要求呢！」方刚劈头便问。

「嘻！不要紧张嘛！先坐下！」经理奸笑道。

「江宏，方刚，你们的问题，我已经和老板谈过，他都很乐意加工资，你们大概高兴吧！」经理装着要笑不笑的脸说道。

「当然高兴囉！」江宏愉快地应道。

「那么，还有什么要求吗？」经理说完了，递过烟说：「朋友抽根烟。」

「我们不抽烟，以后有什么要求再谈！」方刚道。

「好！好！欢迎欢迎！」经理伸出手和他们俩握手。

江宏，方刚愉快地走出冷气室；工友们就上前问道：「怎样？」

「答应啦！新工友加薪！」江宏高兴地大声说道。

这时，东叔和江宏方刚，拉着工友们的手，高兴地说不出话来。

「是的，有了工会，我们才有力量！」小伟笑道。

于是大家笑在一起，愉快在一起！胜利的歌在每个人的心中唱起了！

(四)

时间一过，又是几个月了，每个人对工作都充满信心。

一天傍晚，放工了，经理又叫江宏一人去。当江宏踏入门，经理的脸孔，挂着一股沮丧。

「江宏，很不幸，近来公司生意很不好，没有什么货载，枧城的货更少，我们打算停三辆囉哩，驾去修理，日后，有货再行回。」经理说完，手指弹弹烟灰。

「如果真的没有货，那也没法。」江宏应道。

就这样，江宏便把这些话对东叔说。

「没有货！不知是真的吗？」东叔甚感疑惑地说。

「恐怕也是吧！」江宏迷惑地说。

「但，我们还是要小心，老板是狡猾的！」东叔提醒道。

「啞！再看看怎样吧！」江宏应道。

「宏，我们可以调查嘛！」方刚应道。

「是的，可以这样做！」东叔道。

「好，我日后多加注意！」江宏道。

大家也就谈到这里，各自走回家了。

(五)

又过一个月的时间，公司说枧城那边没货载了，只载本市区的货，因此只能行几辆车。

「江宏，你去载本市的货时，顺便打听消息！」东叔吩咐道。

「啞！」

有一天，江宏载货时，接到一张由工厂发出的货单，货单印着是全同运输公司，江宏当时感到一阵茫然，在本市没有这个招牌的运输公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货单，而货又是给我们载，于是，他一放工之后，就找东叔说：「今天，我接了一张货单是全同运输的！」

「有这回事，本市又没有这个运输公司。」东叔也茫然起来，后来，他想了想说：「江宏，你和方刚多注意一下，上回被驾去修理的三辆车，它会不会换了招牌载货。」

「为什么？」江宏茫然地问。

「因为，老板会另办一间运输公司，全同可能就是老板的！」东叔解释道。

「好的！我就注意吧！」江宏应道。

一天，江宏派货，派到一处时，果然发现了全同运输牌囉哩，而该囉哩确实是老板叫去修理的。

「东叔，我们驾的囉哩，真是换了招牌，但栎城的货和以前一样多，老板以全同公司的单，叫别的囉哩公司载，不给我们载呵！」江宏对东叔告诉情况。

「江宏，你和方刚再打听他们是否有办事处，栈房。」东叔吩咐道。

「好！」

第二天，江宏和方刚果然发现老板的办事处和栈房，招牌确实写着全同运输公司。他们即刻回来报告东叔：「东叔，老板真有办事处和栈房在××律，还有一小数工人在工作。」

「走，和我一同去！」东叔找了个相机，叫江宏和方刚一同走。

他们到了××律，把办事处、栈房，工人工作情况，一一拍了下来，就走。

「东叔，拍这个有何用？」江宏茫然道。

「哈！这就是证据呵！可以找老板谈判！」东叔有信心地笑着。

「哦！对！」方刚恍然大悟。

「我们就要开始罢工，连市内的货，我们都不要载，号召工友们，搭起布帐，贴起标语，表示抗议公司不给货我们载。」东叔毅然道。

「好！这些工作，我和方刚去进行。」江宏爽口应道。

「是的，我们一定要搞好工友之间的团结。」方刚应道。

此时，他们也就拖着急促的脚步，走回公司去！

(六)

天气阴沉，细细的雨丝轻轻地飘着。公司门前，布帐已搭起，摆着许多标语和漫画；布帐中间，乐捐箱的周围挤满了工友。

这时，时间是上午十点，东叔便对在场工友说：「各位，我们的罢工要坚持下去，直到谈判妥当为止。」说完又对江宏和方刚说：「来，我们现在就去找老板。」

「坐！坐！」当他们一推开活动门，老板正翘着脚，吸着烟，看见他们进来，立起身，连声叫道。

「不坐了！」东叔宏声应道。

「那你们来有什么事呢？」经理礼貌似地说完，然后递过香烟给他们。

「我们不抽烟，想来和你谈谈！」东叔说道。

「欢迎！欢迎！」老板挤出个似笑非笑的脸。

「据你们的经理报告，说不够货载？」

「是！是！」未等东叔说完，老板急忙应道。

「但是，据我们所知，公司不是没有货载，而是给了别的公司载！」江宏劈口就说。

「没有！没有！那有这回事，不要听信别人的谣言，又搞罢工，公司的确接不到货啦！」老板闲然道。

「哈！哈！不要再耍花招了！」方刚接着说。

「是的，你看，这就是铁证，」东叔把拍好的照片，从袋里掏出，放在桌上，斩钉截铁地说。

「这——这——」老板看着照片，话说不出来。

「好了！这些是你们的花招，我们只有把这些事件交给××部处理！」东叔毅然道。

「这个——这个——不需吧！我看，还是你们不去管这么多工人的闲事，和我们合作，我们不会亏待你们三位的！」老板吞吞吐吐地说下去。

「什么！别管工人的闲事！工人没有工作，没有饭吃，这还算是闲事，真是心肝毒如蛇！」方刚听了气得快口顶道。

「是的，在你来说，工人没有工作是闲事，但在我们工人来说，是极其重要，我们工人阶级是要互相关心，命是一条，心是一条的。」东叔壮气宏声地驳道，之后，立起身，说：「走，我们把这件事交给××部处理。」

「嗳……嗳……」老板无可奈何的叫着；东叔他们早走出活动门，大步走在阳光普照的大路上，他们的心在激动，血在奔腾。

(七)

自从他们把信寄给××部后，已等了几个月了，但一点回音都没有，东叔也有些烦恼了。

「岂有此理，信寄了几个月，还不见回音，一定又是被收买了。」东叔气厌地说。

「我看一百巴仙是！以前我在「东强公司」工作，为了工潮事件，一样没有给我们回收，后来，工会也若无其事地作罢了！」一位年纪约有五十的工友插口说道。

「怎样？」江宏问道。

「这样吧！我们直接把信带到火城总部去，看看如何？」东叔带点希望地说。

「也好！」方刚应道。

「东叔，看来，困难是摆在我们前面了！几个月；公司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有，我们以前载的货一样给全同公司载！」一位叫莫清的工友丧气地道。

「清，不要失望，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不然，我们全体工友都是要面对失业的！」江宏坚然地说道。

「是的，清，不要灰心，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中年亚华叔鼓励道。

「是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工人兄弟一条命，一条心！」大家齐声应道。

句句的鼓午，激动着每个人的心！

(八)

几个星期过后，果然接到××部的来信，信是叫东叔他们在五月二十日到K城谈判。

今天，是谈判的日子，东叔和方刚江宏还有亚华叔一同到K城去谈判。

一踏入会堂，老板、××部人员，早已坐好。

「坐！坐！这里！」一个招待员指示道。

他们四人同坐下，阵阵的冷气侵袭着。

「你们有什么证据说老板有货不给你们载？」一个西装笔直，戴近视眼镜，留着两撇须的人员开口地问道。

「这就是证据！」东叔拿出照片放在桌上。

「那个人拿起照片看了看说：「你看，这是他们的证据。」说着把照片伸过，对着老板说。

「是的，那间是我的新公司，我有钱，可以多开公司呵！」老板轻松的答道。

「是的，有钱是你的事，但，我们载的货要给回我们载，如果新接的货，你给新公司载，我们不理！」东叔开口道。

「不错，该是这样的！」那个人员也应和道。

「果然是，那该怎么办，如何理这件事！」江宏问道。

「这件事，我们打算交给工业××处理，我们的谈判，就到这里，你们等工业××给信通知你们日期。」那个人员说完，立起身，就走了。

此时，大家也就散会了！亚华叔气煞地说：「哼！这样的谈判，没有一点诚意！」

「不管他，等下去，看他们还会出些什么花招！」东叔说道。

在烈日照射的马路上，他们四人往车站走去。

(九)

罢工又继续了几个月，一直都没有得到工业××的通知。

「东叔，已经几个月了，还不见有个通知，我看，什么××部、工业××，全都是帮老板的！」江宏有点愤恨地道。

「这个还用说，不然早就该解决我们的工潮囉！」方刚应道。

「东叔，看来有许多工友已失去了信心！他们的家境迫得他们欲放弃罢工！」江宏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要多关心他们，鼓励他们！」东叔说到这里，停下来，想了想说：「有些工友的家境的确困难，我们应该想个法子来帮助的！」

「那你看该怎么办！」江宏急口问道。

「我看，家境困难的，大家互相捐帮，叫他们找一些散工做；如家中有其他人工作的，而家境稍为好的，那么他们就可以来看守罢工。」东叔详细地说道。

「是的，这样也可以！」方刚应道。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胜利为止！」东叔鼓午道。

(十)

自从罢工后，老板就不到公司去，每天只到新的全同运输公司。有一天，老板刚要出门时，公司经理破门而入：「榻先生！罢工已这么久了，还没有解决，再下去，不是要亏本吗？」

「哈！哈！林先生，你定点啦！新的公司赚钱呵！还有他们那群坏东西。」老板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原来是女佣捧茶进来，等到女佣走出了，老板又开口道：「你知道吗？这个女佣人，是和这群坏东西一道的，我想开除他，还找不着错处；所以讲话要小心！」当女佣一踏出门，就听见小心两句，于是便停在门边听下去。

「林先生，你知道吗？工业××支持我们，把谈判时间拖长，等到工友经济顶不下去时，我们就胜利了！懂吗？哈哈！」老板一说完，哈哈笑起来。

「呶！原来这样，难怪你还是这么悠闲呢！」经理笑了笑说道。

「坐呵！」老板说。

「不！不！工作要紧呵！」经理起步便走。

「真是一个好经理！」老板自语地道。

女佣人是光婶，是东叔的邻居，常替工友们打听消息，今天的消息给他听的一清二楚。

(十)

傍晚了，工友们集在一起，谈着工潮的近况，光婶急闯入工友中，找到了东叔便说：「东叔，你们知道吗？老板已经和工业××合作了，拖长时间谈判，让工友们不能支持下去，他们就达到目的了！」

「啧！原来这样！」

「怪不得这么久都没有消息！嘿！这样的社会，不靠工人兄弟，怎样才能胜利呢！」江宏愤慨说道。

「各位工友们，很明显的，靠什么工业××，什么××部来解决工人利益，工人的生活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东叔向大家大声说道。

「是的；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生活，是要靠大家心连心，并肩在一起，工人兄弟才有好的生活过！」江宏激动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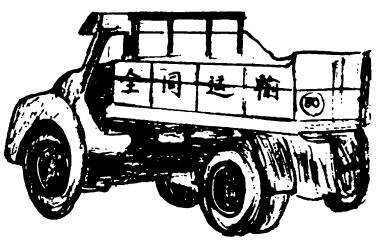
「是呵！我们工人要团结在一起，靠大家的力量，阔步走在前进的道路上！」方刚也激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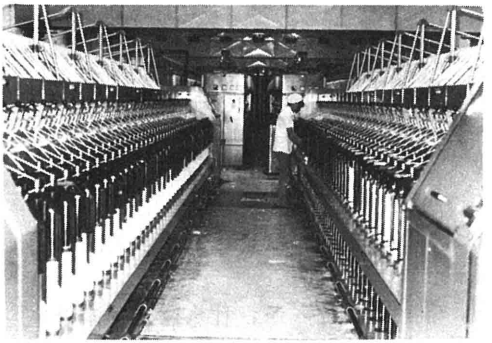
「各位工友们，日后，我们还要面对更大的困难，希望大家站稳脚步，坚持下去，直到胜利为止！」东叔的宏声，鼓励地说道。

「对！要斗到底，直到胜利！」工友们齐声说道。

阵阵的呼声，鼓午着每个人的心！这时，阵阵夹着热浪的风，把布帐吹得「呼呼」作响；阳光普照大地；每个工友的心，在激愤着，热血在奔腾，坚稳地奔往大道上。

路是困难，前途是光明的！





一位工友需要兼顾1020粒纱，有时这里断纱，那里出毛病，搞得头晕脑胀。

纺织厂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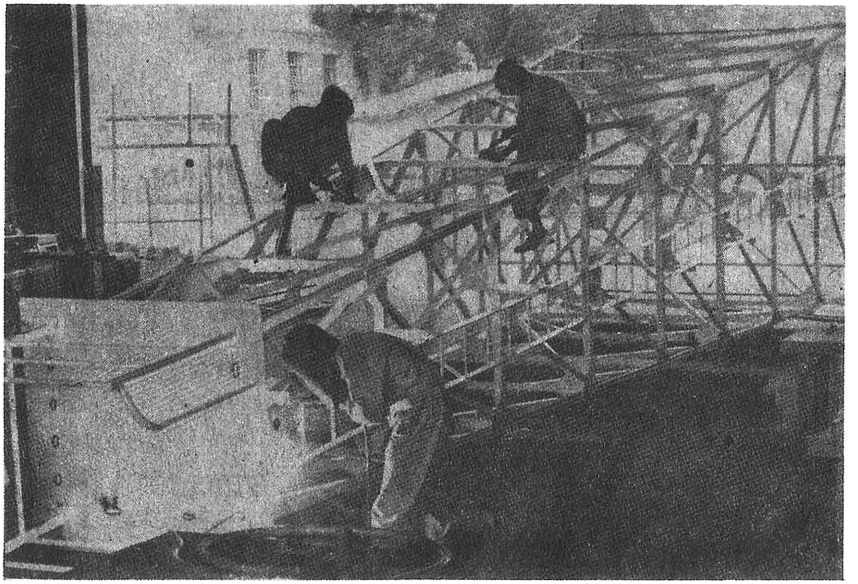


在强烈的灯光下工作，完全没有保护眼睛的设备。

公廁組

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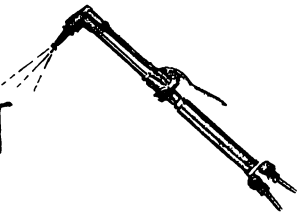








割灯



〔黑暗中。工作的警号响了，工作声四处渐起。剪影中看到大批工友上工，有的上甲板下舱，有的去他船。呼的一声，割灯点亮了舱底，成伯在割铁。隔舱传来金属打击声及烧焊的声与光及咳嗽声。〕

全：（由隔舱油库进来，咳嗽、透风）成伯，那几粒螺丝都转不开，用割灯把他们烧掉好么？

成：不行啊。现在油库的油渍还没有清理，用割灯太危险。你用锉子打打看吧。〔用手按摩眼睛〕

全：〔老大不愿意，但是又无可奈何，只好再回去〕

成：阿全〔指一旁〕那几粒螺丝都装好了么？

全：我下油库之前都装好了。

成：有没有放『占豪』？

全：没有，『占豪』用完了。

成：不行，没有『占豪』管子会漏的。去找头的要。

全：成伯，何必这样认真！他们连油渍都不清理，我们何必管他占豪不占豪！

成：哎！他们不管是为了省钱，我们要管是为了工友的安全。去拿吧。〔全无话可说只好从命上梯，到甲板时----〕阿全！

全：哎！〔向着舱底〕

成：顺便跟头的要一支割灯，跟他说这支越漏越厉害，不能用啦！不然，这里的工作还剩下一点，就不能完成啦。

成：哦。〔到了舱外，呼吸新鲜的空气，很不想干活，伸伸懒腰。下了地，看看船厂的夜景，想起了一件事，伸手往袋里摸出几块钱，沉重地在盘算着，坐下了……〕

强：〔咳嗽着在隔舱停下烧焊，走进机房〕喂，头的有没有来？他妈的，打风管拿到那里去啦？热的要死！〔看到成伯〕成伯，这里快完了么？

成：差不多了，你们那边今晚赶得完么？

强：根本不能，又闷又热，没有打风管筒直待不下去，怎么赶？〔上甲板〕哎，阿全，怎么样，做通夜习惯么？没有念书那么轻松吧？

全：要赚钱，有什么好选择的？

强：怎么，赚得不够用么？

全：弟弟妹妹多，爸爸一死，靠我一个人，有做通夜补水才勉强够用。

强：又闷又热又臭，这种空气你受得了么？

全：成伯不要太认真就好了。

强：哈哈，你是受不了啦。〔下梯〕

全：整天拆螺丝，装螺丝，割灯不懂几时才给我做。

强：现在赶工，油库的油渍没有清理，割灯又漏风，成伯不放心给你做。

全：头的说，要是我学得熟练一点，有机会升我做中工。

强：他不指条黑路你走就不错了！你还相信他那种假好心，哼，要赶通夜，他的咀最甜。

德：喂！〔拿着一条长胶管上〕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工期逼到眉头了，你们还吃蛇！

全：头的，成伯叫我向你要占豪，还有割灯，成伯说那支漏到不能再用了。

德：又要占豪，又要割灯，一赶工什么问题都来，简直是乘机作乱！

强：头的，打风管呢？里面又臭又热，要闷死人了！

德：不是拿来了！我说拿一定拿。〔扔过去〕

强：头的，我们要的是打风管，这样小条有什么用？〔成出了舱面〕

德：船厂到处开工，李主任说设备不够用，我实在没有办法，先用这个应付一下----

成：他们拼命接工作，知道大家在赶工，早就应该准备好打风设备。〔下梯〕

德：我早就跟他们提过，他们也答应了，现在不给，我有什么办法。

成：他们大船厂什么都说是现代化的，按照现代化的安全条例，不清理油渍，又没有打风管，可以开工吗？

德：那些安全条例是宣传用的，做起来有另一套。阿成，我们是承包商，争这些，我们说话不够大声。〔弟出舱面〕

弟：头的，你下去试试看，一分钟之内不逼出一身汗，我给你白做三天不要钱。

德：〔给潮洲弟讲得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避开弟的问题，向着阿成〕阿成，机房的工作快完了么？

成：只剩下一点手尾，换了割灯就可以了。
德：那好，等下你立刻到油库去修理油管。
成：不成！阿德，油库的油渍没有清理，油管的螺丝又转不开，只能敲打，这是冒险卖命啊！
德：衰！阿成，我们的工期不能再拖了，小心点敲打是不会怎样的。
强：你只记得工期，厂方不来清理，你就不追问，……
弟：他们不是说今天会来清理吗？
德：李主任是答应过，可是，他没有派人来……
成：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赶工，你应该去追问厂方才对。
德：刚才李主任说要调人过来，可是……
强：好，成伯，我们先去喝杯茶，休息一下，等他们调人来清理了，我们再来。
成：〔低下头思考一下，向着阿德点头〕
〔众人下。阿德看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摊开双手，企图挡住。可又不敢硬来，眼巴巴看着他们而去，心里非常气愤〕
德：〔对着走在后头的阿全〕阿全，把打风管拿上去，〔全照做〕割灯，你用熟了没有？
全：只会一点点，成伯很少机会给我学。
德：哼，师傅总要收收手，不然，徒弟长了翅膀，师傅就没饭吃了。
全：我不是要抢工作，我只希望早点学会，多赚点钱……
德：是啊。多找机会学，我有工作给你做啊。年纪轻轻又要负担家庭，要多找机会干啊！
强：（在远处）阿全！来啊！
全：噢！〔会下。德狠狠看他们远去，正要走，李主任来了〕
德：咦，李主任，这么晚你还在，我正想找你。
李：〔点头招呼，直上甲板舱口。阿德也跟着上〕人呢？
德：去，去喝茶了。
李：什么？!你倒轻松，还让他们去喝茶！明天你赶得出吗？
德：李主任，看样子很难，……
李：阿德，整条船就只剩下你这一部份，厂的规矩你知道，到时不要叫苦！
德：主任，你帮忙讲一讲网开一面……
李：合同的条件是你自己签的。到时过期，每天都要罚款。
德：你们价钱压得太低……
李：价钱是你标的，要怪谁。

德：竞争太强，我不压低那里标得到？李主任，我周转有点困难，不瞒你说……

李：刘副总经理说得一点也不错，象你们这种本地小经营不可靠，没前途，只有靠着国际大机构的投资技术扶持才有前途！

德：李主任……

李：好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再罗索，我还要到油槽船上去看看他们清理得怎样了。

德：对了，李主任，你说要派人过来清理舱里的油渍，现在可以清么？油库就要修理，不清理不能动工啊，怕会有危险呀。

李：唔……今天晚上恐怕不行……

德：你刚才还说立刻派人来……

李：那条油槽船是我们日本联号的集团的，它要赶这原油回国，现在也在赶工，总经理小山先生特别指示过，一定要优先抢修。

德：可是，李主任，油库工作的危险性很大，不清油渍，工人都不做，按照厂的安全条例……

李：怎么?!跟我谈安全讲条例了？还想求我放松合同？哼！……〔德不敢接口〕……嘿……阿德，也不一定会发生危险，你叫他们小心点做，不会有事的，我去看看，有可能我立刻就叫人过来清一清。

德：李主任，谢谢你多帮忙，多帮忙！……

李：赶快把人叫回来开工，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下）

〔李主任转身即下〕

德：〔左思右虑，追喊〕李主任，还有打风管，打风管！……

〔成等回来，见到李主任的背影〕

强：头的，怎么样?

德：阿成，我们先开工，他就去找人来清，小心点做，是不会怎样的。

成：头的，油库的工作不能马马虎虎，你忘了上星期三厂爆炸是什么引起的吗?

德：你不要讲得那么严重好吗？这两天不是都很安全的。

强：难道你要看到了爆炸，才相信危险。

弟：头的，不好只管帮大厂吃我们的工钱，安全死活完全不管。

强：船主付每一工４０块，我们拿多少？大工不到１５块，新工还不到１０块！

德：天地良心，这都是船厂吃的，我标多少钱，不怕你们知道。

成：你们都抢着标低。

德：我不压低怎么跟人家竞争，现在不同以前，工都给大厂拉去，我们这种小承包商不压低吃什么？

成：压来压去还是压低工钱，减少设备，最后都压在我们工友头上来。

强：厂方到底要不要派人来清理？

德：那条日本油槽船是总经理小山先生特别指示要优先抢修好，现在为了给他赶工，人手不足，不能兼顾。

强：好！既然这条船不重要，等他们清理后再做吧！

德：不可以，他们要按扣我们的钱啊！

成：出了事，要的是我们的命啊！〔德没话可说了〕头的，厂方不讲理我们都吃亏，可你不能只想到保住你的钱而忘了我们的性命安全啊！我们的要求一点也不过份，他也知道应该清理的，打风管我们还可以给它拖到明天。可是，叫我们拿性命来开玩笑，我们不干的！

强：怎样？要不要去叫厂方来清理？不然我们立刻回家！

德：〔见势不妙〕好，我……〔见成的脸色〕我去找找看。

〔阿德下〕

强：〔看阿德下去后，略有所思的〕妈的，这种人就是见了主任、经理要屁不敢放一个，只会压我们工人。

弟：那一个承包商不是这样的。

成：他们做个中间人，奴才做尽，顶多也只能拾拾粒面包渣。真正大吃大喝咱们的血汗的是这些大厂；安全不管，谁也不敢说一声，出了事还有人替他们遮掩，工友们冒着性命的危险日夜苦干才勉强糊口，他们一年却百万千万地赚！……〔一股深沉的情绪感染了每个人，沉静中蕴藏着力量〕

〔成伯较关心工作进度，正要上船去看看，到甲板时〕

成：唉呀！〔突然眼痛〕

众：成伯，成伯！又痛了！

〔弟赶过去扶他坐在甲板上〕

成：〔挣扎耐住〕没有什么，晚上经常会发作一下。

全：（在旁）阿强，什么事？

强：做烧焊或割灯久了常会这样的。

成：那也不一定，要是设备好，安全照顾得周到，就不会了。〔忆起旧事〕从前，年纪轻，不觉得有问题，面罩坏了，管工叫做也照样做，胡里胡涂地什么都不争，老板又给我什么好处？现在还可以勉强支持，再老一点，老板一脚把你踢开，……

阿全，你现在还年轻，身体还顶得住，不过，应该争取的，一定要争取的，一定要争取！老板定成的安全条例也决不会自动给你的。

全：我们今晚不做了？

强：看厂方，清理油渍就做，不然就回。

全：其实，他们这样敷衍，我们也给他马马虎虎，应付一下，不是就可以了。何必跟他这样认真，又不必白白损失通夜补水。

强：哈！你以为这还是在学校里读书应付会考吗？你马马虎虎，『碰』的一声，死的死，伤的伤，厂方在赔偿方面再跟你马马虎虎一下，你就不必再想活下去了。〔全不敢再开口〕

成：阿全，你刚离开学校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简单。我知道你不高兴我管你那么严，可是，这种工作关系到工友们的性命安全，我们实在是不能马虎啊！咱们工人靠的就是自己的一身本事，做事认真，能干；我们有自尊，老板是不敢小看我们的。有时，老板为了多省多赚，要马虎我们也不愿意。因为出了事件，损失的不是他们。……所以，我们不好拿工作来出气。欺侮我们的是人，不是机器；我们要对付的是人，不是机器。

全：现在停工就没有超时津贴了？

强：那还要讲！

〔阿全若有所思的往袋子里掏，只是一块钱，看一看，就放进袋子里。沉思。〕

弟：〔阿全的举动，工友们都在眼里，潮洲弟上前去慰问〕阿全，家里不够用是么？

全：没有……不会。

成：〔深厚的感触而发〕也难为你初中还没有念完就出来工作养家。不过，阿全，这里每位工友兄弟的家都不容易过，柴米油盐什么都起，就是我们的工钱不起。〔揉眼〕你要是不够用，尽管开口，弟兄们谁都不会见死不救的。其实，大家生活都苦，不过，不能只想到自己的苦。有事，要大家一起解决。

〔再揉。虽然他坚强忍住，却无法掩住病苦。〕

弟：成伯，回去吧，回去休息，不要等了。

成：不要紧。多少年了，习惯了，回去也是一样。等头的回来再说。

〔阿全都看在眼里，深有感触。阿德上〕

强：怎么样，头的？

德：〔还是对阿成〕李主任说，我们先开工，清洁工人一下子就来，

……〔阿成从甲板上站起来，双眼炯炯有神。阿德眼光一和他接触，话讲不下去。〕……阿成，你们帮帮忙……

成：我们不是不帮忙，这么热的船舱，没有打风管，又闷又热又臭，我们都顶了；割灯漏风，我们也勉强用了，这还不叫帮忙?现在，厂方不管安全，叫我们在油库里不清油渍就开工，根本是叫我们去拿生命开玩笑，不可以！〔下地〕

德：阿成，工期到了……

强：不是我们不要做！

弟：为什么你不敢去跟厂方交涉？是他们拖延清理……

德：阿成！要是过期罚款我怎么办？

成：要是爆炸伤亡，工友们怎么办？〔德无话可说〕走，我们明天再来。

德：衰……通夜只剩下几个钟头了，帮帮忙吧。

成：你跟厂方说要是不清油渍到时也还是不能开工。〔成以眼示意全一齐走。全走后，三人先下〕

德：交货之后，我多补大家一点好不好！

全：〔走向阿德〕头的，油渍不清是很危险的，拖多一天也不可以？

德：过期要罚款，而且名誉做坏了，以后可能这里什么都标不到了，我宁愿补你们多一点！唉，这些家伙根本是搵蛋，危险的工作以前又不是没做过！

〔全要走，李刚好来。〕

李：喂，你！站住！怎么？还没有开工！

德：不清油渍他们不敢做，走了。

李：走了？不可以！一定要赶！我刚接到通知，公司又接到另一条油槽，赶在明天下午进坞，这一条明天下午一定要修好出坞。

德：明天下午？

李：这不只是罚款问题了，阿德，要是做不出，恐怕以后你也不必来这里标工作了。叫他们赶快开工！

德：可是，油渍呢？

李：先开工！我叫人随后就来，叫他先开始！〔指向阿全〕

德：〔转头看阿全，灵机一动〕阿全。

全：我？

德：你先开工！

全：成伯他们呢？

德：立刻也叫他们开工！

全：不是不做了？油渍不先清理……

李：怕危险就不要进船厂，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怕死！我在船厂工作了好多年都不怕，你来几天就这样怕。这种工作他们又不是以前没做过！

德：你先下去吧。李主任下命令，他们一定会回来。阿全，你先开工，你不是要做割灯吗？

李：他会吗？

全：当然会！

德：会！会！他会！〔半拉半推地上甲板〕阿全这是你的机会，证明一下你可以做，去，去，我再去叫阿成他们。

全：不然等他们来了再一起……

李：阿德，你记下来，谁不合作，以后不准他们来这里工作。

德：阿全，快去。你不是说家里需要钱吗？

〔触到了全的弱点〕

德：要是他们不做，你再停好不好？〔全被推下去，半推半就地也跃跃一试〕，阿全，这是机会，快快做，不要再拖了，下去！快下去么！〔全终于被骗入油库〕。

李：阿德，三明厂爆炸后，我们抢了好几宗生意，明天要来的新油槽又是一宗，你一定要赶出来让地方，刘副总经理抓工期铁面无私，你要是赶得来，下面的工作还多得是呢！

德：李主任，你多帮忙，我一定尽力，一定！

强：〔由远而上〕阿全，阿全！

德：李主任，他们来了，你帮我讲一下。

强：头的，看到阿全么？

德：补炉强，明天一定要赶好，有新船要进坞，你们委屈帮忙我这一次，看在李主任的面子……

强：成伯刚才说得够清楚了，你不要再讲了！

成：〔和弟一起上〕阿全不在么？

德：阿德，看在李主任的脸上做下去好吗？李主任……

李：明天有新船进坞，最迟下午这条船一定要修好。

成：我们已经说过，没有问题，油渍一清，立刻开工。

德：李主任已经叫人来了，我们先开工……

弟：这话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次了。前天讲到现在，影子都还没有见到。

李：我已经亲自交代了，他们随后就来。

成：那好，他们越快来，越快清理好，我们越早可以开工。

李：现在就开工！
成：不清油渍，不能开工！
李：这是什么地方，由得你决定开不开工？
成：油库的油渍不清，按照你们公布的安全条例，可以工作么？
李：安全问题由厂方来决定，不用你管。
成：不，安全问题是工友的切身利益，我们一定要管！
李：你……你……
〔舱内传出金属敲打声，成等一惊〕
成：阿全！阿全呢？〔向强〕
强：我刚问头的。
德：他……他……
李：他合作，他听话，早下去开工啦！
成：下去？!哪里？
德：在，在……
李：油库！
强、弟、成：〔众人震惊〕啊？油库?!你们……〔成已经奋不顾身地冲上甲板，下去机房，转而直扑油库〕。
成：阿全！阿全！出来！出来！〔见全在点灯〕阿全！别点!!
〔『碰』一声巨响使全场陷入黑暗〕
〔「成伯！阿全！」呼喊救声四起〕

〔第二场〕

〔成伯重伤，躺在担架上，盖了被，昏迷未醒。一旁，阿全也被震荡灼伤得不轻，但还可行动。强及别船赶来的众工友围在一旁，注视着成伯。强蹲在担架前，仔细地查看成伯的伤势。〕
强：〔细察后，沉重地〕看样子，成伯全身都烧伤，伤势很严重。
〔众工友激愤关心地细声议论〕。
全〔比其他工友更沉痛〕成伯！……要不是他盖住我……
〔泣不成声〕
强：(要骂他，但看到受了伤的模样，又骂不出口)你，为什么你不听大家的话？
全：头的和李的叫我……
强：他们叫你去死你也去，成伯的话你就不听！
全：他们说你们就来，一定开工！……而且我家里……
强：你家里需要？谁家里不需要？潮洲弟不需要？这里那一位工友不

需要？成伯眼睛天天痛，没钱医，他不需要？

弟：〔与畏缩的德上〕救伤车就来了。

德：阿全他……

〔全拿着炸坏的割灯冲过去要打德，被弟拉住〕。

全：〔气愤得眼要迸出火〕我告诉你，要是成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跑不掉！你们欺骗我，明明知道危险，硬硬推我去死，害到成伯！……〔泣不能言〕。

德：船厂赶工，硬硬压我，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是为了赚口饭吃。

弟：你要赚钱，连我们的命都不管了！

强：姓李的在那里？

德：在办公室。〔众人反感〕。

别船一工友：为什么经理部一个人都不来？

德：他说，请别船的工友回去，继续开工。〔看到众人反应，不敢说下去〕。

众工友：他妈的，现在还要谈赶工？！

别船一工友：你去跟他讲，成伯这件事不做个满意的交待，不要谈开工！〔众响应〕。

〔德畏缩出去报告〕。

〔成复苏发声了〕。

众：成伯！成伯！

〔成伯挣扎着起来〕。

强：成伯，你躺着吧。

成：〔摇手〕不要紧。〔成忍着痛，由潮洲弟扶持着〕。

成：〔他向四周环视，见到全〕阿……阿全。

全：成伯！〔握着成伯的手，泪水直流〕。

成：你伤得厉害吗？〔向全细看后〕。

全：〔摇摇头，泣不能言〕。

成：是谁叫你下去的？

强：是姓李的叫头的骗他下去的。

成：阿全，这大厂多么狠心啊！记住，以后要听大家的话，那些人把戏很多，一个人很难应付的，有困难，应该大家一起商量，一起解决，要是你家里有需要，应该开口。潮洲弟，把我这个星期的工钱拿给他用。〔众工友更加感动〕。潮洲弟，阿强，你们不要怪他，把那些人的心肠跟他好好地说清楚，让他明白是什么人在

吃我们，压我们，我们生活都贫困，只望着多加班，是解决不了的。我们要争取的是安全！是合理的待遇！这些，一定要靠大家一齐来争取！阿全！记住，你要记住，要记住……〔晕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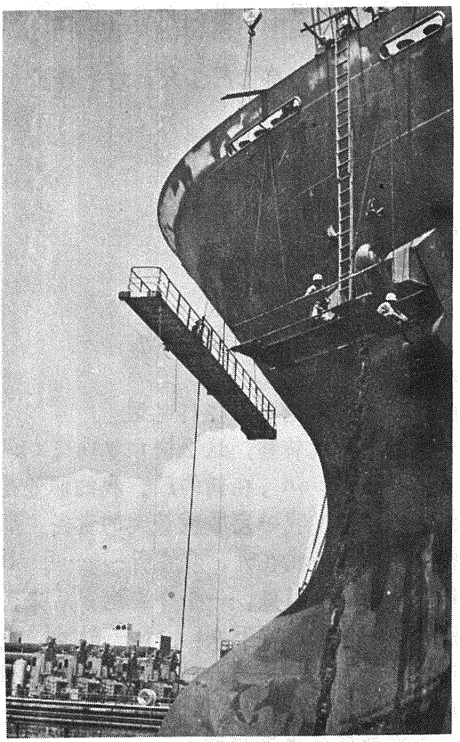
众：成伯！成伯！

弟：不要紧，让他休息一下。〔弟扶着成躺下〕。

全：〔听了成伯的话，更加后悔，更加激动，摸着手中破损的割灯，心潮澎湃地起伏，不断地冲激着他那飞快成长的思想，他不禁地说道：〕成伯，我一定按照你的话去做，我记住了，成伯，我记住了！

〔晨曦中，半烟雾里，眼泪沾湿了满脸的阿全在工友群中挺立起来了！〕

闭　幕



话剧

捉鬼计



时间：现在

人物：

李小梅	制衣厂工友　富有生活奋斗经验　二十五岁　简称梅
林素珍	制衣厂工友　体弱、多愁善感　二十二岁　简称珍
黄文秀	制衣厂工友　在成长中，易冲动　二十二岁　简称秀
林小明	素珍的弟弟　十五、六岁　念中学，生性好动　简称明
李叔	李小梅父　前工厂工友　右手残废　卖报纸（摆摊）简称李
王先生	管工　简称王
张先生	经理　简称张
群众数人	
「鬼」	被雇来扮鬼的人

第一场

某制衣厂办公室里

快要放工前　幕开，张先生正在打电话。

张：……yes，下个月就转移，这么快！yes，Oh ……已经招请工人了。Mr.Joheson，在新的厂，我的职业是……Oh！yes……yes谢谢你，我一定尽我最大的责任。那些人，容易应付……嗯……好，我在听，我在听……Oh，妙，妙！这些人最怕鬼，去年厂里闹鬼，一个个要跑，后来，我花了些钱，请法师来驱邪，一个个都留下来！……这次，也可以闹一闹，包管他们自动滚蛋，……对，对，半分都不用付，好好，就这么办！拜拜！

（放电话，心满意足地点了根烟）

王先生冲进来，手里拿着已熄了的香烛，冥纸，烟还在冒）

张：（用手掩鼻，站起来大骂）猪脑！你这个猪头猪脑的，叫你给那些人烧香驱邪，拿回来干什么鬼？

王：张先生，他们不……不给我烧。

张：他们不给你烧！为什么你这样饭桶？要让他们不给你烧？香是你的，银纸是你的，这厂，是老板的，不是他们的，为什么不可以烧？

王：他们说，阿珍和几个工人晕倒，是因为空气太坏，全楼没有半个抽气机，和这些东西（指银纸）没…没没有关系。

张：没关系？不是叫你说他是鬼上身吗？

王：他说：你才鬼上身！

张：（暴跳）他妈的！还不拿去丢掉！

王：经理，他们要见你。

张：不见！

王：他们已经来了。

张：他妈的，为什么你不早说！

王：今天一早就和你说了，你你忘了，他们前天就要见你了。

张：（吸一口气，准备应付）好，叫他们进来，慢着。你找来了吗？

王：什么？

张：鬼！

王：啊？哦、哦、有了等一下我带他见你。

张：不用了，今晚，我倒想去看看，你懂路吗？

王：今晚去看，等一下，被他们发现，不是……

张：笨蛋，我们有车，不会跑吗？去吧！（王下）

（小梅、素珍、文秀进，阿珍显得很憔悴，小梅扶着）

张：你们要见我，有什么问题吗？工作上的？生活上的？还是……？

梅：经理，我们的要求已经向王先生提过几次了，难道他没有报告给你吗？

张：什么要求，你再说一次（在桌上，准备记录）

梅：经理，三楼空气实在太坏了，我们要求装多一架抽气机，二楼以前也是只有一架，后来工友们争取到多一架。三楼的工友们都不能忍受那样的空气。请你早点装多一架。

秀：两百多人工作的地方，又有那么多毛丝纤维，一架抽气机是不够的。

张：一架还不够？你们要几架？工作嘛？大家都一样，我这里也只有一架冷气机，要那么舒服干什么？

梅：这不是舒服，这是关系到全楼工友的安全。这本来也是明文规定的，必须保证达到安全的要求。

秀：阿珍已经晕了三次，今早还呕吐，就是因为空气太坏，工作又多。

梅：我们的第二个要求就是，给晕倒的工友有薪病假。

张：病假？你说得那么轻松，病了，厂里有医生，没有医生证明，是不能随便请假的。

珍：我看过三次了，他说头晕，吃几粒药就没事了。他不给我医生证明。

张：医生说不能，我也没办法，我又不是医生，你们是医生吗？（慢条斯理地整理文件，一会又看表，显得不耐烦了）

梅：经理，阿珍在这厂里做了两年多，刚来时还挺健康的。体重有一百零八磅，现在，她患上了贫血病，常常头晕，体重已跌到九十四磅，这和前些日子来加班赶工，空气又坏，难道没有关系吗？

张：她身体不好，不能顶，最好是回家休息一个时候。好好调养调养，等体重回复到一百零八磅，再回来做，不是更好。各天看医生，做人真没意思！

梅：经理，你叫阿珍回家调养，那他吃什么？

张：咦，他不是住你家吗？你人很好，可以帮他呀！

梅：你这是用生病作藉口，辞退工友！

张：辞退？别讲得那么难听，我也是吃人一分工的，我没有权利辞退工人！

秀：不过，你可以开名单给上头，你还会用种种方法叫工友自己走。

张：（按捺不住）嗯，说得不错，你倒是了解我。你叫什么名？（威胁，用笔在桌上记着）

梅：李小梅（无所畏惧的）

秀：黄文秀

张：你呢？

梅：她叫林素珍。

张：（阴险地看看他们，突然又换了一副笑脸）谢谢你们，只是想要认识你们，多了解你们，就好象你们也认识我，了解我一样。好了，没有事了。（看表）

梅：经理，请你给我们答复，装多一架抽气机，给晕倒的工友病假。

张：你们找代表来吧！

梅：我们等不及了，再拖几天，又是几个工友晕倒，呕吐，怎么工作？

张：（沉吟）加抽气机的事，我向上头说说，公司有的是钱，何况这

是为了工友们的安全着想，要做的，要做的。

秀：那么，明天就装吧！

张：嗯，只是呕吐，晕倒的事，有些离奇，（看看字纸篓里的冥纸，香烛）说出来，你们不要怕，根据我调查的结果，这位叫林素珍的。他的车位有点不大干净，一连晕倒三次，真是少有的事。以前，这个车位也有别人做的，也是常头晕，呕吐，有一个还病死掉，说不定是那个人的冤魂回来了。

珍：什么，是冤魂？

梅：别怕！

张：别怕，我尽量不要说得太恐怖、不过，这事不说也不好。最近几个月，厂里有几件怪事，我接到好几件投诉。有人说三楼厕所的镜子上有血手指印，看门的孟加里又说晚上常听到女孩子的哭声，有一架机器自己会开动。他不敢上去看，耳朵却不是聋的，听得一清二楚。

珍：不要说了

梅：（拉住珍）经理，不要编故事来吓人！

张：不相信吗？你可以问孟加里去。（越讲越起劲）还有一次，楼上的机器声突然停了，哭声也慢慢小了，只听见楼梯有人的脚步声……

珍：梅姐，我们回去吧！

梅：坚强点，不要相信他的鬼话。

张：唉，信不信由你，人死得不瞑目，就是要找活人诉苦，生也苦，做鬼也苦，真是命中注定，（要走的样子）这位工友，我看妳脸色不大好，最好花几个钱，去上点香油，精神好些，再来上工，我一定录用你。

梅：你真的做了决定，叫阿珍走？

张：这不是决定，要等上头批准（奸笑）不过，很快就会决定的。这样的事，影响到全体工友的工作情绪，她回去休息一两个礼拜，看看厂里是不是平静些！

梅：经理，你刚才用生病作藉口，现在又用鬼魂来吓阿珍，要叫她自己走，是吗？

张：李小梅，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梅：这不是闲事，是我们工友自己的事，你这一套今天用在阿珍身上，明天会用在别的工友身上，你今天叫阿珍去上香油，明天会叫我去驱邪，我们不会上当的！

张：你真的不怕鬼？别死鸡撑硬脚了，半夜你到三楼去睡一觉试试看！

秀：（想答应，被梅拉住，珍更拉住梅）

张：我看，还是别拿宝贵的生命开玩笑了，你们还年青，听一些人说，不知道哪个工人家里也闹鬼，半夜有怪声，可见，这事真不简单。唉！我又要麻烦了，还要向上司报告，请法师来念经驱邪，唉，最怕是工人家里的鬼闹到这里来。

珍：（表情一直在变，突然，拉着梅和秀的手）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吧！

秀：你怎么啦！

梅：（知道珍有点不对劲，和秀打了一个眼色）他刚才吐得很厉害，早上中午吃的都吐掉了，还是带他回去再说吧！

张：嗯，还是回去请个道士法师看看……

梅：（转身对经理）我们的要求请你三天内答复，工作条件一定要改善，尽快加装抽气机，工友呕吐、晕倒，要给病假。

张：三天内答复？如果三天后得到完全是相反的答复呢？

梅：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的。三楼、二楼的工友也知道该怎么做的。

张：什么？二楼的工友？

秀：二楼的工友都支持我们的要求。

张：好，大家走着瞧吧！

梅：（和文秀打了个坚定的眼光）走吧！

第二场

在梅姐家，一个半郊区的甘榜，夕阳斜照，一抹余晖照在褐黄的泥路上。

开场：阿明一个人在吃晚饭，自己收拾碗碟。

明：李叔，李叔（没人应，张望了一下）咦，明明在屋里的嘛？跑到那儿去啦？

李：（从门外闪进来，溜到阿明身后，拍了他肩膀一下）在这儿呢？

明：（吓了一跳）哎呀，你，你刚才还头痛，又上那儿去？我要去报馆拿报纸了。（转身看钟）哗，都快六点了，来不及了！

李：什么？六点了？（看钟）哈，这老古董，罢工了。

明：那，现在几点了？快没报纸拿了！

李：别急，我刚才去路口药材店，店里的钟五点半还不到。

明：还好。咦，你去药材店干什么？转眼就不见了，神出鬼没，象〔杀古拉〕！

李：什么杀猪啦杀牛啦，你是看多连环图了。我去药材店，当然是买药啦！

明：买什么药？我又没病！（打趣）

李：不是买给你吃的！

明：哦，对了，你这几天一直咳嗽，是咳嗽药吧？

李：不是，是工友们买给阿珍吃补的药丸

明：什么？吃补？我们有饭吃，不饿死在马路上已经好命了。还吃补？

李：哦，你说说看，为什么我们只许吃饭，不许吃补？

明：姐姐，梅姐她们日做夜做，一天才赚三块几毛钱，现在一星期有时才开三四天，更少了，我卖报纸一个晚上也才赚不到一块，现在什么鬼都起价，在我隔壁那个卖报的老伯还说：现在，要上吊也要先问问绳子起价多少。

李：说得没错。可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些人打个喷嚏就要上高等医院冷气病房，打针吃补，一天花上几百块？有的人病了没钱医，要上吊？哪！昨天报纸有一则新闻，父亲得了肺痨，医了几年都没好，一家大小要吃要用，逼到他上吊了。

明：这家人命真苦。

李：命苦？

明：不是吗？我们的命也还不是一样苦？

李：谁说的？

明：我说的。姐姐也这么说。

李：阿珍也这么说？

明：姐姐说：我们生来命苦，从小没了爸爸，妈妈好端端的又给倒下来的大石头压死。屋子被拆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还好你让我们住在这里。

李：阿明，我看，你姐姐大概不再这么说了，在他厂里，阿梅他们不是向厂方提出要求了吗？大家都比以前团结了。阿梅这孩子，真看不出，现在，他是老板的眼中钉了——哈！

明：梅姐是老板的眼中钉，你也高兴？

李：怎么？不好呵？大家可听他的呢？只是看情形，她是做不久了。

明：什么，梅姐不要做了？

李：不是他不要做，是老板不要让他做，老板怎么会让一个眼中钉留在厂里呢？（自语地）不过，他不做了，一定有人接上来的，不用怕。

明：梅姐也跟我说过，老板看起来可怕，其实胆子比老鼠还小。工友

们一起喊一下，他就要吓到小便……

李：对！大家同一个声音，一齐出力，就好办事！命，是我们自己的，不能交给别人玩玩。你姐姐会相信的，放心吧！

明：我放心，有你和梅姐，我就放心！哎，要迟到了，我卖报纸去了。

李：路上要看车呀！

（明出，刚好在门口碰上，秀和阿珍）

秀：哎，小鬼，去卖报纸啦？

明：嗯，咦，姐姐，怎么啦！你脸色很白呢！

珍：没什么？有点晕。

明：好好休息哦，我走了。（下）

李：阿珍，怎么啦？阿梅呢？

秀：梅姐去找二楼的工友谈，等一下才回来。

李：（拿杯倒水，左手不方便，秀忙上前帮）谢谢，倒杯水喝吧！吃饭了吗？今天这么迟？

秀：（拿水给阿珍喝）我们放工去找工厂工友谈厂里的事，在美华家吃了。

李：阿珍，喝杯热开水暖暖，今天能做吗？

珍：早上还好好的，一过中午就昏昏沉沉，早上吃的，中午吃的，都吐完了。

李：去找黄先生看看吧！

秀：找过了，他说阿珍贫血不轻，要多吃补血的东西。

李：我刚才去买了一些成药，你要按时间吃呵！

珍：李叔，又叫你花钱了，我……

李：没花什么钱的，何况，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钱，是大家一人出一点的，你尽管吃了，把治病要紧。

秀：（打开药瓶，拿药、开水）来，现在就吃。

珍：（悲从中来）我的病是治不好的了。（哭）

李：（楞住）怎么回事？

珍：李叔，我不想在这厂做下去了，还是找别的厂吧！

李：为什么？是今天谈判失约了？

秀：还没谈完呢？

李：是他们不接受工友的要求？

珍：（摇头）我怕，我会象他们说的……

李：他们说什么？

秀：经理说，他可能是有鬼上身！

李：哎呀，这是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些？

珍：我只不相信的，我不相信。但是，我不懂，为什么这几天一直觉得好象有个人在我身边，盯住我，一点也不放过我。我突然一转头，又不见了！

李：那是管工的眼睛吧？

珍：不，有时候男的，有时又象女的。在那堆堆花布中间，站着，一动不动的站着。我不敢看，我不敢看……

秀：那是你头晕眼花，我也会这样。

珍：李叔，管工今天拿了几根香烛，一叠银纸来我的车位烧，说是我的车位有鬼，谁坐上去就会晕；经理又说三楼晚上闹鬼。我给鬼魂附着了……

秀：你相信他们的？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呢？

李：是呀，你相信了吗？

珍：李叔，你说，到底有没有鬼？

李：什么鬼？都是人搞出来的鬼！

珍：你不信，为什么昨晚我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

秀：唉，你又是疑神疑鬼了！

李：昨晚？什么声音？

珍：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声音，听了我心里直跳（下床，走到窗口）好象从外面传出来的。

李：（走过去看）是田鼠叫吧！

珍：不是。

李：是壁虎叫吧？有一只黑色的壁虎，很大吧！

珍：也不是。

秀：我看。是你的听觉也有毛病起来了！

珍：不，我听得很清楚。

（李、秀已无法说服她，叹了一口气）

珍：李叔，我想……

李：你又想什么了？

珍：我想找找地方搬出去。

李：为什么？

珍：李叔，自从我妈死后，我带了弟弟来到你家，多亏梅姐和你，把我们当亲生的姐妹，义女。叫我心里很过不去。现在，我身上这么多麻烦，怕连累你们，还是找找地方……

李：你说到那里去了；

珍：说不定我真如他们说的……身上有……

李：你身上有病。要医，要吃药。孩子，别胡思乱想了，你妈劳累了半辈子，有病也没钱医，磨了几年，拖了几年，却被大石头压死临死什么也来不及说。你爸爸又死在海上，留下你们姐弟俩。我们有责任尽能力把你们照顾好好。何况，你和阿明都是靠自己的劳力找饭吃，说什么连累呢？

珍：我是说，如果我真的是有鬼上身！

李：哎呀，你是病得不轻了，烧过度了吧？

秀：阿珍，你要想想，这些鬼话是谁说的？他们为什么要编造这些鬼的事来吓人？你如果信了，怕了，他们就不用费半点气力把你除掉，还可以到处传播谣言，说厂里有鬼，鬼已经附上你的身了。其他工友不是要被他一哄而散？这种除人的办法，你难道看不出吗？

（外面风声大，快要下雨的样子）

珍：（若有所思，走到窗口）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不怕黑，现在却怕了。

李：走惯黑路的人是不怕黑的，你是还没走惯吧。

秀：被吓惯的人也是不怕吓的，你要把胆小练大些才行！

珍：（好象看见什么）哎呀。有个人影

秀：什么人影？什么也没有呵？

（外面开始下雨）

李：这孩子，唉…（把门关住，屋里漏雨，找盛器盛雨水）

秀：梅姐还没回来，要淋湿了。（把窗关住）

珍：呀！（窗外闪出一个人影，珍扑向秀）

秀：什么事？（有人打门，李叔去开门）

梅：（拿一张报纸遮雨，裤脚都是泥）这雨下得好突然！

（珍回到床上坐）

梅：阿珍，给你借来一本书。好好看一看，这里头都是讲鬼的。——讲的是世界上并没有鬼！

秀：（挨过去看）「谈谈破除迷信」，好呀！看了以后，和工友们谈起的时候，好处可大呢！哎，和大家谈得怎样？

梅：大家都有点急，怕阿珍自己辞职，那就给他们更好的理由，说是阿珍碰到鬼，自己不要做，而不是工作条件差的问题。大家劝阿珍不要受骗。

秀：（向阿珍）是吗，是吗？这是个鬼计！

梅：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差点给搞得满头雾水。
秀：什么问题？
梅：有人传说我家里也闹鬼。
秀：你家？什么人传的！
梅：还不十分肯定，大家都开始警惕这件事。工友之中有几个是那边的人，我们不能大意。
秀：那几个人，哼，大家心里有数的。
梅：二楼的工友都表示支持我们，如果我们的要求不能达到，他们要和三楼一致行动。
秀：好呵！
梅：不过，这闹鬼的事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还有不少工友脑子里有迷信思想，就会上的鬼魂迷信风气毒害我们工友太久太深了！
秀：嗯，说你家闹鬼，一定是要破坏你，使大家不敢接近你，不敢听你的话。
梅：如果有鬼，倒不防捉一两只来看看。
珍：梅姐，那声音是很可怕的！
梅：什么，你听到鬼的声音？
珍：是昨晚……
秀：啊，（突然想起）不会是有人……（和梅耳语）
梅：有可能，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
珍：可能是厂里的鬼来到我们家了？
梅：嗯，可能是厂里那个大鬼搞的鬼。
珍：这么说，是真有鬼了？
梅：阿珍，我说的鬼不是你想的鬼。（对秀）阿秀，我去找村里几个朋友，叫他们留意一下动静。（拿伞出门）
（小明回来，差点撞上）
明：梅姐，上那儿？
梅：到附近去找朋友。淋湿了？
明：一点点，没什么！咦，秀姐，还没走呀？
秀：今晚要留下捉鬼。
明：不用告诉妈妈？等一下她去报警，说你失踪了！
秀：这小鬼。
明：我大了，还小鬼小鬼乱乱叫。对了，今晚要捉什么鬼？
秀：捉长头发、长舌头、没有脚的鬼，你怕吗？
明：不怕！我会画符，

李：鬼是不怕符的。
明：那鬼怕什么？
李：怕这个（随手拿起一根木棍）
秀：阿明，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鬼吗？
明：你问我？我问谁？
秀：来，梅姐带回来的这本书里有，我讲给你听。阿珍，你也来一起听吧！（翻看）「迷信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这里有几个小故事。（第二场完，幕在文秀的讲话声中徐徐关闭）

第三场

地点：同第二场。
时间：晚上十一点。
（幕在隔壁的时钟响声中开。阿珍睡木床，文秀和明仔睡地上草席，李叔瞒角头的另一帆布床。梅正在灯下看书）
梅：（看完书，给闹钟上铗）明仔，还不睡，眼睁睁看屋顶干吗？雨都停了，没有漏了。睡吧，明天你要上学，我要上班呢！
明：不是说要捉鬼吗？
梅：嗨，刚才说着玩的，那里有鬼呢？有鬼来会叫你的，少不了你一分。睡吧。（过去理被盖）我也要睡了。咦？你放这个干吗？（拿起阿明身边一木棍）
明：打鬼用的嘿！
秀：（笑出来）
明：笑什么？
梅：你也还没睡？
秀：我在想着厂里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和老板斗，一定要胜。只是…
梅：怕没把握，是吗？现在搞工作是不容易了。老板花样很多，还有所谓的「代表」。都快变成第二个老板了。我们要叫工友们换亮眼睛，认清是非黑白。就要很耐心地进行说服，与取的工作。困难是不小的。牺牲，也要随时做好准备。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没有什么保障了，牺牲又算什么呢？成千的工友都在最近的裁员中失去生活依靠。我们的牺牲又算什么呢？如果牺牲换来的是更多工友的投入，这牺牲是有代价的。你说是吗？
明：嗯。
梅：谁问你啦？
明：梅姐，我也在听你讲啊，你讲得有道理！

秀：嗯，以后要好好学。小鬼，睡觉吧！
明：如果等一下要打鬼，叫我一声啊！
秀：可以，不过，你不要大喊大叫，鬼都会给你吓跑！懂吗！
梅：(留意一下周围，然后关灯，窗外一轮明月透过屋簷上的木条缝射进来）
明：（抓起木棒，坐了起来）梅姐！
梅：什么？听到声音吗？
明：有人的脚步声。
（一个恐怖的怪声，象人哭）
梅：嘘！（拿起手电筒，掩到门口边）
明：秀姐，起来。
秀：（翻了一个身）什么事？
明：有鬼！
秀：（一骨碌爬起来）在那里？
明：你听！
秀：没有呵？
明：等一下。嘘！
（窗口自己开了，发出依呀的声音）
梅：（开门，冲出去）不要跑！（文秀跟着冲出）
（阿珍，李叔都醒了，阿珍吓得编成一团）
李：什么事？
明：有鬼！（也出去，看看另一方向，跑去）
珍：啊！
李：不用怕！起来，看他们捉鬼去。（起来开灯）（人声喧嚷着，离屋子不远）
李：阿梅和阿秀，还有几个村民把鬼捉住）。
（人声越近，来到屋外）
村民甲：（抓住那鬼的衣襟）谁叫你来这里扮鬼吓人的？说！
「鬼」：我，我没有呵！我是路过的。
众：还说没有，给你吃这个（有一村民举起木棒）
「鬼」：不要打，不要打。是人家叫我来的。
梅：是谁？说了才饶你。
「鬼」：是一个姓王的。
梅：王什么？
「鬼」：好象是王…王发丁。

梅：他给你多少钱？来几次了？
「鬼」：才…… 才二十块。才来两次，昨晚一次，今昨一次
秀：姓王的管工不会这么慷慨，一定还有人！
众：说！
「鬼」：我说了，你们就放我。
梅：说吧！
「鬼」：王发丁说，是他的经理叫他找我，我不懂他叫什么名？
（这时，阿明突然出现）
珍：阿明。
李：这小鬼。
明：（喘着气）梅姐，刚才，在那棵榕树下，有一辆乌龟车，车里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看见我追上来就开车跑了。
梅：你说的经理，是不是个子矮矮的，驾一辆红色的乌龟车的？
「鬼」：（心虚）不……不清楚
众：你想撒谎？
「鬼」：好象是。
众：是就说是，不要好象！
「鬼」：是，是，是。
梅：好，麻烦你一下。阿秀，去拿纸和笔来。麻烦你写几个字。
（秀拿了纸和笔出来）
梅：写下你的姓名，地址，十二月十号和十一号来这里装鬼吓人，是是什么人给多少钱，照写！
「鬼」：（面有难色）这……
梅：写不写？
「鬼」：（拿起笔，边写边诉苦）他妈的，二十块钱，不值得，不值得！
秀：谁叫你贪这种人的钱！
众：以后要钱用，不要干这种缺德的事！
梅：（收了纸，看了看）你家离这儿不远，我们认得你，放他走吧！
（「鬼」三步作两步跑掉了。）
梅：谢谢大家，这人只是被人买通，打他也没有用。这是我们厂里经理的鬼计。要用鬼来吓我们，叫我们乖乖地自动辞职。他好请新工，省钱。在厂里散播谣言怕效力不够，还叫人扮鬼吓人。现在，大家可以证明：什么鬼都没有，有的是他们自己搞的鬼！我们请几个同材的去证明。

众一：
众二：我去。
明：我去
珍：我也要去。
秀：阿珍（欢喜）
明：姐姐，你也去，不怕他们。
梅：好，明天，我们准备争到底，工友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一定要他们答应。
秀：先拆穿他们的鬼计！
众：对，先拆穿阴谋鬼计。
梅：阿珍，相信吧！鬼就是这样搞起来，又被打下去的。
珍：明天，我要去，我有很多话要说！我明天还要骂人！
秀：阿珍！你做得对要坚强起来！

—剧完—





反对加薪

第一场

地点：杨经理的办公室
人物：杨总经理和黎经理

七十年代的中期
西方经济发生危机
小商店
小工厂
纷纷倒闭
这经济不景气
也影响到星马两地
人民生活困难
到处百物高涨
要求加薪的浪潮
一浪高过一浪
虽然工资总追不上物价
老板心里还是发慌
为了防止工资再升高
杨总经理和黎经理正在谈商
× × × ×

灯亮

黎：杨先生……

杨：你不用再说了，他们是要求加薪？

黎：不！杨先生，他们说是要求生活津贴。

杨：嗯！不管生活津贴也好，加薪也好，这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今天给了津贴，明天物价涨了，他们会再要求给津贴，这是个无底洞啊。

黎：是，是，可是杨先生。
杨：我们要设法把这洞堵住。
黎：不行啊！
杨：他们的要求很坚决，压力很大，是不是？
黎：是！是！所以……
杨：所以不能硬来，我们要用别的办法，我们要懂得用脑筋。黎经理，你有什么高见。
黎：哎……杨先生，这……你的意思？
杨：我们要『个别击破』！
黎：个别击破？
杨：嗯！推销员是拿佣金的，他们根本没有权力要求生活津贴，你要告诉他们，要多赚的，唯一的办法是多卖。你可以拉多一些销售竞赛，谁达到一定的销售数量可以得奖，谁拿第一，可以得奖。奖励金可以多一点，生活津贴绝对不能给，不能开先例。
黎：是是，我明白。我们要设法使他们多做。
杨：对了！多做就能多收入，这是我们的政策。
黎：除了推销员，还有收账员，修理部工人，清洁部工人。
杨：收账员嘛……你看看这个。（丢给他一份计划）
黎：（念）佣金结算法。
杨：嗯！我要加薪给他们。
黎：加薪？你刚才不是说不能给津贴。
杨：当然，不多做一些是绝对拿不到高薪的。这个你要告诉他们，他们账多收，佣金就多了。
黎：是是，杨先生真是妙算，这样他们也加薪了，我们的账也能追得更紧。不过修理部和清洁部怎么办？
杨：现在收账员人数最少，先拿来做个试验，成绩好的话，修理部也用算件的方法。至于清洁部门，你先拖住他们。
黎：是！不过清洁部门人数最多，不太好拉。
杨：你要告诉他们，公司要一步步来，公司那么多人不能一下子都增加。
黎：不过，那姓严的老家伙在，恐怕……
杨：你要警告他，他如再煽动其他人，立刻请他走。
黎：不过……
杨：不要老是不过，去照我的话做。
黎：是，是！

杨：不要忘了，这是加薪，百分之百加薪，一定要使他们高兴。
黎：我懂我懂。
杨：还有，要个别击破。
黎：是是！个别击破。　　（灯暗）

第二场

地点：黎经理的办公室。
人物：黎及收账员李、伍、奇。

狼外婆
披上了美丽的花衣
好看的外表
遮蔽了卑鄙的目的
黎经理得了指示
心里有了底
他想
总经理真了不起
加薪的办法
真是个妙计
收账员一接受
公司就可一劳永逸
×　　×　　×

（敲门声）
黎：进来。　　（李、伍、奇）
黎：你们都来了，坐、坐。　　（三人坐下）
黎：老李，你这个月，成绩怎样？
李：不好，只收了二万多块，经理，坏账越来越多了。
黎：你们勤劳一点嘛。
伍：勤劳!?经理，我们已经够勤劳了，有些顾客天天不在家，叫我们怎么收？
黎：你们收账员又没有时间限制，你们应该晚上去，晚上容易收。

伍：晚上时间短，而且每家都晚上收，我们又没超时津贴。
黎：你白天可以休息。
伍：白天休息，市区的账怎么办？都不要收啦？
李：经理，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白天也做，晚上也做，上次要求超时津贴……
黎：A，收账员是不容易啊，不过你们工作还不太吃力。
奇：不吃力，经理，几十层的高楼，跑上跑下不吃力？
黎：怎么样，工作了四个月，你对工作有兴趣吗？
奇：谈不上兴趣，工作罢了。
黎：你们要培养对工作的兴趣，才能有成绩。
伍：整天看别人的脸色，收钱只有受气，绝不会有兴趣。
李：经理，这几个月的账越来越多了，我们实在应付不来，坏账多了不是我们的责任。
黎：公司就要增加人手了。你们帮帮忙嘛！
李：公司考虑增加一位收账员就考虑了几个月，但公司的推销员却是天天在增加，以前公司只有一千个顾客，我和小伍还可以应付，现在是四千多个顾客，才用三个收账员，经理，你自己算一下。
黎：是吃力了一点，不过，这是公司的一番好意啊。
伍：增加工作是好意？
黎：啊，不！不！我是说公司打算加薪给你们。
奇：加薪？公司答应了生活津贴的事？
黎：比生活津贴更好。你们的机会来啦。
奇：又是什么机会？
黎：公司要你们用佣金来结算薪水。
李：佣金结算薪水？
黎：公司将把你们收到的账目总数的1·5%拨给你们作佣金。比加老李上个月收了（查记录）三万，就可以得到$450，比原来的薪水多$150，小伍可以拿到$375，多了$175,小奇可得$350,多了$150，如果你们努力，多做多收，赚多少是你们的。所以为了你们的利益，公司打算暂时不多请收账员。
奇：每月多得$150，黎经理，这会是真的？
黎：千真万确，这是总经理的一片好意。
李：经理，用佣金结算法，我们其他的福利呢？
黎：一切和推销员一样。
伍：没有交通津贴？

黎：你们的佣金可以赚回一切你们失去的津贴。

伍：这样扣了原有交通津贴$100，我们不是只增加$25。

奇：有加好过没有。

黎：是呀，上个月是收得比较少的一个月，假如你想多赚，勤劳一点，还怕赚不到更多钱吗？像小奇，这次虽然赚三百伍十元，如果他像老李一样，每个月就可以赚四五百块钱了。

奇：真的。

李：经理，我收了六年分期付款的账，现在也不过能达总数三万，你想每家收$20，一天要收一千块钱就得跑50家，这是不简单，天天这样，根本是很困难做到。

黎：能，能，我们的账越来越多，地区越来越集中，每天收五十家是没有问题的。

伍：经理，那生活津贴呢？

黎：A，你们为什么死心眼，这办法不比你们拿薪水的办法好多了。还要什么津贴？别犹豫！这是新合约，请签名接受。

奇：签就签。

李：小奇，慢着，这可不是个人的事情，我们要商量商量。

伍：是啊，小奇，你别急，太急就会上当。

黎：小伍，话可不要乱说，什么上当，上当的，这全是对你们有利的，难道还有人加薪给你们要用欺骗的方法。

伍：我又没说你欺骗我们。

李：经理，给我们商量一下，既然对我们有利，也得让我们真正看到了，才会真正感谢公司的好意。

黎：也好，不过，小奇，如果你满意，你可以先签，你们看法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行动。

奇：（看了李和伍），我们还是商量才做决定。

黎：可千万不要辜负总经理的一番好意！你们明天答复我。

（三人起身）

黎：小奇，你等一下，我要再查查账户，你们先走。（二人出）

黎：小奇，坐，坐下来谈谈。

奇：经理有什么事。

黎：你工作上有什么困难？

奇：老李都帮我解决了。

黎：老李的确是个好人，乐于助人，办事也认真，不过我和他合作了六年，就只发现他有一点小缺点。

奇：小缺点？

黎：其实这小缺点和他的其他优点根本不能相比，你说是吗？

奇：什么？

黎：我说老李很好胜。

奇：好胜。

黎：是啊，你知道为什么老李和小伍要考虑了，再答应用新办法？

奇：我不知道。

黎：我知道你是挺乐意接受的，是不是？你瞒不过我，不过我知道老李也是挺乐意接受的，这毕竟对你们有利啊。不过老李恐怕用了我方法，他工作六年的年资就失去；他的地位和你一样，而一旦你努力工作胜了他，他不是没有面子吗？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一定会接受的。这到底也对他有利，你说是不是（观察小奇）。

奇：嗯。（显然是有点相信）

黎：小伍可能会拒绝，其实那是最自私的，他拒绝是因为他增加得比你们少，其实工作不卖力工资也就低，我看你的工作表现不错，四个月，就差不多追上他了。

奇：他的地区难收。

黎：没这种事。收账都是难的，其实也都容易，只要勤劳，没有收不到的；小奇，你和他们不同，你还在试用期，现在公司加薪你不要，难道要公司减薪你才要。小奇，不要傻，俗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小伍他们拒绝，还不是为了自己，你为自己打算有什么不对，你是否考虑先接受，这是个机会。

奇：我总是觉得，再听听他们的意见也好，你的话虽然有道理，但我们毕竟同是收账员。

黎：吓，也好，不过你要答应刚才我们说的话，不要对他们说。

奇：好吧！

第三场

地点：小伍的家（一个单身汉的房间）
人物：李、伍、奇

杨总经理
果然了不起
耍一耍鬼计
收账员之间起了分歧
小伍要用旧薪金
小奇不同意
因为拿佣金
对大家都有利
彼此不相让
都说自己有道理
×　　×　　×

奇：我还是觉得拿佣金好。
伍：你只要看到自己拿50元，当然说好了。
奇：你也加了25元，是不是太少，你可以多收嘛。
伍：听你，和经理一样的口气。
奇：人家说话有道理，不像你这样不讲理。
李：是啊，小伍你别急，凡事要讲理。
伍：老李，你也帮他。
李：不是！凡事总有个理，不能施强力。
伍：好！小奇，刚才经理单独和你谈了些什么？
奇：没什么，只是查一查我的记录。
伍：真的没有什么？
奇：没有就没有。
伍：我不信。
奇：不信又怎么样？
伍：我要你讲真话。
奇：你太欺负人了，不要以为这是你的家。
伍：我不是因为这是我的家，我是为了大家好。
奇：不是为了你自己。
伍：他妈的，你不肯讲还来说我。

奇：老李，我不能老受他欺负，咱们各走各的路，你们要用旧的方法你们去用，我用新佣金法不用你们理。（走了）

李：小奇，小奇，咱们再坐下来谈谈。

奇：不用了，有什么明天再谈吧。

伍：老李，这种人见钱忘义，叫他干什么？

李：小伍，你还是老脾气，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现在他跑了，我们怎么谈。

伍：怕什么，他做他的，我做我们的。

李：小伍，咱们不能被分化啊，咱们三个人都不一致不团结，和经理争什么。

伍：我总是认为经理不会有好心。

李：这个我也知道，可你要讲道理，现在把人骂走了，我们不是少了一份的力量。

伍：少就少了，我不管，大不了我不干，我又没负担，难道会饿死。

李：小伍，你说小奇为了自己，你不能只想到自己。

伍：你叫我怎么办，我总不能叫老板欺负。

李：这样吧，今晚找严叔去，听听他的意见。

伍：严叔会支持我们吗？

李：会的。

过场：

小伍和老李
焦急地等小奇
他们挺担心
小奇会中计
昨晚听了严叔的分析
才明白总经理的鬼计
小伍心理多焦急
深深后悔，昨天不该发脾气。

× × ×

伍：九点钟了，为什么小奇还不来？

李：不知会不会出事，小奇家人说他一早就和一个人出去了。

伍：这人会是谁呢？

李：我真担心小奇会中计。

伍：你说他会先答应？

李：他昨天只看到佣金结算对自己有利，没有看到有什么害处，他为

什么不会签？

伍：这可怎么办，我真该死，昨天不该发脾气。

李：后悔也没有用，严叔说，现在团结小奇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我们绝对不能让小奇中计。

伍：严叔说这事很重要，你觉得怎样？

李：咱们这第一关，一定要守住，不然修理部一定会遭殃了。

伍：一定要顶住，大不了不干。

李：不干，那不正合他们的心意，不能不干，要干下去。

伍：对对！A，小奇，经理早安。

奇：早。

黎：早安，小奇来啊。

李：经理，我们想和你谈谈。

黎：一个个来，我知道你们都急着想签约，一个个来，小奇，你有优先权，你先来。

伍：小奇，你……（奇不理而随黎入）

李：小伍，我们不能让小奇中计，（快步跟上去）

伍：小奇不知他们的诡计，怎么肯听我们的话。

李：管不了这么多，走！（跟着下场）

（第二道幕开）　（黎和奇坐着谈话）

黎：小奇，我没说错吧，他们也正急着来签约呢？哈哈，加薪的事情谁不要。来签吧！

奇：好！（签了文件）

（李和伍敲门）

黎：是谁？

李：是我和小伍，经理。

黎：（很快收了奇的文件）进来。

老李和小伍，怎么那么心急啊！来来来！

文件在这里呢，请签约吧。

李：黎经理，我们不是来签合同的，我们是来给你答复的。

黎：这没什么不同。

伍：我们不同意公司这种擅自取消旧合同的作法，我们要求公司照旧薪金制度。

黎：公司无意撕毁合约，只是总经理看见近日物价高涨，为了特别给你们有更多的收入，才改用佣金制。你们要明了公司的一番好意。

伍：好意？好意为什么叫我们减少收入？

黎：减少，小伍，明明是增加，怎么会减少。
小奇，你说是增加还是减少。

奇：不是说加了五十元吗？

李：对！表面上是加了；但这微量的加薪，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从早忙到晚。

黎：这是当然的吗？世界上那有加了薪水不加工作的，想清闲就不要来做工，要想收入好，就得要勤劳。老李，你工作了六年这点你应该懂。

李：经理，我们要求的是生活津贴，不是要求加薪，公司根本无理要我们增加工作量。

黎：那不是一样，反正是加了钱，加了钱就得增加工作，这是天经地义的。小奇你说是吗？

伍：小奇，你别听他胡说，其实那有加了钱？

黎：小奇，你要看事实，照新方法你不是加了五十元吗？

李：我们本来就要求生活津贴四十元。

黎：你的五十元不是更多十元吗？

李：就算我和小奇多了十元，那么小伍呢？不是减少了吗？更何况我一旦接受了佣金制，我们将损失很多利益。

黎：损失利益，那一些？你说。

伍：十四天的年假，有薪病假，常年加薪，年底花红，以及我们工作了五六年的年资。

李：一是我们变为佣金雇员，我们将失去一切权利，经理你说是吗？

黎：十四天年假，你们照旧可以拿，公司依然有免费医药照顾。至于说常年加薪及花红，公司可根据你们的成绩，颁给奖励金，这只是名义上的不同，其实是一样的。

李：拿了年假，病假，那么渡假及生病时的薪水谁支付，是公司吗？

黎：A，公司负责医药费。

李：我说的是假期的薪水，我们自己负担，这不是说明了这些利益损失了吗？

黎：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们的佣金完全可以赚回这一些。

李：再说奖励金吧，要怎么发随你们自己愿意这根本就没有保障。

黎：有！有！你们误会了，误会了！你们要看到主动权在你们，只要多做，什么津贴，花红都可以拿回来的。

李：黎经理多收多赚你已经讲了好多次了，我们要告诉你，这是不可

能的。以我来讲，每个月收三万元已经是顶点了，除非我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但工作十二小时公司又给我们什么津贴呢？

没有，公司只一味叫我们多收，多收，却不考虑我们的利益，这点我们很不满意。小奇，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你看看这是加薪还是减薪。

伍：小奇，他这方法多毒，你看他还企图分化我们。小奇你 要 看 清楚。

奇：经理，你欺骗我。

黎：小奇，你怎么可以相信他们，我告诉你的才是真的。况且小奇，你已经签了就不能反悔了。

奇：还给我合同，还给我合同，你骗我。

伍：小奇，你签了？

奇：他说你们一定会签，还说你们因为嫌少所以拖延。

伍：经理，你不能在背后说我们的坏话。

李：小伍，这事慢点再说，经理，请你把合同还给小奇。

黎：这是他亲手签的，不同意他为什么要签？

奇：你到底还不还？

李：小奇，不要冲动。经理，你要考虑后果。

黎：退回小奇合同的事情，我不能作主，你们可以去找总经理。

伍：好，我们要见总经理。

黎：总经理到澳洲去了，明天才会回来。

李：好，我们明天见总经理，我们要求一个明确的答复，不然，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黎：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再考虑，这对你们无害。

伍：我们坚决不答应。

黎：那是不得已的事，你们先回去，明天见到总经理再说。

李：走！　　（三人出）

第五场

地点：总经理室

人物：杨、黎、李、伍、奇

形势急转而下
老李有点措手不及
摊牌后怎么办
三人心中都无底
晚上再找阿严叔
一五一十把事提
严叔斗争经验多
早就把工友来联系
推销员、修理员、清洁部
为了共同的利益
为了争取合理的待遇
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

第二天
在办公室里
表面风平浪静
暗地里潜伏着危机
× × ×

杨：黎经理，这两天的情况好吗？

黎：总经理，开始我用了你的『个别击破』的办法，果然立刻见效，小奇签了合约。

杨：很好，很好。后来呢？

黎：后来老李和小伍冲进来，说他们失去了很多利益，反对用佣金结算法。

杨：他们看出来了。他们要怎样？

黎：可能集体辞职，总经理，老李和小伍手上掌握了很多公 司的账户，公司里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

杨：集体辞职威胁了我们，你立刻打电话到总公司去，请Mr William派三个收账员来，还有，叫会计部把老李他们的薪水，津贴都算清楚，办好了马上拿来给我。

黎：经理你要开除他们？

杨：他们既然用集体辞职来威胁我们，不能不防。对了，你要小心注意清洁部的行动。

黎：有，清洁部好像没有那回事，平静得出奇，老严也没什么声息，默默的工作。

杨：要格外小心。澳洲子公司可能出事，Mr William 要我们好好处理，你先去做你的事。

（黎出）

（杨拨电话）

杨：Hello, Mr William是吗，我是Johny Yeo…… 这里一切很好，请放心，我会，我会，一定不会闹大，我随时向你报告。

好好，请放心吧！

（敲门声）

杨：谁！

外：杨先生，收账员求见。

杨：叫他们进来。

（李、伍、奇入）

杨：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李：总经理，我们要求公司解释一下佣金结算法。

杨：你们有什么不明白？

伍：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满意。

杨：你们是嫌加的不够高吗？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李：总经理，我们不是要求加薪，我们是要求和各部门的工友一样，公司发给生活津贴，我们不要改用佣金制。

杨：这是很难的，你要知道董事会作了决定是很难改变的，如果你们要多一些奖励金是可以商量的。

伍：总经理，我们不要奖励金，我们只要求合理的待遇，合理的生活津贴。

李：我们要求公司拿出诚意来，好好考虑我们的要求，同时，我们请总经理交回小奇所签的合同，因为那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欺骗他签下的。

杨：你们不应该管别部门的闲事．你们是你们，他们是他们，至于小奇的合同，你们也不该管闲事，这是他个人的事，他个人愿意，你们不能强迫他。

奇：我不答应，是经理骗我签下的，快还给我。

杨：小奇，年青人不能太冲动，被人利用，你要尊重法律啊！合同是你签的，你怎么可以说是欺骗。

李：总经理，我们提出三个条件，希望公司能给予答复。㈠退回小奇的合同。㈡取消收账员的佣金结算法。㈢发给生活津贴。

杨：取消佣金制是不可能的。公司这次加薪给你们是损失很大了，希望你们再考虑。其实，这种新方法对你们有利。而公司一向的做法，凡是对雇员有利的事情，一经决定，公司是不会自动收回的。

李：既然总经理那么坚决，我想我们是懂得怎么做的。

（站了起来）

杨：慢点，你们等等.（拨电话）黎经理，我要你准备的东西，你都准备好了。嗯！很好，马上给我送过来。他们有什么动静吗？嗯。很好，很好。

黎经理将送一些东西给你们.

伍：到底是什么东西。

杨：别急，哪！来啦，黎经理，这事由你办。

黎：请三位过来。这是你们这个月的薪水，这是二个星期的津贴，请签收吧！

李：经理，这是什么意思？

黎：总经理的意见是，你们不同意公司的看法，不接受公司的做法，公司被迫不再雇用你们。

伍：经理……

李：经理，这事完全由你们迫成的，后果由你们负责。走。

（三人走）

黎：慢点，请签收吧！

伍：哼！

杨：总公司怎么说？

黎：总公司说已经派人来了。

杨：很好，我们不怕他们捣乱。姓严那批人的动静怎样？

黎：看不出来，好象很平静的工作，经理这个个别击破果然是好计。

杨：不要大意，快去观察他们的行动。

黎：是！（走出门口）

黎：（转头来）不好了，总经理，不好了！

杨：什么事？什么事？

黎：我看到外面，一大群工人，气势凶凶向这里来。
外：你出去，出去挡住他们，叫他们回去工作。
黎：总经理，这……
杨：出去，去。
黎：（外）请大家安静，总经理说，请大家合作，回去工作。
外：我们反对无理裁员。
黎：这事不关大家，请大家为自己利益想想。
外：黎经理这家伙还想分化我们，工友们，冲进去找总经理。
黎：慢点，慢点，我回去请示。
（跑了回去）总经理，我，我……你
（电话）
杨：Hello，什么？修理部停工了，清洁部也停工了。
（丢下电话）
黎：总经理，他们要见你。
外：我们要见总经理。
杨：不见！不见！
黎：他们不会答应的。
杨：叫他们回去工作，不然全部开除。
黎：总经理，现在电器销路上升，清洁部的合同也签了，很多大厦，工厂等人去做清洁工作，开除人……
杨：你真是笨蛋，吓吓他们。
黎：总经理，这套行不通了。
（电话）.Hello，总经理
杨：Hello，是是我是 Johny Yeo ，是 Mr William，我一定会把他们压下去。什么？澳洲子公司也发生工潮，总公司也有危险，董事会要我们暂时缓和局面。
黎：总经理
杨：（醒了过来）（踱了踱）好！你去说，那是误会。
黎：误会？误会？谁误会？
杨：你！
黎：我？！
杨：对了！你误会我的意思，转达错了，请大家回去工作，一切新方法取消。
黎：我误会？
杨：不用再想了，这件事只能是你误会，我，我绝不误会，更不能误

会，他们，现在也不能误会，所以你，你误会，懂吗？

黎：懂，这是……

杨：误会！快去！

黎：（外）各位，各位，刚才是一场误会，总经理说，啊不！是我，我误会了，请大家回去工作。

外：什么误会？我们要见总经理。

黎：不用，不用，总经理说一切都是我的错，请大家回去工作。

李：那么新佣金结算法呢？

黎：啊！取消了，照发薪水。

奇：我的合同呢？

黎：还给你。请大家回去工作。

伍：生活津贴呢？

众：是啊，我们要求了好久的生活津贴呢？

黎：总经理说，还在考虑之中。

众：我们要求总经理作答复。

〔在这段时间，杨一直很用心听外头的消息。听到这里，他丧气的坐下来。电话响〕

杨：Hello，什么？新收账员来了，不要，不要了，叫他们回去。

众：我们要求明日作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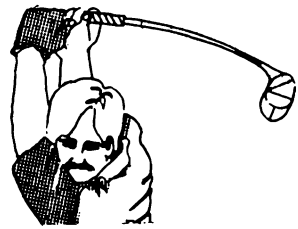
〔杨瘫痪在椅子上〕

幕关下


制陶工友

白榄剧

周末的故事



人物介绍：

阿芬：电子厂女工，22 岁，是一个进步工友，有一定的分析能力，乐观，机智果敢，关怀工友，是一个爱憎分明的青年女工。

阿兰：19 岁，阿芳的工友，善良谆厚，看到了一些社会的不合理，却还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在阿芬的带动下慢慢在进步中。

MR.YEE：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总经理，40 岁，身材短小肥胖，老奸巨滑，善于奉承巴结「上流」人物，对属下却又暴躁刻薄，象一条贪得无厌的老鳄鱼。

MR.GAILEY：30 多岁，是芬和兰的老板，跨国际公司的代表人物，美国某财团的一员，身材硕长，一派「尖头鳗」作风，其实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笑面虎。

（幕开，天边现出鱼肚白，阿兰匆匆忙忙上）

兰：天边还未露曙光，我匆匆忙忙的赶到高尔夫球场；富人的周末多舒畅，衣食住行样样不缺短，穷人的周末可不简单，流血流汗把活干，还要愁那柴米油盐价钱天天涨呀天天涨。

（阿芬上）

芬：喂！阿兰。

兰：A，阿芬，你比我更早呀！

芬：是啊！只因为工厂开工三天半，工厂姐妹渡日难，周末来到高尔夫球场，有钱的名流和老板来打球，我们是来替他们揹球棒，靠自己的劳力赚钱来把家计帮，不怕球棒重来路又长，生活的压力再大我们也顶得上呀顶得上。

兰：阿芬，幸亏我们还能做三天半，那些被开除的工友才真惨，我们工人是赚一天来过一天，一天不开工，就不用想吃饭。

芬：阿兰，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刚进厂，老板还保证我们工作长期有保障，现在却把工友开除一大半，我们的死活他全不管。

兰：这也难怪我们老板，开除工友是因为他生意亏本没有赚。

芬：亏本？阿兰你头脑太简单，看不懂老板在耍手段，裁员扣薪什么事他都干，亏本那是骗人的。

兰：看我们老板外貌挺和善，应该不会那么坏心肠。

芬：阿兰，看人不能看表面，要从他的行为去判断。我们不谈这个，你今天第一次来这里，有些事情可要特别注意。

兰：什么事要注意？

芬：这里的经理MR。YEE，不是个好东西，很会拍马屁，满肚子的坏主意，定下许多臭规矩，专门对付我们Caddy。

兰：什么是Caddy？

芬：替人家捎球棒的人就叫着Caddy，这里的Caddy 每次只有五块钱而已，那个MR。YEE，还说是只有Caddy 的价钱更便宜，打球的才会时常来这里。

兰：我们日晒雨打卖劳力，他却为了有钱人的利益，把我们的酬劳压低，真是一条贪婪的大鳄鱼。

芬：还有呢！（用手指远处），那是球场俱乐部，里面有冷气毡布置多华丽，就是不准我们Caddy踏进去，说我们满身臭汗没出息，弄脏了高贵的地毡赔不起。

兰：这些人真势利，真是狗眼看人低。

芬：如果不是我们流血流汗卖劳力，他们怎能有汽车洋房享福气，凭着有几个臭钱就到处把人欺，把我们工友当着牛马骑，总有一天，劳动的人一定要站起来，改天换地。

（两人下场，片刻，天已全亮，兰和芬披上制服，捎着球上。）

兰：稀奇真稀奇，打球的竟是我们的老板MR Gailey，还有另外一个是谁？

芬：就是这里的经理MR。YEE 。

兰：原来就是那条大鳄鱼，他怎会和我们的老板在一起，你说奇不奇？

芬：说奇也不奇，有钱有势的人，常常都会在一起，更何况MR.YEE，这样会拍马屁，这样的人，周末在一起，打打高尔夫球谈生意，才会显得够高级。

兰：老板不知会不会认出我和你？

芬：怕什么？我们出来卖气力，他没权干涉我和你，更何况工厂的工友那么多，我们都认得他，他要认我们可不容易。

（MR。YEE上场）

Y：我叫HENERY YEE，是这俱乐部的总经理，受的是高等的教育，薪水高来工作又写意，常常和社会名流在一起，真是威风又得意，今天陪的是MR。Gailey ……

（MR.Gailey 上场）

Y：（接上面的话）他是大老板，在世界各地做生意，如果能联络好感情，对自己的前途真有利。

（对 G）MR.Gailey，你在各地做生意，到过世界各地去游历，以你的眼光来评价，这球场是不是过得去？

G：Very Good！ Very Good！这里的服务真周到，还要劳你陪我四处来跑跑，这样好的 Service 真难找。

Y：MR.Gailey，你太夸奖，我能陪你来跑跑，这是我的荣幸，真值得我骄傲，MR.Gailey 如有服务不周到，请你多多来指导。

G：这人对我这么客气，莫非另外有目的，我可要小心提防不要中计，不妨和他搞好关系，对以后可能会有利。

（对 YEE）MR.YEE，你办事真能干，贵国果然是人才济济，投资在贵国真是安全又有利，日后如有其他发展，还要请你多多来关照。

Y：这个我一定效劳，MR.Gailey 你向来是说到做到信誉好，难怪你们的家族声望那么高，连百科全书里也找得到，和你这样高贵的人合作真值得我骄傲。

G：（哈哈大笑）MR.YEE，你的人真有趣，真是满肚才华，满腹……福气，认识你我心里真欢喜，愿我们今后多多合作，彼此得利。

Y：请你多多帮忙，多多提携。

兰：真是厚脸皮，你看他那样子，真是一条老鳄鱼。

芬：互相吹捧是他们的拿手戏，表面满脸笑嘻嘻看起来斯文又有礼，暗地里勾心又斗角，彼此都不怀好意。

兰：我们的老板斯文又有礼，不象那条老鳄鱼。

芬：他是一条笑面虎，吃人骨头也不吐，你替他捎球棒可要小心来应付，不要对老板存幻想，不然你一定会吃苦。

兰：我想他不会太坏。

芬：……

（Y 和 G 打球，G 欲换球棒）

G：Caddy,, Word № 3. please.（兰替他换）

Y：今天真是好天气，周末打球真有意义，联络感情谈生意又可锻练身体。

G：MR.Yee,你说话真有趣，说是要锻练身体，却老是舍不得你的大肚皮……（哈哈大笑）

Y：（陪笑的）嘿……这，这……MR.Gailey 开的玩笑真是幽默又高级……嘿……

兰：真会拍马屁。

芬：他对我们Caddy从来就没有这么客气。

（G打球，把球棒递给兰）

G：Caddy，擦Please，

芬：（楞了一下）我的毛巾要用来抹汗，怎么可以替你抹球棒？

Y：抹汗的毛巾本来就是肮脏抹一下球棒又何妨？

（Y和G继续打球）

芬：（递一条破布给兰）阿兰，用这布替他抹。

兰：（瞪G一眼）岂有此理！

芬：MR.Gailey的真面目表现在这里，表面斯文又神气，其实凡事都不为别人只为他自己。

（兰抹了球棒套上了套子插回去）

（四人打球，换球棒，绕台走）

G：MR.YEE，你真了不起，这球场经营得这么美丽，贵国虽是地小人口挤，但这球场却是大得出奇，可以和世界第一流的球场来相比，难怪人家说，高尔夫球场上出英杰MR.YEE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Y：MR.Gailey 你瞧得起，这种小玩艺，不值得一提。

兰：越听越生气，我们拼命挤进鸽子笼里，却留下一片土地让人家打球消遣谈生意。

芬：明明是花了许多人力和财力还说是不值得一提。

（Y和G打球）

Y：说起这球场，我周末总爱来跑一趟，这里的会员都象你一样，非富则贵，单是入会的安柜金，就要交一万，这套球棒就不止三千三，一粒球就要两块三毛半，每次打球不见几粒也平常，还要五块钱给Caddy 赚，那些穷鬼怎会这么大方？

兰：什么给钱我们赚？我们靠劳力赚钱难道不应当？

芬：我们流血又流汗，他们把我们的血汗拿来球场假大方。

Y：MR.Gailey，听说你们公司又开新厂？

G：嗯！新厂开设在印尼。

Y：本地工人很听话，为什么不在本地做下去。

G：你们工会虽合体，印尼工钱更便宜，更何况我们五年免税已到期。

Y：说得也是…MR.Gailey 你们最近裁员大概也是配合资本大转

移？

G：为了能盈利，我们总要出妙计，不过这是商业秘密不要多提。

Y：是！是！是！

芬：（阿兰，你听）你还说他开除人是不得已，阿兰你要看清他的假面具。

兰：我不会忘记。

（Y和G球打到Green）

Y：MR.Gailey，你看这Green上的小草多可爱，这是专从贵国运过来。

G：（看看小草）又青又软果然可爱。

Y：（把球棒递给芬，芬没看见）Caddy，球打进Green了也不会替我换球棒，真是笨头笨脑好象是一团饭（把球棒丢给芬）

G：Caddy，请你把旗子拔上来，我的球要进洞了Please。

Y：简直是想偷懒，还不快去拿起来，你们是不是不想干？

（兰放下球棒，匆匆跑过去拿旗）

G：Caddy，回来，回来……你看这是什么地方，这么重的球棒怎么可以放在草地上？这Green里的小草特别名贵，照顾又困难，还不快点捎起来，把小草压坏了怎么办？

Y：MR.Gailey，真是好心地，对花草也能这么爱惜，我要代表本俱乐部向你致意。

你们看MR.Gailey，对花草那么爱惜，你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G：Caddy，旗子……

（阿兰已回去把球棒捎起，阿芬过去拔旗）

（Y和G把球打进洞，怪叫一声，下场）

（芬把旗子插回去）

兰：（气愤的）球棒太重草地不能放，他们担心小草被压伤，为什么我们Caddy的死活他们却不管，再重的球棒也要我们捎在肩膀上？

芬：比我们年幼的Caddy更困难，小小年级就要把家当，十多磅的球棒压肩上，从来就没有人当心他们会被压伤。

兰：我的想法太简单，还以为笑面虎会有好心肠，真是看人不能看表面，要把他的内心看一看。

芬：笑面虎和老鳄鱼，本来就是一个样，他们都是黑心肠，今天他们戴上假面具，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来看穿。

（两人下场）　　（G和Y上）

Y：乌云越来越密，恐怕就快要下大雨。

G：O！在雨中打球更有趣，雨下大些也没关系，（向远处招手），Caddy harry up！

Y：真对不起，我们的Caddy 真没出息，连走这段路都不够气，不过这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我们随时可以给他们两块半，叫他们滚蛋，换另外两个来代替。

G：不用那么急，他们现在还揹得起，Caddy harry-up，MR.YEE，以后选 Caddy 一定要够力气，而且要full-time traning，Part-time 的 Caddy 水准不够不可以。

Y：MR.Gailey 说得有道理，以后我一定严格训练Caddy，那些太瘦太小的全部把他们踢出去。

G：Very Good，MR.Yee办事真有魄力。

Y：过奖、过奖！

（下大雨）

Y：MR.Gailey，下雨了你是否还要打下去？

G：Of-cause，下雨没关系，越大越有趣。

（芬和兰上）

Y：Caddy，快撑开雨伞来遮球棒。

芬：（不能把雨伞撑开）

G：MR.Yee，不要介意，球棒淋坏了我赔给你。

Y：（不好意思的）MR.Gailey 你真会说笑，我非常乐意和你玩下去。

G：Good！

Y：Caddy，雨伞。

芬：雨伞撑不开。

Y：怎会撑不开，一定是你弄坏。

芬：你自己看清楚，不要随便把人怪。

G：MR.YEE，不开雨伞也没关系，咱们快快打球去。

Y：OK！ OK！（对芬）这次饶了你。

（Y和G一起下场）

兰：阿芬，我的头很痛。

芬：哎呀！有点发烧，大概是你不习惯又晒太阳又淋雨，还是回家去休息。

兰：这些球棒怎处理？

芬：你别急，我和你去找MR.YEE，说你生病不能再揹下去，然后送

你回家去休息。

兰：不，阿芬，我自己能回去，连累你不捎没钱拿，我心里过意不去。

芬：阿兰你千万别介意，我们是好姐妹，怎能让你生病还独自回去？（替兰捎过她的球棒）来，我们走……

兰：阿芬，我自己来……

（两个互相扶持的下场）

（Y和G上）

G：MR.Yee，你们的Caddy 真高级，不跟上来却在半路开会议。

Y：喂，Caddy，还不快点来这里。（招手）

G：下雨打球真有趣，又练身体又练力，打完来个热水浴，喝上一杯Brandy，浑身热气才是真正享受人生的乐趣。

Y：MR.Gailey，你的嗜好真高级，一般人根本难相比。

G：Caddy，harry—up please。

（芬和兰上）

Y：Caddy，我不只一次的警告你，我们打球你们要注意，不见了两粒球，扣你们一天的薪水都赔不起。

芬：阿兰生病想要先回去。

G：回去？我的球棒谁来理？

Y：捎到一半不准回去，你是否懂得这里的规距？

G：打到现在真有乐趣，你要回去也可以，去找一个来代替。

芬：雨下得这么急，谁肯来代替。

G：这个我不理，我们一定要打下去，球棒不捎不可以。

（G自顾打球，不理他们）

Y：怎么会生病，生病就不准来Carry。

芬：做工生病也要有假期。

Y：（生气的）你们是Part—time 的Caddy，没有这权利，你看她，不是还很有力，再捎两个钟头都可以。

芬：（看一看兰，咬紧牙根，昂然而立）

G：Caddy 我的球飞到那里去？

兰：我在讲话没注意。

Y：还不快快找球去。

芬：阿兰你休息，我替你找球去。（下场）

G：Caddy，are you OK！MR.Yee，我没说错，她是不够力。

Y：身体不好不能做Caddy。

芬：（在远处）你的球落在水沟里！

Y：快快带我们去。

（三人一起下场）　　（四人又上）

芬：哪（用手指）。

G：（对兰）Caddy 快去拾起来 please 。

兰：沟深水又急，怎么能下去?

Y：这个我们不理，看球拾球是你们的责任，如何拾球可要问问你自己。

芬：阿兰你千万别下去。（对Y）沟深水又急，你要阿兰她下去，若有危险你要负起。

G：MR.YEE，这球我是不在乎，不过为了球场的名誉，你应知道如何处理。

Y：是，是，快快下去拾，不然炒鱿鱼。

芬：炒鱿鱼就炒鱿鱼，你不要气势汹汹把人迫，我们可不怕你。

G：Caddy harry—up ,不要耽阁时间了。

兰：我绝对不下去。

Y：我要开除你。

芬：开除就开除，（和兰对望一眼，脱下制服用力一丢。）

合：还给你。

（Y和G意外的楞了一下，下意识的退了几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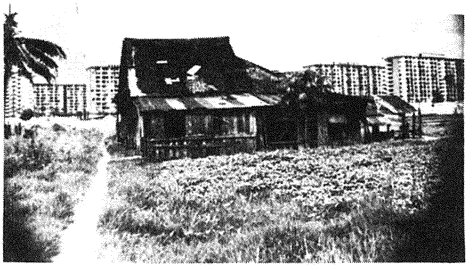
（芬拉着兰，站到台中去）

芬：（指着Y和G）别以为你们有钱就要把人来欺负，没有我们，你们那里能享福? 阿兰你要看清楚，千万要记住，尽管他们外表千变又万化，其实却都是凶狠的狼和虎。

（兰点点头，紧握芬的手）

合：我们要牢牢记住，他们是吃人的狼和虎，靠我们的血汗享清福，是社会的渣滓，废物。

（幕关）





根本的办法

甲：老李，你干什么，看得那么入神？

乙：喂！老陈，你看，这收音机款式不坏吧；就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甲：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个最不会受骗的办法。

乙：什么办法？

甲：一个最保险的办法！

乙：到底是什么办法？

甲：一个最多人采用的办法！一个最……

乙：最讨厌的办法就是卖关子。

甲：你不买就行了。

乙：你卖关子还叫我不买，到底是什么办法？老陈。

甲：我不是说了吗？

乙：说了？

甲：嗯！

乙：几时说了？

甲：你不买就行了，不买就不会受骗。

乙：去你的，不买谁不会。

甲：所以我说是最多人采用的办法，你不要看轻它，这是至理名言，我是经过很多教训才得出来的结论。

乙：得了，得了，你受过些什么骗？

甲：多了，数起来有一大箩，说起来可真囉唆，我就选两件说给你听听。听着，十年前，我买了一架收音机。

乙：你不是说不买最好吗？

甲：那是以前买的；我这收音机性能很好，我又保养得好，所以连新加坡电台也收听得到。

乙：废话！本地电台如果收不到，你的东西早就得丢掉。

甲：这收音机可太好了，连最好的收音机收不到的声响它也能收到。

乙：都是些什么响声？

甲：「希希沙沙」的声音。

乙：吵声、杂声，你还说好？

甲：好！后来它坏了。
乙：这么快就坏了，刚才不是说保养得很好吗？
甲：我把过程缩短了吗！难道你要我说：我又开，又关，又开，又关，又……
乙：得啦，得啦！
甲：我不舍得丢掉，就拿去修理。
乙：又修好了？
甲：修理店的人叫我拿去丢掉。
乙：怎么啦？你的收音机坏得太厉害了？
甲：不！修理店的人说：「这牌子太老了，没零件！」
乙：这收音机性能太差，没人要，所以连零件也不生产？
甲：不是啊！是它的性能太好，不容易坏，制造商新货卖不出去，只好不出产零件，只要你的收音机坏了，没零件，换个新的吧。
乙：你换新的？
甲：当然，我换了另一个名牌子的收音、录音两用的收音机，而且保用一年。
乙：这下子可安心了。
甲：很可惜，这东西一年之内不坏，我当时遗憾了很久。
乙：遗憾它为何不在一年之内坏。
甲：是啊，当我还不释怀时，它果然坏了。
乙：你不用遗憾了？
甲：我更遗憾了。
乙：怎么啦？
甲：这一架又完了。
乙：又是没零件？
甲：不！这回是零件太多了。
乙：零件多为何不修？
甲：我是说那收音机零件坏得太多了，修理不如买架新的。
乙：才买了一年的收音机，为何会坏得这么快？
甲：我也是不明白？
乙：这真奇怪？
甲：后来我到一家电子公司工作，就知道并不奇怪；我们公司里有一特别部门，叫做「零件寿命研究所」专门研究缩短零件的寿命，而……
乙：喂！喂！你说什么？专门……

甲：专门研究缩短零件的寿命，而……

乙：喂！喂！你说错了吧？是专门研究增长零件的寿命吧？

甲：不！专门研究缩短零件的寿命，而且研究出一种特别方法，让零件在两年到三年之间，自动全部失灵。

乙：自我毁灭。

甲：我们老板愿意大家常有新东西用，所以限定了零件的寿命，坏了！不用修，换架新的更干脆。

乙：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色！

甲：我总结了这件事，得到一个伟大的结论。

乙：什么结论。

甲：东西是旧的好！

乙：东西是旧的好？

甲：唔！十年前的收音机可用上十年不会坏，现在的收音机，一过了保用期，就常出毛病。

乙：这真是伟大的发现，以后你就不会再受骗了。

甲：我又受骗了。

乙：你没应用你伟大的发现。

甲：我用了，而且把它推翻了。

乙："东西是旧的好"被推翻了。

甲：啊！

乙：怎么回事啊！

甲：你还记得我以前那辆车子吗？

乙：记得，那只拦路虎令人印象深刻。

甲：别开玩笑，它虽然外貌怪一点，可有它的特点。

乙：什么特点。

甲：第一，它跑得慢。

乙：跑得慢还是特点？

甲：慢而稳，这完全符合本地安全的原则。

乙：第二呢？

甲：没人，不！没有车子敢跟在后面。

乙：当然啦，这么慢，谁愿意跟在后面。

甲：不！不！它老喷黑烟，而且一发起脾气来。

乙：怎么样？

甲：它！它不走了。

乙：真是名符其实的拦路虎。

甲：我可为它花了不少钱。
乙：你买了多少钱？
甲：一千块。
乙：太贵了。
甲：不贵！那是一个买卖二手车的熟朋友介绍的，他还说：买车，不要只看外表，要看机器，他担保这机器用上一年也没问题。
乙：你相信了？
甲：当然，他是内行人，又是我的朋友，我不信他信谁。
乙：你买下来了。
甲：买了，而且一分不减，因为那朋友说我买了便宜货，这车子汽缸大，马力够，拆了卖零件都不只值一千元。
乙：你已信了。
甲：他熟行嘛，第二天，车子走得挺顺利，很稳。那知第三天它就闹别扭了。
乙：怎么啦？
甲：它不肯走。
乙：是你不熟悉它的脾气？
甲：起初，我也是这么想，就请了我的朋友来看它，结果它……
乙：乖乖的听话了。
甲：他哭了。
乙：哭着走？
甲：哭着走，而且越来越大声，连身体都哭得发抖，我想坐一两次担保生病，还好有人关心它的健康，及时制止它的哭声。
乙：是谁那么关心你？旧车主？
甲：原主是谁我也不知道。
乙：是你的朋友？
甲：买了车子我找他就难了！
乙：你的太太？
甲：我还是王老五，你忘了？
乙：你的妈妈？
甲：不！不！
乙：我猜到了！
甲：谁？
乙：你的医生？
甲：去你的。不是我的，是我们的——警察。

乙：你被抄牌。
甲：罚款五十大元，车子要大修，总共花了三百多块。
乙：你去找你的朋友算账了。
甲：去了，我问他：你说这车子可用一年，怎么两天就坏了？
乙：他向你道歉，说他走眼了。
甲：他笑嘻嘻地说：不是用了一年又一天了吗？我想想也对，就回来了。
乙：也对？你只用了两天！
甲：不！一年又一天。
乙：你什么时候买的车子？
甲：73年12月31日。
乙：车子什么时候坏？
甲：74年1月2日。
乙：这样的一年又一天，你真不幸。
甲：还有更不幸的呢！
乙：怎么啦？
甲：车子买不到两个月路税起了100％。
乙：不幸！
甲：保险费起价了。
乙：不幸啊！
甲：汽油起价了。
乙：不幸。
甲：我……
乙：你完了。
甲：去你的，我把车子卖了。
乙：卖了多少钱？
甲：这车子汽缸大，走得又稳，所以卖了（一个指头）。
乙：一千！
甲：你减一点。
乙：一百！
甲：你再减一点。
乙：一十！
甲：你再减，你不要怕啊。
乙：一……没得减了。
甲：我卖到东，东家说这车子汽缸太大，卖到西，西家说这车子路税

太贵。眼看路税又到期了，只好忍痛送去钢铁厂。

乙：不是说拆了卖零件还不只值一千块吗？

甲：拆车店要向我收费。

乙：你就送去钢铁厂。

甲：啊！钢铁厂送我一块钱搭车回家，静静告诉你，这是我买车以来最聪明的一次。

乙：你的损失太大了！

甲：经过这两次教训，我再也不敢买东西了。

乙：东西是不买的好！

甲：不是，不是！我不想再总结了，我想啊，想啊，想出了一个根本的办法。

乙：根本的办法？

甲：是啊！

乙：有了这个办法，我们就不会吃亏，不会受骗？

甲：嗯！

乙：什么办法？

甲：我想，如果我能发明一架测谎器，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乙：测谎器？

甲：测谎器，可以准确无误的测出对方的话是否可信，可以帮你选择采购，担保不会吃亏，而且应用简单，携带方便。

乙：好象还不坏，你着手进行制造吗？

甲：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们老板。

乙：他一定大力支持你，大量生产。

甲：我也是这么想，你想想，要是这东西面市，在这个到处是欺骗的社会，必定到处风行，人手一个，老板有钱可赚，那会不投资。

乙：你老板给你多少投资？

甲：（比一个手指）

乙：一百万。

甲：（摇头），不对。

乙：一千万。

甲：不对，不对，他给我一顿臭骂。

乙：骂得好！

甲：什么？

乙：没什么，他怎么骂你？

甲：（指着乙的鼻子）他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这想法是什么意思？你

想我的工厂倒闭，你要叫我亏本，你存心不良，你受什么人利用，快说！

乙：你怎么啦？

甲：我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己知，我连忙逃了出来。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板听到赚钱的消息还要骂我。

乙：你真的不明白？

甲：真的不明白。

乙：那我告诉你。（以老板）你想叫我破产吗？哼！你不想想，要是你这东西出产后，人家拿着这测谎器去买东西，一用上它，就知道，这电视机性能不好，这收音机一年后就会坏，你想想，我的生意还要做吗？我的电器还用生产吗？

甲：原来是这样，可这东西对人民有用，我要设法制造。

乙：有用吗？你说有用，我也要骂你一顿。

甲：什么？

乙：我说这是个笨办法。

甲：笨办法？

乙：你一点头脑也没有。

甲：什么？

乙：根本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

甲：胡说，这是个根本解决吃亏、受骗的办法！

乙：好！你说有了测谎器就不会吃亏，我问你，到底坐什么公司的巴士比较便宜？那一种号数的不吃亏？

甲：这？！这是垄断，没得选择，都不便宜。

乙：吃亏吗？

甲：……吃亏！

乙：我再问你，买什么米比较便宜不会吃亏？

甲：都贵，都吃亏！

乙：买那个牌子的汽油不吃亏？那一间油站特别便宜？

甲：都一样！都吃亏！

乙：你的测谎器有什么用？

甲：这！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乙：你脑子的问题，要知道这个社会根本的问题不是欺骗。

甲：不是欺骗？是什么？

乙：是私有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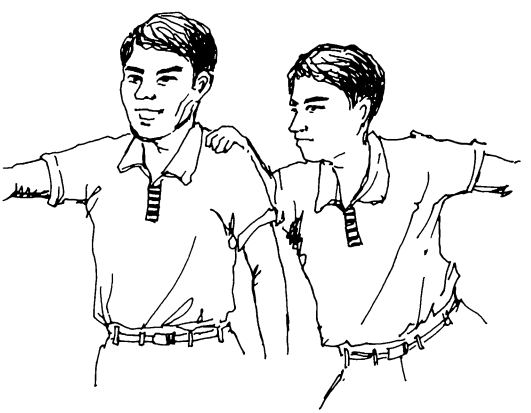
甲：怎样改变？

乙：要大家去努力，去争取。

甲：大家？谁？

乙：你，我，还有在座的观众们，戏院外的群众。

甲乙：让我们一起去努力改革社会吧！





连陞三级

人物：甲——自鸣不凡，靠营钻拉拢，排挤哗宠起家的中年「教育家」
　　乙——失业的大学青年
地点：天堂国
时间：现代

幕开——甲自台右进，神色悠然，手握烟斗；乙自台左进，行色匆匆，差点同甲碰个满怀。

甲：站住！（乙吃了一惊）走路不带眼睛？现在提倡防止车祸运动，你这个样子，不是故意惹祸？知法犯法？

乙：（满不在乎的）大不了一死！

甲：年轻人，这成什么话？这是刚强勇猛的社会，要生存，不要死亡；要强者，不要懦夫，知道吗？

乙：我是视死如归！

甲：视死如归？唉呀呀！是失恋了，心碎了，所以想死？这是双料懦夫！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为一个女人伤心？

乙：我是失业了

甲：失业？现在是全民就业。工厂轰轰的开，建屋业一枝独秀，那里不需要人？到处都缺乏人，那里有失业这回事？你一定是好吃懒做！

乙：通货膨胀，市面萧条，老板裁员了

甲：这实在有点不幸。可是这么多人，偏偏裁中你，可见你本领不够！

乙：不只是我，总共裁了五百人！

甲：还剩下多少人？

乙：五百人。

甲：一千裁五百，最少有一半留下来的机会嘛？如果是我，不用说不会被裁中，就是裁去九百九十九个，我也是不会中。

乙：倚老卖老，吹牛皮！

甲：听你这么说，连我都要裁你了。没有礼貌！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必听于君，雇员必须听命于老板，你必须听命于我，

知道吗？

乙：岂有此理！我为什么要听命于你？

甲：阿拉！你真是朽木不可雕。听着，现在你是无业游民，而我是有高尚职业的，所谓老幼有序，贵贱有别，你竟敢出口不逊？

乙：真是活见鬼？

甲：你大概是刚出社会不久，不懂得尊敬贵人。遇到上司，遇到贵人说话，必须躬躬敬敬，洗耳恭听；听不到，听不清楚也得躬躬敬的说：高见高见，佩服佩服，多多指教！

乙：高见高见，佩服佩服，多多指教？

甲：这还象话。看你斯斯文文，象读过书的？

乙：不敢当，才大学毕业。

甲：哦，原来是个大学生，难怪蛮神气的。堂堂一个大学生竟被人裁员，岂不贻笑大方？

乙：生错地方，读错书，入错行，有什么办法？

甲：这叫宿命论，要知事在人为；只要会见风转舵，就无往不利。不过，要一帆风顺，必须搞好基本功夫。

乙：基本功夫？

甲：对，先要搞好基本功夫。我问你，平时你玩些什么球艺？

乙：打乒乓，玩篮球，有时候也游泳。

甲：都是小孩子的玩艺儿，玩要玩得有气派才对嘛！

乙：怎样才有气派？

甲：大学毕业，气派都不懂？要玩就玩Golf（高尔夫球）Tennis（网球）或者Bowling（保龄球）

乙：太贵了，玩不起。

甲：放长线，钓大鱼；不投资怎么有收获？要结交有地位的人，怎能不玩高尔夫球？

乙：有道理，政治家们也是玩高尔夫球的。

甲：玩高尔夫球的好处多得很，不瞒你说，我就是玩高尔夫球起家的。

乙：就这么简单？

甲：门路摸对了，什么都简单。你住在那儿？

乙：惹兰勿刹

甲：不过！

乙：什么？不过？

甲：惹兰勿刹是下等人住的地方，说出来岂不被人家看轻？

乙：我本来就住在惹兰勿刹嘛，有什么好瞒的。

甲：土包子，即使住在惹兰勿刹也不要说；说话要制造好印象，就说住在皇宫附近，总统府附近或某某花园附近。

乙：这不是打肿脸孔装胖子吗？

甲：应该装时就装。说话不用资本的。你同家人讲什么话？

乙：福建话。

甲：没教养！应该说，大多时候讲红毛，有时候才讲福建话。

乙：讲自己的方言有什么不对？

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说话的效果好不好。讲福建话，粗里粗气，没有教养！你看那一个讲红毛的家庭不是有地位就是富有的？别人听了，当然要刮眼相看。

乙：那是昧着良心说话！

甲：这个世界是没有良心的！看你穿的也不得法！

乙：又有什么不对啦？

甲：你最少半年不擦鞋了！

乙：有一年不擦了。

甲：这成什么话，好象刚从监牢里出来一样。鞋要天天擦，一年半载要换一双。

乙：吃饱才没有这么空闲！

甲：唉，朽木不可雕，人最重要的是外观，你乱七八糟的，就是百万富翁，人家也是瞧不顺眼，不会尊敬你！

乙：先敬罗衣后敬人。

甲：对，对！还算有灵性，所以还要注重衣着。

乙：我说不必，好人自然会有人尊敬！

甲：放屁！这种社会有好人？好人被人欺，你愿意被人家欺负？

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犯我，我必犯人！

甲：哈、哈……三岁小孩子才这么说，人家犯了你，你还矇瞳瞳，在睡觉呢！

乙：话不投机半句多，还是各走各的！

甲：慢着，不可以走，你匆匆忙忙的不是想找份工作吗？

乙：对，要找工作。

甲：你知道我为什么同你谈这么多吗？

乙：你大概是闷得发慌了。

甲：不，不……我才没空同你开玩笑。我是在试探你的能力。

乙：这同你有什么关系？

甲：关系可大呢？让我们再聊聊嘛。刚才我们谈了衣食住行玩乐的基

本功夫。接下来……对，你参加什么团体？

乙：东方华乐队。

甲：没出息，吵吵闹闹的有什么好处？

乙：你们不是鼓励优雅生活吗？这是正当娱乐嘛！

甲：对，没错，优雅是优雅，可是玩物丧志，男子汉要做就做大事！

乙：往上爬？

甲：对，对极了，所以参加团体要找一个有前途的，有机会发展的！

乙：那不是要做党员了吗？

甲：对，对！（拍掌）我们的观点越来越靠近了。

乙：那你是党员了？

甲：一百巴仙正确。

乙：那你得到什么好处？

甲：好处无穷，真是处处逢源；不过，当党员只是一个跳板。

乙：那么下一步怎样？

甲：穿针引线，找一个靠山！

乙：去打高尔夫球？

甲：对，真聪明！先把时间，地点打听清楚，然后出其无意的就搭上了。

乙：然后再上酒吧联络感情？

甲：对，如果你同老板一起打高尔夫球，一起喝酒，谈谈知心话，老板会裁你吗？

乙：当然裁不中了。

甲：不过，这还不够！

乙：还不够？

甲：还得搞小集团，培养自己的势力！

乙：打击对手！

甲：走旁门左道，使对手处处碰壁，来一个偷功嫁祸，把功劳全归自己，过错推给别人！

乙：利之所在，无所不用其极！

甲：对，对极了！我自认眼光不错，老弟果然是位人材，应该好好重用！

乙：过奖，过奖，你下了这么多功夫有什么收获？

甲：告诉你也无妨，我连陞三级！

乙：连陞三级？你不是在民主学府做事？

甲：你怎么知道？

乙：你以前是搞建筑的？

甲：啊、啊……

乙：你设计的桥梁，不到一个星期就倒塌了，你在建筑界名声扫地，就溜之大吉？

甲：那是个意外，督工偷懒，工人不负责任。

乙：现在你教书也是一塌胡涂，不负责任！

甲：现在我高高在上，还用教书，根本就是寃枉！

乙：我弟弟是你的学生。

甲：第几年级？

乙：别焦急，他毕业了！

甲：他妈的，不然……（恨恨地）

乙：还想谈下去吗？

甲：当然，（挤出一个笑容）英雄不问出身，不究既往，我想重金聘请你！

乙：干什么的？

甲：我想参加竞选，你做我的宣传主任。

乙：为人民服务？

甲：对，为人民服务！

乙：（对观众）亲爱的观众，他会替人民服务吗？对不起，我没空，失陪了！

甲：喂、喂，我们再谈嘛……你再走，我就叫警察！

乙：（边走边讲）你叫吧！

甲：来人啊，打抢啊……警察，打…抢…啊……

幕急下



三场话剧：



电子厂里的故事

人物介绍

秀华：二十一岁。联邦工友。华族。乐于助人，性格爽朗。父亲早年是棕油园工人，因吸入过多杀虫药水，加上操劳，很早就去世，母亲过后也不支死去。电子厂烧焊部女工。

沙玛：巫人。十九岁。电子厂烧焊部女工。勤力工作，苦干。但认识不清。其父亲十多年前因在船厂烧焊工作中，弄伤了眼睛，后来视力哀退变瞎了。

喜地：印族女工。二十岁。富同情心。

珍妮：华族女工。十九岁。有工友好本质。好说话。

丽萍：华族女工。十九岁。从其他部门调来烧焊部的女工。

工友甲乙。

管工Mr.Lao：只做两年。算是新手。

洋厂长：Mr.Wright。从台湾调来。阴险，狡滑。

第一场

人物：沙玛、秀华、喜地、丽萍、珍妮、管工（Mr.Lao）洋厂长

时间：开工前2分钟左右（第一场同天）

地点：电子厂烧焊部。

幕开：新调来的丽萍在机旁休息。喜地一个人在擦着机器上的油迹。

喜：看錶，（自言自语）还有两分钟就开工了，秀华他们还没有来。

珍：（飞进来似的）（喘着大气、大声的叫着）喂，喜地！几点啦？

喜：10 点 53 分囉！

珍：嘻嘻…还有两分钟、看老太婆Mr.Lao 还有什么好罗苏的，他昨天竟然警告我呢！

喜：嘘…（指指丽萍，示意小声些、丽萍醒过来）小声点嘛。

珍：嘻嘻…sorry！sorry！丽萍，多睡几分钟也是不够的（走近丽萍）你想想看，这个月的Shipment target越订越高，要我们拼命赶工，又换了厂规；什么要提前五分钟开工啦，不可

以同时两人去厕所啦，要工厂那个死人医生的M·C·才有算啦，tea break要扣工钱啦—你想到这些肺都气坏了，还睡得下吗？

丽：（嘟着咀）还有呢、把人家调来调去，好象皮球一样要踢就踢！

喜：丽萍，你刚被调过来，也许还不知道，这里的工友长期要烧焊和吸气，最近更多人眼睛红肿发痛了，好象沙玛已经拿了两天M·C那个玉珍（指其空位）昨天放工时也痛得很厉害，我和秀华早上去她那里，后来我有事先走了，不懂玉珍她今天能来做工吗？珍妮，早上你去看沙玛，沙玛怎样了。

珍：沙玛今晚会回来做工了，早上我去她那里，她亲口对我说，（看看门口）她从来不会迟到的！一向来她都很勤劳的，只是最近眼睛不好，时常会拿M·C·Mr.Lao也开始对她不大好了。

喜：（沉重地）是啊！自从沙玛眼睛不好，厂方就对他不好。

丽：不会嘛，看沙玛还很勤劳的。

喜：就是她以前太过卖命，把身体弄坏

丽：为什么沙玛要这样，如果是我，我才不要。

喜：不，沙玛是为了要医她父亲的眼睛，她父亲以前也是在船厂做烧焊工作，眼睛也做坏了，沙玛为了想赚些钱让她父亲也能医好眼睛。

丽：那她自己的眼睛就不管吗？

（这时秀华和沙玛进，仍不见玉珍来）

工友们：沙玛、秀华

喜：沙玛，你的眼睛好点吗。（看了一看）怎么还红红肿肿的就来上工了，（说后，看看秀华）

沙：（看看秀华）好—好点了，我已经拿了两天M.C. 玉珍今晚也请假，我再不来，Mr.Lao他不懂会怎样？

珍：（看看秀华，理直气壮的）他敢怎样。

秀：他是不敢怎样的，（笑笑）顶多给厂长说几句。

（此时，工作铃声骤响，工友进入紧张的操作）

珍：（边做边说）沙玛，你来得恰恰10点55分，要不然你的勤工奖又要被扣了

沙：别说了，你知道我的M.C. 是私人的，新厂规说不承认呢，而且整半年的勤工奖也没有了。

喜：（熟练的操作）秀华，玉珍嫂的M.C也是私人的吗？

（秀华来不及回答，丽萍的咳嗽声叫她注意着这位新调来新工友，其他工友都看着丽萍。）

丽：咳……咳…这味道…咳…。

秀：（放下机件）（一手拍拍丽萍的背部）先别说话……脸部不要太靠近它……（其他工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人一句的帮着讲）。

沙：身体也不用这样靠近

喜：还有，丽萍，头部不要俯的太低，就不会吸太多气体了。（工友边说，秀华那边依着大家的指示，纠正丽萍的姿势）

丽：…还有呢，眼睛很痒的…（他要用手擦，秀华忙阻止她）。

沙：（沙玛在原地上看了着急，但没有离开岗位，关心之情都表露出来）丽萍，不好用手擦——我这里有药水——（秀华走过来，沾点药水给丽萍擦）

秀：好点了吗。

珍：丽萍，我们这里要学会闭起眼睛，屏住呼吸来操作，要不然……咳咳……（她自己也咳起来了）

秀：别尽说别人，忘了自己啊

丽：真气人，人家在二楼做了两年，就调来这里！我真怕自己会象沙玛、玉珍嫂这样……我想回去。

沙：象我。

秀：丽萍，你们那里不是也有发生机器压烂手指头的事吗，这个部和那个部都是一样的，厂方都不会主动来关心工友福利的，我们已经向厂方提出要求配给眼罩和口罩，不然，将会更多姐妹受害（他看着沙玛）。

喜：是啊！提了好几个月了，厂方一直说在考虑。

珍：我看他们都忘了一干二净了。

沙：管工Mr.Lao对我说，厂方已经向外国订货了。

珍：骗人，老太婆的话不要信他。

（这时，沙玛的机器出了障故，他修了一会儿，不好）。

秀：（秀华看了，走过去，动手修理）

喜：什么事？

秀：这几天，一直加紧生产，提高产量，连机器都受不了。（她边说边修理）。

沙：秀华，是这里……由我来，待会儿Mr.Lao要说你的target不够。

秀：就好了，沙玛，现在连机器都受不了，我们不是机器。这样的拼法是会出事的，不是我们工人不要快，而是厂方的target 最近提得过高！（把机器装回去，擦擦油迹）

喜：（禁不住的）秀华，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其他电子厂一直在裁员，而我们工厂又在提高 target 。

珍：还在对面建新厂房呢。秀华姐，这到底搞什么鬼，最近还换了个厂长呢。

喜：听说是从台湾调来的，而且台湾也在裁员。

沙：不会裁的，不可能的。

（这时，丽萍机器出了毛病）

丽：这机器，啊呀！不要做了，讨厌（她坐在那儿）。

秀：（过去）什么事。

丽：看，这种机器要人家做这么多，要怎样做呢！

秀：（边看边拆）一年前，我们这里两个人操纵一架机器，现在一个人做一架，还把产量提高，工友很多精神差，眼睛坏，鼻子吸烟成鼻炎，机器也一样闹病（她看到发脾气的丽萍，打趣的说）。

丽：（看看自己的产量，急了）这害人的机器，我真想辞工。

珍：辞工！秀华，你知道很多部门很多工友都辞工吗？

喜：是啊！订了新厂规之后，工友更受不了，都纷纷辞职。

沙：听说，他们是犯了新厂规被开除的。

秀：嗯，我也开始注意到了，自从新厂长来了之后，厂规更多了，产量骤然提高，也同时要逼走工人似的，这里面不简单啊。丽萍，我们这里的工厂都是一样的，只要是工人，他们遭遇都有相同的地方，对不合理的厂规，我们不去改变它，其他工友还是一样遭殃的。（指一指机器）机器是死的，他不会跟我们作对的，跟我们作对的是活的人啊！

沙：（不同意的）我们厂……好象比别厂好，别人裁员，我们没有，还提高生产量，这个新厂长的态度也好，Mr.Lao虽然罗苏点…（沙玛边说边做，这时突觉眼睛异常刺痛，禁不住放掉零件，摸桌旁的药水）（喜地和秀华都走过去，替沙玛拿眼药水）。

（管 Mr.Lao 上）

管：喂！喂！你们聚在那儿干什么？（工友没理他）（他走前）（这时沙玛的眼睛好些了，工友散开）一件小事，大惊小怪，你们知道新厂规是怎么写的吗？

珍：又罗苏了，老太婆。（她压低声调）

管：（未察觉）工作时间，不准到处跑动，触犯厂规者，可被开除。（看看外头）还好，没有给新厂长看到，不然…你们就知道他的味道。（突然看到玉珍没来）玉珍呢…

秀：玉珍眼睛痛，请假。（Mr.Lao 走 近秀华）

管：玉珍，…私人M.C.。秀华，她不知道，厂方已经订了新厂规，私人M.C.不接受吗。（他看到沙玛来问沙玛）对啊，前几天你的M.C.也是私人的，为什么不来看厂医呢？

沙：我……我眼睛痛，来到厂再看厂医，花了车费又不一定给M.C.。Mr.Lao，我不是故意的。

管：我是没什么，只不过你们两个的勤工奖都取消了，我还不懂这个新厂长会怎样对付你们。（沙玛眼红了）

管：（自言自语）真是的…

管：（自言自语，又对着工友）又是眼睛痛，又是请假，天天有人请假，这个月的缺席率又增加了，厂长又要骂了。

秀：难道你不知道这种烧焊的工作对眼睛的危害很大。

喜：是啊，Mr.Lao口罩和眼罩为什么还不见影子？

管：这……我的头又痛了，我知道了，也记录下来了，你们已经跟我讲过很多次了。

珍：你也跟我们讲很多次，（装腔）已经去order，去order了！

管：你…你…唉呀，你们别再说了可以吗，我一点也作不了主啊，我已经跟那个旧厂长讲了很多次，也跟新厂长提了几次……他们…他们都…

秀：他们怎样？

管：这…唉呀…这无关我的事，你要知道去见他好了。（他指着经理室），别老是跟我吵。

秀：那我们就去找厂长谈吧！

管：哼！（为消除自己的尴尬）你以为你们可以随便见厂长的，厂长也不会跟你们谈话的。做工做工，别多说了，人家沙玛眼睛红了还来做工，你们眼睛没红叫嚷什么。快点做工吧，你们的产量还远远的未达到这个月的Shlpment Target。这个厂长说非完成不可，不然就影响下个月的计划。这个厂长真是的…（说完摇了摇头）听说他连夜班都要来巡，不懂今晚会来吗？今天下午又开会，疲倦到要死。（举起手，想睡）。（这时洋厂长进场，管工很惊奇，工友也意想不到）（Mr.Lao慌张的趋前迎接，连声Good Morning）。

珍：半夜还来干吗？秀华

喜：哼！讨厌，才来几天，就定了一大堆新厂规。

秀：这么迟了还来巡厂，必定又有花招了。

（沙玛更加勤劳的工作）

管：Oh！ Good Morning， Mr.Wright

洋：（笑着，对工友）嘿嘿，Good Morning， How is Work done！

管：嘿嘿，improving， improving！

洋：（转对管工）这个月的Shipment target 没有问题罢！

管：没问题…没问题，不过…这部门的工人少，又时常有人眼睛痛，拿M.C.，还有你说调换工人岗位让他们吸取经验，使到新手多，影响生产，所以…

洋：（他的眼睛巡视着全场，阴笑着）很好，很好！

管：（管工有些觉得厂长怪）工友们都会有些不…不高兴，其他部门已经有几位工友辞工了。

洋：（越听越高兴，但不表露）哦…这…很好，很好，工友都辞工了，我们一定要解决，一定要改善的，事情进展得还顺利，还顺利，不过，这个月不比平常，这Shipment Target 一定要达到，无论怎样都不允许这个月的Shipment Target 影响我们下个月的计划，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管：我…

洋：（看到玉珍的机器空着无人）Mr.Lao ，为什么那边有个空位。

管：哦，是这样的，这位女工眼睛痛，拿了私人的M.C.

洋：哦…私人M.C.…O.K.

管：这…她的病很重的…我已经对她说私人M.C.厂方不能接受了，可是……

洋：很好，很好，Supervisor Lao ，难道你没有想这样会浪费一架机器吗？影响这个月的Shipment Target吗？

管：（申辩）有…我有想…可是这部门缺少工人，没法找人代替。

洋：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管：这……

洋：叫一个人做两架机器。

管：这怎么呀！这些机器本来是两人管一架，现在已经换到一人管一架，如果要一人管两架…恐怕工友很不满。

洋：哈哈…Supervisor Lao ，台湾等地现在也是一人管两架。我对你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怎样想办法以最少的工人生产最多的产品！对于工友的不满，有时候要设法消除，有时候要故意制造……

管：是……这……

（这时候，沙玛的眼睛又变化了。秀华不顾洋厂长在场第一个走近沙玛那里，喜地也随后）

管：喂……你们…不要乱跑动…不要…这是新厂规啊。

洋：（搭住管工的肩膀）（压抑内心的火气）Nevermind,Never mind 。

（管工愕在一旁，他不相信在一旁的是洋厂长，他觉得洋厂长变得多么不象老板了）

（洋厂长呆了一回，眼睛如鹰一样的抓紧整个事件的发展和工友的整个表现，他心里打了个新主意）。

洋：（丢下管工，走近工友群中）（虚伪的）怎样了，工友们?

（工友们都不想讲话，沙玛在高度紧张的工作下眼睛更红肿）

秀：去看护士吧。

沙：（摇了摇头，当她看厂长，她更不自然了）不用了，我好些了，秀华，你们回去吧。

洋：什么事，小姑娘。

秀：（忍受不了洋厂长的假惺惺）由于厂方长期以来不发给眼罩、口罩、这里的空气又不流通，最近又加紧生产，造成很多工友眼睛痛了，鼻子发炎，我们已经向你们要求发口罩、眼罩、但你们一直不给!

洋：（注视着秀华，感到秀华不寻常，他一直转念）Supervisor Lao ,（管工立刻匆匆赶到）这位工友说她已经提了很多次要厂方发给口罩、眼罩、这么……没听你说过。

管：（受屈似的）我……我跟你……

洋：Supervisor Lao 这位工友的意见很好，很好，下次，你要即时反映。（对秀华等）工友们，这意见很好，很好，我们考虑详情之后，一定付诸行动，付诸行动的。(示意管工叫工友开工)

管：好了，好了，沙玛没事了，大家开工吧!

洋：大家开工吧（工友各回到自己的岗位，洋厂长与管工移到一角）照我的话做!

管：什么……

洋：（指一指沙玛，手指头先伸出一根，过后伸出两根）这没什么，在其他地方很平常，最要紧的是完成这个月的Shipment taget ，要不然，下个月的计划就……对了，那个（指秀华）是……

管：叫秀华，（洋厂长点点头，对各人说声 bye—bye，well done 就走了。）

管：（走近沙玛）沙玛，刚才厂长说你做得好，他说…他说你一个人可以管两架机器。

沙：我……（看看工友）我恐怕做不来。

管：（纠缠不放）试试看，机器空着，洋厂长看了不高兴。

珍：吃人，不高兴又怎样，叫他自己来做好了。

秀：Mr·Lao这太无理了，而且你不是不知道玛沙的眼睛红到这个样子。

管：这……这没关你们的事，我只跟沙玛说，沙玛试试看嘛，只要不让洋厂长看到没人就好了。这也是对你好啊，洋厂长亲口说你可以做两架机器的，他知道的…

秀：你不要再花言巧语了，沙玛说不行，就是不行，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要负责。（工友附和）

管：这……你们听着，我说这只是我和沙玛的事，跟你们无关，你们就少理，你们这样是可以被开除的。沙玛自己却没有表示反对，你们却……吃起醋来。厂长是喜欢她的呀，她以前做的最快，最好，沙玛，是不是……

沙：我……

管：沙玛，你反对做两架机器吗？

沙：我

秀华等：沙玛……

管：说嘛，你有你的自由，为什么一定要听她们的……试试看嘛。

沙：秀华……我就试试看吧，你们不要这样了。

秀：沙玛，你……

管：（抢住话头）得了，得了，现在没你们说的，再多说，就是干涉别人的自由，开工、开工……（说完出去了）

秀：沙玛，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啊。

丽：是啊，沙玛为什么要答应他，这样以后我们……

喜：是啊，他们会利用这藉口。要我们以后每个人都管两架机器。

珍：要不然就是工人太多了，裁掉一些。

丽：这样一来，他们又会乱乱调人了。

秀：沙玛，这是关系到全体工友的生活问题呀，我们这里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已经越来越不好了，若一直忍下去，迁就下去，即使我们丢了性命，他们也不会发善心给我们什么好处的。沙玛，你想想看，你父亲以前不就是这样忍下去，迁就他们而两眼失明吗，我

们以前两人管一架，现在变一人管一架不也是忍耐着，迁就他们的后果吗，可他们对我们怎样，厂规越订越苛刻，产量无理的提高，乱调岗位，不把工友当人看待，这就是厂方给我们的酬报吧！可是，他们吃肉不吐骨，进一步要我们一人管两架机器了。

喜：是，要是厂方对工人好的话，沙玛这个样子，照理给人休息，还叫人做两架。

沙：（哭）我…秀华，我是想这样跟管工争下去，对你们不好。

珍：怕什么，他敢怎样！

喜：是啊，我们有理啊。

秀：沙玛，工友们说得对，我们有理，我们就不怕。只要我们有齐心，团结，管工不敢对我们怎样，厂长也无奈何的，只有争取，不逃避，才是唯一对咱们工友有好处的途径。

喜：沙玛，你们不用担心管工，厂长会对你怎样，有我们工友的团结，就没有他们的蛮横！

沙：（点点头）我……就做一架！秀华（看着秀华），刚才管工说是厂长的意思，怕厂长他……

秀：沙玛（安慰）相信工友的话，工友们都会帮助你的。

珍：秀华，为什么夜班那洋厂长也要来巡厂呢？他来这里总不是吃饱饭太闲空吧。

秀：这……依你看呢？

珍：要我说（脸一红），谁知道他搞什么鬼把戏！

喜：（抓抓头皮）洋厂长来了后，提高产量，加紧生产，秀华啊，从这里看，好象对面订单很多，生产不完，但是从严格厂规，调换工人，一人管两架机器等来看，又好象要减少工人，工人太多了……我被搞糊涂了。（放下手上的零件，想着）

秀：（做一个零件，弄个新的）开始，我也是搞糊涂，后来，我想他们过去捞了一大把，现在他们面对经济不景，订单少，营利也比过去少，为了不甘心少赚，他们就在我们工友身上打主意，找寻代罪羔羊，其他厂都纷纷裁了员，我们厂没有，可能……（沙玛打着瞌睡）沙玛，去洗个脸吧。

沙：（猛醒过来）啊……没什么。

（这时管工进，沙看到管工，心跳了一下，看看秀华，秀华对他点头笑）

珍：管工来了……

丽：沙玛，不用怕他看。

（这时，沙玛看到管工注视着他，想到自己只做一架，惊慌失措，手上的酸液喷到眼睛里去，沙玛疼得号叫了一声。）

工友们：什么事？

秀：沙玛眼睛给弄到了酸液了。（说完跑近双手掩脸的沙玛）

管：喂喂喂，出什么事了（走近沙玛）小事，小事，给护士看看去。

秀：我陪她去。

管：你…又是你，她自己不会走路吗（沙玛抽泣着）

珍：到眼睛都看不到了还叫人自己去。

沙：哎哟，我的眼睛、

秀：Mr.Lao，闲话少说，你既然不去，就由我去，来，沙玛，我们走（说后一拉沙玛出）

管：喂…好管闲事，（走近秀华机器旁）（想找些话讲秀华几句。找不到）…沙玛是你什么人，这样关心……（他喃喃自语）。

珍：喜地、你说沙玛这回伤到眼睛会怎样，看她的眼睛真怕人呢。

喜：看样子是很痛了，沙玛很会忍啊。

珍：早上我去她家，她也是边点药水边帮父亲制藤席呢。

喜：秀华劝她休息、好了才做工，她一直不听

珍：秀华真好，沙玛又一直不听话，这是为什么？

喜：听秀华说，沙玛一直担心着家，想赚点钱给父亲治眼睛。（这时管工远远的看着工友们谈话，站着看她们，工友们都觉察到。

喜：（知道管工注意，小声点）你说护士会给沙玛休息吗？

珍：给休息就满意吗？我说，应给M.C.！

喜：我说呢，可能连休息也不分？

（管工听他们不再谈秀华、沙玛，就阻止他们说话）

管：做工！做工，轮不到你们决定给M.C.还是给休息！嘿嘿……你们刚才说秀华……什么。

珍：哦…你想知道吗？我说秀华就是不怕管工，多强！

管：你

喜：Mr.Lao我们是说厂方会给沙玛休息吗？她痛到这个样子了。

管：（黑着脸）不谈这个，我已经说过了，轮不到你们来决定。

珍：这样是由你Mr.Lao 来决定吧！

管：（被刺痛）我…我已经够头痛了，你们还……

（这时秀华和沙玛出现在门口）

喜：沙玛好点了吗，为什么不在休息室休息呢！

丽：沙玛，护士为什么不让你休息。

珍：秀华！怎么沙玛不在药房休息啊。

（沙玛依在秀华身旁，抽泣着）

秀：那个护士说，刚才厂长去过那里，对她说，不能让工人一直休息，会造成工人懒散，影响生产量，影响下个月计划。

喜：又是洋厂长！又是下个月计划。

珍：这个鬼，一肚子鬼主意。

管：好了，好了，开工吧，洋厂长还没有回呢？

（工友仍然愤愤不平，看着秀华）

管：秀华，回去开工了，还讲什么？

秀：Mr.Lao ,你可以亲眼看看沙玛的眼睛的，你叫她再做下去，是要她的命啊，给他休息不是过份的要求！

管：给她休息，这…不行，不行，你们知道的，我们这个部门已经缺少工人，也有人拿M.C.了，机器没人操纵，要是给厂长知道，我一定吃不消。

秀：工人少，拿M.C.，机器没人操纵，这是谁造成的呢？是我们工人吗？

工友们：是啊，这还不是厂方自己搞出来的。

管：秀华，不是我……，你要明白，厂长已经警告我们几次了，要我们完成这个月的Shipment target ,无论怎样，都要完成。

秀：Mr.Lao ,厂长要完成他的Shipment target ,就可以不顾工友的生命，福利吗，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向厂方提出我们的要求了，可是厂方不管，现在病了，还不给休息；这怎么可以的？

喜：这怎么可以的。

管：（没办法，要求）你们回去做工吧，等我…我跟厂长说。

珍：不不我不信。

管：沙玛，丽萍，去做啊！全部跟我回去做啊？（工友不动）沙玛，你……（走近）

沙：我也……不做！（哭倒在秀华身上）

秀：Mr.Lao,你 答不答应给沙玛休息，

管：我……（他看到工友都行动一致，想到厂长的咀脸，生产量，他急得直跳）

（这时，洋厂长悄悄的出现在门口）

珍：洋厂长又来啦。

管：（…急）快，做工啊，

（工友看着秀华，仍然不动）

秀：他来了更好，我们要问他。

（厂长远远的立在一角，看到情势不妙，不敢移到工友群中）

洋：Mr.Lao , What happen ?

管：（迎上前）有位工友的眼睛被药水喷到，要求休息

洋：一位工友要求休息，这么多工人不做工……

管：你吩咐护士和我不准随便给工人休息，所以我就不答应，他们全部停工，要求让那位工友休息。

洋：（黑着脸）Stupid ,（转头对工友堆笑容）Excuse Me ,工友们，我知道的太慢了……嘿嘿……你们冷静点嘛，这到底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Mr.Lao太冲动了，眼睛痛……要休息就应该休息，我们是会照顾工人的健康的，没有工友们的努力合作，我们公司也不会多建一间新厂房，给你们同胞一份安定的职业啊，（他边说边巡着机器，用手触摸每架机器，来到玉珍的机器上，他触到冰冷的机面，脸色一变，但一闪即逝，对管工）叫护士给那位工友。

管：M.C.两天？哦……（连忙点头，心中不解）

（工友中也有人受迷惑）

洋：工友们，还有什么要求吗？（他的眼光扫视着每个工友，最后盯在秀华身上。工友们都注视秀华）

秀：我们很多要求已经向你们提了（洋厂长尴尬一会）倒是我们要问你几时给我们答复。

洋：很好，很好，我们就是要发扬这种合作精神的，请问你（看看秀华）

管：他叫秀华。

洋：哦，秀华，秀华，很好，很好，我一定考虑大家的要求，大家要记住完成这个月的Shipment target ,到时我们就能更好的解决一切问题了，哈哈All right(走到Mr.Lao)(脸无表情)十五分钟后去见我。（他把声调压低到只有Mr.Lao 听 到）

（管工愕在那儿，一脸灰色，工友为暂时的胜利欢呼）

珍：好呀，管工被骂了，沙玛你回去休息吧！

丽：这个厂长比管工好。（一旁的管工，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屈辱）

喜：哼，会考虑我们的要求，我才不信。为什么不立刻答应我们呢？

秀：工友们，在短短的几个钟头里，洋厂长象变色龙一样，变来变去，他是有意迷惑工友，我们要千万小心，不要上当，沙玛，工友们，我们首先得团结在一起，象刚才要求沙玛的休息一样，最终才能

叫厂长低头的。

沙：秀华，工友们，你们真好。

—幕下—

第二场

人物：洋厂长，Mr.Lao ，秀华

时间：紧接第2场

地点：洋厂长的办公室。

幕开：办公室里，布置堂皇，壁上一张世界地图，标明工厂在世界各地的分厂分布图。另一面是绘制本厂的生产指标，及其他统计表。此时，厂长正在室内踱着方步。刚才的事情叫他看到工友开始团结了，工友的团结对他的下个月的计划是不利的。

洋：妈的，秀华。秀华（想了想）听别个部门的管工说她跟那里的工友也混得挺熟的。我不相信你能牵动我一根毫毛，这个月的Shipment target 一定要达到！下个月的计划一定要实现！（从桌上拿起早上刚寄到的电报，又把他打开来看看）

洋：（读）Mr.wright，祝福你升为我厂在新的职位。这都是你的个人努力和尽忠为我厂服务的表现所换取到的。关于你在台湾把工人管得服贴听话，在短短的六个月内又能减少工人，提高生产指标，我厂总裁给于最高度的表扬和赞赏（满意的笑）并将此事传达到我厂世界各地的分厂，以作模仿。此次，为了实现我厂世界性的发展计划，同时，也为了让你发挥你的脱群才华，派你来星加坡执行一个无痛苦的裁员计划，定于下个月实现，不知进展如何？请尽速汇报。美国电子事业公司总裁寄。

洋：哈哈……哈哈……（对过去的成绩念念不忘）台湾我都应付得了，何况这个小地方！一切条规措施也得到当局的支持和鼓励，那是更容易办了。

（敲门声）

洋：进来。（Mr.Lao 进）

管：（哭丧着脸）找我什么事。

洋：（慢条斯理点燃一支雪茄）坐！

管：（更觉得不自然，犹疑一会）

洋：我叫你坐啊！连这点勇气也没有。（他摇了摇头）

管：是……是；（洋厂长翻着管工的每日报告，喷着浓烟，非常冷静）
洋：你有什么问题吗？
管：我……
洋：指你那部门
管：哦……你是知道，工人缺少，生病，眼睛痛得多，又时常调来新工，生产慢……
洋：还有吗？
管：（抓头皮，死命想）有啊……还有工友要求改善工作条件，
洋：（从齿缝发出来）还有———吗？
管：（不识时务，仍然再讲）还有、他们说，最近厂规很严，他们受不了。
洋：要求修改厂规是不是！
管：嘿嘿…是…是
洋：还有吗？
管：没……没有了
洋：真的没有了？你……（急躁的站起来）为什么你尽记得什么要求，要求的，而看不到工友已经团结起来了，为什么你只记得沙玛的眼睛痛，而看不到秀华已经过于放肆了！这会影响厂的下个月计划的
管：我…
洋：（坐回椅子上）你做了几年管工了？
管：我……两年了，厂长先生
洋：太差了，你没有上过什么课程吗？
管：什么课程？
洋：我已经向你们上头建议了，应有一些督工课程，掌握管理工人的方法，不久就要展开了
管：我很想学学
洋：你……很好，很好。不过……哈哈　那是下个月的事
管：（摸不着洋厂长的话）
洋：让我们先解决这个月里要解决的事吧！
管：是Shipment target？
洋：更重要的是工人！
管：工人？
洋：秀华，有人对我说她跟其他部门工友也很熟，其中两三个部门的工友也对厂最近的实施很不满。

管：是厂规引起的。

洋：胡说……（不想再与管工谈，立起）跟我叫秀华来，跟她说我要跟她了解工友的要求，去！（管工应声而下）

洋：（看看壁上的图片，然后拿起电报，凝思，奸笑，抽完最后一口雪茄，摇着手头上一小截烟头，重重的说）秀华啊，秀华，我要妳听我的！（猛然把烟头倒插在烟碟上，似乎已经制服了她）要不然…

（敲门声，厂长回坐）

洋：进来。（门推开，秀华正视着厂长，冷静，沉着）

秀：你叫我来。

洋：（堆着笑容）是，是，请坐，请坐（秀上前几步，仍不坐）

秀：不用了，我比较习惯站着讲话

洋：（碰钉，心中暗骂一句）哈哈，是我请你来的，让你站着讲话，未免叫我过意不去，也对不起你…

秀：（冷冷的）你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太多了，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你一点也不用过意不去的，再说，我们工友也很早就想见你了。

洋：（眼珠子一转，奸笑）哦…哈哈。爽快，很好，很好（重新点燃了一支烟）工厂对妳怎样？

秀：你们对我们每个工人都是一样的。对我又有什么两样。

洋：妳错了，对于好的工友我们是要提拔提拔的，听管工说，你很能干，能修理机器，跟工友很好，从来没病过……所以为了表示奖励，我们想……想升妳的薪水，给你做组长。

秀：哦（明白厂长的用意）

洋：怎样，这样的待遇不坏吧！

秀：还有其他的吗？

洋：哦，你是要求多一些好处？

秀：我是说你还有其他话要对我说吗？

洋：你……你答不答应？

秀：我先问你，工友们的要求改善烧焊工作条件，你们到底答不答应。

洋：这…哦…哈哈…这些要求嘛……跟你有关，你若答应，我们再答应也不迟啊。

秀：（气愤）你休想骗人！

洋：你……

秀：厂长，现在，大部份工友都有这样的要求，你们若再要什么鬼计，恐怕……

洋：好啊，你这不打自招的家伙，这些不满不都是你鼓动的吗。

秀：（发笑）笑话，你把我看重了，你们一向来用厂规，压制工人，剥削工人，尤其是最近，你们的苛刻厂规，使工友激起更大的不满。

洋：胡说，秀华，你太狂妄了，你别以为我不懂你的事情，你是联邦来的……到处跟工友好，搞三搞四，以为我不懂，你的一切活动全部掌握在我的手中。

秀：那就更好了，为什么还要来卑鄙的收买我。

洋：你……秀华，你知道你的准证在下个月就到期了吗。我要你冷静的想想，你若不接受我给你走的第一条活路，那，可别怪我了…

秀：你要怎样

洋：我可以不再替你申请准证，叫你滚回老家去！

秀：你…

洋：我要你替自己想想。

秀：不用再想，我对这两条路都没兴趣，我只要问你，关于工友的要求，你几时给我们答覆。

洋：好个硬家伙，你既然要走死路，那就怪不得我了，我老实告诉你，工友的要求都给我见鬼去吧，我们要在下个月的开工计划，有一半的工人将会受影响，如果你聪明的话，……你还能留住一个位置！

秀：（恍然大悟，与自己所料不差）好狠毒啊，原来你来这里就是要推行这个变相裁员！故意刁难工人，逼走工友，一人做两架机器，这种种都是为了你们自己的财路，不管工人的死活。洋厂长，我告诉你，这只有更快叫你们走上死路。（说完即出，厂长却喊道：我给你考虑，我给你考虑）

第三场

人物：沙玛，秀华，珍妮，喜地，丽萍，工友甲，工友乙。

时间：七点十五分。

地点：工厂铁门外。

幕开：喜地，沙玛，珍妮，丽萍等工友在七时放工后，即聚合在铁门外等着秀华，其他部门的一些工友认识秀华的工友也加进去，他们也谈论着洋厂长会对秀华怎样，沙玛依在喜地身旁，象很

辛苦，喜地和其他工友都在安慰他。

喜：沙玛，你觉得怎样，你先回去吧！不要再等了。

沙：不，我一定要等秀华出来。

珍：七点十五分了，秀华为什么还不出来？

丽：厂长见他干什么？有什么好谈的。

珍：哼！还不是「厂对你们不坏，努力工作啦」，这一套鬼话。

沙：不，都是我不好，都因我的事引起的。

喜：跟你什么关系，厂长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工友的。

沙：秀华，他一定被厂长骂了

（工友沉默，沙和丽呈倦态）

喜：沙玛，丽萍，你们熬了一整夜了，回去休息吧！

珍：是啊！沙玛，你们就先回去吧！

工友甲：是啊！你们就先回去休息吧！

沙：（喜地走过来叫沙玛，沙玛站着不走），不，是我害了他，我一定要等他。

喜：沙玛，秀华是不会有什么事的，他知道你不回去休息，他会不高兴的。

工友甲：尽管厂长多凶狠，秀华还是有办法应付的。

（沙玛还是坚持不走，看着厂内的动静）

沙：（自言自语）刚才洋厂长还给我两天的M.C.，我看他不会对他怎样的，（等了一下）我一定要等到秀华才一起回家，（说后，扑向铁门，睁眼眺望厂内）

（这时，厂内走出神色刚毅的秀华，激动的工友高喊着秀华，沙玛更是抱着秀华，秀华被工友们夹在中间）。

沙：秀华，你怎样了。

秀：沙玛，没什么事，（望着工友们）你们为什么还没有回家休息，看你们也等得急吧！

喜：秀华，工友们都很替你担心，大家都说要等你，才一起回家，大家都要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秀：（笑着对着工友）你们也够辛苦，厂长只是找我聊聊而已

沙：秀华，是我害了你，都是我不好。

秀：沙玛，你怎会讲这样的话，你的眼睛不好，怎不早些回家休息，因仄会等你的。

沙：不要紧，看到你就好了，我……（沙玛笑了）

喜：秀华，厂长跟你说什么。

珍：是啊，秀华，厂长到底对你谈些什么，我们问老太婆Mr.Lao他没告诉我们。

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秀：工友们！洋厂长来我们厂是有目的的，原来最近订了这么多厂规，又乱调工作岗位，是因为他们想在下个月减少工人，及要施行一半工友停工三个月，而且停工是无薪水的，三个月后厂方要你回来才写信通知。

工友们：哦！这怎么办！

沙：一半工友停工，是谁，他有讲吗？

丽：是啊！是谁呀！

秀：时常缺席及工作表现不好的几乎都要被令停工。

沙：那！我时常没有来，不是要……，秀华（握着秀华的手）如果我被令停工怎么办！（沙玛又哭了）

秀：沙玛，你冷静点。

喜：厂方真卑鄙，原来换新厂长，换厂规，这就是有意要迫我们辞工。

珍：是呀！自从定了这么多厂规，工友们被迫走了许多，现在，他们更毒的还要我们停工三个月。

沙：秀华，我看洋厂长不会要我停工吧！我已经做了三年了，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要我做两架机器，我也没什么反对，刚才他给我两天的M.C.，我看他们不会对我怎样吧！

秀：沙玛，不要再对他寄太大的希望，他们是不会对工友有感情好谈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他们都做得出的，

喜：是啊！他们都是没感情的动物，沙玛！停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还有其他工友都是一样的。

秀：（看看工友，对沙玛）沙玛，洋厂长没有对我说要停你的工，但是他做的比说的更毒！这是他要搞的变相裁员啊！

喜：厂方太狠了！

珍：他们这样裁员，半分钱都不用赔偿！

丽：原来那洋厂长比我想象的更毒！

工友甲：秀华，我们那个部门也是这样。

工友乙：我那个部门更遭，那天才无理的开除两位工友，说不能达到生产指数！

沙：哦！秀华，我明白，我实在太傻了，我被他们骗了。

喜：秀华，我们要怎么办呢？

丽：是啊！我们要怎么办呢？

珍：秀华，洋厂长为什么会对你讲这些呢？

秀：这是他们说漏了咀，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我…

工友众：要你怎样。

沙：要你怎样呢；秀华。

秀：工友们，洋厂长要分化我们，要我离开你们，刚才洋厂长对我说，他给我两条路走，一条是加我薪水，升我做组长，答应不跟工友混在一起，另一条路是……

工友众：是什么？

秀：是我的准证还有一个星期就到期了，我如果不合作，要我离开这里。

工友众：洋厂长太可恶了。

沙：那你怎么样？

工友甲：你选那一条。

秀：洋厂长给我七天考虑。

沙：秀华，你到底决定选那一条？

秀：那一条都不选，我选第三条！

众：第三条？

秀：我要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在一起。

（工友们欢呼，鼓掌）

秀：工友们，大家来商量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厂方的变相裁员和沙玛，玉珍一家的生活问题好吗？

众：好！

—幕下—



快板



工地上的风波

（合）：大雨刚刚才停息，
工头的喊声又响起；
做工做工快做工，
再不赶工就脱期。
铁工们正想上楼去，
哗啦一声又下雨；
工头心里直埋怨，
（白）：他妈的
这是什么鬼天气。

※　　※　　※

最近刚好是雨季，
没有一天好天气；
老天经常黑着脸，
刮风下雨发脾气。
工程脱期又脱期，
老板工头心着急；
要是过期建不成，
这笔损失难估计。

※　　※　　※

雨季对工友更不利，
三天有两天吃自己；
收入少来物价涨，
工友的生活不堪提。
涨价的不只是一种，
柴米油盐样样起；
真是开门七件事，
没有一样会便宜。

※　　※　　※

天天盼望好天气，
开工罗米医肚皮；
总算盼得太阳出，
不由得大家心欢喜。
老板工头忙商议，
趁着这几天好天气；
把拖迟的日期赶回来，
补水、加班，
天天要做，不准休息。

※　　※　　※

建筑工友算日薪，
没有休息没假期；
工伤事故没赔偿，
跌死跌伤自己理。
加班工资不合理，
一工只当一工计；
什么津贴也没有，
工头存心把人欺；
若要寻找它的根源，
建筑业的包工制；
是个根本的问题。
层层包工，
层层谋利；
老板、二手又三手，
工钱越来越压低。

※　　※　　※

生活实在过不下去，
工友找三手来商议；
（独）：「我们不过份要求，
(工友)：只求合理，
能加多少，
看你们的能力。」
（合）：三手听说要加薪，
双手一摊没表情；
（独）：「生活的确不容易，
(工头)：我的苦衷谁来理；
老板、二手才轮到我，
三手包工价钱低；
何况我又签了约，
法律无情，
加薪，不用提！」

※　　※　　※

（独）：「铁工一天才七块，
(工友)：这种工资不合理；
如今东西都起价，
一天七块，
养了家来饿了自己；
如果天天吃不饱，
做工怎能有气力。」
（合）：三手看看没法子，
忙找二手来商议，
二手表示没办法；
老板做事最实际，
要添一分钱，
休提！休提！

※　　※　　※

三手二手要赚钱，
做事一意顾自己；
老板一分不肯加，
若要加薪给工友，
自己不是要吃老米，
想着想着心火起，
（白）：把心一横，
（独）：「你们的死活自己理，
(工头)：我们不能救济你；
一天七块若满意，
你们可以做下去；
若是你们不识相，
可以随时开除你；
到时可别后悔莫及。」

※　　※　　※

（独）：「工头讲话太无理，
(工友)：要求加薪是常事；
要求活命是权力，
除非生活能改善，
不然我们会不依。」
（独）：不依就不依，
(工头)：我们不怕你；
拿了工钱就滚蛋，
不然休怪不客气。

※　　※　　※

（合）：工友凡事讲道理，
工头为了自己的利益；
一心想把人开除，
工友被迫停工抗议。
老板心急，
亲自出马来处理；
答应全部重雇用，
条件开得苛刻又新奇。
（独）：「加薪不准再提起，
(工头)：天天要加班，
不准迟到不准休息。」

※　　※　　※

（合）：还要把工友强分开，
一半派去其他工地；
不为什么事，
只因为工友太团结，
老板工头有顾忌。
工友认为不满意，
都说老板要鬼计；
既然全部重雇用，
为何又把条件提。
条件苛刻难接受，
继续停工不迟疑；
油漆、木工水泥匠，
大家都来问消息；
印度工友，
马来兄弟；
虽然语言不一样，
心意相通，
紧紧相依；
大家团结一致，
步伐整齐；
同心协力，
发誓要和老板，
周旋到底。

※　　※　　※

转眼两天溜过去，
老板心里真着急；
日子一天过一天，
再拖恐怕赶不及。
为了工程不误期，
老板向工头施压力；
限令两天要开工，
否则后果你自理。

※　　※　　※

老板有人作靠山，
强迫工头去蛮干；
工头被迫无奈何，
答应用武力试试看。
他们商量鬼计，
准备动用武力，
看谁拳头够大；
谁能取得胜利。

※　　※　　※

下午刚过三点钟，
太阳躲进云层里；
工友们讨论正热烈，
危险已经降工地。
十条恶汉貌凶狠，
携带铁条为武器；
已把工友重重围，
工友们一时措手不及。
工头走在最前面，
老板在楼上指挥传消息；
强迫工友领了工资，
马上离开此工地。
工头得意扬扬，
忘了自己；
又喊打来又喊杀；
完全野蛮不讲理；
工友们面对强敌，
紧紧团结在一起；
脸不变色心不跳，
义正辞严把话提。

（独）：「你们为什么满脸杀气，
(工友)：为什么手拿武器；
莫非想用武力，

不要讲理。」

独）：你们领了工资，

工头)：快快离开工地；
若是执迷不悟，
休怪我不客气。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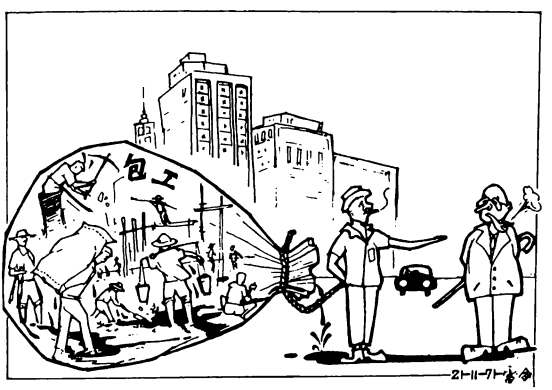
工友们手无武器，
有的却是正义；
工头虽然野蛮，
不敢乱用武器。
老板心里焦急，
暗骂工头水皮；
用手暗暗一挥，
命令开始攻击。
正当这千钧一发之际，
水泥工拿着灰匙；
木工扛着铁笔，
漆工捧着漆扫；
冲上前来突击，
把恶汉围在圈子里；
恶汉见工友人多，
抱头鼠窜而去；

回头看看工头，
已经没有踪迹；
抬头看看老板，
早已溜之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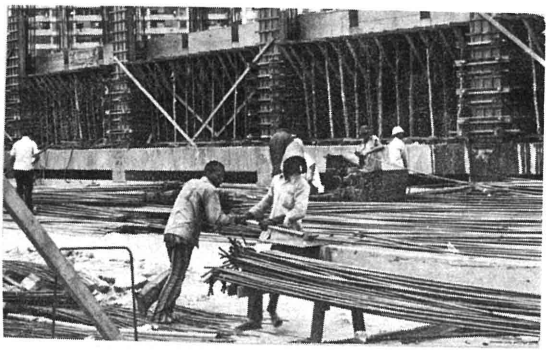
※　　※　　※

老板恶毒的鬼计，
宣告一败涂地；
工友们艰苦奋斗，
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这件事还未结束，
还只是开始而已；

老板不会罢休，
工友们要时刻留意；
今后的斗争，
一定更艰苦无比；
工友们团结紧心更齐。
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勇于斗争；
一意要取得，
最后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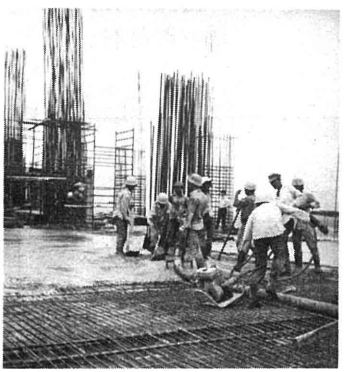


建筑工地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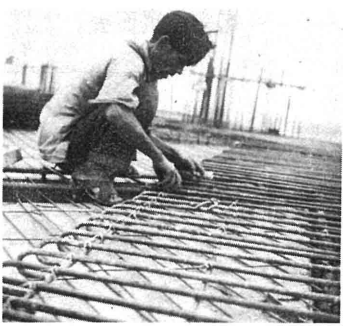


铁的屈强
拗不过
扎铁工人的双手





“石屎”工人苦难堪
炎阳炙肤汗湿衫



灵巧的双手啊
要将生活变个样

後記

这本特辑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次由于收集的文章相当多，加上经验的不足，造成了特辑的延迟出版，我们在此谨向所有关心文创的朋友致歉。

《暖流》是公开组散文的一篇优胜作品的题目，把「暖流」作为这本特辑的书名，并不意味着我们特别偏爱这篇文章，而是「文创」的成果犹如一股激发人心的暖流；这股暖流是由群体的力量汇集起来的。「文创」一开始就受到各阶层人士的鼓励和支持，各方面的踊跃惠稿，公众人士的热烈捐款，「文创」座谈会的动人场面，长堤两岸朋友持续不断的关心，鼓励，建议和批评等等，终于使「文创」成功顺利的完成。我们希望这股「暖流」能够川行得更远更广……。

由于编者经验不足，缺点必定很多，我们希望朋友们能给我们更多的批评和建议。

在这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伟大年代，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携手合作，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一起，站稳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奋勇前进！

编　者

一九七六年四月



附錄

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

主办

《一九七五年度文艺创作比赛》

举办比赛之目的与意义：

1. 打击灰黄文化，鼓起创作风气，发扬健康文艺。
2. 继承及发扬马华文艺的优良传统，反映时代的精神，反映现实社会的面貌。
3. 提高当地健康文艺创作的水准。

星大中文学会主办一九七五年度文艺创作比赛细则

㈠ 名　　称：“星大中文学会主办一九七五年度文艺创作比赛”。

㈡ 宗　　旨：鼓励健康文艺，提高当地文艺创作水准。

㈢ 组　　别：㈠公开组：共分四组，即ａ小说、ｂ诗歌、ｃ散文、ｄ戏剧。

㈡中学组：体裁不拘。

㈣ 参加资格：星马各地爱好文艺创作者皆可参加。

㈤ 语　　文：参加者须以华文书写。

㈥ 内　　容：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佳。

㈦ 录取作品：优胜者三名及入选者七名。

㈧ 奖　　品：优胜者三名及入选者七名皆可获得纪念牌及书券。

(九) 征稿日期：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

截稿日期：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十) 揭晓日期：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

(十一) 颁奖日期：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

(十二) 颁奖地点：星大学生楼。

(十三) 出版特辑：优胜及部份入选的作品将被收入特辑中。

(十四) 征稿细则：

a 公开组：给星马各地爱好文艺创作者。

b 中学组：给星马在籍中学生。

c 稿件字数：

1 小说每篇以不超过二万字为佳。

2 戏剧以短剧为佳。

3 诗歌及散文字数不限。

d 参加篇数及组别不限。

e 来稿须未经发表于任何报章或杂志。

f 惠稿请誊写三份，迳寄星大中文学会邮政信箱 P. O. BOX 2222 S'PORE 1.稿上注明组别、作者姓名、英文地址，使用笔名听便。中学组请注明学校校名、就读年级。信封上请注明“星大中文学会主办一九七五年度文艺创作比赛”。

(十五) 作品保管权：本工作委员有权处理所有入选作品。

(十六) 退　　稿：小说、戏剧可退稿，诗歌、散文不可退稿。如欲退稿者，请于来稿时或成绩揭晓后一个月内来函通知，并付上填妥之回邮信封。

(十七) 评判团之决定乃最后者。

(十八) 本工作委员会随时有权对上述之比赛细则作适当之删改。

本比赛顾问：林徐典副教授（本会顾问）。

鳴謝

「一九七五年度文艺创作比赛」工作委员会谨此向下列各方致谢忱：

文创工委会顾问林徐典教授
各位评判先生
所有来稿的文艺爱好者
各位热心赞助者及各界商翁惠登广告
新闻界人士协助宣传
其他为这次比赛献出心力的人士及同学

※　　※　　※

文藝創作比賽樂捐者及機構芳名錄

综艺戏院有限公司
李氏基金
百龄麦
星洲漳州总会
南洋客属总会
Sia Yong
道记
侨兴有限公司
星马有限公司
东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康元饼干厂
祺福船务有限公司
Goh Yoke Sin
葆枢制簿厂
黄先生
澄海会馆

协茂私人有限公司
陈婉华
钟金华
裕香
新泉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HSU Brothers
China Crafto
余仁生
南同(私人)有限公司
大亚参茸药行
张炳基
协源源兴布庄
郑少华
C.K.Soh
Ban Hne Hup
Batu Pahal Goldsmith
东方私人有限公司
新太平洋物产公司
A.S. Mohamad Kassim Co.
C.V. Parsram Co.
万国印务公司
钟裕号
德称公司
陈青茂电器私人有限公司
建平眼镜公司
福兴隆贸易公司
及热心人士
乃乃
友诚贸易公司
Pratical Electronic PTE.LTD.
Yong Chunn
David Lee
克立无入口商
Tong Sing Textiles
永源西菓麵包店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小 島 企 業

XIAO DAO ENTERPRISE

872-A, Upper Bukit Timah Road,
10 m.s. Singapore 23.

经售中英文书籍杂志、文具、乐器、
收音机、录音带、油印纸张等。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陳廣成囉哩運輸

Tan Kuang Seng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 FACILITIES

Container trucking and handing
Complete forwarding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Delivery and shipment of cargo
Packaging, forwarding and clearing of personal effects
Customs documentation
Cranes for hire
Warehousing facilities

120, Kim Tian Road, Blk.120, S'pore, 3.
Tel: 639877


南洋商報
區地亞南東及遍份報
多最者讀
NANYANG SIANG PAU
We've the affluent and sophisticated readers you want.
Our readership reaches all parts of S.E.Asia
Published in Singapore and West Malaysia
版出亞西來馬，坡加新在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廣達貿易
私人有限公司

Khong Tat Trading Co., (Pte) Ltd.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至品上質

精成純分

香港佛手牌

天厨味精

調味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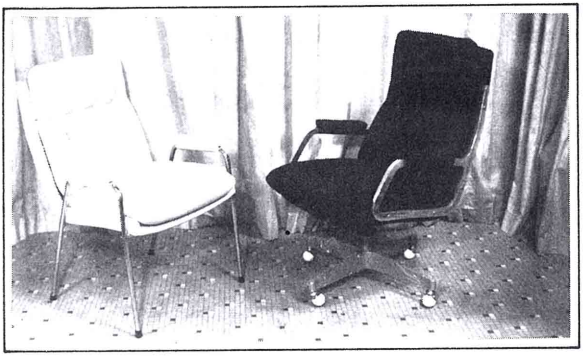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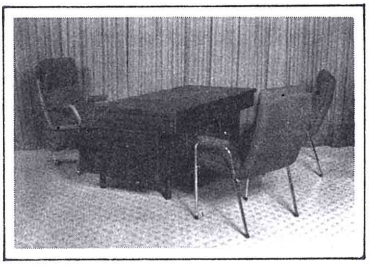
價錢雖稍高
實與別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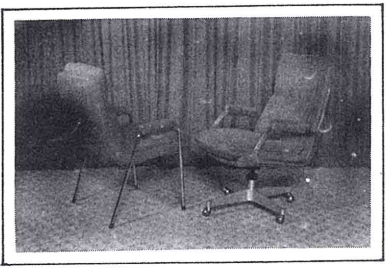
用量少而調味高
葷素咸宜

新・馬
婆・汶
總代理：廣德祥

新加坡，香港街六號，電話：93541









劉兄弟木器

Lau Brothers Furniture Co.

217, 217A, 219, Geylang Square
Lor. 3, S'pore 14.
Tel: 46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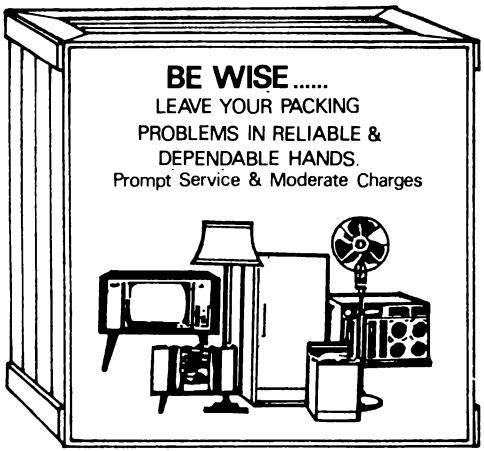
新加坡芽笼坊
门牌二一七号二一七号A，二一九号
电话：四六一九五〇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OSKAY ENTERPRISE PTE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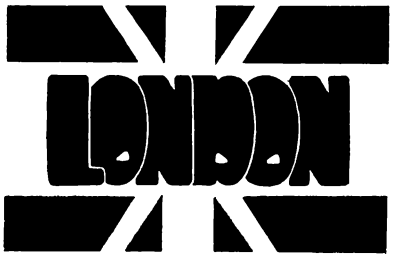
285-G, 7th floor,
Selegie Complex,
Selegie Rd.,
S'pore 7.
Tel: 320242 & 321523



* PACKING * CRATING * MOVING
* SHIPPING CLEARING & FORWARDING * INSURANCE
Telegrams & Cables: "KUOKSPORE" S'PORE. Telex No. RS 21295
Codes: Acme Bentley's Second Phrase.

KUOK (S) PTE LTD

15, Carpenter St., S'pore 1. Tel: 912711



LODON SHIRT (PTE) LTD.

倫敦恤衫(私人)有限公司

Blk 8. No. 4100 North Bridge Road,
Tel: 2582543
Golden Mile Tower, B18 Beach Road,
Tel: 2587436

星洲怒美芝律四一〇〇号(大牌八号)
电话：二五八二五四三
星洲黄金戏院B十八号美芝律
电话：二五八七四三六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Singapore Cosmos Shipping Co., (Pte) Ltd.

No. 110A, Robinson Road,
Singapore, 1.

AGNES HAIRDRESSING SALOON

雁茄女子理发所

（东南亚最豪华的理发厅）
技艺高超的女理发师
替您理成英俊的发型
在那里？——轻轻的告诉您在中央大厦底层能找到环境优美清静男仕们最高贵的理发厅。

——欢迎驾临——

大坡合洛律中央大厦底层
（劳工部斜对面）
G.8, Ground Fl. Central Bldg.,
Magazine Road,
Singapore, 1.
Tels: 911086 & 916037

益成(私人)有限公司
Ek Seng Corporation (Pte) Ltd.

1501-1504, 15th floor, Robina House, 1, Shenton Way, Singapore 1.
Tel: 2204933 (6 lines) 2205736 & 2203538 (Direct line)
Cable Add: "EKSENGCORP"
专营星印土产木材出入口及九八业务
General Merchants, Importers, Exporters & Commission Agents,
Dealers of Indonesian Produce Rubber And Timbers.

海外船务私人有限公司
Overseas Shipping Pte. Ltd.
1501-1504, 15th floor, Robina House
1, Shenton Way, Singapore 1.
Tel: 2204933 (6 lines)
Cable Add: "SINGASHIP"
Telex: EKO RS 22189
船东及代理各落船只业务
Ship Owners of Shipping Agents.

海外船厂(私人)有限公司
Overseas Shipyard Pte. Ltd.
79, Jalan Benaan Kapal,
Kallang Marine Industrial Site.
Singapore 14.
Tel: 464411 & 462213 Telex: EKCO 22189
承接造船及修船等业务
Shipbuilders, Shiprepairers,
And General Contractors.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Chip Seng Co., Pte. Ltd.

138-A, Robinson Road,
Singapore 1.
P.O. Box 274
Tel: 919333
Cable Add: "FAITH"
Telex: FAITH RS21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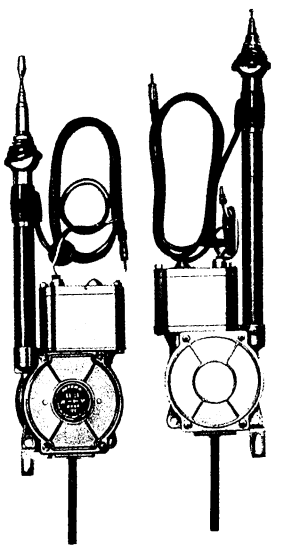
"NIPPON" AUTOMATIC CAR ANTENNA

日本最新發明

汽車自動天線

'NIPP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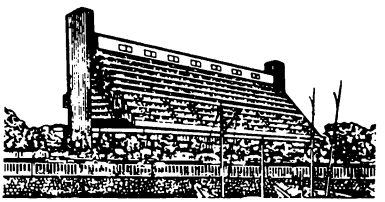
汽车自动天线，配有自动升降控制；只要扭开收音机，天线便会自动升高；停止收听后，天线即自动降低。其特大的优点，足以保护天线经久耐用



Model NA-5D Model NA-4D

華聯無線電器公司
HWA LIAN
RADIO ELECTRIC CO.
65, Jalan Besar, S'pore,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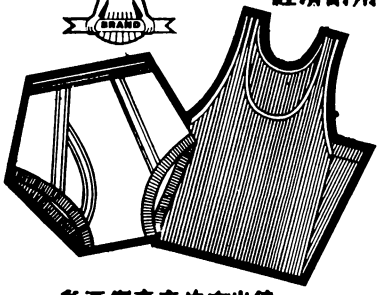
翠玉碹石珠寶行
JADE ROOM JEWELLERY
新加坡美芝律黄金地带
（独立桥边）
电话：2921955
Golden Mile 1st floor,
Beach Road, S'pore, 7.



集益酒莊公司
CHIP AIK LIQUOR & CO.,
星加坡英联邦弯门牌一四一号
电话：641352
NO. 141,
COMMONWEALTH CRESCENT
SINGAPORE, 3.
TEL: 641352

沽一律欢迎
惠顾批发零
货食品诸翁
作西罐头杂
粉化妆用品
正庄锡兰茶
上等咖啡粉
糖各色美酒
本号专营米

鷹標
男庄針織內衣褲
FALCON BRAND
•款式新潮
•品質优良
•經濟耐用



各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Kony
SHANGHAI KONY FURNITURE
上海高林木器
Shanghai Kony
Furniture
NO. 396, UPPER PAYA LEBAR ROAD.
SINGAPORE 19.
TELEPHONE : 809621

沙魚嘜



註册 商标

新加坡 集昌海嶼郊 出品

电 话: 74745

香港街28号



新興栈有限公司飼料廠

經營各港糖米飼料兼理九八出入口商
出品紅印標之各種最優良混合飼料

新加坡
盒巴沙球劳律门牌三十及三十一号
电话: 71301及71302
武吉知马律九条石伊丽沙白新村
山景大道85号
电话: 663338 660572

新興栈(馬)有限公司
(1960)

制造红印标各种最优良混合饲料
马六甲惹兰基南八十二号
电话: 2754及2755



前衛書室

VANGUARD BOOK ROOM

一间专为爱书的人而设的书室

121, Golden Mile Tower, Beach Road,
Singapore 7.
TEL: 2 9 2 1 6 6 5

厰造製盒紙袋紙 豐振



新加坡
裕成律门牌二一四号大牌六号
承印中西文件五彩商标

214, Joo Seng Road Block 6 Singapore-13
TEL: 803738-806876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Universal Sales Agencies

Cables: UNISALES
Colombo Court
P.O.Box 60

96-B High Street,
Singapore, 6.
Tel.No.:362900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恆信公司

HENG SINN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大陸汽車
(私人)有限公司

Continental Motors
(Pte) Ltd.

50-52, Bencoolen St.,
Tel: 362077
Singapore 7.

C&E TOURS

我們帶您玩處去旅行

新加坡文娛遊覽(私人)有限公司

總行：新加坡第一郵區羅敏娜大廈十五樓
電話：2202 044(10線)
新加坡第一郵區珍珠坊大廈218-219號
電話：95 311(10線)
電報掛號："CETOURS"
TELEX：RS 22042
馬來西亞辦事處：吉隆坡蘇蘭武吉免登130號
電話：03-207 766(7線)
電報掛號："CETOURKUL"
吉隆坡：安邦購物大廈209號 電話：03-25 758
怡城：紅毛路20號 電話：04-64 304
新山：蘇蘭依布拉欣61號 電話：JB-5835
怡保：戲院街31號一樓 電話：05-511 625
古晉：神廟街12號 電話：KUCHING 24 601
香港辦事處：香港女皇道30號
娛樂戲院大廈閣樓A1室
電話：香港H250302 (4線)
九龍K676963
電報掛號："CETOURHKG"

李機械
(私人)有限公司
LEE MACHINERY CO.,
(PTE) LTD.

No. 48, Upper Weld Rd.,
S'pore 8.
Tel: 360182

专营各种·摩多零件
Dealers in all kinds of
Motor Spare Parts etc.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INDRA TRADING CO.

160, Middle Road, S'pore 7.
Tel: 328618 & 328373

MAJULAH
OFFICE EQUIPMENT

132, Middle Road,
Singapore 7.
Tel: 321444 & 335651

Dealing in Typewriters,
Calculators, Adding Machines,
Office Steel Equipments,
Licensed Second-Hand, Goods
Dealers, Repairing etc.

榮興滔記
JOONG HIN THOW KEE
新加坡大坡余东旋街
(即南天旅店楼下)门牌四十号
电 话: 七一二八四

No. 40, EU TONG SEN STREET,
SINGAPORE, 1.
TEL: 71284

本号专营 中西杂货 日常用品 化装用具 价格公道 货色齐全 各界光顾 无任欢迎

DEALERS IN GENERAL SUNDRY
GOODS, FLOOR MATINGS AND FAMOUS
COSMETICS GOODS, WHOLESALE AND
RETAIL ALL ARE WELCOME.

星洲棍品(私人)
有限公司

办事处:
星洲小坡须涯律门牌五十三号
三二四二七一
电　话：三二八四八三
三六三七九一
制造厂：星洲巴爷礼峇律一五六号
电　话：八八二五一〇
八八六五四〇

本专各汽机棍兼种品发售律任迎
号营种车件品各妮批零一无欢。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麗式洋服
LAI SECK TAILOR

No. 177,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8.
Tel: 327994

TACK

集源船務
貿易有限公司
CHIP GUAN
SHIPPING & TRADING CO.,
PTE. LTD.

71, TELOK AYER STREET, S'PORE 1.
TEL NOS: 984014 & 984504
G. P. O. BOX: 3330
CABLE: "SETIAKAPAL"
FACTORY WORKSHOP & YARD:
10½ M. S. PONGGOL ROAD, S'PORE 19.
TEL: 86566

With Best Compliments
of

大衆人壽保險
有限公司
The Public
Life Assurance
Co., Ltd.

德 盛 公 司
TECK SENG COMPANY

No. 66, Jalan Besar, Singapore-8.
Tel: 322813, 361840, 326991, 332729, 323035

新加坡
第八邮区惹兰勿刹门牌六十六号
脚车部电话：322813 361840
摩多部电话：326991 332729
3M广告纸部电话：323035

专厂著车童摩卡及广出商
营盛名，车多材3告入。
各誉脚儿，西料M纸口

Dealers in all kinds of Famous Brand Bicycles, M/Cycle Spare-Parts & 3 M Products etc. Importers & Exporters.

AIK BENG

Mfg. & Trading Co. (Pte) Ltd.
44, BUFFALO ROAD, SINGAPORE-8.

A B C

益民

私人有限公司 製造貿易

新加坡峇忽罗律门牌四十四号
电话：三二六六五一

本专各引泸网尿风及车件入商
号制种擎油油网网汽机件口等

MANUFACTURER'S OF AUTO OIL FILTERS, FUEL FILTERS, AIR CLEANERS, SPARE PARTS ACCESSORIES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友聯汽車機件(星)有限公司
UNION AUTO SUPPLY (S) PTE LTD.

新加坡
惹兰勿杀门牌三四三号
专各罗汽海引机用五器出口
营种里车陆擎件品金具入商

No. 343, JALAN BESAR, SINGAPORE-8.

Tel: 2582670 & 2580987

Importers & Exporters Of Motor Vehicles Spares, Accessories & Diesel Engine. Hardware and Engineering Suppliers, ETC.

合 和 公 司
HUP HOE COMPANY

星加坡
惹兰勿刹门牌三百五十一号
电 话：二五八二九四七
专欧各汽及多各机零批一欢
营美国车摩车种件沽发律迎

No. 351, Jalan Besar, Singapore-8

TEL: 2582947

Dealers in Auto And Motor Cycle Spare Parts And Accessories, Tyres, Tubes And Lubricants.

FORTUNE
CONTRACTORS
PTE. LTD.

福進工程私人
有限公司

22, Waterloo St.,
S'pore 7.
Tels: 39785 & 321194

General Building Maintenance, Paintings, Renovations, Alterations, White Wash, Metal Works, Downpour, Road Works, Ceilings, Partitions, Plumbing, Electrical and Sanitary Contractors.

華美印刷所

WAH MEE PRESS

星加坡小坡域多利亚街五十七号

电　话：三六三七一五
　　三六二七九五

57, Victoria St.,
S'pore, 7.

General Printers, Stationer, Book- Binders, Account Books Specialist, Paper Bags Manufacturer, Rubber Stamps Maker & etc.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一豐
有限公司
YIT HONG PTE. LTD.

光塑膠牌業

Kong's

PLASTIC SIGNS

新加坡明古连街门牌一六二号

电　话：二六九〇四

No. 162, BENCOOLEN STREET,
SINGAPORE.

TEL: 26904

本号专造塑胶招牌，广告印刻，字冰霜桶，灯罩用具，等及零售，胶片诸君，光顾无任，欢迎。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厚興公司

密驼路 74

电话: 328489 329714

新成公司

SIN SENG & CO.,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OF CHINA TOYS.

中国玩具乐器文具进出口商
零沽批发无任欢迎
新嘉坡大坡振瑞路
大牌五十二门牌五十一号
电话：七四一七一
电报：一三三〇

Blk 52, No. 51, Chin Swee Road,
SINGAPORE, 3.
TEL: 74171
CABLE: 1330

福南公司

HOCK LAM & CO.,

新加坡大坡二马路
门牌一四一及一四三号
电 话: 七九一七三,
七九一七四
玩具糖果 出入口商

✡✡✡✡✡✡✡✡✡✡✡✡✡✡✡✡✡✡✡✡

No. 141-143, NEW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TEL: 79173, 79174
Cable Add: "2173"

IMPORT AND EXPORT IN
COFECTIONERY & TOYS.

LIAN TONG & CO.,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No. 137, New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Tel: 74068 & 915236
P.O.Box 1858
Cable Add: "Fancy Toy"

商標  註冊

慶發私人有限公司

Kheng Huat Co., Pte. Ltd.

办事处：新加坡源顺街
门牌四十一号
电　话：七八七五四

No. 41,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Tel. No.: 78754 (3 lines)
884656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Vesop"
Super Seasoning

FEDERAL CHEMICAL
INDUSTRIES (S) PTE. LTD.

Office: 41, Telok Ayer St.,
S'pore 1.
Factory:
15¼ m/s. Woodlands Road,
Singapore 25.

僑安棧旅社

泉成運輸公司

星加坡
北京街（衣箱街）门牌七号及十号
电话：七八四五六　九八四七三七
九八三六一五

KEOW ANN CHAN TRAVEL
CHUAN SENG
TRANSPORT & CO.,

No. 7 & 10, Pekin Street,
Singapore.
Tel: 78456, 984737 & 983615



陳兩興煤氣貿易公司

Tan Liang Heng
Gas Trading Co.

新加坡
盒吧巴爷黎峇律门牌三九八号
代理太阳石油气欧亚煤气炉

Agents for Solar Gas and all
Kinds of Gas Cookers.

398, Upper Paya Lebar Rd.,
S'pore 19.
Tel: 82076

With Best Compliments

of

陳樹祿建築

TAN CHEW LOKE CONSTRUCTION

277-J, Selegie Complex,
Selegie Road,
Singapore 7.
Tel: 326986 & 326987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益裕企業
(私人)有限公司

Yick Joo Ent. (Pte) Ltd.

新加坡实利基百货商场
(十三楼)

275N, Selegie Complex,
Selegie Road,
Singapore 7.
Tel: 327233 & 326796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好的喋咂粉廠

Ho Tit Coffee Powder Factory

新加坡
盒吧吧爷礼峇律门牌四百零二号

402, Upper Paya Lebar Rd.,
Singapore, 19.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新加坡
建頓喜雪(遠東)
有限公司

GUINTON HAZELL
(FAR EAST) LTD.
SINGAPORE

聯合(私人)有限公司
UNITED CO. (PTE.) LTD.

新加坡惹兰勿杀三百三十九号

No. 339, Jalan Besar,
Singapore 8.

Tel.No.: 2582945, 2583560 & 2589862

Cable Add: "UNICANAL"

P.O.Box No. 2872.



Importers, Exporters, General Merchants & Commission Agents.

亞洲貿易(私人)有限公司
ASIA TRADING CO., [PTE.] LTD.

新加坡亚连美律门牌六号
总邮政局信箱：第九二一号

经脚车多卡古车件附品
营踏摩西史打零及属。

No. 6, Allenby Road,
S'pore 8.
Tel: 2582960 & 2581020
G.P.O.Box No. 921
Cable: ASIATRAD.
Importers & Exporters.
Bicycle, Motor Cycle & Scooter, Spare Parts & Accessories.

錦和(星)私人有限公司

星洲惹兰勿剎三一五及三一七号
电 话：二五八三四九三
二五八二二三四

GIM HOE CO. (S) PTE. LTD.

315-317 Jalan Besar
SINGAPORE.
Cable Address "GIMHOECO"

专营欧美各国汽车
脚车机件出入口商

Importers & Exporters
of Motor Parts

大裕機車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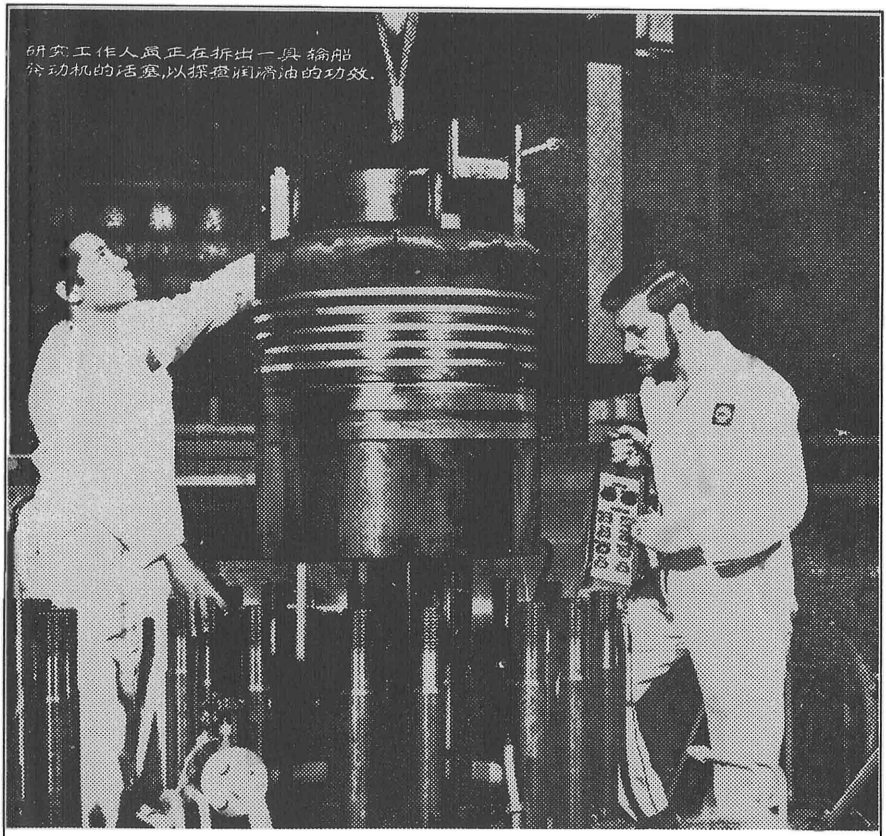
（专营摩多西卡机件）
新加坡惹兰勿剎门牌五十九号
电话：三一三四三　三二三五五七

住 宅：新加坡仰光律一四六号
电 话：二五八七九四四

Tai Joo Motor Company

No.59, Jalan Besar
Singapore, 8.
Tel: 31343 & 323557
Cable "TAIIMPEX"

Dealers in Motor-Cycle's
Spare Parts



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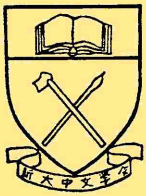
对人类环境作有组织有系统的探索和分析,寻觅新途径和新方法,以维持和改进人类生活,继往开来,永无止境,这是研究.

研究,也有涉及於各种资源在今日和将来的最有效利用.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蚬壳公司,皆倚憑研究所賜,把成果输入於所服务的社会中,不僅求諸於石油产品的精益求精,各天然資源的持续探找和發展,而且貢献於幾乎每一个範畴内的人类努力.

全世界共有廿七个单位以上的蚬壳研究中心,聘用着七千名以上的来自各国而足可代表每一宗規的科学家,他们终日不懈地從事有計劃的研究,不僅涉及於石油业各方面,而且能够,惠益人类生活,趋近於更美好境域.

研究工作保持蚬壳公司前進



出版者：星大中文学会
编辑者：1975年度文创工委会
承印者：理想纸品印刷公司
准　证：M.C.(P) 401/76
定　价：M $ 2.20